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M59n1540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宋 蘊聞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普說一
    - 妙圓居士張檢點祖燈請普說
    - 李宣教子由請普說
    - 瑩上座請普說
    - 政信寺如山主請普說
    - 冬至日立監寺請普說
    - 然侍者請普說
    - 黃解元請普說
    - 松林臻長老請普說
    - 盧時用請普說
    - 李善友請普說
    - 淨恭園頭請普說
    - 張縣尉明講主請普說
    - 向通判請普說
    - 張丞相請普說
    - 張龍學侍郎為秦國太夫人請普說
    - 沅州知府王朝議請普說
    - 師住明州育王山入院當晚普說
    - 姜機宜請普說
    - 方經略請普說
    - 蘇宜人請普說
    - 告香普說
    - 錢承務同眾道友請普說
    - 烏智稱同諸道友請普說
    - 方敷文請普說
    - 方外道友請普說
    - 快然居士請普說
    - 榮安撫請普說
    - 超明海三大師請普說
    - 妙淨居士趙觀使請普說
    - 黃氏道恩請普說
    - 榮侍郎請普說

- 無相居士請普說
- 永大師請普說
- 安靜道人李氏請普說
- 方敷文請普說
- 行者德新請普說
- 尼慈明大師請普說
- 建陽劉士隆請普說
- 劉士隆再請普說
- 淨達道人請普說
- 照起二大師請普說
- 智通居士請普說
- 上官承務請普說
- 陳氏法空請普說
- 張氏孺人請普說
- 中禪人請普說
- 覺禪人請普說
- 剖大師請普說
- 孟宗丞請普說
- 虎丘沼長老請普說
- 楊撫幹請普說
- 程總幹請普說
- 真空道人慈行請普說
- 妙心居士孫通判請普說
- 湯丞相請普說
- 高提幹請普說
- 妙明居士李太尉請普說
- 湯丞相請普說
- 喻知縣請普說
- 行者祖慶請普說
- 行者德舜請普說
- 蘇知縣請普說
- 正禪人請普說
- 壬午正旦妙明居士李太尉請普說
- 行者祖竦請普說
- 隆興元年七月十日思妙禪人請就千僧閣普說
- 湯丞相請大慧禪師陞座疏語

- 法語
  - 示沈通判

- 示王通判(大任)
- 示德之居士
- 示湛然居士
- 示幻住道人
- 示張提刑
- 示空相道人(淨圓)
- 示了然居士
- 示妙明居士(黃子餘)
- 示覺明居士(夏運使)
- 示陳縣丞(元霧)
- 示華嚴居士周子充
- 示湛然居士(趙都監獻之)
- 示了空居士(衛寺丞)
- 示等觀居士(瘳司戶季釋)
- 示妙德居士
- 示張通判(晉彥)
- 示王主簿(仲隱)
- 示方察推(宋輔)
- 示蘇宣教(少連)
- 示蘇知縣(明甫)
- 示佛照居士(鄭提幹)
- 示宗一禪人
- 示璉禪人
- 示銛遠二禪人

普說二

- 師到雪峯值建菩提會請普說
- 定光大師請普說
- 傳菴主請普說
- 黃德用請普說
- 秦國太夫人請普說
- 劉侍郎親書華嚴經施師仍請普說
- 錢計議請普說
- 傅經幹請普說
- 悅禪人請普說
- 禮侍者斷七請普說
- 新淦縣眾官請普說
- 錢計議請普說
- 鄭成忠請普說

    - 孟郡王請普說
- 卷目次
    - 1a
    - 1b
    - 2
    - 3
    - 4
    - 5a
    - 5b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參學慧然蘊聞錄

小師祖慶校勘

妙圓居士張檢點祖燈請普說

僧問處終今自師意如何師云會麼進云又是從頭起師云摩竭令行傳萬古進云灼然灼然師云東土二三相接武僧禮拜師云龍頭蛇尾漢僧問佛法要妙處乞師一言師云賊漢進云恁麼則全身擔荷去也師云果然是一枚賊漢進云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師云引不著進云某甲又是何人特蒙和尚印證師云七顛八倒進云人天眾前禮拜陳謝去也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進云只如祖師道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意旨如何師云出頭天外看進云直得鐵蛇鑽不入師云囚僧禮拜。

師乃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從地而倒從地而起起來倒去即且止喚甚麼作地若也識得去方知祖師道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欲識汝本心非即亦非離既非即亦非離露躶躶不曾彰活鱍鱍沒窠窟便恁麼領略得去上不見諸佛度生下不見六道沉淪所以龐居士云無可報龐大空空無處坐屋內空空空空空無有貨日出空裏行日沒空裏臥空坐吟空詩詩空空相和莫恡全用空空是諸佛座世人不識空空即是實貨若言無有空即是諸佛過正當恁麼時空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畢竟如何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

復云教中道有罪須懺悔懺悔即安樂何故為眾生造業迷却本地風光不見不生不滅底本來面目逐日只被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使得來七顛八倒迷却這一念故造無量無邊惡業此諸惡業若有體性盡虛空界不能容受若瞥然一念知非如乾草積高須彌山自家知非底一念如芥子許火披智慧風打一吹草積中一時燒盡無有遺餘方知佛不欺人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然凡夫造業被業迷諸佛菩薩神通道眼常覺你迷底你常在諸佛菩薩覺性海中眾生起善念亦覺起惡念亦覺你向明處坐他在暗中見你你在暗中坐他在明處見你明與暗喻凡聖迷悟虛空之性喻自家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虛空明暗日月循環有晝有夜日沒之時虛空不曾暗日出之時虛空不曾明自家本地風光亦不曾明亦不曾暗自家本來面目亦不曾迷亦不曾悟迷悟在眾生一念間一念迷便受沉淪一念悟當體寂滅所以法華經云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念念做好事尚恐遲豈況塵勞業識不覺不知剎那造罪

殃墮無間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你看諸佛菩薩道眼觀眾生造罪可驚可怖眾生被日用塵勞只管輥將去只見眼前受用之具喚作樂眾生顛倒迷己逐物諸佛菩薩喚作苦然眾生顛倒造業受苦本無自性只在當人迷之與悟若以智慧照破善惡都不可得所以道善惡如浮雲於中無起滅古人又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一理二義若人會得不妨有箇入處若也不會莫道不疑好這箇如一條鐵相似這裏用機境搏量他不得用心識分別他不得故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且如妙圓居士生閻浮提中眼又明耳又不聾人物又可觀又受國家俸祿若不向這裏偷閑十二時中念念體究生時從甚麼處來百年後却向甚麼處去若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既理會不得則枉來南閻浮提打一遭禪和家別無事念念只在裏許與生死做頭底你俗人在軍伍中或市鄽中便道我被塵勞分將去那裏得二夫理會這事殊不知世間法即是佛法不見道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婆羅門婦女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又云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佛又何曾教人壞世間相而求出世間法耶佛法元來只在眾生日用中光明烜赫不曾間隔一絲毫諸佛菩薩不妄語唯證乃知難可測妙喜舊日參禪大法未明時也道諸佛菩薩說大脫空瞞人及乎悟了始知諸佛諸祖果不欺人平生自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常懷恐怖之心從十九歲出家便尋知識請益看話頭恰恰十七年到三十六歲匹似閑在京師天寧見佛果老和尚赴張康國夫人請陞座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我舊時在雲門下曾過這話來也曾作玄妙提撕領略老和尚云若是天寧則不然或有人問只對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只念這兩句詩此是唐柳公權與文宗聯句自家忽然在這一聯詩上打破漆桶當時如貧得寶如暗得燈如病得醫如子得母平生千疑萬慮如一把亂絲將利刀一截截斷從前許多無明煩惱一時斷了當下寂滅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斬證法時亦然一證一切證一了一切了一悟一切悟更無前後中邊是非得失乃至諸佛菩薩蠕動含靈一切無不了直得內空外空空亦不可得此語亦不受然後鼻孔在眼下眉毛在眼上方始知端和尚道終始覓心不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噁好大眾這箇時節今日却是妙圓居士留心此道雖未達諸佛境界只這一念信心便是成佛底基本一念證一念佛念念證念念佛昔二祖大師元是箇座主曾窮此心不可得聞達磨在少林面壁而坐有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如何求得遂去庭前立夜雪遲明積雪齊腰達磨曰汝久立雪中當為何事二祖曰惟願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達磨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二祖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達磨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亡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二祖本名神光遂與易名慧可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達

磨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二祖曰弟子心不安請師安心達磨曰將心來為汝安二祖推窮三乘十二分教知道這箇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知不得解不得五蘊十八界推窮尋趣不見有體即依實供通云內外中間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與汝安心竟二祖於言下豁然大悟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當恁麼時祖師也不見雪也不見求底心亦不見悟底心亦不見一時空蕩蕩地所以道寥寥不見少林人既一時不見了莫落空麼忽然懸崖撒手死中得活方知道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而今人若喚妙圓居士是菩薩便歡喜喚作殺人底漢便煩惱五祖和尚道喚作菩薩便歡喜喚作魍魎便煩惱却將菩薩魍魎合作一句喚作菩魍薩魎教你歡喜也歡喜不得煩惱也煩惱不得又道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是一枚無狀村夫若向這裏透得汝即諸祖諸祖即汝也不干妙喜事我若鼓這兩片皮搖三寸舌說到盡未來際鈎鎖連環相續不斷何故佛說一大藏教皆稱眾生根器所宜都無實義我既證此不可思議之法坐底不可思議立底亦不可思議說底亦不可思議得底亦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蟆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有箇頌子舉似大眾軍中有箇菩薩子號曰妙圓張祖燈七月十四始生日揮金辦供結良因不飡酒肉取歡樂欲報劬勞養育恩自念無始曠大劫漂流生死至如今諸根所作不善業積少成多滄海深投誠三寶乞懺悔如湯沃雪火消氷普設無遮水陸會披閱華嚴最上乘種種佛事已周畢請我陞堂轉法輪提持向上箇一著超凡入聖出羣情般若現前光烜赫何須向外別追尋一一皆承此恩力不離即今殊勝心。

李宣教子由請普說

僧問至道簡易處請師一接師便喝進云直得星移斗轉電卷風馳教學人如何湊泊師又喝進云行到嶮崖處拶著便翻身師云你道那一喝是賓那一喝是主進云學人適來道了也師云好一著只是不知落處僧便喝師云齋後鐘進云只如百丈野狐話意旨如何師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進云為復是前百丈意為復是後百丈意師云前百丈意後百丈意進云忽遇迷風耀日背摩青霄底出來如何支遣師云列在下風進云也須是吹毛用了急須磨師云這箇用不著進云古人錯答一轉語便墮野狐轉轉不錯時如何師云野狐野狐進云不見道一狐疑一一狐疑師云且教你疑三十年僧問登曲汞木撾塗毒鼓平地生堆雲興問端瓶瀉酬對無風起浪不落聲色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左搓芒繩縛鬼子進云今日蒙師相領也師云無孔鐵鎚進云爭奈腦後三千師云爭恠得老僧進云今日起動和尚師云川僧家討甚頭腦進云古人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云教我與你下一轉語得麼進云專為流通師云速禮三拜。

師乃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人人鼻孔遼天箇箇壁立萬仞忽然樹倒藤枯前不迭村後不迭店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各各雖有鼻孔直是無出氣處何也此事如大火聚如按太阿近之明燎却面門擬之則喪身失命不擬不近土木無殊到這裏須是箇活漢始得若是箇活漢終不向樹倒藤枯處著到亦不向有句無句處捨根敢問大眾既不向樹倒藤枯處著到又不向有句無句處捨根畢竟那箇是當人安身立命處若也直下知歸三世諸佛諸大祖師天下老和尚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或若塞却眼耳鼻舌身意滅却色聲香味觸法又作麼生商量還委悉麼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復云今日伏承子由宣教得得自龍川來為總轄公作大佛事請妙喜老漢普說用資冥福若非宿有種性見得親信得及焉能如是此事信與不信皆由天資信者教伊不信不得不信者教伊信不得如隋末唐初有兩箇強漢一人信佛一人不信佛不信者姓傅名奕信者姓蕭名瑀乃梁武帝之後傅奕在唐高祖朝作太史令嘗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偽啟三塗謬張六道恐惕愚夫詐欺庸品乃追懺既往之罪要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倍萬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為惡逆身墮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於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遠後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云云)這強漢也峭當時只說愚僧詐欺庸品却不言達磨兒孫欺罔賢者其時高祖疑之詔旨百官議其事時有太僕卿張道源亦不信佛稱傅奕之言合理蕭瑀在傍詞色俱厲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若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君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蕭瑀之謂也瑀氣勁而口訥不能折其詞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政為是人妙喜看這兩箇強漢信者信到底不信者不信到底後來韓退之論佛骨表稱堯舜以下西漢以前無佛法而年祚長遠政附會傅奕之說殊不知信也著不信也著信與不信都出這網子不得信亦不干這箇事不信亦不干這箇事老漢曾在夷門因閱太平廣記見其中載一事識者云是蕭瑀之語觀其句法是亦不可知但恨渠當時對高祖前不能以此折傅奕矣云使釋迦生於中國設教與孔子同使孔子生於西方設教與釋迦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此乃古今通論以世間法諭之何曾見君子人擔枷入獄所以犯憲章擔枷入獄凌遲釘剮者皆是不孝於親不忠於君不讀聖人之書不知仁義禮智信者況讀聖人之書而於吾門優游教海焉得謂之小人如總轄與老漢素昧平生前此來梅州因捉殺自潮州回馬上略邂逅後來常通書及在贛州城下撥忙亦有書來

他是箇殺人漢知有善知識信向此事月十日又是一封書來為他能存一念信向善知識心渠既如此肯在軍中亂斬斫人麼肯取人財帛麼肯虜人骨肉麼聞知啟手足時觀察父子自到其家見其家空蕩蕩無一物面前所有者盡是官物子由又見識高將應干弓箭一時納了所以觀察愛其廉潔如此其子又賢甚故盡力照管他子由十四上便得解因循不赴省此回因總轄捐館後近日受命了得得來見妙喜為總轄修設以報劬勞莫大之恩總轄一生既做好事一切人讚歎決定不在地獄定生勝處無可疑者聞知臨啟手足時尚自叫老師只這一念子正便是成佛作祖底階梯成佛作祖底根本這箇法門不論三無數劫勤苦修行積功累德方得成佛只要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直下見自本心明自本性所以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便向千聖頂[寧*頁]上提持教你空却情塵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內外中間空勞勞地向空無所有處豁開千聖頂門上眼方始出得生死所以古人見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說不盡道理太多恐殢在經教中末後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只如一大藏教說權說實說頓說漸說半說滿說有說無漏龍宮海藏遍四天下如何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信知佛法不在言語上須是當人自見自明自證自悟方得成佛古人直得老婆心切見僧入門與伊說玄便著玄說妙便著妙說理使著理說事便著事墮在經教中却去文字外單傳直指那箇是單傳直指處便是適來僧問底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懶安和尚有時陞座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便下座有一僧聞得有此語便去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和尚語否安云是這僧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便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溈山呵呵大笑僧云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得三百五十錢做裹足來專為此事和尚何故却笑溈山喚侍者將三百五十錢還這僧布單錢遂囑云他後有獨眼龍為汝點破在後數十年明招和尚出世法嗣羅山羅山嗣巖頭巖頭嗣德山與溈山自隔數代遮僧聞得明招出世在婺州便走去見明招招問近離甚處僧云溈山招云溈山近日有何言句僧云溈山示眾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某甲便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溈山呵呵大笑今請和尚為某甲說破明招云添得溈山笑轉新遮僧忽然大悟遂唱衣鉢遙望溈山禮拜懺悔這箇注解不得近傍不得一似天寒一爐火相似鑽入裏頭即燒殺你若背却即凍殺你這箇是一箇喻子你禪和家好看我十七年參後來因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悟了後被老和尚問經半年開口不得纔開口便被大拳頭打出驀然一見面觜却點似老和尚老和尚云只怕你透因緣不得老漢云請和尚舉遂舉長脚因緣三轉五轉截一箇方始得自在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這事麤心不得古人向萬仞懸崖垂一句語絕人性命性命絕則十方法界都是當人安身立命處性命不絕則鼻孔索頭在別人手裏所以馬大師出世道行江西這箇便是適來道理讓和尚云道一出世並不曾寄箇消息來遂囑一僧云你去待他上堂便出禮拜問作麼生看他有甚言句記將來僧依教往彼見馬大師陞座便出禮拜

問云作麼生馬大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便下座僧回舉似讓和尚讓和尚然之方知道此事須是大機大用大解脫底人若是尋行數墨覓玄覓妙參到彌勒佛下生正如隔靴用拳頭抓痒且喜沒交涉此事唯證乃知難可測所以瑞巖和尚常在方丈中喚主人公自云諾惺惺著他時後日莫受人瞞又自云諾却似眼見鬼一般如是日日在方丈裏叫更無一箇有鼻孔底領覽得這箇道理一日有僧到福州參見玄沙和尚玄沙問上座近離甚處僧云瑞巖沙云瑞巖有何示徒僧云別無示徒常自喚主人公自云諾惺惺著他時後日莫受人瞞又自云諾諾玄沙拍手呵呵大笑云奇哉一等是弄精魂就中瑞巖較些子沙復問瑞巖和尚安樂否僧云已遷化了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僧無語玄沙以手搥胸云蒼天蒼天老漢舊時見一老宿不欲說名我便是參禪底精子老宿問我如何道得免被玄沙道蒼天蒼天老漢云這一段公案皎然明白只是這僧不會老宿云你如何老漢云和尚却做玄沙某甲却做這僧老宿便問瑞巖安樂否老漢云已遷化了也老宿云如今還喚得應麼老漢云喚得應老宿云你試喚看老漢云主人公諾惺惺著他時後日莫受人瞞諾諾他也忍笑不住我也忍笑不住走出去後來看得全是全不是你若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處透得全是若透不得則全不是全是今日也使不著全不是今日也使不著因甚使不著古人無實法與人巖頭云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所以古人去千聖頂[寧*頁]上行將一百二十斤擔子掇在你肩頭上一接接得便行一百二十里更不回頭似這般人方可分付若教妙喜鼓這兩片皮從今日說至盡未來際更不借他人氣力何故這箇是無盡藏陀羅尼門無盡藏解脫門無盡藏智慧門無盡藏神通門如虛空無盡此法亦無盡說亦無盡般若智慧亦無盡所以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有一箇頌子一則莊嚴總轄無上佛果菩提二乃提持此大事因緣教子由信此一事取功名富貴成家立業致君於堯舜之上盡在這一頌中當機覿面全提處千聖齊教立下風莫恠從來多意氣他家無法在胸中。

瑩上座請普說

僧問德山棒如雨點大似黃門栽鬚臨濟喝似雷奔也是為蛇畫足去此二塗請師直指師云掃却面前壍[土*(天/韭)]著進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云且莫詐明頭進云或有箇漢截斷臨濟德山葛藤又作麼生支遣師云未嘗見此人進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師微笑。
師乃云德山見僧入門便棒大似無風起浪臨濟見僧入門便喝猶如夢裏虛驚須知各各當人分上一段大事因緣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與一切凡聖作主宰一切凡聖與伊作主宰不得淨躶躶絕承當赤洒洒沒窠臼如萬仞崖前獨定立相似到這裏須是箇人始得若是求玄求妙說心說性說理說事欲入這箇門風大似隔靴用拳頭抓痒且喜沒交涉所以道群靈一源假

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河沙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返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且道出陰界後又作麼生商量良久云洎合錯下注脚復云古來許多尊宿多是閩中人典刑猶在往往近來有於此事上著忙甚多自妙喜到栴陽北中水土惡是第一等不好去處前後死了十九僧將謂無人來元來依前有不惜性命者得得來瘴鄉尋尊宿理會這一段事思量這十九僧未說他參得禪參不得禪只把這一念正因我要尋尊宿見妙喜只這一念子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何故為這一念子殊勝所以道眾生心識在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太末虫一切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焰之上雖然一箇殼漏子被金木水火土管攝其實是假緣莫道瘴鄉能殺人莫道瘴鄉不能殺人如近日仰上座自福建路帶取瘴來到這裏又却無事以此較之都是自家甲乙丙丁生死有地若只理會瘴能殺人便障却自己道眼如今兄弟在此者多是有一知半解只是死了方說若在日說著裏面有究不得者便自生慚所以不說如近日有事底近禮上座他因甚麼捨這裏不得他方理會得老漢說話知得箇本命元辰落著所以捨這裏不得聞說他父母本師三發遣他來見老漢似這般兄弟在眾中規行矩步無衲子之過可惜尺頭短然理會得這箇消息何恨之有所以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這箇一念既超越不假三無數劫便坐斷報化佛頭無常迅速生死事大百歲光陰只一彈指頃便是來生到來若於一彈指悟去便與從上諸聖無二無別儒者尚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得道者乎信知此事非難非易若道難却有乍入叢林於一言半句上便領略得者若道易却有二三十年在眾中都不知落著者你道是誰聾便是述首座聞說有事了他也聰明會作詩又愛雌黃人只是這一點不明常常負慚他隨先師作侍者又隨老漢在江西雲門庵幾回趕出去了又來老漢每見晚進初機有箇八頭處又為他劈耳朵常常激發他終是奈何不得所以道非難非易因記得舊時有箇懃和尚號禪智大師是婺州人住蘇州萬壽法嗣大本禪師在本會下知事頭首無不做過為他有才幹道心做了又做有時討不見却在帳子裏坐禪後來住院座下有五七百僧如今禪和子也不識他也不聞他名我做僧時他已遷化了也看他前輩參禪可謂公辨私辨今時兄弟家往往以辨事為勞殊不知就窠打有箇道謙長老隨老漢在京師天寧做真定府化主一日歸納疏了因去方丈入室我老和尚波瀾闊往往多放過有時見伊忽然道得一句子老和尚便呵呵大笑及乎來老漢室中一回呈見解一回被辱他更不退志後來參隨住徑山因遣去問訊紫巖居士他便煩惱自言我又參禪不得被和尚只管使更無閑時其時竹源無意智便向他道你是箇魍魎漢禪本是箇快活底你却煩悶被他道著半路裏打發這事一日報道謙歸來老漢下半山亭接他見他和骨一時換了遂問他道你這番出去強似在屋裏時他不覺驚這些子便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來也不敢讓又記得老和尚會裏有元禪客如今

見住昭覺因老和尚與我說却是元禪常來愛理會老漢云待某親為驗過一日見元在前資寮裏坐老漢拍他背云來同去鐘樓上看雪去我不問他禪也不問他做工夫只是閑說話這些妙處傳與人不得一日老和尚在方丈裏坐老漢云某去驗元禪客了也老和尚云你如何驗他老漢云某也不問他禪只是閑說話盡知他要領他命根不斷在教中有箇喻子如阿修羅王赴天上供二十四味都是天人喫食末後一口以業力故變作青泥海龍王赴天上供末後一口以業力故變作蝦蟆元禪客教渠說也說得相似只是末後飣出青泥蝦蟆出來老和尚猶自為他作主云你亂說老和尚一日因座間喚元禪客來這裏坐便問他公案他便答廝禪來廝禪去老漢云元禪客又在這裏揩拭楪子要飣出青泥蝦蟆老和尚又拶果然飣出來老漢云不信道我手段辣世間事用得人情唯有這箇用人情不得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證須實證我舊時在眾裏便是參禪底精子到處參來只疑著佛果和尚遂託宋仲安討掛搭我先參堂老和尚次日入院四十二日內師家與學家未曾相親只是隨眾入室為我諸方參來著著有出身處步步行得是宗師家便識得遂說與關無黨云這裏有箇後生會做工夫一日入室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老漢便答老和尚便喜又更來窮自家又被我跳出老和尚又說與人云今夏須得這箇人老漢是時聞得此語又喜又輕薄自言這老和尚也只是商量底禪其時我要作無禪論元來從好人處來雖未參得步驟皆是忽因老和尚一日示眾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則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在這裏忽然打破漆桶方知宗師家明明無禪道與人只與你作得箇證明底主宰辨白是非而已後來老和尚在雲居室中常只舉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問學者老漢遂向老和尚說室中須是換機學者豈不會計較得一轉語來答一百箇禪和子箇箇須計較得一轉語來如某在京師天寧室中答這話也是計較得來老和尚方始換機如今兄弟家但虛却心掃却平昔知見學解任其自然忽然火爐頭拾得一粒炒豆喫也只是舊蒙活計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後來晦堂和尚不能用得竹篦只舉拳頭問學者喚作拳頭即觸不喚作拳頭即背禪和家有者道放下拳頭有者拗折竹篦昔日省和尚參念和尚會了拗折竹篦後來人也要學他那裏如此這箇道理添一星不得減一星不得間不容髮須是退步虛却心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自然現前兄弟家既到這裏與你說些家裏話教你做工夫近日紫巖居士特遣人來下書裏面問諸剎坐夏者幾人真實有得如說而行者復幾人異時願以法諱見示若說處是佛境界行處是眾生境界恐見未徹也觀他用心更切似自家門兄弟家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來這裏瘴鄉討甚麼又無名又無利又陪堂所以這幾人兄弟棄身捨命來要理會這一段事想不在叮囑今日瑩上座請普說有箇舊話從來不曾有人拈提老和尚常說趙州禪只在口唇皮子上看來也是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州云老僧耳背高聲問來其僧遂高聲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州云你問我家風我却識得你家風往往眾中商量道這僧隨語生解不能截斷趙州舌頭若是恁麼會非惟辜負趙州亦乃不識這僧妙喜路見不平要斷這公案這僧等閑將兩箇泥彈子却換得趙州一對金剛眼睛且道趙州金剛眼睛既被這僧換了却將甚麼受用良久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為你說破。

政信寺如山主請普說

僧問欲言其一纖塵不立欲言其多萬象森羅不落數量請師直截師云露進云直得文殊維摩撒手歸去師云劒去久矣爾方刻舟進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東家點燈西家暗坐進云爭奈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祝/土]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放屁合著大石調。
師乃云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明眼衲僧一透透得見得徹把得住作得主拈來便用展縮自由只在門前未知門內句在若是箇脫洒底漢聊聞舉著更不向言句上作活計亦不向機境上著到露躶躶絕承當赤洒洒沒窠窟直饒便恁麼明得徹得信得用得切忌向衲僧門下過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麼長處千箇成群萬箇作隊睡則一處睡夢則各自做。
復云此是如公山主得得來齋僧請普說底意肯此公若以江鄉間向北界裏深山窮谷中修行人較之則不為分外若以循梅州廣東一路較之真是不可思議火中生蓮何故多見師僧家在村落中住箇小院子便在酒池肉林中與俗人無異這箇山主却能清淨身口意攻苦食淡打硬修行若是禪和家在叢林中三五日須有一頓不托喫不至寂寥他在深村中只是一味咬菜根以此較之直是難得老漢庚午年過來梅州纔到興寧縣便見有人說今日來一見他果是箇勤苦修行底人因說道人得在袈裟下豈是容易不見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山云地獄未是苦僧云地獄既未是苦未審甚麼是苦山云向袈裟下失却人身是苦所以道袈裟難得披舊時佛光無礙禪師一生袈裟常不離身若大小二事時便摺疊放淨處事畢洗漱了依前披在身上睡時也須披箇五條就寢這箇自家不見他只聞前輩說我老和尚曾說五祖師翁每於盛暑中常披袈裟禪床上坐更不使扇先師便問和尚何不使扇祖云你理會不得我是順時保愛因問其故祖云天地之氣既有四時便有寒暑既在寒暑中須與他受些子你若逃寒畏暑便是逆其時候了也這箇便是老僧順時保愛先師云看來五祖和尚說得也是我當時向先師道某即不然也有箇順時保愛寒時燒起一爐火熱時把一柄扇去陰涼處坐這箇便是某順時保愛先師乃笑你道此說有出處無出處回不見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回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泐潭湛堂

和尚拈云若為人時氷也暖不為人時火也寒洞山老人為這僧直得入泥入水寒時不見寒熱時不見熱作家宗師天然猶在這僧行住坐臥常在清凉境界內含元殿裏更覓長安也苦殺人其理雖顯要且難明寶峯寄之以頌熱時熱殺寒時寒寒暑由來總不于行盡天涯諳世事老君頭戴楮皮冠適來因說袈裟難得披却打從無寒暑處去大凡說法要歸其宗說從天涯海角去餉間依舊歸話頭上有般底只管一向說去他方世界餉間都忘却話頭往往如此者多所以出家沙門莫教向袈裟下失却人身既得袈裟披受却三皈五戒三羯磨乃至二百五十大戒遵佛律儀如實而修如實而證便是有地獄也無著你處便是有天堂也無著你處何故染淨二邊俱不相涉為達一切法空悟得不生不滅無去無來無住妙心此心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萬法來我心上一時空了不見般若經中道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所以永嘉道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元來此心是箇空萬法底物事無有一事一法到此心上不空心若不空於法不得自在昔有一座主名法明謂大珠和尚曰禪師家多落空珠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珠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珠曰不落空明曰何故不落空珠曰文字等法皆從定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乃嘆服若是本色座主決定不在沉空滯寂處著到若是隨語生解底纔聞說空便撥無因果便言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如今禪家流不達三祇劫空萬法本來清淨返不知他座主你看生肇融叡輩有所言說也不滯寂也不沉空他若無悟處不能講得何故不見肇法師云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為萬物之根源作天地之太祖上施玄象下列冥庭元氣含於大象大象隱於無形為識物之靈靈中有神神中有身無為變化各稟乎自然你看這座主若見不透如何說得出來窮得諸佛菩薩骨髓現前雖然說得如此依舊只在世尊淨淨潔潔處坐地須一時掃却了方始得法自在方可說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方可說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方始說得這箇話這一件事你禪和家須是打疊心意識教空勞勞地空來空去空亦不可得到恁麼時便好放身捨命如何見得便是適來僧問乾峯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你道這箇是怎生古人提起千聖頂[寧*頁]上一著露出一絲毫頭只要人見得當時雲門會得這箇道理便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云今日不得普請舊時叢林中日日普請不似今時禪和家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著好衣服要受人天供養不生慚愧舊時無這般衲子每人有一柄畚刀一柄鋤頭謂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若是普請處有一人打發時一眾賴他便免普請所以道今日不得普請後來眾中多把作禪會了昔日五祖老和尚因謝監收有一片上堂如今收在語錄上云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稻若欲成此稻先須防於盜於是真道人道道先師其時在

身邊作侍者因編語錄凡是道字處只作箇○兒呈似五祖祖一見乃至不要動只恁麼地好先師云恐賺人作禪參去祖云儘教他作禪參若是靈利底一見便會看他舊時尊宿造次顛沛無非在裏許如今學道人若是語言上奈何不得機境上性理上思量處奈何不得一切都奈何不得時這裏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如老鼠入牛角死却偷心尋思路絕歸家穩坐便是大安樂底人舊時有一僧撰得話頭問雲居弘覺禪師學人奈何不得時如何這僧也是箇靈利底雲居自是明眼人便乃朴實頭答他只為工夫不到這僧不肯却往石霜依前如此問霜云莫道上座奈何不得老僧亦奈何不得僧云某甲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也奈何不得信知賊須是賊捉霜云我若奈何得時拈却你那不奈何好大眾這箇謂之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這僧於此忽然大悟如睡夢覺如蓮花開這箇政信山主極不可得聞好事時心便歡喜修行二三十年亦留心此道未說他悟明心地只存這一念正因知有善知識可憑可仗只這一念子決定昧他不得唐時有箇宣律師能持二百五十戒都無缺犯感得韋馱天神送天廚食供養他都來持得戒律精嚴便喫天廚食若是我祖師門下又却不然却要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覷無門所以道群靈一源假名為佛一源中具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差別異旨能卷能舒能造化萬物萬物造化他不得這箇是人人本有之性一味清淨平等法門我若把這法門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無有窮盡今日如公山主得得來揮金辦供齋我清淨禪眾盡是他平日去赴緣事一文文聚得來要結清眾緣他雖年運已往尚能留心要學不生不滅之法其志可嘉舊時趙州和尚年八十尚自行脚聞欽山有語云幸字脚羅沙石上種油麻乃云南方有五味禪遂得得來欽山問此話山云須是還我師資禮始得趙州遂如法禮拜起問幸字脚羅沙石上種油麻意旨如何山云是你祖翁也不識其時巖頭聞得謂欽山曰你後生長老受他古佛禮拜將來教你短命絕嗣去政信山主方年六十從脚下履踐將去忽然打破漆桶亦未為晚因做得箇頌子舉似大眾政信法如得法受用打硬修行滴水滴凍聞說好事眼目定動宿有夙緣善根深種箇是龍川宣律師莫嫌未應天廚供。

冬至日立監寺請普說

僧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不恁麼進云却恁麼師云我道不恁麼有收有放有殺有活你道却恁麼全無交涉進云笥師云笥箇甚麼進云笥箇老爺師云未出劒門關脚跟下已與你三十棒了也進云火燒不然師便打云也不得放過進云只如是雲見桃花悟道為甚麼玄沙不肯師云你道他不肯那進云也是西天瓜饌師云速禮三拜僧便禮拜。
師乃云諦當甚諦當猶自未徹在大小靈雲到這裏失却本來面目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未免說道

理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蔗蔈之園得失是非一時劃斷方始見得古人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若向這裏通得一線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也只是這一線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古往今來天下老和尚也只是這一線乃至士農工商一切等人於日用二六時中見色聞聲覩香了味覺觸知法行住坐臥語默動靜也只是這一線若不通得這一線將甚麼應時應節且道這一線作麼生通不見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復云這一段大事因緣人人本有各各圓成耀古騰今湛然清淨非大非小不方不圓在凡同凡豈異於四生六道在聖同聖不別於十地三賢竪則竪窮三際橫則橫亘十方向一切處而作佛事若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乃至士農工商一切等人悉皆現身而為說法且道說箇甚麼法大凡擔荷此事須是箇猛烈大丈夫始得所以京師俗諺云寧度百羅剎不度一迷邪如釋迦老子說華嚴經一生成佛只度得一箇善財童子說法華經只度得一箇娑竭羅龍女說大集經只度得一箇魔王說涅槃經只度得一箇廣額屠兒所謂殺人不眨眼底立地成佛立地成佛底殺人不眨眼且廣額屠兒來涅槃會上見佛說涅槃妙性忽然一念相應便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遂云世尊我是賢劫千佛一數釋迦老子曰善哉善哉汝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是賢劫千佛一數渠本是箇屠兒放下屠刀即便成佛信知猛烈大丈夫作惡既猛烈作善亦猛烈只貴當人末後一念正與此事相應若一念相應從前所作底惡如積乾草高須彌山只用一芥子火一時焚盡無有遺餘所謂斷相續心只如適來說善財童子一生成佛娑竭羅龍女一生成佛廣額屠兒一生成佛是有恁麼事是無恁麼事若道無恁麼事不可佛說脫空佛不說脫空善財童子於覺城東際古佛廟前漸次南行參五十三人善知識初見德雲比丘證見佛三昧於一念中見無量阿僧祇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佛都不疑何故是順境界中間忽見箇善知識謂之勝熱婆羅門此善知識如何為人說法他去深山巖崖無人處東邊燒一堆火西邊燒一堆火南邊燒一堆火北邊燒一堆火頂上曬日頭謂之五熱炙身善財言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云何行菩薩行修菩薩道我聞聖者善能誘誨願為我說時婆羅門言善男子汝今若能上此刀山投身火聚諸菩薩行悉得清淨善財到這裏疑怕口不敢說心裏作念得人身難遇善知識難得無難難此將非是魔魔所使耶將非是魔險惡徒黨詐現菩薩善知識相而欲為我作善根難作障道難障我修行一切智道牽我令入諸惡道中障我法門障我佛法作是念時諸梵天王六欲天王阿修羅王緊那羅王以至夜叉羅剎鳩槃荼王一時出現於虛空中次第告言善男子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其火光明映奪我等所有宮殿諸莊嚴具皆如聚墨令我於中不生樂著我與眷屬即詣其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汝於善知識莫作是念善財聞已禮拜懺悔作如是言我於善知識所生不善心惟願聖

者容我懺悔時婆羅門即為說偈曰若有諸菩薩順善知識教一切無疑懼安住心不動當知如是人即獲廣大利坐菩提樹下成於無上道於是善財即登刀山投身火聚未至中間便證得箇法門名菩薩善住三昧纔觸火焰又得菩薩寂靜樂神通三昧心得清涼乃白婆羅門言甚奇聖者如是刀山及大火聚我身觸時安隱快樂信知世間五欲塵勞本來清淨正在塵勞中忽然一念相應便是當人一生成佛豈非猛烈大丈夫所為耶諸大經綸不但勸僧家若只勸僧家佛法却有揀擇不平等矣如梁武懺云為子不孝父母為臣不忠於君為上不愛其下為下不敬其上朋友不賞其信鄉黨不以義從朝廷不以其爵斷事不以其道這箇便是地獄滓永劫沉淪無有出期除非自家見得本地風光本來面目無始惡業自然氷消瓦解直下成佛善財童子又見無厭足王有無量眾生犯王教敕或級其頭或斷其足或剝其皮或挑其目末後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女到彌勒樓閣前說偈讚歎且道善財未入樓閣如何便知有恁麼殊勝蓋是當人本有之法讚云此大樓閣是解空無相無願者之所住處是於一切法無分別者之所住處是了法界無差別者之所住處是知一切眾生不可得者之所住處乃至雖安住真如而不墮實際雖說一切乘而不捨大乘此大樓閣是住如是等一切諸功德者之所住處善財只管讚歎忽然彌勒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只這一彈指便是當人一念相應一生成佛底時節善財見樓閣中一切諸佛并前所見五十三善知識所得法門一時頓現是時彌勒又彈指一聲如是種種諸相皆不可得所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然後只就這不可得處運此心成就世出世間法度脫一切有情且道諸人還有此心也無若道無則佛法有不平等處佛法有不周遍處須信諸人日用十二時中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皆承此恩力乃至士農工商莫不皆承此恩力所以釋迦老子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正是此箇道理我若廣說從旦至暮鈎鎖連環相續不斷說到盡未來際亦不能得盡此是無盡藏陀羅尼門無盡藏解脫門乃至不可說不可說神通遊戲門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遂喝一喝云若不得這一喝盡未來際打葛藤未有了日在久立大眾伏惟珍重。

然侍者請普說

僧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進云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未審見箇甚麼道理便恁麼道師云豁開千聖路進云只如翠巖芝和尚云外道恁麼道要且未夢見在既未夢見因甚麼却悟去師云灼然灼然進云楊岐和尚云世尊輟已從人外道因齋慶讚又作麼生師云速禮三拜進云阿難問世尊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作麼生師云[祝/土]著你鼻孔進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云是是師乃云心不是

佛智不是道安排也安排不得鬪湊也鬪湊不著全體恁麼來全體恁麼去淨躶躶絕承當赤洒洒沒窠窟說有亦不妨說無亦不礙如天普盖似地普擎全暗全明全收全放全殺全活到這裏喚甚麼作釋迦老子喚甚麼作外道喚甚麼作有言喚甚麼作無言喚甚麼作良馬喚甚麼作鞭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若是皮下有血底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終不向言語機境上著到為甚麼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復云適來上座請益古人公案問得即即當當近來叢林中問話多無前輩典刑傳習成弊令人惡心殊不知古人被諸方差別異旨牢籠理會不得便去請益師家得一言半句為他點破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要直下悟明心地如適來僧請益外道問佛話只管問楊岐又何如翠巖又怎生且如遵布衲問韶山這般長脚因緣若逐句注解幾時得了老漢舊時在眾中亦嘗問話又何曾安排計較盡是生機記得在泐潭時準和尚偶病在假施主入山有箇侍者名曰權攉掇他出來接施主這老子果然出三門下坐老漢是時後生不管天地便近前云和尚在官假不當出接施主這老子勃然作色便歸方丈須臾又被侍者攉掇教作遠迎狀去迎施主時有因佛鑒是老杲和尚小師我便說與他若是老子出來陞座我須眙噪他則箇明日果出陞座我便出問某甲咨和尚昔日趙州有三等接人未審和尚有幾等接人答云湛堂只有一等接人進云一幅花牋數行字迎取檀那入寺來又作麼生答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進云真淨界中無異念凡情自有百千般這老子錯認我話頭却云作麼生是真淨家風蓋他是真淨弟子我便將錯就錯云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他便厲聲云禮拜了退我又進語云輕輕觸著無明袋皺起眉頭滿面紅他更不答我遂禮拜云且放過這老漢一著又何曾念人底來又記得宣州奉聖有箇初和尚是婺州人法嗣昌 擔板住奉聖四十餘年我初為僧發蒙在他處入室教我看僧問法眼如何是學人自己法眼云是汝自己雲門下入室時謂之舉話師家須是提撕三五番云是汝自己我後來行脚到寶峰受化主復歸宣州到奉聖遇四月八日上堂有僧問昔日世尊初生天雨四花地搖六震未審與今日是同是別答云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這僧也是婺州人謂之成褫問便進語云昔日世尊今朝和尚便禮拜初和尚在法座上顧視笑云寶峰化主何不出來問話我便出問承和尚有言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答云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進云鸞鳳不棲荊棘樹鷰雛猶戀舊時窠答云三年不相見便有許多般進云只如適來僧道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又作麼生初便喝進云這一喝未有主在初回頭取柱杖稍遲我便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拍手一下便歸眾你看我那時何曾安排來古人或有請益問或有偏僻問只要發明心地豈是當兒戲記得天台韶國師曾置一問問龍牙雄雄之尊為甚麼近之不得牙云如火與火韶理會不得便進語云忽遇水來時如何牙云道者你不會我語韶便禮拜歸眾後到法眼會下見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韶忽然大

悟嚴陽尊者參見趙州有僧問如何是佛陽云土塊如何是法陽云地動也如何是僧陽云喫粥喫飯如何是新興水陽云前面江裏這般說話恰似兒戲相似入得這般法門方始安樂得人如真如禪師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下而今末流傳習却成惡口小家只管理會古人又作麼生這裏又合下得甚麼語真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你管得許多閑事瘥病不假驢駄藥若是對病籬根下拈得一莖草便可療病說甚麼朱砂附子人參白朮只如雲居簡和尚弘覺臨遷化時主事僧問和尚去後此山甚麼人住得覺云堂中簡簡聞得自挈被入方丈眾云先師令堂中揀人豈是教你住簡遂携被袱下山是夜山神叫云還我堂中簡來眾僧明日至瑤田莊迎歸方丈見有語在傳燈錄中如僧問孤峯獨宿時如何簡云閑却七間僧堂不宿誰教你去孤峯獨宿問路逢猛虎時如何簡云千人萬人不逢偏是你逢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簡云你問這赤頭漢作甚麼若是入得這般法門方始脚踏實地拔得生死根株盡他自是曹洞下尊宿且不曾見趙州蓋好本多同圓悟先師常說趙州禪在口唇皮子上如僧問如何是禪州指繩牀脚僧云莫只這便是也無州云是則脫取去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以脚打椅子一下僧云莫只這便是麼州云你却認得老僧脚跟又問如何是道州云墻外底僧云某甲不問這箇道州云你問甚麼道僧云某甲問大道州云大道通長安有秀才見州手中携柱杖行便問佛不違眾生之願是否州云是秀才云卑末欲就和尚乞取杖子得麼州云君子不奪人所好秀才云某非君子州云我亦非佛又問周員外甚處來周云非來非去州云又不是老鴉飛來飛去又一日訪道吾吾見來著豹皮裩把桔撩棒在三門下立見州遂唱喏一聲州云小心祇候著吾又唱喏一聲便去如今兄弟只向言句上著到却不子細看他相見底時節非但趙州如洞山聰和尚自是雲門下尊宿一日從山下將一橛柴上山僧問山上有柴和尚何得更將上去聰拋下柴云我要燒你作玄會得麼作妙會得麼作奇持會得麼作平實會得麼這箇如一團熱鐵相似觸著便燒你手也諸人若要問話直須斬釘截鐵古人一言半句直下要脫人生死參須實參悟須實悟世間一切事有心皆學得惟這一著子要離却心意識大悟大徹方得到此數尊宿田地古人云若取自己自心為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為對治所以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只有自家一箇心却要空了如今人說心是究竟法元來却不究竟要須空却便得安樂若心不空非惟自不安樂亦安樂人不得到這裏忽然打失布袋便似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諸人被菩提使老僧使得菩提又云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自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一箇主人公正當恁麼時切忌回頭轉腦若回頭轉腦即失却也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古人苦口叮嚀怕你不會又云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睦州和尚道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喚好

又云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到這裏不容你眨眼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州云有甚饆饠饎子快下將來禪和子何不向他趙睦二州答處體究看是箇甚麼但向直截處著眼莫要念言念語念得底是生死根本雜毒入心如油入麵取不出來常時要打疊心意識教淨盡驀然囫地一下便了却看一大藏教諸方差別異旨如在自家屋裏行相似自然不著問人如今大法不明底却被許多惡毒障却道眼奉勸諸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百歲光陰只在一剎那一剎那悟去與釋迦老子無二無別其或未然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上來講讚無限勝因奉為慧然侍者追薦考妣超生佛界然侍者隨老漢最久二十餘年在身邊喫辛苦極多一生規行矩步孜孜矻矻專理會此事此番與懷首座得得來此過夏瘴煙去處不敢留他蓋他多病秋凉且遣渠歸聞其母甚嚴頃在衡陽常望他歸纔歸相見未經半月遂以疾不起渠能盡出家孝道以報劬勞今日設供亦為追薦母氏要結大眾緣請老漢普說古人有箇樣子諸方不曾提撕著今日舉似大眾昔百丈大智禪師一日在方丈坐忽有一僧哭入云父母俱喪請師擇日丈云來日為汝一時埋却這箇因緣如何商量如何提持如何下語師復云父母俱喪請師擇日來日為汝一時埋却提持也提持了下語也下語了切忌作禪在口唇皮子上會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大惠普說卷之一下

黃解元請普說

僧問教中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未審那箇是按指處師云汝名如本進云如何是按指底人師云只在目前多蹉過進云今日蒙師親按指學人從此更無疑師云如何是你不疑底事進云地肥茄子大脚瘦草鞋寬師云也有些子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云你怕我答你這話不得進云學人到這裏作麼生領略師云領進云只如馬大師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作麼生師云蹉過了也進云和尚恁麼道為復為馬大師出氣為復為龐居士出氣師云也為馬大師出氣也為龐居士出氣進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云却較些子僧問芭蕉和尚道你有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你無柱杖子我奪却你柱杖子時如何師云你不早出來我不答你這話進云爭奈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草賊大敗進云只如真淨和尚道你有柱杖子我奪你柱杖子你無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又作麼生師云真淨無此語進云爭奈公案見在師云有甚麼公案進云子規夜啼山竹裂師打云也不得放過僧禮拜。
師乃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釋迦老子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撒在諸人懷裏了也眼辨手親者一趠趠得擲向他方世界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且道正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知得釋迦老子安身立命處則知自己十二時中眼見色

耳聞聲鼻齅香舌知味身覺觸意攀緣行住坐臥語默動靜與釋迦老子無異無別其或未然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
復云今日黃解元為母氏追薦請老漢普說要說般若般若無形相惟要當人自證自悟自契若是說因說果你屋裏自有出家兒自是飽聞飽見不須說著如今只說些禪和家做底工夫所謂生死事大問他生不知來處問他死不知去處却要些藥頭為他點破生死兩字教他生死心絕教他四大五蘊一一知得下落只如適來僧問芭蕉和尚示眾云你有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你無柱杖子我奪你柱杖子洞山言和尚參真淨和尚只舉這話問他你有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你無柱杖子我奪你柱杖子作麼生言云某甲不會真淨云你若不會我却有箇方便你有柱杖子我奪你柱杖子你無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言忽然有省你道他在言語上省柱杖上省若也知得這裏便是截生死底刀子向命根上一截截斷又須是自下手始得教別人下手不得於這裏省去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不是外物盡是說你屋裏事為你不知却去求解會作道理所以生死心不破近年有箇謬長老喚作月庵常與人商量這柱杖子話教人向有無與奪處參取我這裏有幾箇僧從他處來都是如此見解老漢舊時在京師天寧老和尚處有箇聳藏主如今那裏得這般僧因他與僧入室遂去隔壁聽他問僧你有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你無柱杖子我奪你柱杖子如何是你柱杖子我便高聲道這漢亂道瞎人眼禪和家聞得便不去入室老和尚知得遂問那裏是他瞎人眼處遂舉他問僧你有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你無柱杖子我奪你柱杖子如何是你柱杖子老和尚云他恁麼問有甚麼不得你又作麼生我便舉云你有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你無柱杖子我奪你柱杖子速道速道擬議便打出去老和尚云你道聳藏主欠箇甚麼答云只欠和尚說底聳却無人我便來相就當時便點似他舊時人淳如大梅和尚聞馬祖道即心是佛便去住山十年人不知去處後鹽官會裏有僧入山採柱杖見一僧衣服繿縷遂問和尚住此山多少時答云我見四山青又黃僧云和尚從甚麼處來答云隨流來僧云從甚麼處去答云隨流去又問和尚見甚麼道理便住此山答云我見馬大師道即心是佛我於此證悟便住此山後來有僧舉到馬大師處大師云你去向他道馬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僧馳此語問之梅云如何別僧云馬大師近日道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梅云從這老漢非心非佛我這裏只是即心是佛僧回舉似馬大師大師云大眾梅子熟也一日龐居士聞得去訪他問云久亨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梅云你向甚麼處下口士云百雜碎梅云還我核子來士便休後來禪和家一時去參他凡有所問只答即心是佛過數年僧家奔湊為他架院宇成大叢林唐文宗時賜敕額安千僧自後問答多有奇言妙句僧却去問和尚當時只道即心是佛如今何故有許多言句梅云我本自無是你諸人諸方般得來後無盡相公頌此因緣後句云後代兒孫嫌直截諸方五味苦參尋如今禪和子不信即心是佛只管向外馳求尋言逐句所謂棄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一向外邊做工夫

這邊得一句那邊得一句般來般去迷却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去道轉遠諸方有差別我這裏無差別如何是佛即心是佛你若透得這箇萬年一念一念萬年若透不得即此便是差別一念既差別已眼不明那箇是禪那箇是道那箇是差別異旨無有了期你要得真實會麼但將諸方參得底一時颺却自然休去歇去塵勞業識如何窒礙得你我常愛真淨和尚說底話便乃契佛契祖你若信得及一念相應本來成佛更無差別縱有未信亦得成佛何故法躰本來如是不得妄生穿鑿我當時理會不得如銀山鐵壁相似因聞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到這裏一鎚打破漆桶諸方所有差別因緣便如在自家屋裏行一般恰似陳正甫看醫書一大藏教祖師西來意這裏明得一大藏教便是醫書昨日因說蘇東坡是箇惺惺底漢做維摩讚云我觀眾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腎胃更相尅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眾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元是眾工所用者恰如我前日病厨裏有許多藥都用不著直去尋陳正甫討得藥來一服便效及乎問他你使甚藥云都是老師有底藥若看得方書熟了師以指按脉云須是這裏明始得這裏不明讀得方書一似不曾便如參禪人讀得溈仰語錄曹洞宗派法眼語錄修山主偈頌乃至傳燈廣燈續燈更念得莊子孟子茄子瓠子脚跟下依舊黑漫漫地只為你這裏未明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今日因正甫郎中洎令嗣解元同此證明便是妙喜拙病安樂底時節便是黃解元追薦母氏生天底時節便是本庵與光孝兩處師僧成佛底時節便是釋迦老子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底時節乃至說方等經大方廣佛華嚴經法華經涅槃經以至雙林樹下入涅槃底時節過去一切劫安置未來今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世間與出世間法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我更欲說些子又恐久滯陳正甫又我多費氣力恐病生待我將息幾時却與你諸人理會柱杖子擬議便與本分草料且莫恠妙喜這裏無人情因適來舉即心是佛有箇頌子舉似大眾即心便是佛此佛任天真真佛放光處菩提果自成悟迷常寂寂生死亦惺惺此物非他物紅爐一片氷。

松林臻長老請普說

僧問向來吾道若懸絲碧眼胡兒知也無一口雖然吞佛祖也須垂手為迷徒離却竹篦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云瞌睡漢進云只如德山首山也做這科段芭蕉祕魔巖也做這科段老和尚也做這科段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東邊有進云爭奈這裏也有些子師云西邊無進云離却東西作麼生道師云渾崙吞箇棗僧禮拜師云知時別宜堪作闍梨。

師乃云道得也义下死道不得也义下死道不得义下死則可知道得為甚麼也义下死若是箇鶻眼龍睛底漢纔聞舉著如香象渡河徹底截流而過更不周由者也若是皮膚之士縱不向义下承當便向語言上舉起處著到

若恁麼稱衲僧閣羅老子打你鬼骨[殿/耳]徵你飯錢有日在須知此事如王寶劒誰敢當其鋒擬犯鋒鋩橫屍萬里有如是自在有是威神誰不瞻仰誰不景慕到這裏說心說性說事說理說玄說妙說得說失總沒交涉既總沒交涉十二時中如何依倚還委悉麼良久喝一喝。

復云這箇是松林臻禪者得得自興寧來奉為本師海和尚祈保康安增延法壽修設香齋請妙喜老漢普說底意旨教中道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元來箇法不可見聞覺知領略不可以見聞覺知求他何故法離見聞覺知若道見聞覺知是法時節却只是見聞覺知不干法事敢問諸人如今離却你見聞覺知了後你定是冥冥然無所識如土木瓦石相似如何得與見聞覺知底法相應去所以古人道常令寂寂惺惺是無記寂寂非又懶融和尚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煩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元來祖師門下這般說話盡是活法你禪和家須參活禪莫參死禪古人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妙喜如今分明說與你諸人只怕你又去我說處著到如何是活句便是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驀聞舉著桶底子剔脫這裏薦得便是活句這裏薦不得却做伎倆奪却竹篦拗折竹篦道和尚放下著更向擊石火閃電光處領略若如此見解便是死句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悟去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便是我前日說底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觀音菩薩悟此法門便道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師以竹篦擊禪牀一下云若不因箇竹篦向禪牀上擊你試去竹篦上討聲看試去禪牀上討聲看竹篦上也無聲禪牀上也無聲諸人耳根亦不動不響不變未曾入流時不知道有聞性因入流即知聞性滅不得這箇道理却在自家不在別人因甚麼喚作入流亡所元初為你迷却聞性忽然聞得擊禪牀響即知響底不是聲塵忽然入流纔入流便見自家不動不響不變之性聞底聲塵便滅元初動相靜相亦滅動相靜相既滅却坐在寂滅處謂之定性聲聞如獐獨跳只顧其前不顧其後佛呵此流墮在解脫深坑是可畏之處所以觀音法門說箇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你看湛堂和尚一日上堂召大眾云看看箇甚麼[口*尒]舉起拂子云看這拂子又召大眾云聽聽箇甚麼[口*尒]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聽這拂子擊禪牀聲呵呵呵何奇特淺淺箇又甚深適來準上座恁麼舉起拂子這箇拂子遍在諸人眼睛裏諸人眼睛遍在拂子上又擊禪牀一聲云此聲亦在諸人耳根中諸人耳根亦在此一聲中同時同處同見同聞一道圓明更非前後炳然齊現理事兩分聞則聞諸人自家自心見則見諸人自家自性性外無見聞外無心心性一如見聞不二見聞既爾諸法皆然其餘根根塵塵一一周遍法界法界一一周遍根根塵塵互相融通互相攝入如何說箇互相融通互相攝入如妙喜坐禪牀為主你諸人立地聽法為伴乃擊禪牀云我這裏擊禪牀一聲你諸人耳識攝在我禪牀角頭我擊底聲遍在諸人耳根中便是互相融通互相攝入

如何說箇根根塵塵一一周遍如妙喜擊禪牀作聲諸人總攝在耳根中其或更聞別處鷄啼狗吠鵲噪鴟鳴你道是一是二若向這裏薦得便會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所以道圓融不礙行布即一而多行布不礙圓融即多而一一多無礙大小相融狀多鏡以納眾形如千燈而共一室所以道一地具足一切地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箇非唯只是諸佛菩薩境界盡是各各當人普光明大般若之妙趣盡是各各當人放身捨命處行住坐臥語默動靜初無間斷做佛法亦得不做佛法亦得做世法亦得不做世法亦得掃蕩亦得建立亦得所以從上諸聖只據這些科段說法利生便令佛種不斷眾生界空只如眾生界如何空得眾生界既空不得佛法亦無窮盡為有眾生故所以諸佛菩薩說頓說漸說權說實謂之應病設藥如今學道之人多是得箇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躶躶赤洒洒處依舊是病須是動相也不生靜相也不生便是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如何見得寂滅現前不見雲門大師道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祝/土]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真箇是恁麼地莫要作玄妙會這箇唯證乃知你若不曾悟不曾入得這般境界聞恁麼說話恰如說夢相似不疑則謗老漢多時不入室明日齋後教光孝與新庵兄弟都來入室古人道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看來都是你禪和子家多障難我纔發心要為你入室便病如今便是如何也須抖擻精神共你理會晚年羅籠一箇半箇作佛法種草如今禪和子家出來行脚原其本心只要參禪只要求師多少是好湛堂和尚曾說禪和家乍入眾時初發心菩薩與佛齊肩一年後到佛腰邊恰如箇瑠璃瓶子相似元初空勞勞淨淨潔潔地却著了半瓶兒不淨潔底水搖得來在裏面丁丁當當地只管響忽然撞著本色人向你道你這瓶子本自淨潔却被這些子惡水漿在裏面又不滿只管響要得不響須是依前傾出蕩洗了却滿著一瓶好水便不響因甚麼不響蓋為滿了如今乍入眾底趯得些兒小子便去誇逞賣弄要與人爭氣惟有這一件事與人爭氣不得須是退步百不知百不會他弓莫把他馬莫騎他人之事莫知如欠人百萬貫錢債日夜被他來取索相似如此用工夫始有少分相應你若半明半暗求知見覓解會取師家口裏語道和尚已肯我了作這般去就悞賺平生近日有箇詮書記是興化軍人也曾到處參來也理會得些之乎者也前回得得走將來過一冬見我舉竹篦子話因向他說你須去裏頭看莫要去外頭看又見我舉僧問清平如何是大乘平云井索如何是小乘平云錢索如何是有漏平云笊籬如何是無漏平云木杓你若會得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便可罷參渠忽然有箇領略處忽一日我在火爐頭坐渠來問訊云惠詮前日見和尚舉清平笊籬木杓話有箇入處我向他道你去我已知了過得幾時因渠舊有脚氣病便來辭歸鄉我向他道你却去凉峯參殊長老去他雖口不能言恰似木鷄一般只是他參得涅槃堂裏禪不期這僧急於人知却歸去泉州與人說文字賣弄口觜道我已參得妙喜禪了老漢聞得連寫數紙去潑除爛罵一頓你於清平笊籬木杓

話有箇入處我不昧你你便得少為足謗大般若教中所謂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求佛菩提如噬臍人欲誰成就將來招因帶果不是小事如人以刀斷多羅木一斷更不復生這箇謗般若之罪不通懺悔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斯言可以為戒更向他道這書你不要匿却我已遍寫示人你若是箇大丈夫漢莫怕瘴煙莫怕脚氣便來理會若不來大事為你不得小事你自擔當聞說已來到潮州若如此却可救老漢常說我這裏禪如大海相似你須將得箇大海來傾取去便得若只將得鉢盂來盛得些子去自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老漢在徑山時有箇士大夫來參禪渠夜間少睡愛出來外面行一更也見禪和子望方丈禮拜二更三更直至五更也見禪和子望方丈禮拜渠明日說向人箇老子若無實頭處被一千七百僧禮殺了也你若無實頭處渠禮拜你作甚麼師家却如一片金相似學者便是一塊試金石試來試去我金一時在你石頭上了禪和家十箇有五雙不會自定只是他會秤斤定兩秤得師家半斤定是八兩兄弟家既是業在其中須是理會教徹去這箇松林長老雖有學道之心只是不曾遇人見說渠本師向前退院與他住渠向本師說教某在深村裏有甚麼聞見若教某在城隍下間或有五湖四海行脚高士往來隨分接待他得一言半句開發我遂只住龍歸廨院不多時恰值妙喜過來便副他本心他至誠為此事甚切一年須來一回今日請老漢普說設齋且不是瞞神諕鬼得來都是禮牀脚三二百錢聚來為他知得些子氣味正如狗覷熱油鐺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蓋裏面有些氣味兄弟家但辦出家長遠身心無有不到者若道佛法有限劑即是謗般若百歲光陰只在一剎那剎那悟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無古無今一道清淨本來平等無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有一則古話舉似大眾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處沙云還聞偃溪水聲麼僧云聞沙云從這裏入後來五祖師翁道要得心性安樂切忌離却這裏妙喜即不然要得心性安樂直須離却這裏為甚麼如此不見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盧時用請普說

僧問要明心地印須達本來心如何是本來心師云鮎魚上竹竿進云可謂是道須自得方為道清畏人知始是清師云烏龜入水進云有時冷地思量著暗寫愁腸付與誰師云你作麼生思量僧舉起拳云只這箇師云這箇且止那箇如何進云只如和尚尋常室中道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畢竟如何師云也無畢竟也無如何進云翻身獅子大家看師云也無翻身獅子進云只如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意旨如何師云東西南北四維上下進云樓閣千家月江湖萬里秋便禮拜僧問南泉道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汝名宗妙進云

畢竟他是阿誰師云元來不識在進云識得也落二落三師云既識得為甚麼落二落三進云只如五祖一日陞堂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便下座意旨如何師云適來向你道了進云今日小出大遇師云速禮三拜僧禮拜。
師乃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畢竟無人識得他面目若識得他面目便識得三世諸佛面目非但識得三世諸佛面目亦乃識得西天二十八祖面目非但識得西天二十八祖面目亦乃識得唐土六祖面目非但識得唐土六祖面目亦乃識得天下老和尚面目非但識得天下老和尚面目亦乃識得過現未來剎剎塵塵諸善知識面目既然識得他面目且道畢竟他是阿誰還有人為他安得名字麼若與他安得箇名字許汝諸人十二時中行住坐臥語默動靜與三世諸佛古往今來一切知識把手共行更無纖毫差別異見且道正當恁麼時如何證明還委悉麼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復云說道世間人要作善事時便生魔障若要作惡事時舉意便成何故蓋眾生生在五濁惡世中與欲界天魔同行同坐同起同住彼等天魔以眾生為田疇以眾生為資粮以眾生為眷屬若有眾生一念歸向佛乘便出三界外不在生死界中眾生界便空眾生界既空彼等天魔田疇不熟資粮匱乏眷屬減少所以人舉意為善時他便來作障難這箇盧押錄要來見妙喜聞說發心久矣纔打疊要行便有些魔障況是俗人家現行無明識他不破若知是魔便與他作頭抵要作善事逆他魔意於一切逆順境界中道心愈堅固所以魔孽不能為害這箇為復是妙喜杜撰說為復有本據豈不見教中道真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這四句言語大有意思只是如今人少有知者如何喚作真如淨境界便是混沌未分時無苦無樂無天無地無人無畜無一切名字故曰一泯未嘗存當恁麼時佛亦著不得為他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如何謂之染緣便是如今世間飲酒食肉起心用行但造一切不善之業都是染緣如何是淨緣便是諸佛菩薩聲聞緣覺謂之四法界以至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總名十法界隨淨緣底便生天上或生人間惡業深厚底便隨地獄於中有我慢貢高只知有我不知有他以至世間殺人放火縱恣無明底便是阿修羅惡業更深底便隨鬼趣流入傍生卒不能得出來所以道佛果難遇聲聞人謂之聞聲悟道修緣覺乘者把十二緣生打一逆便證緣覺菩薩修六度萬行三十七助道品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便證佛地元來真如淨境界中此十件事本不曾有所以說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如今人生在閻浮提中華佛國之地喫底是清水白米著底是綾羅紬絹更不作些好事只恁麼過了時節殊不知百年如一彈指便是來生到來却被些小名聞利養牽將去所以六道輪迴古人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況逢真善知識知有良朋善友可以親近知有父母之恩難報須是自家生慚愧改往修來所以盧時用今日揮金辦供齋我現前學般若禪眾為先考先妣追薦冥福阿含經中說齋僧功德最大如今俗家人只在貪欲瞋恚癡裏走却到出家人

披底是如來法服說底是諸佛菩薩要妙法門逐日與般若相酬酢謂之修無漏業忽然漏念一空所有百千恒河沙不可說不可說珍寶而用布施比無漏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何故我當發心時不為如上百千恒河沙不可說不可說布施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為脫離三界輪迴故發菩提心你看華嚴經中初發心品種種譬喻初發心功德乃至證於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以至辟支佛菩薩果比初發心功德無有能譬喻者何況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耶故知般若功德不可思議元初盧時用念念要脫了公門來梅陽見妙喜一念既殊勝果遂其志未脫得時來這裏住一日如過十數日不免多憂多慮一脫得了好快活無事人要來便來要去便去長樂舊來不曾有人接待因此公與他作樣子漸有發心者經中所說不問持戒不持戒但是披佛袈裟受佛氣分底平等供養他若不依戒臘去下面選聖僧來供養也無功德我初到衡陽諸處道友送得千百貫錢來自家遣兩箇侍者去嶽山為山諸處齋僧一巡衡陽人初不知有齋僧之說有來問妙喜者對他道只是把錢雇和尚喫飯過得幾時因普說方與他說齋僧功德後來稍稍知歸向唐時有箇宣律師佛滅度後持得二百五十戒無缺犯者惟宣律師一人而已為他持戒殊勝戒光直透天宮感得韋馱天神每日供天厨食因問天神曰你何人耶曰非常人也因修五戒十善果感為天神宣因問數十件事一一答之又問世間功德何者最大曰齋僧功德最大又問世人奉鬼神以紙錢還可用否曰用矣蓋古時無紙錢漢魏已前多埋錢冥冥之中亦能享受唐高宗已後方有紙錢後來有智之人去藏教中搜出化財雨寶真言使人持誦能令一財變無量財以此觀之韋馱之言信不妄矣所以道信心生一念諸佛盡能知只要當人一念勇猛殊勝佛本行集經中說人之意識遷流速疾無可譬喻者何故見得且如人舊時曾到京師一念思量著京師了了在面前驀然於速疾中摸著鼻孔只此眾生界中便是諸佛菩薩境界便與諸佛菩薩無二無別人人具足各各天真在凡同凡不別於四生六道在聖同聖豈異於十地三賢橫則橫亘十方竪則竪窮三際應以宰官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乃至士農工商人非人等各各隨類現身而為說法正當恁麼時畢竟誰人為你證明若證明不得一大藏教只成脫空去且道畢竟如何如人喫李子定向赤邊咬更要說些子秋暑正隆有箇頌子舉似大眾善惡二邊無障礙日用如如心自安只此便是真消息不須著意外頭看。

李善友請普說

僧問彼天猶未降母胎猶未出此已般涅槃未審承甚麼人恩力師云面前突出鐵蒺藜進云恁麼則始知眾生本來成佛師云成佛則且止且道承甚麼人恩力進云平生心膽向人傾師云點進云只如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為甚麼竹篦有背觸師云突出難辨進云爭奈井底蝦蟇不舉頭師

云且喜沒交涉進云忽遇一切智智清淨底人來又作麼生師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僧問手執白棒揭地掀天來時如何師云筠袁虔吉頭上插筆進云爭奈脚踏實地鼻孔遼天師云且喜納敗闕進云一千七百人善知識為甚麼臨危不扶師云點進云往往聞者多作囚會師云點進云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未審還有不涉寒暑也無師云有進云便請拈出師云且在寒暑裏僧禮拜。

師乃云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且道出常情一句作麼生道直饒道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所以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咄甚麼處得這消息來黃面老子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撒在諸人懷裏了也還有逴得者麼若也逴得一生參學事畢若逴不得莫道不疑好喝一喝。

復云今日李某為在堂慈母林氏祈保平安懺滌罪[億-音+(天*天)]請老漢為眾普說且道說箇甚麼為你人人有箇般若種性忽然一言之下打破漆桶直下無心林氏三世罪業一時氷釋壽命堅固與般若種性齊等無可疑者其無心功德假使大地若草若木盡法界一切眾生一音演說有恒河沙數功德比一念無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萬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不及一乃至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數分亦不及一其無心功德無較量處且道那箇是無較量處昔有僧名法常問馬大師如何是佛大師云即心是佛常於言下領悟便往明州大梅山卓庵因鹽官會中兩僧入山採柱杖偶至庵所乃問和尚住此山多少時梅云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梅云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云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後馬大師聞得令僧去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梅云馬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大師近日佛法又別梅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梅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在任你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是佛僧歸舉似馬大師大師云大眾梅子熟也這箇豈不是無心功德你作麼生較量你看他古人不似而今人孤陋寡聞先去窮究三乘十二分教見教中道三際求心心不有心不有故妄元無妄元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所謂三際者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處既不可得畢竟即那箇心是佛永嘉和尚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馬大師向他道即汝心是佛於言下怙怙地便安穩住得箇山子也心地安樂在在處處一時安樂龐居士聞得特去訪他便問久享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梅云汝向甚麼處下口士云百雜碎梅云還我核子來士便休去而今叢林中商量道龐居士使心行所以向他道百雜碎大梅道還我核子來便商量云機鋒更妙且喜沒交涉大梅可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世間甚麼玄妙甚麼得失便搖動得他只如馬大師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這箇又如何商量圓悟先師在川中時有箇寂壽道人要參禪圓悟教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看來看去今

日也來下語明日也來下語圓悟道汝不要下語寂壽云不知和尚別有何方便令某得入圓悟云我却有箇方便只除却箇是甚麼寂壽云如何除却圓悟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寂壽忽然醒如睡夢覺如蓮花開乃云元來恁麼地近某幾年枉用工夫圓悟云你會也為他一向將心前面等悟要如擲一聲雷相似以故不能得悟輕輕被善知識提一提到這裏間不容髮說與人不得傳與人不得寂壽道人將出蜀來別圓悟圓悟云汝到淮西時東山五祖老大虫自認得你後見五祖祖云你要參禪我有一問問你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寂壽呵呵大笑云大小五祖元來未識他在拂袖便行五祖喚回云你見甚麼人來寂壽云見昭覺和尚教某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得箇安樂處你看他脚踏實地底被人拶著大四八體祇對自然言中有響所以道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水將杖試便活鱍鱍地五祖云你悟處瞥脫諦當非百劫千生承事善知識般若因緣成熟如何得到恁麼田地五祖和尚自是一般老婆心切不覺一場狼藉且道因甚麼如此不見楞嚴經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遂使眾生界中佛法種子不絕諸佛慧命不斷今日李某請老漢普說有條攀條現前一眾其間有一箇瞥地如在火爐頭信手摸著一粒炒豆喫了滿口馨香便知林氏般若種智與諸佛不別慧命亦無窮盡若未有箇瞥地只我與你提撕一遍且熏在你諸人心識中令善根種子久久自純熟如天降雨一切草木根荄自然滋茂馬大師問讓和尚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所以古人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馬祖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讓和尚到這裏便依實供通云自心法眼能見自性無相三昧亦復然矣心地法眼若開便見無相三昧馬大師從此心地安樂凡有問如何是佛答云即心是佛又云非心非佛若會即心是佛便會非心非佛若會非心非佛便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而今諸方長老纔發問學者便打箇圓相或拂袖便行或作女人拜或云蒼天蒼天便作禪祇對且喜沒交涉我且問你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從你奪却竹篦去拗折我更問你喚作露柱即觸不喚作露柱即背你去拗折露柱得麼如今多是隨語生解你但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要之不在口唇皮子上又不得無語遂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乃顧視大眾良久云你這一隊漢眼搭眵地向甚麼處去古人云若纖毫凡聖情量不盡總落魔界蓋此事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非青非黃非赤非白若得之者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然得亦不曾得失亦不曾失在眾生分上不曾減在諸佛分上不曾增故般若經云不增不減觀自在菩薩即是你心地法門便喚作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十八界皆空勞勞地五蘊十八界既空不可聲聞不空緣覺不空佛不空法不空一切智不空一時空了未後向你道真實不虛又云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這箇是真實說底般若却喚作呪呪你屋裏老爺呪你屋裏七代先靈你禪和家却不識真箇底般若昔日湛堂準和尚初見真淨淨云你是甚處人準云興元

府淨云近離甚處準云大仰淨云夏在甚處準云大潙真淨展手云我手何似佛手準罔措真淨云適來酬酢一一靈明天真及乎問箇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準云不會淨云一切現成更教誰會這箇便是真正底般若前來一問便是一座須彌山一障障却又如有箇拔舌鬼拔却舌相似更開口不得若是悟得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如門開了敲門瓦子直須棄却更不執著始得如人行路纔見堠子便行過去不可只向堠子下坐地便喚作到家了也只如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不干奪却事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亦不于無字事這箇一似金屎法不會如金會得了如屎所以道在人不在法你禪和家直須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著精彩要須打徹然後隨力隨分修行以報佛祖莫大之恩上來舉揚般若有一言半句契佛契祖盡為李某奉為慈母林氏懺滌罪垢保慶平安法界眾生同圓種智老漢因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更為你下箇注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笑中放出遼天鶻聽響之流著眼看瞥然已過新羅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淨恭園頭請普說

僧問靈山百萬大眾獨許迦葉親聞黃梅七百高僧衣鉢分付行者只如七百高僧有甚麼短處師云剎竿頭上看北斗進云只如盧行者有甚麼長處師云剎竿頭上禮南方進云莫道廣南無佛性黃梅傳得五天衣師云這獦獠漢進云非但盧公曾恁麼盛禪從此更無疑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僧禮拜。

師乃云黃梅七百高僧衣鉢分付行者且道還有分付底道理也無若道有分付底道理佛法豈到今日若道無分付底道理七百高僧為甚麼看即有分到這裏若覷得破當知盧行者不曾受他衣鉢得亦不曾得失亦不曾失既無得又無失如王寶劒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所以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亦無與者亦無受者亦無證明者亦無得失者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正當恁麼時畢竟是甚麼人境界還委悉麼各各照顧脚跟下。

復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元來箇法不在見聞覺知處如今纔教你離却見聞覺知你便空勞勞地無摸索處無著意處何故當爾時眼耳鼻舌身意都不到若是眼耳鼻舌身意到底思量得底覷得見底這箇是生滅法要你塞却眼耳鼻舌身意如木頭忼怛相似忽然木頭忼怛會作聲智到這裏如獅子王遊行自在不求伴侶如象王渡水直下截流而過更無周由者也這箇道理便是平田和尚道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當知見聞覺知亦能令人入道亦能令人障道何故你若於見聞覺知處得殺人刀活人劒時節便能使得見聞覺知你若不得殺人刀活人劒却被見聞覺知使得來七顛八倒障却道眼脚跟下黑

漫漫地不得自在如今要絕却見聞覺知得自在時須是歇却箇猢猻子教貼貼地歇來歇去行住坐臥語默動靜如一條線子莫要放却你纔放却這一條線子時便被見聞覺知走作正走作時還有藥醫得麼且道甚麼藥醫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這箇藥便醫得你但行也乾屎橛坐也乾屎橛臥也乾屎橛作務時也乾屎橛舉來舉去忽然心無所之到這箇如老鼠入牛角噴地一下便了若得噴地一下時方好看一大藏教三教聖人所說之語盡是屋裏事不干別人事盡是說這噴地一下底所以孟子云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儒者尚要自得況吾釋教裏只說離文字相離分別相離語言相離心緣相離世間種種相不著玄不著妙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似方始入得這箇法門你若今日學得些子明日學得些子這公案又如何商量那公案又下得甚麼語這箇是別底語那箇是體底語不見雲門道體你屋裏老爺都是向外邊走不去實頭處做工夫如今禪和家多在這裏枉費心力却去古人冊子上理會得幾則公案便喚作工夫遠之遠矣前日因在大守處與校正說如今聰明靈利底為甚多了此事不得病在思量計較處他却道先思量後到無思量處措大家纔開口便打之遶或者更引莊子孟子搏量注解又引古德云道無不在觸處皆真道在稊稗道在瓦礫道在屎尿却向他道你試去瓦礫上拈出道來看試去屎尿裏拈出道來看却道不得信知癡人面前不得說夢所以先德教你一切處不昧蓋法本如是故如日出時不可揀淨處照耶便是糞掃堆頭屎尿坑裏至於金銀琉璃[王*車]璩瑪瑙一切處無有不照且把這箇來喻莫聞我如此說便去這裏隨語生解教中道如人以手指月示人云月在天上彼人因指當應看月如今多不看月却看指頭所以云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惟忘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為明月故豈惟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師云好諸佛菩薩慈悲生怕人不會便撥白露淨大開門戶把手拽教你入去然眾生惡業深厚不得入者多所以雪峰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若是眼開底到這裏便知轉身一路所謂識法者懼若是己眼未開且去古人糟粕裏返返覆覆咬嚼教心意識無頓處有上也著不得無上也著不得不有不無上也著不得喜上也著不得怒上也著不得天堂也著不得地獄也著不得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方可看如何是佛乾屎橛舊時小南和尚是汀州人極聰明靈利他雲居祐和尚下愛理會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未有一法不從心生未有一法不從心滅有些似法眼下只是他這箇又活鱍鱍地一時過許多因緣理會心性都有下落了相將舉他立僧因讀雲門語錄見僧問如何是佛雲門云乾屎橛向這裏忽然瞥地方知從前要許多道理作甚麼後來說禪便不同何故為他正摸著鼻孔知得性上巴鼻如今有一般皮膚之士說心說性禪底把佛祖要妙處都來心性上會了便道一乘法中那裏有許多揀擇何處不是你心以至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都是你心苦哉苦哉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五祖和尚道如今禪和家舉

話也不會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是恰似說夢一般我參得禪了把此話來看正如抓著我痒處一般我十七歲上便參禪三十四歲方打破漆桶也曾過因緣來也曾向一棒一喝處解會來也曾去擊石火閃電光處領略來開却眼時佛所讚者我便依而行之佛所訶者我不敢犯忽然一上牀睡著時雖未曾死早被心意識使都理會不下夢見一鋌金便歡喜夢見被人修補拖去要殺乃至見閻羅王鬼使時便生怕怖覺來一身汗出却返思量恁麼地禪便使得著佛說窮寐常一如今人夢裏與日裏自作兩般如何敢開大口道我會禪若是傳燈錄上一千七百祖師總如此時佛法流通豈到今日自家如此疑十來年每日行住坐臥常自窮究我舊時在眾中不甚愛坐禪他人正坐禪瞌睡時我即長伸兩脚眠了只是我打疊得心意識淨淨潔潔常在裏頭未曾間斷只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多少人杜撰差排有底作玄妙會云東山如何解在水上行有底作實頭會云東山有水却去上面行謂之東山水上行有底向舉起處承當舊時淮南有箇方首座老漢曾見他來他參雲門下禪忽一日問我東山水上行你如何會答云東山水上行更要會在他却道你莫要謗般若且將此語來拍我我這裏任你如之若何只管東山水上行謂之作得主如是半月十日不肯放過忽一日云東山水上行且教你胡撐亂經畢竟意旨如何如此問時前頭一段子已過了自此後下百十轉語皆不契末後一句因看東林照覺住泐潭時語錄僧問佛敕沙門皆禁足賓頭盧尊者為甚麼應四天下供答云只為脚跟不點地我得這一句便歡喜走向他道我理會得了也他便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答云脚跟不點地他大喜我却問他不知首座見夫和尚時下甚麼語云便是這箇語元來是印板上打就模子裏脫出底東山水上行可知是脚跟不點地畢竟如何咄畢竟如何東山水上行我也曾頌來也曾拈提來後來到京師天寧掛塔過得四十二日忽一日張康國夫人喻氏請老和尚陞座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或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對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忽然在這裏打破漆桶從前許多知見如湯沃雪更無遺餘好快活所謂獅子咬人狂狗趁塊自此第二年舉我立僧我便發大誓願將本分事與衲子理會若是求知見覓會解向心意識裏頭出頭沒師承學解露布葛藤傳得來底活人不得要活得人如何是佛乾屎橛這箇不在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這裏一時與你說了你纔擬議便是無語你纔開口便是下語要來明他這箇明不得狀不得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不見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向上事山云非佛百十年後却有箇雲門出來為他注解道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云噁休休參禪須到雲門地位始得他七八生作善知識般若如此熟所以有一棒一喝下悟去底有喚得悟去底因甚如此元來諸佛菩薩百劫千生常在五濁惡世中興慈運悲撈摝眾生作大津梁信知佛祖深恩難報

今日淨恭也是不可思議我自不知他事前番因校正說他是曲江人家中甚富為他知得世間虛幻不實跳出火坑來要修行聞從前在潮州靈山也事園供眾前年得得上來要依附善知識學出世法所以肯來這裏擔屎種菜此是世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聞其弟做秀才讀得書好屢寄書來問他寒夏所須他却道淨恭舊衣舊服鞋襪之類和尚自有與我要錢作甚麼此回方且便許多錢今日齋僧請普說要結當當來世般若因緣所以適來僧問黃梅七百高僧衣鉢分付行者他古人逐日只在碓坊裏以石墜腰舂米供眾後來兒孫遍天下而今祖師真身現在不是草書相瞞淨恭你但舉措看他上流與一切人作樣子且富貴是人之所欲我却不戀我又不是愚癡又不是害顛知道宗門中有不可思議事教中道把世間財寶而用布施比出世間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及一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何故為這一念殊勝心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回無明為大智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他知有這箇消息便肯向前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愛處我不愛謂之徐六擔板各見一邊但自堅固此心便是成佛基本有一則古話舉似大眾僧問睦州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州云有甚饁饛餽子快下將來師云睦州老人通身是眼瞞他一點不得然也有眼力不到處且道那裏是他眼力不到處若檢點得出許你親見睦州。

張縣尉明講主請普說

僧問吹毛出匣寒光凜凜逼人寶鑑當臺萬像重重影現正當恁麼時如何是佛日家風師云簷頭雨滴滴地進云如是則承師一滴曹溪水四海魚龍以為命師云片片殘紅隨遠水進云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師云你得箇甚麼進云通上徹下透頂透底師云無孔鐵鎚當面擲進云楊提刑問楊岐和尚長老見甚麼道理便法嗣慈明岐云我與先師同鉢盂喫飯未審意旨如何師云無意旨進云極盡玄微全身獨露師云暗地裏撞著露柱進云提刑又問恁麼則不見去也楊歧以兩手捺膝云那裏是不見處提刑呵呵大笑又作麼生師云笑裏有刀進云可謂笑裏有刀誰辨的古今達者共同塗師云也好箇消息進云只如和尚見甚麼道理法嗣圓悟師云鼻孔大頭向下進云如是則象主行而象子隨一燈滅而一燈續師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進云是名妙蓮華金剛三寶覺便禮拜僧問龐居士問大梅久享大梅梅子熟是否梅云你向甚麼處下口士云百雜碎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鼻孔裏翻筋斗進云只如龐老恁麼問大梅恁麼答畢竟意旨如何師云踏破草鞋赤脚走進云爭奈遍身覓核無尋處可笑癡人去不來師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進云草木逢春皆發茂曇花千載一枝開師云有甚了期僧禮拜。

師乃云大梅梅子熟向龐居士舌頭上百雜碎旨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無一法而不明無一法而不了只這明了處與天地同根與萬物一體既是一體為甚麼有暗有明有僧有俗有男有女有貴有賤有高有低到這裏還有人辨明得麼若辨明得去方知全明即全暗全暗即全明全收即全放全殺即全活淨躶躶絕承當赤洒洒沒可把正當恁麼時直饒有人下得注脚分明也是把鉢盂安柄若下不得敢保你諸人未有參學分到這裏如象王渡河直下截流而過更無周由者也其或未然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千聖呵呵笑。

復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元來法不可以色見聲求何故這箇不是色見聲求底事況此事在凡不減一絲毫在聖不增一絲毫在三世諸佛與含靈蠕動凡有動相者以海印三昧向脚根下一印印定更無秋毫作差別障礙法體本來如是非是強為既非強為却如何見得本來如是底法體見得不強為底法性今早因與世永淨智居士等閑說在梅陽時六年之間受人供養臨行庵中所有一切動使之物盡散與人其餘平昔收什得些施利把來置辦一千二百分齋請梅州合郡僧道士庶不問貴賤一時請遍却要請見任官因與衲子輩持論士太夫家作筵會便唱曲打令你來我去自然鬧熱是我和尚家齋筵無淡得淡東坡所謂喫素食三昧後如醉漢說話便犯重去何故未免豆腐麵角而已所以也教人打兩段雜劇且要延半日清話今日世永往往是覆過尊丈朝議乃有此一場戲笑遂遮過淡齋因思量得箇古話先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因緣自會國初時蜀中懷安軍雲頂山有箇德敷禪師得大明悟智慧辨才經律論無所不通未說儒典至於道藏舉起便滔滔誦將去雲頂舊是仙人修行處法堂堦前有一大石謂之仙人臺後來改作下馬臺敷禪師開堂日拈香祝　聖罷有箇樂營將也是箇參禪人為他曾看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馬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我即向汝道龐居士忽然大悟有頌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樂營將便引這箇來問敷禪師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遂指下馬臺云請師吞却下馬臺敷禪師放下拂子展兩手云細抹將來這箇事上也合理上也合方始謂之應機說法樂營將者豁然有省好大眾信知道佛不遠人即心而證法無所著觸境皆如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今日伏承張文煥玉君玉二道友與明講主得得來揮金辦供為他各各知有一段大事因緣不從人得所以請妙喜舉揚般若要結無上菩提因緣又承判縣朝議洎諸尊官諸山禪師同此證明況某此者荷　聖恩得還舊觀不知前報世中曾在新淦有何因緣却來這裏了此一段事不數日間說法三會此皆諸上善人宿植德本與般若有緣知道善知識難遇正法難聞所以相會此間證明如是希有殊勝之事因記得昔有一僧在海岸上卓庵常自念度一切有情唯有法施功德無盡若世間財寶布施則有限量居大海邊纔見舡過便叫云且住我問你舡上還帶得一般物

也無舟人應曰和尚要甚麼物乃問還有大方廣佛華嚴經也無彼聞是語懵然不知是何言說這僧即授與華嚴七字題目舟人乃過凡有過者並如此問仍悉授與經題名字蓋此經是如來一乘圓教世尊初在正覺山前明星現時豁然悟道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便知一切眾生含靈蠕動與我所證無異無別一證一切證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這僧為憐憫此輩以貪著射利故常在大海中尚不聞有佛法名字何況有人為其說法者乎若其餘人或聞招提鐘鼓之聲或聞說法之聲悉獲利益所以這僧要他一舡裏面或百人或千人得聞大方廣佛華嚴經名號一歷耳根永為般若種子看他古人用心直得如此切如今人若能如是一切處善用其心則獲無邊勝妙功德在富貴中見貧窮者當濟其所乏居市鄽中為商賈者得饒人處便可饒人若是斟科上尺寸上自欺方寸使欺他人趁眼前鬧熱不覺不知累積惡業深重臘月三十日未合眼時所作俱現所以道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了之者寂然證聖迷之者生死漂流以此言之可憐眾生迷却自己本地風光不見自己本來面目耽少欲味甘心受苦不遇善知識開示正因決定迷而不返永無解脫之期教中所謂三惡道充滿諸天眾減少是也且如世間只是許多人翻來覆去在三界中頭出頭沒不知有不生不滅一段殊勝境界貪眼前些兒利養埋頭造業直待兩腳長伸那時悔將何及無常迅速生死事大百歲光陰只在一剎那一剎那悟去無生死可出無佛道可求無法可說無生可度到這裏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空亦不可得却到祖師門下客向空亦不可得處拈一枝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却作一枝草用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忽然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行也在我住也在我掃除亦在我建立亦在我故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法體本來如是如是之法亘古亘今未嘗間斷若教妙喜更減却二十年從今日說至盡未來際鈎鎖連環相續不斷更不著思量箇元字脚何故此是無盡藏陀羅尼門無盡藏神通門無盡藏解脫門般若既無盡所說亦無盡眾生界無盡所說亦無盡此是三世諸佛智慧神通變化無盡法門把世間有為功用卜 度他不得諸人若真實證得也似妙喜如鬼擘口相似胡說亂道舌本爛翻初無壅滯你若未證得便好向自己脚跟下窮究如我前日說底五十年前從甚麼處來你若不知來處即是生大百年後却向甚麼處去不知去處即是死大世間塵勞業識得減省便減省莫要他些子便宜經云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飡之美小鬼舐之有割舌之患此是諸佛菩薩慈悲苦口豈不信夫因適來雜劇又有箇古話舉似大眾劉宜翁提舉一日訪歸宗真淨和尚淨領眾出接翁便問和尚在這裏寫戲得幾年淨云專候樂官來翁云我不入這保社淨云爭奈即今在場子裏翁無語淨把衲衣角打一摵云大小劉宜翁只參得蝦蟇禪只跳得一跳翁云久享歸宗名不虛得大眾若在事上看劉宜翁輸他真淨一著若在理上看文關西輸他劉宜

翁一著或有箇漢出來道這裏是麼所在說理說事但向他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向通判請普說

僧問道風高厭眾人頭名播江湖數百州學人上來伸一問乞師方便指蹤由師云春日晴黃鶯鳴進云卞璞再將求智鑑牙琴重整示知音師云買石得雲饒進云直得光前絕後耀古騰今去也師云左之右之一時著進云高低瞻仰遠近歸依師云讚嘆有分進云只如今日通判朝議請和尚舉揚般若追薦薤林居士未審還端的也無師云端的進云恁麼則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師云塵塵爾剎剎爾進云且道薤林居士是生耶死耶師云生耶死耶進云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師云開眼也著合眼也著進云東家人死還許西家人助哀也無師云又且何妨進云蒼天蒼天師云也不消得。
僧問跳出金剛圈吞却栗棘蓬如何是和尚為人底一句師云一雨普潤周沙界進云雨過浮雲散明月又依然師云千峯勢到岳邊止万派聲歸海上消進云正是陽和無偏黨曇花再發一枝春師云相隨來也進云只如薤林居士昔日與和尚相見未審最初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便是你口裏道底進云恁麼則眾生普聞盡皆成佛去也師云錯下注脚進云自從一見桃花後剎剎塵塵總是渠師云速禮三拜。
師乃云自從一見桃花後剎剎塵塵總是渠且道渠畢竟是何面目若識得渠面目方知薤林居士十二時中折旋俯仰語默動靜未嘗不與諸人把手共行須知薤林居士昔日雖生本不曾生今日雖滅本不曾滅既無生又無滅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到這裏無生死可出無菩提可求無佛道可成無眾生可度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復云適來提宮學士坐間說自從薤林居士傾背後兩年長齋看經不知其數而今已看大般若經至二十空處所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空亦不可得只這空亦不可得處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無一法不明無一法不了以此殊勝妙利用報薤林居士劬勞莫大之恩亦以此殊勝妙利報答前報世中曾為眷屬者如是乃至一塵一剎無不周旋無不明了所以龐居士頌云無可報龐大空空無處坐家內空空空空空無有貨日出空裏行日沒空裏臥空坐吟空詩詩空空相和莫恠純用空空是諸佛座若人不了空此是諸佛過法體本來如是故非強為敢問諸人今日一會在空內在空外若也道得方見薤林居士決不曾死若道不得妙喜為諸人道去也還委悉麼二十空門元不著三世如來體自同薤林居士妙喜與之相識僅五十年中間蒙以此道相契此心相知緣宗杲被罪梅陽人跡所不到處卒歲窮年無往來者以故不通書問各矣前日行次久上方知已傾背聞之愴然且聞啟手足時直是明了如叢林中三

五十年修行底老衲一般豈非平生學佛之効與大凡要臨命終時寂靜便從平日作用處寂靜始得若要臨命終時省力須是平生行履處省力始得省力處即是得力處得力處省無限力世間有一種不忠不孝不近道理底人因甚麼死時不能得命根斷却為平生做底罪業包藏在第八識中正當地水火風分散時這主人公未有下落處被平生習熟處牽絆不得自由財利重者被財利牽絆色欲重者被色欲恩愛牽絆所以臨終之際惡業作主鬼來借宅被業識遮障不見自己一段不生不滅底殊勝境界與天地同根與萬物一體古德所謂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為萬物之根源作天地之太祖上施玄象下列冥庭元氣含於太象太象隱於無形為識物之靈靈中有神神中有身無為變化各稟乎自然微有事用漸有形名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兆遊氣亂清寂兮寥兮寬兮廓兮分兮別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起教敘其因然後國分其界人部其家各守其位禮義興行有善可稱有惡可名善人所重惡人所輕古人立箇題目謂之廣照空有若是一生在裏許行履底人到死時那裏解顛倒來圭峯所謂作有義事是惺悟心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如蘄林居士與某五十年道契始終一節更無瑕玼只向道理上行所以臨終之際如弃弊屣既能於生死去來得大自在何緣更被業牽來決定生好處無疑人之死去所以沉墜者皆是為子不孝父母為臣不忠於君為下不敬其上為上不撫其下朋友不償其信鄉黨不以義從朝廷不以其爵斷事不以其道如斯等人沉地獄者可知矣所以道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天堂地獄不得道有不得道無若世界上行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底人謂之小人可乎只這便是天堂何必更別處討若是不忠不孝貪著世間無義事以至陷於囹圄現受種種苦報底人謂之君子可乎只這便是地獄何處更討地獄來所以道三界唯心萬法惟識要知善惡報應只在當人行履處順道理不順道理而已某本欲從新淦先到長沙却回來為蘄林燒香此者伏承提宮洎通判諸昆仲遣書相招適居士諱辰請舉揚追福古德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這般說話不妨省力如今叢林中有一般杜撰差排底却道我此間法門別先要理會即心是佛其次理會非心非佛然後理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謂之差別法門這般底真是好笑若恁麼參禪如何得到諸佛廣大寂滅境界殊不知古人為物之故以無差別藥治眾生差別病眾生病除藥亦無用如何是佛即心是佛早是勞攘已落第二却更理會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喚作差別異旨好熱大不緊古人說箇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已是拖泥帶水了也何況更去外邊討奇特玄妙豈非妄乎有箇頌子舉似大眾即心是佛已忉怛那堪心外更馳求不如直下便休去日用縱橫得自由。

張丞相請普說

僧海鵬問九江夜渡暗傷神將謂無言坐少林大庾嶺頭光相現再教古佛震雷音師云海鵬飛過海邊去撞著海幢還自回進云恁麼則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師云無孔鐵鎚當面擲進云也知和尚有此一句子師云這一句子忘却多時了也進云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師云莫將惡水潑人進云只如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逢人不出出即便為人未審此意如何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這二尊宿竊得臨濟些子家風便恁麼道和尚是圓悟嫡子未審作麼生道師云穿却你鼻孔換却你眼睛進云恁麼則非惟祖道重光亦乃秦國肉猶暖在師云箚僧禮拜。

僧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師云我今日不答你這話進云直得龍馳虎驟去也師云話頭也不識進云和尚也在裏許師云川僧磊苴鉢盂裏走馬進云謝和尚供養師云果然不識話頭僧左邊一拍師云錯僧右邊一拍師便打云再犯不容僧禮拜。

師乃云問得也好不問最親何故此事若在爭鋒唇舌之間則古德不云玄道在乎妙悟既在乎妙悟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象王渡河徹底截流而過便恁麼去猶是扶籬摸壁鈍根阿師況復草窠裏頭出頭沒大似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方知秦國太夫人只今在諸人眼裏耳裏鼻裏舌裏身裏意裏轉大法輪且道說箇甚麼法還委悉麼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說這箇法所以道在眼謂之見風卷浮雲幾千片在耳謂之聞一曲漁歌過遠村在鼻謂之鼾旃檀薝蔔無昏晝在舌謂之嚐新茗烹來味轉長在身謂之觸本來無垢何妨浴在意謂之思前塵落謝幾多時秦國太夫人說如是法汝等諸人當如是會方知如是之法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正當恁麼時且道秦國太夫人還有末後句也無又以拂子擊禪床云如是如是。

復云圓悟真覺先師與相門三世有大法緣偶然時節到來今日在開福說法李長者所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非是強為法如是故蓋太夫人福足慧足在女流中真大丈夫有所不如非某一己之私實普天之下無有不知者一生游戲般若看箇狗子無佛性話一言之下打破漆桶便能棒打石人頭剝剝論實事如實修行如實悟入乃至造次顛沛無不在規矩中及乎臨啟手足時以平音悟道頌從頭說一遍却向禪床上忽然坐脫去雖三五十年修行老衲也未到這般田地這箇造偽不得世間好造偽者臨死生禍福之際手足俱露何以故那時不容造偽這箇計較不得安排不得不取口頭辨教中說四大五蘊一離散時如斷石人頭一斷永續不得捨識之後有五處可驗平生行履謂頂煖心煖腹煖膝煖脚煖若一生造惡底人風火散後脚心煖時便是入地獄證候也膝煖時定墮旁生中腹煖入鬼趣心煖生人道頂煖生天況復悟明心地底人何患不生好處適來所謂棒打石人頭剝剝論實事出家兒在家菩薩若是去生死處不知下落張無盡所謂返不如二家村裏省事漢須是如他秦國太夫人臨終付囑一一分明方始契得圭峯道作有義事是惺悟心惺悟不由情臨

終能轉業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當爾之時惡業作主鬼來借宅自家本地風光本來面目黑漫漫地冥冥濛濛生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不知世間福慧秦國太夫人不在言也此是世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何故我祖師門下只有箇單傳心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一著子却被他透徹便能坐斷報化佛頭臨行之際果得受用某被罪兩處首尾十七年此者荷　聖恩再得為僧得得來要為秦國太夫人發揚此事令未聞者聞未信者信如是而已今日又蒙丞相以法為親請陞座舉揚以資冥福不免舉一則古話應箇時節昔日凌行婆參見趙州和尚諸人要識張國太麼便是有規矩底凌行婆要識凌行婆麼便是攪叢林無規矩底張國太凌行婆一日使婢子送些錢物與趙州云請和尚轉一藏經趙州接得即時叫粧香著遂遶禪床一匝謂婢子曰歸舉似婆與你轉經了也這婆子也聒噪人趙州通身是眼這婆子通身是膽來趙州面前捋虎鬚却云瞞老婆在元來只轉得半藏大眾要識凌行婆麼聽山僧下箇注脚請轉一藏只半藏瞞他婆子眼不得且作麼生是婆子眼還委悉麼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張龍學侍郎為秦國太夫人請普說

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云吃嘹舌頭三千里進云香嚴呵呵大笑意旨如何師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進云恁麼則藏身露影得人憎師云你且道是樹上語樹下語進云一狀領過師云洎不問過。
僧問承師有言請轉一藏只半藏瞞他婆子眼不得未審那裏是婆子眼師云你今日被我熱瞞不少進云大小趙州為甚麼却被婆子瞞師云大小婆子却被趙州瞞進云到這裏畢竟事作麼生師云也無畢竟也無作麼生進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師云閑言語。
僧問承師有言我這裏是海蚌禪纔開口差瑜異寶便在面前今日朝宰臨筵請師拈出師云劒去久矣爾方刻舟進云和尚恁麼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云速禮三拜進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明色非色師云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便打進云只如觀音大士現一十九身說法未審說甚麼法師舉拂子云說這箇法進云未審這箇是甚麼法師云聾人爭得聞進云只如秦國太夫人現婦女身而說是法未審與觀音大士是同是別師云是別進云恁麼則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師云且莫搽胡他僧禮拜師乃云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便恁麼會得方知秦國太夫人與觀音大士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正當恁麼時喚作有亦不得喚作無亦不得喚作非有非無亦不得喚作秦國太夫人說法亦不得喚作觀音大士說法亦不得若於亦不得處撥得一線路方知眼見亦是這箇法耳聞亦是這箇法

鼻齅亦是這箇法舌嘗亦是這箇法身觸亦是這箇法意思亦是這箇法觀音大士所說亦是這箇法秦國太夫人所說亦是這箇法若到妙喜分上又却不然敢問大眾到這裏合作麼生還委悉麼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意旨不錄)。

復云此是龍學侍郎今日為秦國太夫人揮金辦供請妙喜老比丘說法底意旨秦國一生行履處天下人知啟手足時了了分明正念現前撒手便行更不周由者也這一段事留與眾生界中作佛法種子況龍學侍郎與大丞相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若論公家縉紳中各出一隻手扶持社稷蘇活生靈在吾教中乃是般若眷屬所以今日得得作此勝緣意為秦國發揚此事然此事不在多知多解不在貴不在賤不在老不在少趙州和尚道百歲老人不及我者我即教之三歲小兒過我者我即師之看他古人何曾執著我能我解高立界墻我是他非來祖師門下法無是無非無人無我這箇拈出呈似人不得說與人不得清涼國師云語證則不可以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雖然拈似人不得不可獨是我知我解若如此則佛法不遍一切處只為佛法平等故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乃至比丘比丘尼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這箇說話且道後來曾有效驗也無又安得無豈不見傳燈錄載唐文宗好食蛤咧一日御厨中有擘不開者監厨使奏帝以為異因焚香禱之乃開即見觀音形梵相具足帝貯以金粟檀香合乃宣左右街供奉經論大德問此何祥瑞皆無知者即奏云終南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理必知此事文宗遂詔問之政曰臣聞物理無虛應此乃啟陛下信心耳帝曰出何教典政曰不見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文宗具大知見便云此身已現但未聞其說法耳政公到此若[祝/土]著關捩子不轉定被文宗靠倒却云陛下覩此為常耶非常耶信耶不信耶文宗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法竟文宗於此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花開方知此一大事因緣決定不從人得既然如是適來禪客如是問妙喜如是答諸善男子善女人都在此會聞者皆聞信者皆信聞信分明且道是箇甚麼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沇州知府王朝議請普說

僧問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為我過禪板來微接得便打意旨如何師云無孔鐵鎚三箇竅進云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為我過蒲團來濟接得便打意旨如何師云三更三點鐵牛吼進云只如臨濟與翠微是同是別師云兩彩一賽進云恁麼則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通師云你為復搽胡臨濟搽胡翠微進云請和尚定當看師云瞌睡漢僧便喝師云這一喝猶較些子進云白樂天問鳥窠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窠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又作麼生師云依而行之進云只如白樂天道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窠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翁翁行不得既是八十翁

翁為甚麼行不得師云爛泥有刺進云今日忽被知府朝議伸此一問未審和尚如何祇對師云普進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便禮拜。
師乃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翁翁行不得行不得底道理便是道不得處道不得底道理便是行不得處衲僧須向行不得處道取道不得處行取所以道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便恁麼會得高高峯頂立不露頂深深海底行不濕脚正當恁麼時喚作佛亦不得喚作法亦不得喚作有亦不得喚作無亦不得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處放身捨命緩緩地起來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有時拈一枝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不是強為法如是故敢問法筵大眾只如今日知府朝議為顯考通奉顯妣碩人二位尊靈作此佛事且道未作佛事已前還有箇消息也無若道有落在一邊畢竟如何還委悉麼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復云無常迅速生死事大這雨句子便是先德參禪底題目今時有一種士大夫被世間名利所奪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緣往往闊略日往月來不覺不知相將到結交頭便手忙脚亂若是這一片田地知得下落了了分明底人任從生死變遷直是移易他一絲毫不得如未知得須是回光返照每日自家纔下床來洗漱了便與世間相酬酢或好或惡折旋俯仰這箇道理從甚麼處來妙喜常說士大夫家九經十七史裏面興亡治亂逆順邪正纔舉起滔滔念將去稍一事不知便以為恥恐人嗤笑為孤陋寡聞及乎問他尊官今年幾歲或云五十歲却問他五十一年前未託母胎時本命元辰安頓在甚麼處及至生下來從微至長所作所為只如與妙喜相酬酢底一段歷歷孤明從甚麼處來須是知得來處始得你纔不知即是生太今生縱壽一百歲百歲之後不免一死當爾時雖有眼如蒲萄朵面前青黃赤白好惡境界都不能見何故蓋眼識已絕雖有耳鐘鈴螺鼓琴瑟箜篌種種音聲都不能聞何故蓋耳識已絕雖有鼻燒旃檀牛糞都不聞香臭何故蓋鼻識已絕雖有舌苦酸醎淡都不能分別何故蓋舌識已絕有箇父母所生之身平日寒時要衣飢時要食風火一散火燒刀斫都不知痛及乎面前眷屬號慟悉不能知既然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連十二處十八界一時空了却能知九經十七史興亡治亂逆順邪正底從甚麼處去纔涉思量心裏黑漫漫地都不知得既不知去處即是死大故儒者亦曰生死亦大矣所以道無常迅速生死事大百歲光陰只在一剎那一剎那悟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無古無今無聖無凡無男無女等相喚作一道清淨平等法門皆吾心常分非假於他術世間有此殊勝之事眾生日用而不知枉來南閻浮提打一遭虛生浪死誠為可惜不見永嘉大師因看維摩經有所悟徑往曹溪定宗旨纔見祖師更不燒香禮拜便遶禪床三市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師曰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行行無虧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你看祖師門戶大波瀾闊永嘉把他所得處作一檐子送在祖師面前却只喚他底作我慢永嘉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你道這箇道理是怎生莫作禪會他振錫而

立直以道相見祖師既不放過喚他作我慢遂不免依實供通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所以無暇燒香禮拜道理只是如此祖師又去語下討他云何不了取無生達無速乎永嘉云了即無生達本無速祖師見他通得消息是即向他道汝甚得無生意若是如今禪和子聞恁麼道便謂祖師印證我貼在額頭上到處欺負人道我得無生意永嘉識破祖師不是好心却云無生豈有意耶蓋以意分別即是生死根本何謂意分別這箇是王知府那箇是報恩長老若不分明如何知得是張三李四祖師曰無意誰為分別永嘉云分別亦非意大眾好箇分別亦非意雖然如是可惜放過若是德山臨濟須與椎一頓趁出三門外祖師向這裏便倒地贊言善哉善哉既而辭去祖師云大德從何方而來返太速乎永嘉云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師云誰知非動永嘉云仁者自生分別祖師云少留一宿故名一宿覺有一本證道歌行於世以要言之不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而已其餘皆是注脚學道之人若是真實見得自家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湛然常住不動不變底道理生則從他生不被生之所遷死則從他死決定有不死底道理何故見得我只舉眼前一件事向諸人且如知府朝議今日追薦顯考通奉妣碩人還知二尊魂決定不曾死麼若是不識者往往信不及若知府朝議纔起一念則通奉與碩人平昔起居問訊儼然在方寸中湛然不動也不見有生相也不見有死相這箇為復死得死不得只這不死底便是自家得力處恁麼說了你諸人各有所生父母或存或亡把這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差別異旨須知此事在凡同凡在聖同聖向一切處作大佛事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乃至比丘身得度者悉現其身而為說法敢問大眾且道說箇甚麼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一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二

參學道先錄

師住明州育王山入院當晚普說

僧問一棒一喝賓主歷然大用現前請師一接師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進云學人到這裏便領禪師話去也師云你作麼生會進云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師云自領出去進云教學人如何湊泊師云也無湊泊也無如何進云禪師豈無方便師云亦無禪師亦無方便進云只如德山入門便棒此理如何師云亦無德山棒亦無此理進云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云亦無臨濟喝亦無作麼生進云育王門下如何施設師云亦不見有育王座上亦不曾說法進云爭奈起伊尹於莘野不亦宜乎師云道甚麼進云見童子於互鄉與其進也師云你更念看進云一等共攀仙桂樹又折蟾宮第一枝師云那箇是第一枝進云和尚手中拂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師云脫空謾語得人憎進云謝師答話師云且莫詐明頭僧禮拜。
師乃云一問一答且要血脉不斷有底只管念將去及乎師家本分答他又理會不得正如不解使船底人各自撐向一邊去彼此無利益適來禪客問得却較些子今夜與諸人舉一兩則問話底樣子僧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答云露柱懷胎僧云分後如何答云猶如片雲點大清看他作家見作家自然箭鋒相柱又問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靈雲不對古人識法者懼若是如今杜撰禪和便道長老被我問得口啞這僧既領略這話又問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又不對此兩箇不答最毒害更過如一棒一喝又問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答曰猶是真常流注僧云如何是真常流注答曰似鏡長明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答曰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答曰打破鏡來相見圓悟先師曾拈云如今討箇似鏡長明底早是難得何況打破鏡來相見宗師家直向頂[寧*頁]上提起教人易見這箇方始是問話又梁山觀和尚會下有箇園頭參得禪眾中多有不信者一日有僧去撩撥他要其露消息乃問園頭何不出來問堂頭一兩則話結緣曰我除是不出問若出須教箇老漢下禪牀立地在及梁山上堂果然出問家賦難防時如何山云識得後不為冤曰識得後如何山云遞向無生國裏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裏龍山云興波不作浪曰忽遇傾湫倒嶽來時如何梁果然從法座上走下來把住云闍梨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他且不是計較來因甚鬪湊得恰好將知悟底人與悟底人相見自然縱奪可觀此是洞下因緣不可臨濟下不得舉如今諸方各宗其宗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況不信有妙悟謂悟是建立如斯見解欲到諸佛大解脫境界不亦遠乎所以山僧力排此輩謂之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非是生滅他且要救取未學之弊又有箇法一長老如今住長蘆妄說隻履西歸話狐魅

學者這般惡口穢談吾輩嫌不用底渠自以為奇特枯骨有甚麼汁又謂晦堂退院後方理會得此話這箇欺誣亡沒尤更𣍐耐晦堂若果爾豈非二十年立僧住院是說脫空瞞人比擬建立門庭不知連祖翁一時壞了若是真實有妙悟底人論甚五家宗派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既要出來擔荷佛祖重任須具大丈夫志氣始得且道是誰不見洛浦久為臨濟侍者也學得一喝用事一日有箇座主問臨濟曰有人在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人在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未審是同是別臨濟未及答渠便攙行奪市云這裏是甚所在說同說別濟便下座又似肯他又似掘坑埋他少頃却問適來這僧作麼生浦便喝濟又休去浦行數步濟却問你喝老僧那浦云是被臨濟拽拄杖便打趕出乃云好箇赤梢鯉魚不知向誰家籮甕裏淹殺浦遂徑往來山更不問主人直去主山上卓庵夾山得知乃修書遺僧持往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浦打出云歸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云這僧若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此人救不得不知書中道甚底浦開書果是來夾山預令人伺其出便焚其居浦更不回頭奇哉成佛作祖還這般性燥漢若是今時禪和子被燒却庵且思量我包袱裏有多少衣鉢抄錄得有多少玄言妙句討箇似洛浦略不經意往往難得既見夾山更不禮拜當面叉手而立山云雞宿鳳巢素非同類出去浦云自遠趁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閣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幸自好了却被夾山念一道真言一禁禁住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閣梨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低頭思量被夾山拽拄杖便打因此服膺數載遂為夾山之嗣後來住山示眾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見解貼在額頭上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又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大法既明便解打開自家庫藏運出自己家財何嘗守繫驢橛謂這箇語有偏正那箇語不觸諱臘月三十日將那一轉語敵他生死若是冊子上念得底師承學解底總用不著棒打石人頭剝剝論實事山僧十三歲方發蒙上學只得十三日便去出家既而落髮早知有此事雖在村院裏常要買諸家語錄看雖理會未得然便喜雲門睦州說話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不得辜負老僧又云今時人明明向道尚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僧問如何是展演之言曰量才補職如何是不展演之言曰伏惟尚享因此便出去行脚到處尋訪知識雲門曹洞溈仰臨濟以至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都理會來所至處纔兩遍入室早是相契然終是疑情不破參來參去因泐潭準和尚圓寂山僧時在侍旁因往荊州請塔銘於張無盡相公一見便相喜他是真實悟底人我把學得底對他說也只𣍐得眼因問曰某甲如此說禪相公以謂如何曰賢見處甚好準老門庭如此正如生獅子相似乃以實告之曰不敢瞞相公亦不敢自瞞某甲未在公曰若爾須見川勤始得遂徑往京師天寧參佛果和尚竊自念言且辨一年工夫參這老子若依前似諸方印可我我即作無禪論不信有禪宗也不若去弘持一經一論不失為佛法中人纔掛搭得四十二日忽張康國夫人入

寺設齋請老和尚陞座因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蓋山僧曾參見一老宿過此話來老宿問東山水上行你如何會答云東山水上行眾中謂之作得主不受人回換明日又問依前如此答任你千變萬化我只管東山水上行舉話時又要大瞠眼來顧謂之舉不顧即差互不妨會得好過得這一節了却問意旨如何這裏又要一轉語後數日忽然道得老宿又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答云脚跟不點地老宿深肯曰此語蓋天蓋地與老僧在先師處下底語一般被他教壞半信半疑所以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圓悟先師曰若是天寧即不然或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對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向這裏忽然打破漆桶去却礙膺之物如斬一結亂絲一斬一時斷始信世界上真箇有禪自此不疑佛不疑祖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方知祖師道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元來正抓著我痒處從此便發願以自家所證所悟處布施一切人一條黑漆竹篦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將父母所生口抖擻氣力說與諸人莫將作容易只恐更過三五年死去無人為你說却思量我在當念無常殺鬼念念不停百歲光陰只在一剎那快著精彩一剎那悟去不被生死輪轉所以真淨和尚道佛法至妙無之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惟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眾生悟自心故成佛而眾生即佛佛即眾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此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皆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真淨之說正為破今時誑妄說法之流謂佛法可以傳授這箇奇特玄妙我只傳你切勿教張三李四知玄你七代先靈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你玄來多少時僧云玄來久矣州云賴遇老僧洎合玄殺這屢生子先師嘗謂趙州禪只在口唇皮邊誠哉是言州云我這裏易見難識諸方難見易識有一秀才問佛不違眾生之願是否州云是曰就和尚覓手中拄杖得否州云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我非君子州云我亦非佛問如何是道州云在墻外曰我不聞這箇道州云你問甚麼道曰大道州云大道通長安有周員外者來相見州云從甚處來曰非來非去却作禪祇對正如去蘇東坡面前說文章相似且賞伊膽大州云你不是老鴉飛來飛去所謂易見難識向甚麼處捉摸他教中道如以手掌撮摩虛空秖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捉非但從上諸佛諸祖如是官使直閣判府敷文亦如是簽判節推亦如是縣丞司法亦如是光孝法姪禪師亦如是現前大眾亦如是妙喜亦如是畢竟如何如是如是便下座。

姜機宜請普說

僧問王常侍問臨濟這一堂僧還看經否濟云不看經曰還坐禪否濟云不坐禪曰既不看經又不坐禪却作甚麼濟云總教他成佛去此理如何師云師子一滴乳進云恁麼則天生釋迦自然彌勒師云刀山劒樹進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還有衲僧巴鼻也無師云作麼生無進云如是則今日一問偶爾成文師云將錯就錯進云金屑雖貴亦無虗設底道理師云川僧自來沒頭腦進云臨濟不犯鋒鋩總教成佛未審和尚如何師云我這裏無如何進云却開許多鋪席作甚麼師云亦無許多鋪席進云莫瞞人好師微笑。

師乃云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這箇不是世間土木瓦石無知無覺底無心若得這箇無心不被物之所轉不被生死之所遷流不被佛法之所染污故曰勿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此語正為破你無知無覺土木瓦石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冷啾啾地去底無心修行人惟恐失方便纔失方便則錯認古人方便語作實法會了所以道見人須棄敲門物得路仍忘堠子名從上諸佛諸祖所說之法無非是箇道理何以故釋迦老子說三百六十餘會教滿龍宮法周沙界末後臨般涅槃因甚麼只三四句便潑撒了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只這便是忘却堠子名棄却敲門物也豈不見香嚴在百丈會中問一答十問十答百却到溈山山云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策子經卷上記得者汝未出父母胞胎未辨東西時道將一句來香嚴忙然無對若是今時杜撰差排底往往以不作聲默然無言處為父母未生時事又謂纔開口便落今時莫錯會好切忌向無言無說處埋根此處賺人當時香嚴既不能抵對乃白溈山曰願知尚為某甲說山曰吾說得是吾見解於汝何益乎嚴遂歸堂遍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此生不學佛法也只得這箇力且作箇長行粥飯僧直往南陽覩忠國師遺迹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廓然省悟乃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自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山僧昔年曾與佛性道話及此因謂佛性曰香嚴此頌美則美矣然未免繁詞若據某只消一擊忘所知便了佛性大以為然却謂山僧曰五祖師翁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露刃劒寒霜光焰焰更擬問如何分身為兩段亦只消趙州露刃劒足矣也剩了下面三句山僧亦以為然學道人若會得趙州露刃劒便會得一擊忘所知自然到真實無心處昔有僧問忠國師如何用心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山僧愛這般說話常常舉似諸人要你著眼腦所謂著眼腦却不是教你瞠眉怒眼去領略他只要心孔開智眼明直拔到無心境界又問既是無心阿誰成佛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又問既若無心誰能住世說許多教迹曰說教迹亦無心又問無心應無說也曰上座即今說底便是無說不是離說別覓無說也好大眾所謂善說法要分明向你道若離說底別覓無說則打作兩橛落斷常之見世諦流布也又問說法既無心行欲亦無心得否諸人要識金剛圈栗棘蓬只這是却不是這僧透國師金剛圈吞國師栗棘蓬倒是國師透他金剛圈吞

他栗棘蓬這僧意謂一切無心時世人現行貪欲瞋恚癡五欲八風如何喚作無心得你看國師弄得活便道無心即無欲好箇無心即無欲又問既是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否曰心尚無阿誰成佛又問既無可成即得佛用否曰我心尚無用從何有又問既無可修萬法都無莫落斷見否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又問本來無見莫落空否曰無空可落又問有可墮否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又問能所俱無有人持刀來取命為是有為是無曰是無又問既是無還有痛否曰痛亦無又問痛既無死當生何道曰亦無死亦無生亦無道又問既恁麼自在飢寒所逼若為即是曰飢時喫飯寒時著衣又問既有飢寒還是有心曰汝言有心作何體段遂依實供通云無體段曰既知飢寒無體段本來何曾有心這僧於此如睡夢覺如蓮花開若不是這般大爐韝如何烹煉得大根器人彼既丈夫我寧不爾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既是撥草瞻風尋訪知識要了此一段大事因緣須是快著精彩然亦不得太急如調琴之法絃急則聲促絃緩則曲不成如鷄抱卵要須煖氣相接第一要識方便若不然者不免認驢鞍撟作阿爺下頷錯認定盤星又不要去宗師口頭取辨有底是宗師說東便去東邊討說西便去西邊討殊不知悟得活祖師意底人如獅子王遊戲自在正在這裏咆哮驀地翻身一擲東西南北初無定度不是強為法體本來如是不見釋迦老子問阿難曰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煑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用攀緣心為自性者那箇是生死根本為眾生認攀緣心為自性由此流浪生死這箇亦是錯認方便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真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因甚麼枉入諸趣為眾生不知緣從本明上起這箇是緊要處却因循緣遺棄本明所以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此亦錯認方便也由是昧却本地風光迷却本來面目不知都是借路經過云何借路譬如有人問四明路向甚處去即應之曰從寶幢市去前面有五里牌彼人一見便行可也若執亭堠為四明是錯認方便也又如以物擊門門開則棄物若執物為門亦錯認方便也所以華嚴會上善財童子到毗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前舉體投地從地而起作是念言此大樓閣是解空無相無願者之所住處是一切法無分別者之所住處是以一劫入一切劫以一切劫入一劫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佛入一切佛以一切佛入一佛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如是讚歎樓閣無慮數千言因甚麼未曾入去時先知樓閣中有如是殊勝之事將知未入時事即是裏面事然後見彌勒菩薩從別處來善財見已而白之言大聖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一切如來授尊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讚歎得不奈何了乃白言惟願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時彌勒菩薩前詣樓閣彈指出聲其門即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乃至於樓閣中

見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自在境界然後彌勒菩薩入樓閣中又彈指一聲告善財言善男子起法性如是此是菩薩知諸法智因緣聚集所見之相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爾時善財聞彈指聲從三昧起問彌勒菩薩曰此莊嚴事何處去耶曰從來處去又問從何處來曰從菩薩智慧神力而來依菩薩智慧神力而住無有去處亦無住處非寂非常遠離一切以是觀之從上諸聖何曾以實法與人要識善財所證法門便是香嚴一聞擊竹聲豁然契悟一悟便忘其所證蓋楞嚴所謂入流亡所者也是以觀音菩薩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乃至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如今學道人多是得箇動相滅却坐在靜處由此寂滅不能現前既不現前則心外有法坐在鬼窟裏不能轉動且道從上祖師那箇得寂滅現前不見馬大師開法江西時讓和尚謂眾曰道一為眾說法總不見持箇消息來遂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你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所教回謂讓曰馬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讓然之若不是寂滅現前安得這箇消息又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云查渡又問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又問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棒山聞是語一夜不安自言我一一實頭祇對不知有甚麼過大丈夫須去決擇至明日問昨日蒙和尚放某三頓棒未審過在甚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山於言下大悟見月忘指既悟了別無言說便低頭禮拜門云你見甚麼了便禮拜若是今時禪和子問他道你見甚麼了便禮拜定道見和尚道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若恁麼還同未悟時還同眼見鬼依舊只在髑髏情識裏既禮拜起却念一道真言某甲從今日去向十字街頭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往來一箇箇與伊卸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落落去門曰身如椰子大開恁麼大口這箇豈不是寂滅現前山僧參禪十七年茶裏飯裏喜時怒時靜時亂時未嘗間斷一旦因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忽然悟道雖然悟了只是寂滅不能現前為坐在悟處圓悟先師曰可惜你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乃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纔開口便云不是一日與客同在方丈藥石次山僧忘却舉筋先師曰這漢參黃楊木禪倒縮了也因問白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處曾問此話不知如何答先師不肯道又問曰和尚當時不可在僻處問須對大眾問也先師乃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祖云相隨來也山僧纔聞舉便理會得先師曰只恐你透因緣不得在遂連舉一絡索諝訛公案被我三轉兩轉截一箇如太平無事人得路便行更無滯礙先師曰如今方知道我不誤你也後數日因在侍傍忽話及勇和尚頌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曰平生疎逸無拘撿酒肆茶坊信意遊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下楊州先師曰此頌極好老僧待作一頌要勝他底山僧云某亦待作一頌要勝和尚底當時便得意但未有語句忽聞窻外童子行過口裏道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悶來喫三盞何處得愁來山僧

曰只這是乃舉似先師先師大喜從此便浪濤狗踏翻橫說豎說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蓋知得法源去處知得起倒處然亦未得大自在後因到虎丘閱華嚴經至菩薩住第八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為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覺寤既覺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眾生身在四流中為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到這裏方始寂滅現前得大自在便解拈東作西指有為無說大脫空一似只今信口說將去盡從這裏得來始信禪無傳授可傳授者教乘文字先德語言而已今夜普說本為施主請又為大眾咨聞入室這箇功德又勝似尋常應時應節所將上來舉揚般若若有一言半句契佛契祖並為右迪功即姜泳懺悔罪[億-音+(天*天)]莊嚴福慧這箇官人妙年極聰明知有佛乘前此得徐少卿書極稱道謂士林中後來之秀喜寫佛經禮佛修懺中間以子弟之職修行少有間斷近日偶爾遺和切自疑不合退道心將非諸佛菩薩以惡境界而化我耶由是以金四星親付妙喜入育王山齋一千僧請陞座說法仍許供養真身舍利佛盤願所苦痊安起居輕利然後願盡法界眾生界悉脫苦輪俱證無上佛果善提說法之意如是而已敢問大眾還有說不盡底也無若有却請明朝來方丈裏與黑蛇相見久立珍重。

方經略請普說

僧問和尚乘舟駕浪不動步而到家道端冒雪衝風急著脚幾乎走殺今日相逢無避處當機覿面合如何師云慤進云恩深轉無語也師云點進云直得通身手眼也駐脚不得師云僧堂佛殿從你脚跟下走過為甚麼却不知進云天知地知某甲今日敗闕師云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進云任是達磨大師也須來和尚手中乞命師云達磨大師有甚麼過進云只為和尚出他一頭地師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進云某甲也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師云既然如是特地生風起浪作甚麼進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師云也是雪上加霜進云洞明佛祖大鉗鎚啟迪作家真爐韛師云蒸餅裏計汁進云好手手中誇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有甚麼過師云育王退身有分進云某甲到這裏滿口嚼氷霜逢人說不得師云始終作家僧問承師有言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當恁麼時請師答話師云我不答你這話進云和尚話墮也師云普進云相隨來也師云今年春氣早虫[采-木+(豕-一)]出頭來。

師乃云相隨來也在箇裏不相隨來也在箇裏恁麼不恁麼便恁麼承當得也只在箇裏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全放全收全殺全活可中有箇英靈漢聊聞舉著剔起便行有甚麼近傍處且道恁麼人到育王門下却向甚麼處安排若有安排處即辜負他若無安排處一任相隨來也(意詞不錄)。

復云此是經略敷文今辰修設底意旨人家養子只要送終不知前報世中結得因緣有何差別二機宜遽爾傾逝然世間人從母腹中出來呱地一聲時一生官職或善或惡或長或短便在這一聲中增些子不得減些子不得蓋是各自帶來底隨身家事若只有十年分便教你受用十年有百年分教你受用百年除是各各當人於日用中不棄嫌因果勇猛修行放下夢幻空花提起衲僧柱杖子則不被世間形相之所限量何以故這一件事不可思議佛眼也覷不見爾不見馬大師行脚到凌上隔江住庵至今謂之馬祖巖每日惟坐禪為務也不思量善亦不思量惡纔有思量便有出入既有出入即是生滅法既屬生滅即被鬼神覷見不知在彼多少時忽然一夕暴風急雨天明出定來只見四面墻堵一新乃云老僧修行無力被鬼神窺覷便起離去山僧常愛東坡為文章到活處自然拈弄得活曾有詩其略曰馬駒一何疑豈墮山鬼計夜垣非助我謬敬欲其逝這箇正似今時破落院長老退草院了下面有一種依草附木底却不願得好人來住恐打破他窠窟苦哉苦哉佛法微矣東坡意謂山鬼不是好心要我起去信知道人行履處千聖莫能窺佛眼覷不見何故四聖六凡都在下面了蓋識得自己本命元辰無始時來與太虛同壽這箇壽量如空無所依非世間壽量之比所以維摩經中寶積長者說偈讚佛下面云不著世間如蓮花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障礙稽首如空無所依舊日張無盡相公讀到這裏不覺胸中如放下一塊石頭乃曰稽首如空無所依從前知解盡成非到這般田地佛之知見尚著不得何況更著得世間塵勞知見耶尚不見有出世間法何況更有世間法耶不見南泉住山三十年土地欲一見不能得一日忽然現身白院主曰我是當山土地三十年來未嘗得見堂頭和尚願院主為我作箇方便令我一見院主許之院主為誰即子湖和尚乃以鉢飯撒於廊廡之下泉見之願謂左右曰常住物乃爾狼藉土地忽然得見便禮拜眾中商量有底道元初南泉也不思善也不思惡也都無所思故土地不見後來不合起世間之念所以被鬼神覷破且喜沒交涉不是這箇道理此事以心意識學不得佛之知見深奧非凡情可測法華經云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元來諸佛智慧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生無死無去無來此是一道清淨平等法門故曰無心能度生死海無心能到如來地不是世間土木瓦石無心此是活底無心若能如是修行如是證悟方知世間法便是出世間法所以經路敷文在在處處作大利益憂國愛民眾所共知非山野一人之論未嘗苛察姦蠹為之膽落這些道理與生俱生增一星不得減一星不得何以故蓋政事臨時安排不得便與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道理一般今日得得入山為二機宜作大佛事山僧又不敢勸教他不要哭不得思量豈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世間法而求佛法古德不云乎入得世間出世無餘既是死却兒須著思量則箇何故知是幾生因緣得為父子一旦天奪其愛豈可不思量忽然死却爺也不思量不哭泣得麼如此則滅天性天性豈可滅耶所以要哭但哭思量但思量忽然哭到思愛盡處却返思

量兒子在日常行好事孝順父母死去必不墮惡趣教中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是人先世罪業則為消滅既是為子孝父母為臣忠於君為上愛其下為下敬其上却有甚罪過來定生勝處無疑因記得教中有一段因緣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把骨肉一時分析還父母了却那箇是那吒太子本身好箇話頭昔有僧問石門慈照云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未審那吒在甚麼處慈照驀呼上座僧應諾慈照曰那吒太子在甚麼處其僧大悟便掀倒禪牀慈照曰却來這裏使麤惡遂拽拄杖便打趕出却問首座適來打得這僧好麼云打得好慈照來打趕出諸人若知得那吒太子去處即知得石門落地處這僧掀倒禪床知恩方解報恩慈照和首座趕出這兩頓棒不妨分付著人雖然如是畢竟未知他落地處是以楞嚴會上釋迦老子謂阿難曰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升天則有明曜謂明亮時因日有明却把還了日輪中夜黑月雲霧晦冥則復昏暗謂昏暗時因黑月有昏時却把暗還了黑月戶牖之隙則復見通謂因戶牖之隙而復見通却把通還了戶牖墻宇之間則復觀壅謂因墻宇而見壅塞却把壅塞還了墻宇以至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土*孛]還塵清明還霽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諸可還者不干汝事不見汝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佛恁麼說有何遮掩因甚麼又說到這裏蓋為頓却一箇庞眉雪頂大導師在面前山僧行脚時天童和尚已立僧了此是第一等當代尊宿且不是草書相瞞所以今日說話有分付處不是暗投若說得不是他解笑得你好敷文又是博極群書學通今古所以要聞般若結當當來世無上菩提因緣敷文妹蘇宜人又信向佛乘見說向前兩年看一大藏經有底在憂患中只了得眉頭皺唯他心地坦然如無一事每日只是古教照心諦味聖意既如是修行不可更與他說因果罪福得麼怕一大藏教裏面說得小在無常迅速生死事大百歲光陰一剎那過了忽然一念相應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直下一刀兩段若得恁麼不被恩愛之所纏縛不被事物之所擾亂然此事人人本有箇箇天真也須是自急始得所以一千箇禪和子見山僧再出來住院相挨相拶一時來獻新又要來這裏探水則箇然妙喜這裏無可得探只是馬前廝撲你未入門時我早在你心肝五臟裏走七八遭了也前日鄭禹功以書來相勉不要教兄弟陪堂但可勘辨掛搭妙喜每笑諸方愛與學者厮禪末後師家多一句便是師家贏得禪學者多一句便是學者贏得禪這般惡口穢談山僧未嘗掛齒牙他既會了却更來這裏作甚便是釋迦老子來也須納兩碩米蓋晚年出來住院不得不然你來參我禪却倒教我討飯與你喫新婦騎驢阿家牽好顛倒人事既是陪錢來這裏相聚想無暇別處用心適來因舉那吒太子因緣有箇頌子舉似大眾骨肉都還父母了不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渾不差。

蘇宜人請普說

僧問和尚昨日打兩竹篦了因今日猶痛在師云只怕打著石獅子進云爭奈石獅子不知痛痒師云石獅子何故出頭來進云有我和尚在師云東山樹對西山樹進云恁麼則三門對佛殿廚庫對僧堂師云却是你相隨來也進云拳來踢去師云箚進云不審師云不消一箚。
僧問竹篦打著石獅子東海鯉魚為甚麼頭痛師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進云老和尚今夜開口見膽師云你因甚麼向石獅子著到進云左之右之總無回避處師云忽然回避得又向甚麼處垜根進云和尚退後退後師云雪峯道底雪峯道底進云伎倆俱盡師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進云只如雪峯道底意旨如何師云雪峯道底無意旨進云和尚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師云且莫惡水潑人進云道端舌頭不曾出口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
師乃云舌頭不出口天下人向這裏證明不得驀然道得一句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只得立地聽且道當人具甚麼眼便得恁麼奇特若識得渠面目方知行也如是住也如是坐也如是臥也如是如是之法亘古亘今一大藏教詮注不及三賢十聖看只有分有如是作略得如是自在因甚麼百姓日用而不知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復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可中有箇不承言不滯句直下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坐斷報化佛頭截斷生死兩路不妨是箇脫洒出格道流若未到這箇田地須是各各當人退步向脚跟下自推窮看窮來窮去窮得自家所推窮之心無所之到這裏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山僧昔年行脚到分寧兜率眾寮裏見有真淨和尚一紙墨蹟蘇子由黃魯直黃元明似聞都有題跋正說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這是洞山初和尚參見雲門因有一僧請益真淨云因甚麼見雲門底尊宿箇箇坐脫立亡真淨曰你要會麼為他方寸空勞勞地無佛法知見為礙所以出生入死得大自在洞山道言無展事謂言不可展事語不可投機承當言者喪真滯在句下時迷却自己本地風光本來面目真淨因有四頌疏決此四件事你看他此四件事打一翻頌言無展事曰大用現前能展事春來何處不開花放伊痛棒參堂去四海當知共一家這箇便是換骨法為他得底人關捩子在裏頭轉把他言無展事一捩轉來便道言無不展事蓋洞山初見雲門門問近離甚處曰查渡又問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又問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洞山直得一夜不安自言我一一據實祇對却言放我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次日却問雲門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未審某甲過在甚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山於言下大悟便禮拜門云你見箇甚麼道理山云某甲從今日去向十字街頭不蓄一粉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往來一箇箇與伊卸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落落去門云身如椰子大開恁麼大口自此舌本瀾翻於法自在所以後來示眾有此四句真淨又頌語不投機謂語須要投機曰千差萬別解投機明眼宗師自在時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頌承言者喪曾有僧問雲門

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遊山翫水曰遊山翫水便承言自己商量總不偏鶻臭布衫脫未得且隨風俗度流年頌滯句者迷曰滯句迷言是瞽聾參禪學道自無功悟來不費纖毫力火裏螂蟟吞大虫他悟得活祖師意雖是死蛇在他手裏便弄得活這箇却似舊時有人問六祖大師云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願和尚慈悲略為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六祖大意道若不生不滅是常義生死去來是無常義時盡大地無一人發真歸源盡十方世界是箇無孔鐵鎚修羅永作修羅餓鬼永作餓鬼畜生永作畜生無一人得動轉去我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我說常義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所以道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信知得底人道有不是世間窒礙之有道無不是世間虛豁之無道亦有亦無不在戲論道非有非無不在相違因甚麼如此法體本來如是不是祖師強差排所以佛稱一乘法界性說華嚴經不是表法如今不得活祖師意底人便關捩子不轉搦向東去也不覺搦向西去也不覺所以趙州和尚道未出家時被菩提使出家了使得菩提便是這箇道理也然箇事在各各當人分上不曾動著一毫毛教你推窮尋逐即是欺你看他前輩行住坐臥無不是為人處如今道不及古須假宗師端居丈室逐箇為他整頓馬祖百丈已前無入室之說要識真箇入室麼尋常鐘鳴鼓響鵲噪鵂鳴盡是宣揚第一義諦今人既與古人不同宗師擊石火閃電光為他提持此事却把作禪會來這裏打葛藤不見馬祖一日與百丈行次祖指野鴨子問云是甚麼丈云鴨野子祖行三兩步却問適來向甚麼處去馬祖意謂適來問是甚麼時何不向這裏會取百丈却云飛過去被馬祖將他鼻頭一捏又作忍痛聲祖云何曾飛過又因此有省既省後便解為人隨馬祖歸去回到侍者寮坐忽然笑一餉少間喜極成悲又哭一餉有箇同事僧却去問馬祖云海侍者歸來笑了又哭不知有甚事祖曰你自去問他僧如教便去問海侍者你早朝笑適來因甚麼却哭又驀呼上座僧應諾你道笑即是哭即是便解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拜婆耳你道只有他一箇如此為復更有不見忠國師一日忽然喚一聲云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侍者三度應諾國師曰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侍者無對後來雲門大師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子云抑逼人作甚麼雪竇云垜根漢僧問玄沙沙云却是侍者會雪竇云元來不會僧問興化化云一盲引眾盲雪竇云端的瞎惟有箇多口老和尚下得箇注脚好僧問趙州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且道這一絡索是明得國師三喚侍者是明不得是有辜負是無辜負黃龍南禪師曾頌云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

千年茯苓好大眾明眼宗師提持此事為人痛的的地若會得國師三喚侍者話便會得瑞巖和尚常在方丈裏喚主人公自云諾惺惺著喏他時後日莫受人瞞又自云喏喏有一僧去見玄沙沙問近離甚處僧云台州瑞巖沙云瑞巖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僧乃舉瑞巖常自叫主人公諾惺惺著喏他時後日莫受人瞞喏喏沙云奇哉一等是弄精魂唯有瑞巖較些子却問上座來時和尚安樂否僧云已遷化了沙云如今還叫得應麼僧無對沙以手搥胸云蒼天蒼天妙喜初行脚依附一尊宿在他處發蒙曾理會這話來別人不肯說今夜說與諸人我那時心裏主張道待他問而今還叫得應麼他已死了但實頭祇對云叫得應不免他道箇蒼天蒼天便是無語也不免被他道箇蒼天蒼天開口也著合口也著忽然坐禪處省得元來被言語轉了便去尊宿處呈見解云某理會得主人公話了請和尚問他便作玄沙我作這僧他便問瑞巖安樂否某云已遷化了又問而今還叫得應麼曰叫得應又問你試叫看我便叫杲上座諾惺惺著喏他時後日莫受人瞞喏喏我當時在那裏學順朱這老子也道我學順朱得是後來參得禪了返打一看好慚惶人真箇是弄精魂既不弄精魂却如何明得瑞巖喚主人公諾還會麼杲上座諾惺惺著喏他時後日莫受人瞞喏喏逢人不得錯舉下座。

告香普說

師云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自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一箇主人公當恁麼時切忌回頭轉腦回頭轉腦則失却了也趙州古佛直是吐心吐膽說向人只如未有世界時尚未有人此性却在甚麼處安頓因甚麼道世界未成時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怕你不會隨後提起道自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一箇主人公當恁麼時切忌回頭轉腦回頭轉腦則失却了也蓋回頭轉腦時是第二念所以要得不越一念便坐報化佛頭却到座主家依文本說要難你禪和子若是明眼衲僧自有出身之路眼若迷麻定被尺寸語縛殺何故座主家一尺還一尺一寸還一寸纔移易一絲毫便道你亂說趙州道未有世界先有此性謂世界因此性上有故曰三界唯心所現萬法惟識所變又道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教家却道先有世界後有此性主張先有此性底也要說得下落主張先有世界底也要說得下落說則不無須是識得主人公如今得失是非都不問你諸人只如未燒香未咨聞入室已前是箇甚麼及乎禮拜起來坐立儼然賓主互換又是箇甚麼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轉息便是來生若向這裏一念不生桶底剔脫萬年只是一念把自家無今無古底一念穿過萬年蓋此一念不屬今古不屬去來不屬聖凡不屬善惡昔六祖謂明上座曰汝但不思善不思惡一物不思正當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古人如將一百二十斤檐子一送送在你肩頭上纔接得便擔行一百二十里更不轉頭要擔荷此段大事須得這般有力量漢

始得不見二祖大師本是箇座主他把三乘十二分教窮得釋迦老子骨出初祖達磨觀震旦有大乘根器得得來此土道我不立教乘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假三無數劫便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是難信之法須是大根器人方信得及所以不輕付授二祖去他面前堅立不動積雪過膝達磨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豈可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求此事二祖遂以刀斷一臂置達磨前達磨曰斷臂吾前欲求何事二祖且不說求佛法只云我心未寧乞師安心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推窮過去現在未來心都不可得正似阿難被釋迦老子七處徵心末後認推者為心被世尊咄阿難此非汝心二祖知得這箇消息返推不安底心都無處所乃白達磨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去萬仞懸崖上與一椎若是臨濟德山即這裏棒唱用事達磨只云與汝安心竟便當面瞞他此所謂醍醐毒藥一道而行二祖忽向瞞他處打破漆桶又三祖大師本是箇居士害白癩病來見二祖曰弟子久纏風恙請和尚為某甲懺罪二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也去五蘊十八界裏面推尋一上了云覓罪性了不可得二祖曰與汝懺罪竟居士亦打破漆桶元初達磨將一箇無文印子傳二祖二祖不動一絲毫傳三祖自此下面便變了元來不是變蓋人有差別法亦隨之人有許多伎倆宗師也入他伎倆裏提拔出來古人有問如何是佛答云即心是佛你若信得及直下即心是佛有何差別或者道這箇是為初機晚學底誰不理會得你道恁麼說底還夢見也未這裏論甚久參初學只要以悟為則所以宗師為人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有問未審全甚麼力曰不欺之力惡好箇不欺之力古人撥白露淨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不將謎子教人摶你若十二時中專一般若上留心一念真實則念念真實古德不云乎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信知般若上無虛過底時節妙喜禪是金屎法未會時似金會了似屎蓋無佛法可傳授只與汝作箇證明底主宰而已山僧恰恰參十七年未悟時滿肚是禪纔被[祝/土]著禪便出來大法明後方知不得力不是大安樂大解脫處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底不曾得一刀兩段如何硬休歇得近來諸方打板坐禪若要莊景即得我不信你坐得定往往聞恁麼道却謂妙喜不教人坐禪又是錯認何曾解方便我只要你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山僧有時夜裏睡纔覺便起來坐坐既久都無所思自謂諸佛境界只這是然不要把為極則不是放身命處況更言靜是根本悟是枝兼此處誤人諸方說靜了方悟我是悟了方靜不敢相瞞未悟時心識紛飛悟了方貼貼地兄弟既來這裏相聚各自打辨精神向自己脚跟下窮究教徹去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不得下語又不得無語你纔開口便是下語不作聲便是無語雖然如是豈可有問而無答這箇恰似福州人喫荔枝與你剝皮去却核了送在你口邊自是你不肯喫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趁老僧未死之前忽然打發一箇半箇真實諦當者續佛慧命此外無可言者第一莫要昏沉昏沉則坐在鬼窟裏又不得掉舉掉舉則業識忙忙所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如是則著意也不得志懷也不得

不志懷不著意是箇甚麼喝一喝云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你竹篦即背下座。

錢承務同眾道友請普說

師云今日普說又與每日不同說法不投機盡是非時語蓋諸公為生死事大已事未明要理會脚跟下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一著子若不明這一著子未免流浪生死汩沒愛河頭出頭沒無有了期所以祖師西來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多少省力近世為宗師者多是曲指人心說性成佛却把直指底消息一時壞了明明道教你見性成佛性却不能得見只管語言上作解會謂這箇是理上說事事上說理這箇又是體中有用用中有體不見雲門道體你屋裏老爺總是癡狂外邊走殊不知佛法不如此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臘月三十日閻老子不取你口頭辨如今諸方各立門庭是非鋒起苦哉苦哉元初只是一箇達磨大師來此土甚處有許多門庭只緣後來學者理路多所以宗師家不奈何千差萬別曲施方便為你解粘去縛自此法出姦生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豈可曹洞禪不許臨濟下會臨濟禪不許溈仰下為溈仰禪不許雲門下會雲門禪不許法眼下會這箇盡是熱大不緊山僧最是參禪底精五家宗派都理會來初行脚時曾參洞山微和尚二年之間曹洞宗旨被我一時參得又參泐潭準和尚其時會中有箇堅侍者久依揩和尚盡得洞下要領我當時道他是則是然裏面有些不是處如何見得不曾悟在若實有悟由不妨一時得受用其或未然只是箇傳言語漢不干他曹洞事況言悟是建立落在第二頭故不在說也又見一老宿共我商量洞山夏末示眾云初秋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此話既出一時下語皆不契洞山意有僧傳到石霜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洞山聞得深喜之云瀏陽有古佛出世老宿商量道此處綿密謂根蒂下事有事有理又喚作無中唱出洞山道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是理上問這裏若答他語不活則死在一邊所以石霜就事上答云出門便是草要得血脉不斷又引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學人不會嚴云髑髏裏眼睛謂枯木却有龍吟髑髏却有眼睛亦是血脉不斷又道萬里無寸草處去是父母未生已前威音那畔事你纔去這裏開口便落草又以口為門謂空劫已前威音那畔事不容開口纔開口便是草也老宿舉此話偏問學者並無一人相契惟山僧當時點似他老宿大喜蓋不會底撞著不會底兩箇漆桶相磕直是好笑又舉生法師道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問山僧你如何會色空義更罪雲門不合以拄杖空中敲云阿耶阿耶又敲板頭問僧作聲麼僧云作聲門云這俗漢又敲板頭云喚甚麼作聲謂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只是一意雲門不合分作兩處此是即君子弟禪這裏且不要你打筋斗作脩羅勢進前退後都使不著須與我眉毛廝結據實理論山僧向他道某今日亦欲共和尚商量教是乃問老宿曰山河大地森羅萬

象是空不空曰空燈籠露柱鼓響鐘鳴眼見耳聞者是空不空曰空和尚手中拂子是空不空曰空禪牀是空不空曰空一一取他口欵了却緩緩借他拂子擊禪牀云和尚敲空作響擊木無聲也老宿深肯自家也將謂是了後來因看跋陀三藏與生法師相見問法師尋常講甚麼經曰涅槃經問如何是涅槃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號涅槃又問如何是色空義曰眾微聚為色眾微無自性為空又問眾微未聚時是箇甚麼生公無語跋陀云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袖便行其徒不憤遂攔住問我師講說不契色空義又不契三藏意未審三藏如何說色空義曰不道汝師不會但講得果上色空而不會因中色空耳其徒曰師意如何跋陀曰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其徒便禮拜有箇汾陽和尚是山僧六世祖下得一轉語極好去生法師無語處代云你葛藤却返思前來老宿與我說許多葛藤何益於事一等是參禪箇般底賺誤後學不是小事山僧十七歲上便知有此事恰恰參十七年也曾作偈頌拈古代別無有不會忽然思量釋迦老子說寤寐常一返就已推窮只今惺惺時佛所讚者戒定慧解脫知見一一依而行之以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性業遮業一一錙銖得分曉佛所呵者故不敢犯為甚麼一睡著時夢得金寶見一切如意之事心中喜夢見火焚水溺及為人所殺便怕怖憧惶驚覺來通身汗出當爾時心意識尚在只是睡著早爾不知下落況脫却殼漏子地水火風一時散了更作得主在日裏底與夜裏底分明作兩般如何敢開大口道我會禪會道要敵他生死又常自念禪是有耶是無耶若有我須參教徹去若無豈可傳燈錄上一千七百餘員尊宿盡是說脫空來逮到京師先贖一部清涼疏鈔收放衣單下却去見佛果和尚自謂且辨一年工夫參箇老子若依前似諸方印可我即作無禪論去也不若弘持一經一論不失為佛法中人既而到天寧掛搭只得四十一朝昏一日聞老和尚舉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向這裏忽然打破漆桶自此日裏底與夜裏底更不著和會自然成一片方知萬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敲空作響擊木無聲不是尋常議論雲門道這俗漢亦不亂分付譬如師子一滴乳迸散百斛驢乳又如隔窻看馬騎眨眼便蹉過何況主張空劫已前威音那畔開口便落草無中唱有中和之類沒交涉也又記得興陽種瓜次明安入去問汝在此作甚麼陽云種瓜安云幾時熟曰只今紅爛也問幾時熟這裏便要拈出在面前所以云只今紅爛也安云揀熟底摘一枚來此處又要回互陽云摘則不辭未審甚麼人要喫安云不入園者曰不入園者還喫也無安示你還識此人否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此是悟底人與悟底人相見一問一答宛爾不同若不曾悟空把他言語來傳硬恁麼說偏正回互謂之全是全不是何以故悟則全是不悟則全不是不見溈山問仰山曰寂子你心識微細流注無來幾年耶仰山未即答却問和尚無來幾年其時溈山自是七十餘歲謂仰山曰老僧無來已七年矣寂子何如仰山云慧寂正閙在以此觀之這裏使麤心說脫空相瞞得麼真有大力量始得一日問仰山曰寂子聲色外與吾相

見山云誰求聲色為山抵滯聲色如方木榻地仰山累下語皆不契末後云如兩鏡相照中間無像為云我不知你早立像了也仰山曰慧寂拙祇對未審和尚當時在百丈師翁處如何下語為山云我當時只道如百千明鏡鑒一像光影相照剎剎塵塵各不相借山禮拜且道諸訛在甚麼處仰山道如兩鏡相照中間無像却道他立像及至為山吐露只道如百千明鏡鑒一像光影相照剎剎塵塵各不相借仰山便禮拜看來為山也只是多得幾面鏡仰山不免將錯就錯到這裏傳與人不得拈出似人不得惟佛與佛乃能知之你若實到為仰田地也似妙喜只今浪濤狗踏翻說將去更無疑滯萬里無寸草處去出門便是草敲空作響擊木無聲雲門道這俗漢百千明鏡鑒一像兩鏡相照於中無像諸佛菩薩畜生驢馬一弗穿却更無遺餘非是強為法如是故所以山僧發大誓願將平生所得之法布施一切人要汝諸人各各如此修行見性成佛有箇頌子舉似大眾截斷生死兩條路不住瞿曇解脫場却如遊子久為客豁然歸到舊家鄉。

烏智稱同諸道友請普說

僧問衲僧諸方留不住育王山裏遣不去五千增至十千情願典裩賣袴看來和尚頭腦也與道端底一般畢竟鼻孔有甚麼長處師云赤肷[骨*歷]地進云等閑纔拶著八面起清風師云雪峯道底進云未審赤肷[骨*歷]地與雪峯道底相去幾何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進云王老師可謂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師云鐵蛇鑽不入進云也被學人鑽入了也師云裏頭事作麼生進云這裏是甚麼所在說裏說外師云且在外面。
僧問赤肷[骨*歷]地請和尚向裏許答話師舉拂子云是裏是外進云此猶是外邊底師云你試向裏面道看進云住住師云依前只在外邊僧禮拜。
師乃云若在裏許道得外面底總在裏頭若在外邊道得裏許底總在外邊如王寶劒誰敢當鋒擬犯鋒鋩喪身失命可中有箇衲僧向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裏許外邊攪成一塊如香象渡河徹底截流而過當恁麼時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且道他畢竟有甚麼長處內空外空內外空喝一喝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復云今日善女人烏智稱與諸道友知道育王有千二百禪和子在這裏學般若好事既在面前不可放過所以得得入山修設請山僧陞座舉揚般若懺悔罪[億-音+(天*天)]梵語懺摩此名懺過亦謂之斷相續心一懺永不復造一斷永不復續若懺了又造佛不容許縱懺不如莫造所以道罪從心起將心懺懺罪何如莫起心罪亡心滅兩俱空是即名為真懺悔罪性既滅了却是甚麼物便是般若經中道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空亦不可得故曰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共同元來是這一性上本來清淨清淨心一明上面一箇佛字也著不得何故自性本

清淨自性既清淨則無佛無眾生若更著箇佛字謂之淨邊垢雖云淨却是垢若得如是清淨便是釋迦老子也覷你不見山僧曾記得小說裏面載玄沙一件事玄沙本是漁者喚作謝三即每日隨其父採魚為活他心中固所不顧以其父故不得已而為之忽然一日父失脚落深潭中他急忙救之不及乃發願我當出家學無上道救拔我父自此便祝髮參見雪峯悟明心地刱大寶坊說法度人果如其願後來有一人死入冥間見一大獄其上榜曰玄沙之獄因問獄主云何是獄名為玄沙對曰南閻浮提福州有箇謝三即以父被溺不能救故有不孝之罪特設此獄以待其來又問彼來受罪何時可釋對曰一佛出世復移一獄無有盡時又問我聞玄沙去世久矣云何未至獄主云不知此人在生曾為何業曰某先祖識之他悟出世法度人無數獄主聞如是言以手加額須臾一陣風吹所謂地獄者忽然不見信知學般若功德有如是殊勝之事所以烏智稱得得發心自臨安來瞻禮真身舍利營辦香齋作諸佛事要結無上菩提因緣此心一發如箭離弦無回互勢直至盡未來際一念殊勝功德何法不明何罪不滅何福不集乃至成佛永無退轉前世行好事所以今世生在富貴十善之家更須就上增修不得棄嫌因果故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何況智稱與諸道伴同德同誠皈向佛道其功其德不可較量所以有箇頌子為作證明夙曾種得菩提種今世身生十善家今世更修來世福還如錦上再鋪花。

方敷文請普說

僧問寒山子來也和尚如何師云一雙孤雁博地高飛進云和尚前日恁麼道學人直是不甘師云今日甘也未進云說甚麼今日盡未來際亦未甘在師云寒山子[跳-兆+孛]跳入你鼻孔裏你因甚瞌睡進云若不得王老師幾乎蹉過師云為甚麼却甘進云可知禮也師云前言不副後語好與三十棒進云今日大似人天眾前有偏有黨師云倒地撮把沙進云又道不甘師云大好無偏無黨進云也知和尚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師云從來如此進云或遇向上人來時如何師云列在下風進云也未為分外師云你莫是向上人麼進云高著眼師云這下輩進云道則大殺道只是未親切師云這畜生進云下輩畜生相去多少師云一百來丈進云和尚休惡口師微笑師乃云下輩畜生相去不遠只在道端舌頭上若向舌頭上識得便能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鼻處作舌處佛事舌處作身處佛事身處作意處佛事於意界中作世出世間無量無邊廣大佛事直得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目瞪口呿伏聽處分便恁麼會得三世諸佛舌頭即是道端舌頭道端舌頭即是三世諸佛舌頭六代祖師舌頭即是道端舌頭道端舌頭即是六代祖師舌頭天下老和尚舌頭即是道端舌頭道端舌頭即是

天下老和尚舌頭忽若塞却眼耳鼻舌身意滅却色聲香味觸法道端又向甚處麼摸索道端應云只在這裏師便打云也不得放過。
復云教中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若了得這兩句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一網打就何以故佛說一大藏教盡是隨眾生器量而說所以釋迦老子初於正覺山前覩明星現忽然悟道於所證處便見大地一切眾生與他同體平等乃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謂我所證處與十方諸佛乃至含蠢蠕動一時同得同證以海印三昧向人人脚跟下一印印定更無纖毫以為透漏以是知諸佛菩薩法門廣大一證一切證一悟一切悟一了一切了一用一切用却到後來眾生根器狹劣所見亦微如人以針去窻上面箚得一箇窟籠兒自謂我這窟籠是不可思議廣大境界便要與人天為師將有所得心傳授與人若他處窟籠差大即以為非何故蓋不是他所見境界有箇小話正可喻這箇道理有一懶龍不樂行雨為龍王所怒遂走入井底藏身井蛙一見便問你是甚人曰我非人是海中龍也暫寄此避難耳因問其所以曰吾倦於行雨娑竭羅龍王將加苦楚故此來避蛙乃問聞說龍王宮殿廣大曰然海亦廣大曰然其蛙即於井之一角泅兩遭顧謂龍王曰龍宮大海得似這大否龍乃徐徐笑曰更大些子正似認一針孔為廣大境界此所謂迷中倍人唯有諸佛菩薩所證法門與一切人合故曰人人具足各各圓成只為凡夫根器差殊各自分疆列界如將虛空來截自局促於其間不信外面有無限量虛空是故名為可憐憫者不見首楞嚴曰空生大覺中如消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常記得佛照老杲和尚說迷底人與底迷人說話固有限劑悟底人與悟底人說話更不著撈攘迷底人與悟底人便有差別悟底人對迷底人亦差別何故夏虫不可與語氷如今諸方不信有妙悟者返言悟是建立教中道如人以刀斷多羅木一斷永不復生正謂此也大般若經說謗法之報受地獄極苦世界壞時轉寄他界他界壞時展轉相寄此界成後復還而來既言悟是建立只恁麼教人堆堆坐硬差排教靜謂靜是根本悟是枝葉且從你說悟是枝葉枝葉豈不從根株上來豈有根株而無枝葉枝葉尚自不會更理會甚麼根株往年福州有箇長老粗有名聲也說向曾天游道悟是枝葉天游不信謂之曰若果爾豈非傳燈錄上許多尊宿盡瞞人一箇箇只說悟道何曾言違立來因問渠向來座下二二禪子却那裏去曰徑山參悟底禪去天游乃笑蓋他不曾悟所以始終不信這般底是地獄滓莫要信他古人一悟便了說甚麼枝葉根本來譬如真金不重為鑛此是佛說云何不信似此等輩臘月三十日死不得時如何為有殊勝境界在面前所以不能得命根斷不見道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妙喜別無長處只得這些枝葉便恁麼信口說將去了無疑滯若教我安排一箇字要上法座說生身入地獄幸自有面前一段光明烜赫却要去鬼窟裏討巖頭曰若以實法繫綴人士亦消不得妙喜這裏無蜜室傳授底禪亦不共學者低聲商量纔言低聲商量便是惡口我最是參禪底精洏仰

下耽源授仰山九十六圓相以至洞下功勳五位偏正回互五王子之類都理會得待無事時從頭說與諸人昔在泐潭有箇堅侍者乃湛堂準和尚族弟為楷和尚侍者十餘年盡得其道我也共他理會來又洞山微和尚亦是芙蓉高弟此人即有悟門只是不合把許多家事來傳山僧參他兩年也曾燒頂煉臂發擔來被我一傳得了寫作一帋榜在僧堂前大丈夫參禪豈肯就宗師口邊喫野狐涎唾這箇盡是閻老子面前喫鐵棒底若一向理會古人言語這箇公案又如何那箇因緣又怎生山僧敢道他放屁何不去緊要處用工夫却不理會生從何處來死向甚麼處去且如問監寺今年幾歲曰四十八歲問他四十九年前從甚麼來曰不知好濟事自家本命元辰却不知既不知即是生大且做壽一百歲更問你百年後只今在此說法聽法底一段歷歷孤明却向甚麼處去曰不知既不知即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所以參禪學道只要拔生死根株教盡如今不信有悟門底病在於何蓋為拔生死根株不盡所以只在語言上作解會何故見得且如溈山問仰山云寂子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將謂是真箇仰山道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他自有出身路何故他是悟了底人方可恁麼說得所以溈山肯之曰如是如是這箇是鵝王擇乳素非鴨類如今人夢也未曾夢見也隨例說悟是第二頭悟是枝葉正是獅子咬人狂狗趁塊且從你說悟是第二頭只如溈山又道研窮至理以悟為則此語又如何消遣都來溈仰父子因甚麼作兩般說話你要信他落在第二頭即是信他以悟為則即是到這裏除非知有莫能知之恰似妙喜說禪知他前後說多少了今日恁麼說明日却不恁麼說為甚如此蓋於法自在所以變通在我也似方敷文與府判公尋常菹事之際一切臨時有十分罪過者來到面前可作方便者與作方便從輕斷之若所犯雖輕而其情不可恕者與盡法而行何故縱奪在我不由別人所以道入得世間出世無餘禪和家若信決定有妙悟便來這裏參若信悟是枝葉却往別處參妙喜不瞞人這裏鄰峯有天童和尚是第一等宗師自家行脚時他已立僧了又有出世高弟在這裏你但去問他若總道悟是枝葉我敢道他也是箇瞎漢兄弟家若曾在別處參得些子來底且放左助下若於古人言句中乃至一機一境上得些子底且放右肋下然後虛却心實頭理會第一不得將言語要來合我底何故我這裏無實法與人你如何合得我自無住處你如何尋得見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若一絲毫聖凡情量不盡總落魔界今日府判計議洎方機宜常宣教蘇承務在此證明諸公俱是箇中人妙喜說得是也在他肚裏說得不是也在他肚裏便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鉤鎖連環相續不斷為甚麼如此只得這些子連枝帶葉底氣力有箇頌子舉似大眾拔却生死根掃除諸妄想不用別求禪菩提苗自長。

方外道友請普說

師云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這箇是古人參禪底樣式信知學道之要須是悟入始得若無悟入處只恁麼死忙怛坐欲求靜決定了不得何故不見祖師道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你若將心去止動則轉鬧亂也唯要虛却心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如欠人萬伯貫債相似晝三夜三茶裏飯裏行時住時坐時臥時與朋友相酬酢時靜時鬧時舉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去這裏看看來看去沒滋味餉間又有些歡喜處歡喜一上了又鬧亂一上到恁麼時相將結交頭如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若半信半疑半進半退決定難入所以道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且如何用心要你辨長遠身心與之廝崖驀地心花發明照十方剎故曰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墜古人無枝葉一悟便徹底去不似近來諸方老宿有一般異解學者高些子師家不識他師家高些子學者亦不識譬如方木逗圓孔彼此沒交涉若是本分宗師為人無許多勞攘只貴一言之下便領略不見仰山常問僧近離甚處云離甚處又問來作甚麼云來禮拜和尚又問老僧何似一頭驢垂此語二十年無人道得唯有西塔光湧禪師識得這箇道理仰山亦如前問西塔云據某見處佛亦不似山云既不似却似箇甚麼西塔云若有所似何異於驢仰山深肯之這箇如人喫飯喫到飽足處自不著問人參禪須如此始得妙喜十七歲上便知有此事其時已是發心參禪在受業院裏買一部傳燈錄讀來讀去至法眼開堂曰大眾立定主事覆云大眾已簇法座前了法眼曰大眾却參真善知識又有頌云六街鍾鼓響鼕鼕即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芰荷庭長栢更將何物演真宗因看這箇早是會得心性禪但未曾見宗師未知入室道理然自此便有箇趣向處又修山主道欲識本來心青山綠水深不是身心境徒將聞見尋識得便識取不用更沉吟也理會得元初已入得唯心法門後來却被揚眉瞬目底打作兩橛淈[泳-永+盾]不見了修山王說得多少分明渠却來難自家不是過得幾時元來他底不是我底是只如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當時幸自會得好却被他向我道這箇不在言語上可知是不在言語上却問他在那裏云在指處元來也只不是在何故有手且教你指無手又如何指信知邪師說法似是似非常記得張無盡說與某有箇清長老住雲巖承嗣佛印一日與無盡道話次無盡問諸方栢樹子話如何商量曰若理會得這箇便可罷參無盡問曰莫在栢樹子上麼曰有甚交涉又問莫在舉起處麼曰有甚交涉也不妨令人疑著及子細詰之渠云不在栢樹子上乃在顧視處謂之舉不顧即差互無盡大笑因此有頌云祖意西來事若何眼睛動處有諝訛不知夜半臺盤子得似庭前翠栢麼蜆子和尚夜半裏被人向帋錢堆裏一擒擒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神前酒臺盤當恁麼時不可也道在顧視處後問無盡求語錄序無盡不諾却求黃魯直為之魯直為作去裏面譏之其略曰雲巖禪師飲古澗之寒泉悟灌溪之劈箭這裏罵得極妙然用事隱而不覺僧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飲者如何州云死僧問灌溪如何是灌溪溪

云劈箭急謂這漢著甚死急你看這般底必要開語錄取笑有識者何益於事如今諸方出這幾路不得有一種說心說性底以指燈籠露柱看上看下為極致這一路子猶是把纜放舡抱橋柱澡洗與教乘相近更有一種只在外邊走雖把心性為窟宅其實不曾踏著硬主張眼見也是心耳聞也是心輥來輥去與顧視底總不多爭又有一種舉了便會了謂之擊石火閃電光究得究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錯認古人方便作實法會了又有一種纔開口便不是教人死忔怛地坐謂之威音王那畔更那畔消息又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這箇下得甚麼語那箇合如何代別都不說悟門教人靜坐底故是不說悟門說心說性底也不說悟門主張顧視底也不說悟門擊石火閃電光底也不說悟門商量古今公案底也不說悟門却一時颺了悟門要求速効如斯等輩真可憐憫兄弟家既是己事未明來就師家決擇須是以悟為則宗師本無實法與人只作得箇證明主宰而已纔言有密室傳授謂此事莫教別人知決定是邪魔外道見解未說別人如真如和尚他是箇古佛據他拈提古人公案不在雪竇之下後來為見真點胸下無人却愛收拾禪子因此也不說悟門他自是大徹大悟底人却到下面幾箇早不相似了何以知之蓋山僧往年親見嗣其法者圓悟先師纔出川來便參真如當時會中有箇慶藏主曾參承大宗和尚來先師最親近之在他處理會雪竇頌古所以後來有許多擊節人多謂佛果和尚只是聰明記持由他肆意穿鑿殊不知無師承宗旨如何只恁麼胡亂說得後來因佛鑑以書責之云老兄幸自有直指底一著不當說雪竇為人先師遂己慶在溈山雖僻地裏與先師入室其真實如不曾舉他立僧一日真如問先師你去慶藏主處入室否曰未曾真如云因甚不去他古今好先師曰某待都去禪頭處入室其時會中又有箇賢蓬頭却是悟底禪先師自此俱入其室又入得真如門戶真如劇稱道之一日問曰小勤你今年幾歲答曰二十四歲真如云更過二十四年後做箇沒量大人便授記他後來先師果然四十八上出世你道他不是古佛得麼只是有愛禪子之癖先師也畫得他頂相又得禪會子有從上諸聖一人傳一人子今既得善自護持之語先師深祕之一日慶與秀大師者將欲起離說與先師意欲偕往先師又愛且住溈山慶以小話譏之曰舊有一僧不奉戒律以罪到訟庭於法當杖危急之際忽告郡將曰念某曾參圓照禪師來蓋郡將是同參遂問曰以何為驗其僧遽出圓照真子呈之乃獲免慶曰而今傳得真子者縱沒用處等閑收取或可免棒先師耐耐他口觜不中又竊怪真如所謂禪會子者既言一人傳一人何得在我下者皆有之即時和真子一時燒了乃與慶秀俱出山同到黃龍見晦堂又往東林參照覺俱打不合自此相分先師往淮甸慶入京師秀隨之慶在惠林掛搭秀在法雲一日慶有疾秀不告假且以錢賂守門者往省問之慶曰法雲規繩嚴緊何緣得出秀以實告之慶用心不臧密遣人報圓通圓通不以秀不告為非是夜小參痛罵慶曰是何用心枉披法服彼拚出院而往問疾是不忘義也敢爾陰損之必當招惡報不數日慶果吐紅而終今日因施主請普說偶然

及此雖似沒緊要然亦可為無識者之誡所以道法無二法妄自愛著信知世法佛法本無差別只為近世師家差別多學者亦差別如今差別底也放下不差別底也放下只理會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云無這箇有甚麼差別趙州道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此豈不是易見難識這裏一千二百衲子箇箇做工夫亦妙喜晚年之幸譬如死在瘴鄉安有今日事更望兄弟各各努力向前窮究教徹去大家續佛慧命報佛深恩此外無可言者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先師道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妙喜又却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快然居士請普說

師云法無定相建立由人若證得無定相之法則造次顛沛無非是當人安身立命處是故教中道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如今諸方各立門戶把古人糟粕來搏量自謂我理會得多少公案又理會得諸家宗旨臘月三十日地水火風相將解散一點氣走上走下孤燈獨照時將那箇一轉語敵他生死如何不窮究自己脚跟下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一段大事只管向外馳求枉勞心力若是理會古人公案且未說別底雪竇拈古百則頌古百則妙喜逐一理會來也下得語也說得行如圓悟和尚許多擊節他是向上拈提與了底人說便得若是入泥入水炙脂決瀼禪依文解義老和尚却不會妙喜初行脚曾參一尊宿來喚作實印和尚寶印先參興教坦和尚也見雪竇後來法嗣琅琊山僧在他處作侍者兩年每日商量公案如雲門示眾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此是古本雲門語錄上面說是四月八日上堂因甚麼道十五日已前不問汝謂初八在其中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謂何日不是佛降生時節雪竇頌曰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煙冪冪空生巖畔花狼藉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謂去却一拈得七乃是八也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故曰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謂正當四方徐行七步時為你眾生故直饒流水聲也須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謂縱目觀四方時為眾生故幾乎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煙漠漠謂幸自有如此境界一切現成須菩提不必巖中宴坐惹得天雨四花故曰空生巖畔花狼藉彈指堪悲舜若多舜若多是虛空神無身覺觸謂縱使得似舜若多神無身無影時正可悲可嘆所以後面道莫動著動著三十棒又商量雪竇舉僧問保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保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雪竇愛他底乃曰一千五百布衲唯保福較些子何故見得這僧致箇問頭不妨奇特謂縱你得似羚羊掛角時也只是言句纔有言句便落這僧圈襩

所以保福答他道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雪竇愛保福具眼識得這僧問端答這話有出身路有箇亨長老承嗣先師見自家注解得下落眉笑眼笑舊時眾中如此商量也將謂是及乎後來因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忽然打破漆桶把來看干甚事好慚惶人信知此事決不在言語上唯證乃知難可測古來大有榜樣且道是誰豈不見甘贄行者一日往南泉設齋請首座施財座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檀波羅蜜具足圓滿行者曰這俗漢遂將賙錢出去復入來請第二座施第二座亦如前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檀波羅蜜具足圓滿行者便行賙這箇道理是怎生一等恁麼施財為甚肯箇不肯箇將知鵝王擇乳素非鴨類須是眼見始得山僧每愛佛眼和尚云教中有王子寶刀喻譬如王子庫內有一柄刀被人竊取去到處尋不見又不敢說恐人知得庫藏空虛他日有人獲此刀以納于王子其時大臣有智見而謂之曰且謾為汝收取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以至眾盲摸象喻深山巖崖佛法望州亭烏石嶺相見事當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山僧所以收入正法眼藏這箇方始是宗師說話若是說心說性怕教乘中說得少在更要你說作甚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兄弟既來這裏學道若曾在諸方得些子底不要拈出縱拈出亦使不著參禪本要心地安樂豈是爭人我勝負逞我能我解底事如近日所謂周無己者也道曾見尊宿來參來參去却成狂了昨日來入室問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便竪起拳頭口中胡說亂道更去地上[馬*展]禪若如此只應[馬*展]屎豬亦會了可憐這般底本是正因打頭不撞著好人中毒已深卒醫不得餉間他却道都不知豈非天奪其魄鬼擘其口喚作邪毒入心如油入麪永取不出一似郭郎除了口中叫子便無可得道往往心裏道若不如此怎知我會禪有箇光師姑曾在成都參老和尚元無所得後來出蜀參成枯木時京師高太尉起妙惠寺請渠作長老住持要來蔣山受請老和尚謂之曰你去半山受請去這師姑也難容且來用探竿影草云惠光本在昭覺發明只是當時不曾與和尚說和尚竟不知惠光有得處先師笑曰你若不說我幾時得知宗師眼目如相體裁衣尺寸長短盡在他手裏兄弟家但著鞭莫患宗師不知你但看山僧前後有師僧參得禪底豈敢大驚小怪要來呈見解盡是我驗出來往年曾吉甫正問妙喜驗人所以對曰豈可說向人這些妙處父不可以傳子古來大宗師盡具這箇眼目未說別底如陳操尚書雖是箇俗官一日與客登樓次有數僧從樓下過客曰這箇總是衲僧書曰不是客曰何以知之書曰若不信待與驗過乃於樓上叫一聲上座僧轉頭書顧謂客曰不信道你看他只竊得睦州些子活計便解如此又問雲門儒書即不問上座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且看雲門是作家杓柄便在手裏却問云尚書曾問幾人來曰只今問上座門云只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文字言語作麼生是教意只這箇供過雲門了曰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門云口欲談而詞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尚書無語門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

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又無語門云且不得草草十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自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曰某甲罪過因甚前頭解恁麼驗人及見雲門乃爾負墮却不得道他不會豈不見道汝若立時我須坐汝若坐時我須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漢所謂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如今諸方盡是多一句底禪末後多一句便是我贏得且喜沒交涉所以快然居士得得來理會這一件事奉勸應是從前知解請一時放下直教四稜塌地日月浸久自然到無放下處敢問諸人只如無放下後作麼生良久云鼻孔依前搭上唇。

榮安撫請普說

僧問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中間無住當恁麼時是甚麼人作證明師云你是道端進云恁麼則却成兩箇師云三箇也有進云只如分身千百億和尚又向甚麼處見他師云你是客作漢進云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云一任[跳-兆+孛]跳進云恁麼則和尚更與安名立字師云賊身已露進云謝師證明師云龍頭蛇尾得人憎。

僧問一句當陽顯赫遍界已絕羅籠不從諸佛心髓中流亦非乾坤未生時立既然恁麼未審從甚麼處來師云總被你道了進云如何是那一句師云脚跟下蹉過也不知進云上是天下是地蹉過箇甚麼師云蹉過天蹉過地進云爭奈坐立儼然兩兩分明師云且喜沒交涉進云楊岐一頭驢為什麼只有三隻脚師云你少喫水草進云恁麼則覿面相呈更無回互師云且莫詐明頭進云既是潘浪倒騎歸為甚麼攔殺黃番綽師云非汝境界進云爭奈即今何師云且莫辜負老僧進云恩大難酬便禮拜。

師乃云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浪倒騎歸攔殺黃番綽妙喜三十年前底注脚今日被這僧對人天眾前花擘一上不同小小直得楊岐和尚拍手呵呵大笑山河大地萬象森羅一時起舞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作證明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作麼生是堂堂正體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豈不是堂堂正體若作堂堂正體會則辜負釋迦老子若不作堂堂正體商量則辜負自己自己既辜負將甚麼與釋迦老子相見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方知釋迦老子在兜率天乘日輪香象降摩耶夫人胎只是示現箇生底時節以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也只是與一切人作箇示現生相底樣子若向這裏見得不獨為釋迦老子出氣亦乃與生身父母出氣不獨為生身父母出氣亦乃與一切有情出氣正當恁麼時且道承誰恩力良久云揮劒斫開人我易推山塞斷是非難。

復云這箇是安撫直閣今日降誕之辰請陞座說法底意旨這箇官人乃是士林中在家菩薩未必久在林下修行老衲箇箇得似此公鋪心如地所謂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每以書來常云恐負　主上知人之明朝夕惶懼戰戰

兢兢唯恐不及前日又以書來云某如今年老豈不虞鐘鳴漏盡之譏妙喜答他道這般事在公不必掛念但常以　主上起公之意自家直道而行上不愧天下不愧人則世間種種苦惱自然不生缺陷界中如何得一一周旋有來干我者順之則歡喜讚歎違之則生煩惱亦人之常情唯吾佛大聖人始得福慧兩足心如虛空毀譽不動所以華嚴經中道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為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如來色形諸相等一切世間莫能測億那由劫共思量色相威德轉無邊却到我博地凡夫福德既有限智慧亦有限如何將有限身心要充他無限境界秖益自勞終無是處既知有此一段大事因緣但辨肯心必不相賺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如鷄抱卵要暖氣相接續如今學道人但將求佛智底心怕生死底心這兩件事常貼在鼻尖兒上與之廝崖時節因緣到來自然撞發去何況更於塵劫中拽得回來猶為有力量漢妙喜常教人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何謂熟處一切眾生現行無明徇一切境造無間業豈不是熟處何謂生處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諸佛菩薩甚深境界而眾生念念與之相違豈不是生處既然恁麼要得一念不生前後際斷何可得哉所以聖人示眾生境界則順眾生視聖人境界則逆故首楞嚴所謂眾生顛倒迷己逐物便是這箇道理如今要得一念相應麼也莫作眾生想也莫作聖人想也莫作逆順想但只理會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皆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計較不得向舉起處會我和注脚一時說了也承當却在你邊不干我事如明上座趕六祖至大庾嶺頭要奪衣鉢他是箇殺人放火底漢六祖見其來意不善遂置衣鉢石上蹲身草中明盡力提不起此豈是衣鉢有恁麼殊勝若爾則達磨所傳返成捏怪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蓋是他悟道底時節因緣熟驀然提不起乃告曰行者我豈為衣鉢來願行者慈悲為我說佛法祖曰汝且在石上坐也不要思量善也不要思量惡明如其教靜坐片時祖忽喚曰明上座明曰喏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一物不思作麼生是汝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明上座忽然向六祖舌頭上見得本來面目便禮拜遂問除却行者如上為某甲說底不知黃梅付囑外別有甚麼密意可以傳授此乃古本壇經所載不知後來是何作聰明底杜撰改却山僧當時所見者乃唐時本亦唐時經生寫底他道黃梅付囑外別有甚麼密意可以傳授祖曰上座汝若返見自己本來面目密即在汝邊我所說者則非密也因記得舊時有一官人最是聒噪人每見僧則問羅睺羅以何為第一僧云密行為第一官人咄曰剃頭俗漢後又問一老宿羅睺羅以何為第一老宿曰不知官人遂作禮曰破布裹真珠我當時若見他道剃頭俗漢即答他道不審在家底和尚還他便了正當恁麼時還有密底道理也無若道有漏逗不少若道無亦漏逗不少山僧因行不妨掉臂與他做得箇頌子過量漢作過量事迥與常人體不同撥轉上頭關捩子世間出世在其中。

超明海三大師請普說

師云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若了得這四句一生參學事畢五祖師翁常愛舉僧問清平如可是大乘答曰井索如何是小乘答曰錢索如何是有漏答曰笊籬如何是無漏答曰木杓若會得這箇說話便許罷參誠哉瘥病不假驢馱藥先德苦口垂慈只要你前念不生後念不續不越一念便坐斷報化佛頭此是金屎法一識得破如屎相似若未識得如銀山鐵壁肚裏七上八下所以古人只貴當機直截更無回互如今人都不理會脚跟下事且理會宗旨宗旨是甚麼末事古人悟了然後定宗旨豈不見永嘉因讀維摩經悟道乃云我聞曹溪六祖得黃梅衣鉢待將自家所得底消息試去定宗旨則箇這箇豈不是悟了方有恁麼說話如今人不曾悟說甚麼宗旨總是癡狂外邊走若真箇知得本命元辰下落宗旨自在你所證處不干師家事所以山僧每愛忠國師法門大有僧問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國師云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云某甲為甚麼不聞曰汝自不聞僧云未審甚麼人得聞曰諸聖得聞僧云恁麼則眾生無分也曰我為眾生說不為諸聖說似這般說話你去那裏捉他又問眾生聞後如何曰即非眾生僧云和尚還聞麼曰我亦不聞僧云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曰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看他得底人如水上葫蘆動著轉轆轤地祖師門下只貴這些子所以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參禪人工夫既純熟驀地向轉處打失鼻孔不為難事當時永嘉既到曹溪一見祖師更不燒香禮拜只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其意直以此道相見更不欲講人事祖師曰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行行無虧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他將平生參得底禪作一檐子送在祖師面前却只喚他底作我慢遂依實供通云某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祖師便就語下討他云何不了取無生達無速乎曰了即無生達本無速祖師這裏掘坑子埋他曰子甚得無生意若是今時小根魔子聞恁麼道便誇逞道和尚謂我得無生意到處求印證輕忽上流且看永嘉對得他好曰無生豈有意耶被他等閑跳出坑子來蓋他元初證處本無實法只是借方便為入道之門既得入即捨方便正似香嚴擊竹作聲豁然悟道當下忘其所證故曰一擊忘所知也又如彌勒彈指命善財入樓閣門善財心喜入已還閉所言心喜處即是悟入處入已還閉是所證處絕消息所證處既絕消息即是捨方便門自見本來面目故能於樓閣中見百億樓閣百億四天下百億兜率陀天一一皆有彌勒菩薩降神誕生遊行七步觀察十方大獅子孔現為童子居處宮殿出家苦行往詣道場降伏諸魔成等正覺以至轉法輪入涅槃及餘無量不可思議境界然後彌勒菩薩又彈指一聲善財從三昧起彌勒為說此是因緣聚集所見之相如幻如夢如影如像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既是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豈可更存有所得心耶若所得心不忘謂之法塵煩惱更過於世間塵勞煩惱十倍能障道眼不明道眼若明一切處活鱍鱍地何故只如祖師道子甚得無生意永嘉曰無生豈有意耶豈不是他活處更看祖師掘第二箇坑子埋他曰若無意誰為分別只這便是金剛圈栗棘蓬直

是難吞難透蓋眼前事物須以意識分別然後可以指陳此是僧此是俗此是燈籠露柱元來以意分別者悉是世間塵勞之法何謂出世間法不見釋迦老子曰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次第建立無邊行門令其眾生斷一切疑到這裏不屬生不屬死純是智慧永嘉窮得三乘十二分教骨出關棙子一轉拈來便用對祖師云分別亦非意謂分別底不是意便是以智分別底道理是以普賢菩薩謂善財曰汝見吾妙色身否蓋色上著妙即是法身以要言之法身尚不可得何況喚作奇特玄妙即是染污須知此一段事奇特玄妙染污他不得所以祖師見他通得消息是讚言善哉善哉當時可惜放過若是德山須與劈脊用事然雖如是又須知祖師綿裏秤鎚既而辭去問曰大德反太遠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這裏又不放過更與一拶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遂留一宿後來有一本證道歌傳到西天妙喜昔在京師有密三藏者方中年人見其端然受數輩老比丘禮拜因問其所以曰我是中印士人乃佛生處當受四印土人禮非但比丘百姓亦然信知五天之人可殺重佛法因他說證道歌彼方譯作梵語分為三冊纔說著以手加額由是觀之佛法豈有兩般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若纖毫凡聖情量不盡總落魔界今日三人尼大師請普說所以說些家裏事這箇道理不在男不在女不在貴不在賤莫教一打發便與佛齊肩有箇尼長老號定光大師往年也在雪峯諸處參禪聞得我在廣因遂破夏走將來求掛搭山僧問他道我自是客問取長老去長老遂諾之其時爐韝熱雖只七十來僧一日兩遍入室定光者教他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時光藏主入室他在外面聽得有箇歡喜處忽一日云妙道適聞和尚與光藏主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已理會得當時便問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如何會答云妙道只恁麼會道聲未了山僧云囚多了箇只恁麼會他方始瞥地信知參禪須要悟真是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得力始得如檀大師舊在小溪參三年不能得箇入處後來忽然寄得幾箇頌子來衡陽方知他理會得山僧說話佛法無人情只有一箇是一箇不是曾記往年有人議論自家道杲首座不道他不悟只是悟得麤不大故細膩却謂自家不理會諸方宗旨苦哉苦哉何曾見佛法論麤細來你看臨濟一日與普化同赴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化把飯牀打一踢便出去明日又同赴齊濟又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得即得太麤生化云佛法豈有麤細得到恁麼田地卷舒逆順不由別人所以真淨和尚曾有頌曰卷舒逆順皆方便往往宗師昧者多若欲決明心地印鷲峯問取老禪和老南門下皆大根器人如真淨和尚先在溈山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忽有省自此所至辯論傾座下視諸方遂往依南禪師未幾下山至香城見順和尚順問曰首座在黃檗未多時起離何速曰他只是箇修行僧理會某說話不得不知順是箇無齒大虫更高他一頭地因夜話謂真淨曰老和尚安樂曰然又問新黃蘗住得如何曰住得甚好先是南禪師垂問學者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時如何眾下語皆不契唯勝

首座云猛虎當路坐南深肯之命次補黃蘗順曰他只下得一轉語好便得院住佛法未夢見在真淨因此忽然見得老南用處便欲回去值雪未晴因僧告行遂作適來頌子送之老南得見謂左右曰文關西徹也這箇方始是驗人眼目破人生死窠窟底宗旨如何說玄說妙說祕密謂之宗旨豈不誤人逮再見南南問甚處來淨曰香城來南曰恰值老僧不在淨曰未審向甚麼處去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曰恁麼則某甲亦得自在去也南曰脚下鞋甚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南曰何曾得自在曰何曾不自在南異之一日因侍者捲簾次南問侍者捲起簾時如何侍者云照見天下又問放下簾時如何侍者云水泄不通又問不捲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南舉問真淨淨云和尚須替侍者入涅槃堂始得南厲聲曰關西人自來無頭惱時雲居祐和尚為藏主亦在侍旁淨指云只這藏主也未夢見在南大笑看他大徹大悟底人如獅子返擲東西南北初無定度不似今時口耳傳授之流把甜甜密密處為究竟護惜箇琉璃瓶子生怕人動著大丈夫須是一鎚擊碎方可得大自在若一向保惜如將虗空夾截自以為寬廣良可悲夫豈不見佛謂阿難曰當知虗空生汝心內況諸世界在虗空耶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虗空悉皆消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教中說底便是祖師悟底祖師悟底便是教中說底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記得箇古話舉似大眾僧問靈雲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臨鴆砧井底種林檎僧云學人不會靈雲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這箇古話自來不曾有人下注脚山僧今日不避口業為諸人說破要會麼臨鴆砧井底種林檎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

妙淨居士趙觀使請普說

僧問昨日晴今日雨老師擊動虗空鼓四方八面一時來黑漆竹篦能打否師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進云這箇猶是相似底未審正令當行如何施設師云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進云恁麼則明來也著暗來也著師云十字街頭石幢子進云雖然如是未審他還受也無師云受與不受總不干他事進云既不干他事畢竟他是阿誰師云遮欄不住進云忽遇千了百當底人來還落諸聖階級也無師云列在下風進云可謂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可知禮也進云恁麼則學人踏步向前讚歎有分師云墮坑落塹進云王老師門下也不為分外師云何不分外上更道進云某甲若道和尚却須退後始得師云我不辭退後只是你依前道不得進云和尚未免賊過後張弓師云爭奈穿却你鼻孔換却你眼睛進云不妨好手師云我從來好手進云學人有鼻孔即從和尚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云穿箇無鼻孔底進云某甲平生無人能近傍今日鼻孔被和尚穿却師云箚進云是。

僧問善現林間宴坐憍尸迦特地雨花妙喜天下橫行趙觀使親蒙印可無說無聞即不問雙明雙暗事如何師云靴裏動指頭能有幾人知進云恁麼則金鎚影動寶劒光寒師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進云某甲今日信受奉行師云作禮而去進云爭奈這一步何師云這一步你進不得進云和尚還有提挈他處也無師云蹉過也不知進云只如天帝釋道尊者無說我亦無聞意旨如何師云普進云老和尚口吧吧地觀使聞見歷歷分明又作麼生師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進云未審古人是今人是師云今人古人一串穿却進云也埋沒他不得師云你道他是阿誰不受埋沒進云扁舟已過洞庭湖師云何不早恁麼道僧禮拜。

師乃云佛法至論非競辯而求激揚鏗鏘以摧異見諸祖之道豈其然乎所以一大藏教不能自詮十方諸佛不能提唱輝騰今古迥絕見知圓滿十虛寧有方所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於是勞他諸聖回首塵勞曲開方便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其理自彰作麼生是自彰底道理豈不見南泉問僧夜來好風僧云好風泉云吹落門前一枝松僧云吹落門前一枝松又問一僧夜來好風僧云是甚麼風泉云吹落門前一枝松僧云是甚麼松泉云一得一失二僧無語敢問大眾這裏合著得甚麼語若著得一轉語昨日晴今日雨總不是別人分上事若著語不得滴穿眼睛浸爛鼻孔畢竟不知痛痒在。

復云殺人不眨眼底立地成佛立地成佛底殺人不眨眼常記得京師法雲老杲和尚說此一件大事須是一箇入山撞見大虫驀腰捉住劈作兩截有如此氣槩底人方可擔荷若是殃殃祥祥匙挑不上半疑半信底卒摸索不著誠哉是言所以觀使是一箇明白胷中慷慨大丈夫與湛然居士膠漆相投言氣相合平昔所願只要報答先大王劬勞莫大之恩往往貴公子中孝順如觀使者實為希有體中舊有一小疾聞知先國夫人不安時曾批股以救之先大王不安復亦批股只觀此兩事實人之所難能他自不說向人而自然感於神明遂達　聖聰特與轉官初亦再三辭免自念孝順父母乃人子之常情猶恨不能粉骨碎身況少肉乎豈敢受國家賞賜實非本心其見識有過人者如此然雖如是　朝廷無以激勵風俗既不許辭讓是所以拜而受之以此而言世間有多少不忠不孝不知父母恩者是故先佛以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而化導之因記得有俗士問西堂智藏禪師曰天堂地獄為是有為是無藏曰有俗士乃笑藏云莫曾問尊宿來曰然藏曰尊宿向你道甚麼曰某曾問徑山國一禪師向我道無和尚因何言有藏乃問你有妻否曰有妻又問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妻藏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你看他古人出一言半句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橫來也著竪來也著邪來也著正來也著人生世間既未得到諸佛大解脫境界豈可撥無因果不能知恩報恩今觀使所以感他湛然此一段事得得入山齋僧請陞座說法別無希求適來所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今日乃是湛然本命之辰密密作此佛事以報相知之意是以釋迦老子於天鼓聲中為諸天說法告言諸天子汝等應

當知恩報恩若知恩不報必遭橫死往往世間知恩不報者不可勝數橫遭死者又不知幾何寒山子所謂一朝入地獄永作鎮庫銀蓋謂是也若是忠於君孝於親具有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底人決無沈淪之理況在富貴中而不為富貴所折困而能向般若上留心決要脫離三界二十五有輪迴見自己本地風光本來面目猶為難事所以四十二章經說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却為貴人眼前都是順境界所欲者皆如意由是迷却正念都不覺知若是逆境界却易打何故有罵詈毀辱於我既識得破一忍過便無事唯有將順境界底事多是識不破被他牽向三塗六道去無有出期以是知順境界中折得過可謂有力大人非小根小器所能之事觀使公乃是妙喜與立道號曰妙淨居士昔溈山問仰山妙淨明心子作麼生會仰山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溈山云只得其事不得其理仰云和尚問甚麼溈山云我問你妙淨明心仰云喚作事得麼溈云如是如是因以妙淨號之山僧夏間往會稽見師座是時妙淨偶生瘡癰聞其痛不可忍以故不及相見而能扶疾寫簡具道曲折山僧答以玄沙誤服藥而遍身白癩有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地後來有箇尊宿頌得極好因說這一段事是即還他是非即還他非不可只臨濟下有曹洞下無曹洞下有雲門下無雲門下有法眼下無法眼下有溈仰下無除却千非歸一是到頭衲襖是寒衣你道尊宿是誰天衣懷和尚頌曰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看絲輪上不見蘆花對蓼紅大眾你若理會得一頌透許你罷參便理會得保寧勇和尚頌風幡話曰蕩蕩一條官驛路寅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奈當門荊棘生今日因甚麼說這話蓋妙淨因聽山僧陞座有箇自信處既有自信處便搖撼他不得為他已具決定志雖然來室中卒急道不得緣他平昔不曾與衲子相酧酢未知古人淵奧處所以三昧生莫教失脚踏著便是一箇沒量大人山僧有一箇長頌為他發揚此事坐斷生死開塞却菩提路聞善不欣歡遇惡豈能怖明明不二門歷歷非行布昔日未嘗迷今日誰求悟便恁麼承當有甚麼遮護如是見得親佛亦不須做湛然常自如妙淨絕染污同德又同誠同出一門戶如水入水中似膠入膠固兩鏡鬪光明若金烏玉兔請我轉法輪一念俱超度妙喜又饒舌為伊作證據直下不容針覿面難回互跳出葛藤窠脫了娘生袴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

黃氏道恩請普說

僧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獨有歸宗較些子圓悟出百億毛頭善知識就中和尚為人手段最辣未審座下二千二百眾誰人堪與祖佛為師師云掃却面前榼[木*(天/韭)]著進云恁麼則功不浪施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進云燈籠開口笑露柱却攢眉師云干他燈籠露柱甚麼事進云只為他慣得其便師云你且道他是阿誰慣得其便進云老和尚燈籠露柱也不識便禮拜師云好箇阿師却向燈籠露柱裏著到。

僧問學人每日向鉢盂匙筯針筒鞋袋裏瞻仰和尚未審和尚每日著衣喫飯折旋俯仰處還顧視學人也無師云不曾顧視進云爭奈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總回避不得師云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總是回避處進云某甲亦不曾見有和尚師云我已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進云恁麼則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總被和尚帶累師云裂破進云未審裂破古今後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奇特事師云東山樹對西山樹上澗泉流下澗泉進云老和尚滿口道只道得八成師云你試道教十成進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師云也只道得九成僧禮拜。
師乃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若喚作九成句則座上無老僧座下無大眾且作麼生是十成句若有人道得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伏聽處分還有道得底麼不見先德有言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只如坐立儼然問答縱橫畢竟明甚麼邊事還委悉麼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以拂子擊禪牀云當依如是法如是之法過去也恁麼見在也恁麼未來也恁麼生也恁麼死也恁麼乃至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無不恁麼既然如是因甚麼釋迦老子道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無住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又喚甚麼作如是之法若向這裏見得方知上官司戶雖生本不曾生雖滅本不曾滅既無生又無滅雲門手中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祝/土]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商量喝一喝云洎合錯下注脚。
復云這箇是黃氏道恩為亡夫上官司戶請說法底意旨道恩乃是智通居士之女智通是山谷家裏人黃似深尚書之子自受命後更不出官等得兒子出來仕宦他便致仕一味咬菜根修行蓋為他早年便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唯有祖師門下不越一念坐斷報化佛頭底一著子可以越生死苦海信得此一段事及所以夫婦同志修行以契證為期居士純誠而根性稍鈍然於箇事未嘗放捨念念在其中縱饒今生參不得後世出頭來管取欠他底不得山僧常說與士大夫你要參妙喜禪辦取一生不會始得若要口裏說得分曉心裏思量得到妙喜這裏即無却往諸方參去你道一生在裏做工夫至死參不得底是誰泉州有箇江給事請山僧住庵四年每日只是理會這事不能得箇省發處為他亦曾諸處參來所以多知多解只管要將來合自家底妙喜向他道你恁麼合不得渠云雪峯智和尚曾道某底是禪鑑興化亦道某底是妙喜曰往往二人者見處與公一般所以契合若要敵生死則決定未在更有箇曾侍郎字天游一生尋訪知識也曾參圓悟先師來逮見山僧竟理會自家說話不得雖理會不得然却在正路上行一日因作書告之曰公如今覺得知見少些子比似向前莫較省力渠答書云正如和尚所說後來福州有箇長老却向他道本來無悟悟是建立之詞思量這般底敢稱善知識所謂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若言悟是建立則釋迦老子在正覺山前因見明星忽然悟道乃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是說脫空謾人雪峯問德山從上宗乘某甲還有分也

無德山打一棒云道甚麼雪峯當時如桶底脫相似也是脫空謾人洎與巖頭到鵞山阻雪雪峯一向坐禪巖頭曰何不噇眠去每日恰似七家村裏土地相似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自點胷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云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峯云某甲初到鹽官聞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舉見德山因緣頭喝云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峯云他後如何即是頭云若欲播揚大教一一須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禮拜起來連聲叫云今日始是鵞山成道這箇不可也是建立因往年天游說及所謂悟是建立者頗恠其邪說曰妙喜此等亦不足恠正所謂夏虫難與語氷公但以悟為則若不多爭欲自點頭時我早知你也逮天游末後收因結果時如脫弊屣良由一生在般若上留心所以臨行之際正念現前如今世界上人為業所牽迷了正念悉是妄想習氣所謂妄想富貴妄想官職要去一切人頭上行從旦至暮念念不停無有休息直至結交頭無少利益只添得些惡業種子爭似回這妄想底心來般若上用工夫縱未能噴地一發亦無虗棄之功往往無智慧人却疑道恐空過了歲月不如看經念佛去此則名為可憐憫者殊不知一念起證便與從上諸佛諸祖無二無別然此是難信之法未證者不能無疑所以道此事如太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如按大阿擬之則喪身失命又如太末虫一切處能泊唯火焰之上不能泊何故火焰上是伊喪身失命處眾生一切處能緣具足貪欲瞋恚癡乃至向十二處十八界裏面頭出頭沒如遊園觀無不是棲泊處而不能泊於般若智焰上蓋般若智焰上不是世間情識所泊處可中上根利智之士聞恁麼道驀然打翻鼻孔般若真智現前便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回無明為大智法體本來如是不是妙喜強差排智通居士雖未悟入然已知箇中滋味但只管與之厮崖忽然打發便有過人處何故蓋為工夫在前妙喜昔在荊州無盡公家與之相識是時渠尊人作湖北運使無盡每謂客曰黃似深好箇靜重子弟後來聚何相之女號空慧道人這婆子有智慧從小便知信向然專務苦行修行以此成病至於骨立山僧曾謂之曰你真實要參妙喜禪放教自在但能持五戒足矣既攝念在般若上則世間塵勞之念自輕不須勤苦太過不見趙清獻公有頌云苦行修行割幻身若言成佛太謾人休誇覓得來生福未了還應入鐵城信知須修智慧不必專於苦行苦行但助道之法耳自此信得及一味做工夫後因看語錄有箇瞥地處却反笑智通山僧又向道莫要笑他莫教他一鎚打就却笑你在所以黃氏道恩遵父母之教極知信向曾在定光處參禪邵武更有箇吳元昭是參禪底士大夫有女曾嫁上官家於道恩為叔母後捨緣隨定光出家號慈悟大師道恩常相往還理會此事今喪厥良得得遣人來阿育王山齋一千二百衲子仍供養釋迦如來真身舍利佛盤請山僧陞座舉揚般若以資冥福觀其志誠如此不可思議因記得箇古話舉似大眾漸源在道吾作侍者未參得禪時將謂在和尚處所以向行住坐臥一切作用

處便問此事一日隨道吾至一家吊慰拊棺一下問道吾云生耶死耶吾云不道不道既而回至中路又問和尚快與某道若不道打和尚去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數拳復隨歸寺吾曰你且出去恐主事得知共你理會在源遂出去至一小院夜聞童子誦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而為說法忽然有省見得生耶死耶不道不道底道理却回道吾吾已遷化遂往石霜石霜知得他曾打道吾乃問侍者打先師因緣如何源云痛恨先師不與某道他既打發此事却來這裏埋兵掉鬪須知此處要人石霜云你問我與你道源便問生耶死耶霜云不見先師道不道不道源大悟於言下山僧今日為上官司戶陞座舉揚與他下箇注脚生耶死耶通徹不道不道直截一鎚打破虛空當下七花八烈。

榮侍郎請普說

僧問和尚拄杖子出生三世諸佛吞却森羅萬象可尊可貴學人拄杖子只管遊山翫水通身黑似崑崙堪笑堪悲未審和尚拄杖子甚處得來師云無陰陽地上得來進云若據無陰陽地上理合寸草不生畢竟從甚處得來師云從你問處得來進云爭奈學人舌頭未嘗出口師云擔枷過狀漢進云白日青天有恁麼事師云我實見有恁麼事進云恁麼則三世諸佛也不奈和尚何師云又干他三世諸佛甚麼事進云可謂是坐斷要津不通凡聖師云我無這箇閑工夫進云設使學人通身是舌到這裏也分疎不下師云只今也分疎不少進云只如芭蕉和尚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既是有拄杖子因甚麼更與既是無拄杖子又奪箇甚麼師云你衲僧眼在甚麼處進云也要大家知師云雨過溪光淡雲開嶽色沈進云恁麼則千聖立下風無人能近傍師便喝僧亦喝師云好一喝只是不知落處僧禮拜。

師乃云若知這一喝落處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便知芭蕉落處若知芭蕉和尚落處便向無陰陽地上果然突出拄杖子亦知落處既知得拄杖子落處即知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落處乃至山河大地萬象森羅色空明暗一時知得落處若知得許多落處方知得自己十二時中拈匙把筯折旋俯仰落處既知得這箇落處即知生落處既知生落處即知死落處所以道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只這流動底物還有人知落處也無良久云只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這箇榮侍郎某與之聲迹相聞三十年竟未識面惟書問往還不輟古人一傾蓋便如故吾二人未傾蓋已如故蓋彼此道眼相照初無間隔所謂張氏者為離卿日久不知父母存亡念念思憶以致成病此來聞山中建般若會所以特損淨賄修設水陸請山僧陞座說法以報劬勞莫大之恩或若尚居人世願福壽增延其或已謝世緣願超昇佛界不滯幽塗

修設之意如是而已教中云假使左肩擔父右肩擔母遶須彌山百千萬億匝終不能報父母少分之恩以此言之人生世間不孝父母者何異禽獸豈不念此身從生至長片衣口食以至成家立業從甚處得來有箇聰明士大夫初生下來其家嫌兒女多以水淹之不殺遂得一嬸養之及其身貴被人擸掇不為所生母持服妙喜當時聞之因謂客曰若果爾恐陷這官人被言章去何故你做如許大官職享富貴甚處得來父母若棄嫌舜亦須不孝瞽瞍始得說這話未數日果然遭章方知妙喜說得是又有箇士大夫生下來亦罹此難當時亦得嬸婆養之逮至長成知有所生母便去孝養及其死便解官持服這箇方始謂之知恩報恩在人天正路上行底人是以釋迦老子在兜率天於天鼓聲中為諸天子說法告言諸天子汝等當知恩報恩若知恩不報必遭橫死往往世間人多是背恩忘義所以沈淪惡趣惟我出家兒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已棄離入於空門持齋奉戒為學無上菩提驀然明見自己本來面目非但今生父母假使百劫千生父母劬勞之恩一時報畢所以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只要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直下悟入佛之知見雖然如是不可只恁麼說了便休却須是親證親悟始得且作麼生是親證親悟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這裏若悟去塵沙諸佛盡在無字上百雜碎然士大夫多被聰明靈利障却正見所以般若不能現前蓋聰明靈利底人性識先行纔見宗師開口言前先會了被這箇作障難如一座須彌山障却自己本來面目所以不知生從何處來死從何處去底一段事要得知麼須是悟若不悟說到盡未來際摠是閑言長語所以道未悟須是悟悟得不是悟我家悟處不可悟不可悟處無不悟。

無相居士請普說

僧問百千諸佛居何土崔灝曾題黃鶴樓會得長沙無剩語乾坤只在一毛頭這是學人線袋針筒裏抖擻將來底百千諸佛向上一句請和尚道師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進云直得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你却做得崔灝底奴進云和尚既恁麼某甲亦恁麼有甚麼過師云你不合恁麼老僧當恁麼進云這一片田地是學人十分成現久矣又干老和尚甚麼事師云爭奈中間樹子猶屬老僧在進云未審中間樹子和尚有來多少時也師云中間樹子元不動惱亂春風卒未休進云恁麼則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師云你這一句從甚處得來進云某甲雖有父母所生口終不對眾作脫空師云也有些子進云和尚大似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師云你却只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進云彼此得利失利不離行市師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進云只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百千諸佛已供養未審無心道人向甚麼處安排師云渠無位次不用安排進云可謂天上人間三頭六臂師云人從陳州來却得許州信進云某甲若不

上來爭知恁麼師云忿怒那吒撲帝鐘進云和尚恁麼道還當得無心道人分上事也無師云作麼生當不得進云忽有箇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底人出來不肯和尚恁麼道又作麼生師云却許伊具眼進云電光石火存機變誰敢當頭捋虎鬚師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進云摠因和尚致得師云鐵蛇鑽不入進云只如廣額屠兒道我是賢劫千佛中一數只今千佛摠在這裏未審那箇是廣額屠兒師云生鐵鑄就進云大小王老師今日錯下注脚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生鐵鑄就師云錯錯進云是是師便喝。

僧問德山臨濟棒喝齊施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云廬陵米作麼生價進云不問廬陵米價和尚將何為人師云劒去久矣爾方刻舟進云只如達磨西來直指人心二祖為甚麼道覓心了不可得師云達磨不曾西來二祖亦不曾覓心進云爭奈和尚是他兒孫師云目前無闍梨座上無老僧進云大似龍頭蛇尾師云且莫錯會僧禮拜。

師乃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是以四海浪平百川潮落任是三世諸佛到這裏無插足處六代祖師到這裏亡鋒結舌恁麼不恁麼如水上按葫蘆等閑觸著轉轆轤地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描畫他不得餖飣他不得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摠不得然後赤肚[骨*歷]地跳出來方可與伊眼上安眉教伊洒洒落落去正當恁麼時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若識得他面目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既是性相平等却喚甚麼作達磨喚甚麼作二祖誰為覓心者誰是安心者誰是傳衣鉢者直得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直饒恁麼切忌向衲僧門下過且道衲僧門下別有甚麼長處還委悉麼千箇成羣萬箇作隊睡則同處睡夢則各自做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

復云無相居士某與之素昧平昔二十年書問往還自得譴衡陽梅陽首尾十七年來相煖熱所以不忍饑受凍皆居士輟己以相濟人非土木寧不知感然居士一片真實志孝之心可謂上貫日月應是縉紳士人乃至叢林衲子無不知者而又為猛烈作事所以適來禪客問廣額屠兒因緣他是箇猛烈慷慨漢作惡既猛烈成佛亦猛烈何故喚作廣額屠兒因其額闊故以名之每日惟務殺生忽一日見世尊說涅槃自性人人具足若能一念不生前後際斷不假三無數劫便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纔聞是語豁然心開頓悟無生法忍即時腰間抽取一柄刀攞在佛前白言世尊我是賢劫千佛中一數於時世尊為作證明告言善來廣額旃陀羅汝是賢劫千佛中一數所以一大藏教大喻三千小喻八百於中一生成佛者只三人而已何以知之法華會上婆竭羅龍女年始八歲獻佛寶珠便於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花成等正覺華嚴會上善財童子不越一念成等正覺涅槃會上廣額旃陀羅放下屠刀成等正覺只此便是勇猛精進不起第二念立地成佛底樣子也然世間惡事易易好事難成蓋於逆順境界往往打不過所以隨他流轉若是逆境界却易打惟有順境界最難打何故且如無相居士平生多是順境界底事被他識得破知身是幻又念青山長在知識難逢故能於富貴中急

流勇退此實人之所難若更向自己脚跟下推窮元初未來鄧家託生時在甚處安身立命及至百年之後只今在此聽法底一段歷歷孤明却向甚麼處去忽然知得來去處分明與從上諸佛諸祖無二無別常說與士大夫學此道無他但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久久自然得力纔覺日用應緣處省力時便是修行得力處如山僧住徑山纔四年遂得譴前年荷　聖恩寬大得脫瘴鄉已是僥倖既而復還本來面目更令掃洒當山固不敢有所推托直下承當然念住持涉世非老者所宜始欲抽頭終成掣肘蓋與育主一千二百衲子結得般若緣重所以將錯就錯且將順之近因信步寺前偶見一穴地竊意異時可作歸休之處然不知其風水何若元來因緣會遇自有時節偶然無相帶得陰陽文字來又得其精妙試請看之稱以為善山僧常記宣和間行脚到鄧州香嚴見忠國師堂內有魚軍容像蓋國師別長安時代宗令軍容送歸南陽其後國師因尋壽冗軍容善地理乃指白崖山為勝處且願侍香火於其傍國師然之所以香嚴至今齋粥二時念誦先為肅代二宗次為國師軍容是四人者周而復始山僧雖非忠國師而無相居士大勝軍容何故昔者軍容求進而不求退今無相念念要休閑尋師訪道所以得得來育王供佛齋僧請舉揚般若報答　聖天子莫大之恩又施俸資為山僧買田造庵作種種殊勝事誓願盡未來際為佛法外護誠不愧於古人昔日黃龍新和尚法嗣琅琊覺和尚二十年建一大剎可安數百僧有人問今堂中眾不甚多要架許多屋作麼對曰非汝所知既而寺成乃白郡將乞請黃檗南禪師來主之逮南公住持新和尚歸寂南夜夢一異人來白之言某是當山土地為西堂和尚有功於山門所以願守其塔南公許之遂命工塑新者以易之看他前輩用心殊勝感得鬼神守塔自後黃龍屢經回祿唯塔與土地存焉今日居士請山僧談禪又不可一向世諦流布不免却說些古人因緣且要佛法世法一時周足記得雲門行脚到江州赴陳操尚書齋陳便問儒書即不問上座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門云尚書曾問幾人來書云只今問上座門云只今且致作麼生是教意你看雲門是作家陳尚書本要勘他却被雲門借婆帔子拜婆年倒轉話頭便問作麼生是教意陳尚書只得供過他答云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云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門云口欲談而詞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尚書無語門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門云經中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尚書又無語你莫道他真箇不會所以被雲門折挫此事唯證乃知難可測大法一明如珠走盤如盤走珠無不可者又如獅子遊行不求伴侶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先德道我立地待汝究去又道我坐地待汝究去雪峰道臨河渴底人無數飯羅邊餓底人如恒河沙雲門道通身是飯通身是水這般說話喚作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你若開眼得受用如在自家屋裏行一般既是屋裏人說些屋裏話居士發心既真實妙喜說亦真實昨日見同來蒙庵主說居士令嗣閤使要畫他尊人喜神求妙喜讚以行

速故不逮今居士既作山僧建壽塔檀越遂與刻一身喜神永留庵中庶幾異時可以追黃龍故事因為讚曰渾剛打就脊梁骨磊落塵中過量人一去萬牛挽不住便是渠儂身內身。

永大師請普說

師云叢林舊無普說有來方五六十年始因真淨和尚尋常不入室時便為大眾普說如普說入室一般又愛與學者廝禪或問監寺近日如何或問首座近日作麼生或問溈山水牯牛你如何會學者便答一句看來又似好又似不好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引得後來叢林有一般兄弟專以廝禪為事不管道理是不是末後多一句便是贏得禪泐潭湛堂和尚每見師僧在廊下也須與他廝禪則箇常記得山僧一日在實際寮湛堂引官客來閑行見山僧看經便問看甚麼經對云金剛經堂云經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否對云是又問因甚麼雲居山高寶峰低山對云不見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堂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便出去少間官人問他適來箇上座祇對得是否堂云放屁合著大石調山僧背後聽得暗地歡喜蓋明眼宗師知得你已在正路上行又一日因修鐘樓樓下元有地藏十王塑像普請移出安在三門頭是時山僧亦捧一身堂問你手裏大王姓甚麼山僧云姓梁蓋湛堂姓也堂遂以手作展樸頭脚勢云爭奈姓梁底少這箇對曰雖然少這箇鼻孔不多爭堂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又一日從馬祖殿下來廝撞著便問你近日為甚麼鼻孔不見半邊山僧對曰寶峰門下堂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今時兄弟只作戲論殊不知法無戲論只貴天真自然道得一句盤山有言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如尋常室中問學者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你若天真自然道得一句就一句上與一拶更道得一句又與一拶纔擬議劈脊與一棒教出去這箇是活祖師意不是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底古德云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非是強為法如是故近年來叢林中多愛商量公案這裏又著得甚麼語那裏又好別一轉語古人在這裏失却一隻眼我却為他出一隻眼都不求悟門好沒緊要妙喜在眾裏時五家宗派都理會來至於仰山許多圓相待無事時為諸人從頭舉一遍只可發一笑至於雪竇頌古眾中說情解底禪如恒河沙自家喚作惡口不敢拈出如佛鑑佛眼先師三人同出一師門亦自有三般道理各各當人據他所得處為人然如今早見漏逗也何故佛鑑下有一種作鶉鳩鳴野鴨叫佛鑑何曾有恁麼事佛眼下有一種主張因我得禮你指燈籠露柱但是眼見耳聞皆是因我得禮你無不是心佛眼又何曾有恁麼事老和尚擊石火閃電光如今也成大窠窟引得後來學者舉了便會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舉了便會了這箇是錯認方便只管弄業識癡團囚你不見山僧前日說底你若會得密在汝邊不干我事舊時蜀中有箇婆子喚作寂壽道人曾在昭覺參老和尚教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看來看去無箇入頭處一日告

老和尚云某甲看這話都未有趣向不知和尚別有甚麼方便伏望慈悲先師云我有箇方便你但舉婆子便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先師云與你除却箇是甚麼婆子聞舉言下有省後來隨兒子赴官蘄州便往黃梅東山見五祖老和尚禮拜燒香求入室一日五祖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誰婆子便點似他祖不覺失聲云事大你那裏得來婆子依實供通云某曾見昭覺和尚來五祖歡喜踊躍引去諸寮相看信知禪門中別無奇特玄妙唯有這脚蹈實地底一著子須是自肯始得近世為宗師者老婆心切為人代語這箇最教壞人家男女未說別人如死心和尚也有這箇病痛有箇宜大頭是靈源禪子來雲嵓掛搭死心要請充維那宜不肯死心云你與我做維那待老僧非時為你入室宜乃受之其時參靈源底兄弟多不肯死心一日宜以職事當稟方丈上去見死心心錯認他來入室叫行者裝香宜郎忙退身借香遍坐具去燒香禮拜了倒問死心守宜非時上來請和尚答話心云恰值死心不在宜云何得當面諱却心云不好你作老僧我却答你宜便云恰值死心不在心云謝答話可知是難得人死殺那漢如此尊宿尚自與人代語教學者自道始得常記山僧在夷門一日送亡僧老和尚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山僧答一轉語老和尚云你這語只道得八成你問我與你道山僧掩耳云莫惡口老和尚呵呵大笑這老子古錐有時室中見禪和子下得語不是忍俊不禁也為他代語山僧每見他掛牌愛去外頭聽一日又要為人代語望見山僧乃云風漢在外面壁聽遂休山僧在雲居秉拂曾舉有一僧辭覆船去見雪峯峯問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渡為甚麼覆却船僧無語却回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其僧歡喜復往雪峯峯問還道得也未僧云道得峯云試道看僧云渠無生死只見雪峯從禪牀上走下來把住這僧云此不是汝語僧云不敢實是覆船恁麼道峯云我有二十棒打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閣梨事妙喜云是即是不干這僧事二十棒雪峯何須自喫當時杲上座添作四十只打覆船為甚麼如此老老大大不合與人代語老和尚聞而笑曰這漢無狀蓋師資相忘敢爾所謂代語只成教壞他於他何益近時諸方又愛理會宗旨有密室傳授底禪殊不知正是惡口何故此事撥白露淨如千日並照不見香嚴因擊竹作聲忽然大悟便道一擊忘所知又何曾密室傳授來信知唯證乃知難可測如定光往年從雪峯下來廣因參禪一日聞老僧室中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他在外頭彷彿有箇動靜處少間要來通消息老僧喝云不是出去一日却問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如何會云妙道只恁麼會老僧云囚多了箇只恁麼會他忽然理會得乃云慚愧若不得和尚幾在半塗且不是說脫空定光如今現在這裏這箇永上座極有心力孜孜為道定光兩處住院最得他此際又相隨來育王今夜請普說要妙喜說些學道蹊逕山僧却有箇方便教諸人易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一時與你注脚了久立。

安靜道人李氏請普說

師云一言道盡千聖萬聖同一舌頭一句當陽千聖萬聖亡鋒結舌當知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可中有箇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將四路葛藤一劃劃斷直得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稽首合掌讚嘆不及若未到這田地直須退步向自己脚跟下推窮尋逐推窮來推窮去心無所之向這裏赤肚[骨*歷]地跳出來便與三世諸佛為師諸代祖師為師天下老和尚為師不見古人道寧作心師莫師於心若恁麼提持得去許汝高步毗盧頂不稟釋迦文若提持不得亦不欠少為甚麼如此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喝一喝云且置是事。
復云這箇安靜道人乃是　太宗皇帝駙馬李和文都尉五世孫所以深知信向在昔和文具大根器深造此道得法於葉縣省和尚如汾陽無德禪師廣慧璉和尚大陽明安智門祚琅琊覺洞山聰唐明嵩盡參見這般尊宿至如與慈明激揚問答具載國史其略云李某與沙門楚圓激揚妙道唱和偈句流布諸方一日請唐明嵩和尚暨汾陽諸大老舉揚佛法葉縣省和尚末後陞座一詞不措良久喝一喝以拄杖橫按膝上左右顧視把拄杖拗作兩截便下座少須大王問和文適來箇長老有甚事惡發和文曰不然他是臨濟下尊宿直下受用不存凡聖此語亦載于方冊中安靜道人是他種草信得此段大事及所以不憚苦寒遠遠入山瞻禮舍利齋雲堂清淨禪眾要結當當來世無上佛果菩提因緣是故華嚴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況此事在凡同凡在聖同聖向一切處作大佛事若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乃至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此是先佛所說真實不虛且道後來還有證據也無安得無豈不見傳燈錄載唐文宗好嗜蛤蜊一日御廚中有擘不開者監廚使奏帝以為異因焚香禱之乃開見觀音形梵相具足帝貯以金粟檀香匣乃宣左右街供奉經論大德問此何祥耶皆無知者乃奏云終南山有惟政禪師者深明佛理必知此事文宗遂詔問之政曰臣聞物理無虛應此乃啟陛下信心耳帝曰出何教典政曰不見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　文宗具大知見便道此身已現但未聞說法耳宗師家若關棙子不轉定被靠倒政曰陛下覩此為常耶非常耶信耶不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法竟文宗於此如睡夢覺如蓮花開所以參學之士欲造先聖閫域當從信門而入安靜道人少時曾乞名於京師法真和尚真以法因名之往歲得書來覓道號是時適值山僧看華嚴經經中偶有安靜字欣然將以號之今日特請舉揚要聞般若淨名曰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元來此法即見聞覺知學不得若離見聞覺知亦不得到這裏須知有一條活路若識得這活路法在汝邊不干我事方知古人道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須是具決定信一去萬牛挽不回底漢方可荷負且道世上誰是恁麼人便是現在育王山裏楊頭陀渠本是士人曾獲兩薦取功名富貴已有涯涘却能自警覺此坐三十餘歲大事未明世間聲色利祿

何時是了聞得妙喜住育王遙從行朝來要求出家望見山僧在寢堂上坐足未越閫先卸下帽子解却衫[袖-由+帶]碎擘了袖中出一柄剪刀自斷其髮投地作禮妙喜告之曰子何不商量耶曰某特來禮和尚為師和尚儻言未可教某如何即是山僧首肯之這箇便是具決定信底樣子也安靜道人亦有決定信要學無上菩提又與空慧道人為友空慧亦問道於山僧曾因看古人公案有箇領略處自後直是得受用既得好道伴正好修行因記得西天有一外道於人天大眾前要與佛論義自言我義若墮當斬首以謝之瞿曇若義墮當為我作弟子世尊乃問外道汝義以何為宗曰以一切不受為宗外道意謂我所立義凡也不受聖也不受善也不受惡也不受佛及眾生一切不受所以立一切不受為宗也不妨是箇惺惺底外道佛便問是見受否大意言既一切不受時只汝能知不受底能說不受底還受不受外道思量一上了不覺[祝/土]底又也會瞞人即時拂袖出去其徒謂其義勝手執赤幡隨之而去外道至中路語其徒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其徒曰我師不曾有語何負墮乎曰佛問我義以何為宗答以一切不受為宗又問是見受否吾所以默而無對者蓋審思吾所立義以一切不受為宗是見若受其義自墮若言是見不受無義可立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吾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既到佛所具陳上事將自斷其首世尊曰善來外道我宗無如是事汝當皈依佛法僧彼依佛教應時袈裟著體鬚髮自落便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來天衣懷和尚頌得極好曰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與誰論匾檐驀折兩頭脫一毛頭上現乾坤噁好大眾天衣古佛真善知識山僧往日參得禪了因見此頌更進得一步信知禪不問五家宗派只要自得自悟若得恁麼無我無人無佛無眾生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乃至空亦不可得然後向空亦不可得處建立一切法掃蕩一切法成就一切法破壞一切法如當門按劒凡聖俱絕更欲葛藤老來氣力有限教中所謂乃至深愛法者亦不為多說雖如是已是即當不少適來本只做得一頌作箇收殺臨欲陞座方聞得安靜道人是李和文之後因此更做得一頌一時舉似大眾眾生心是佛國土佛國土是眾生心如能一念摠超越世出世間無事人莫言吾教已寂寞須信典刑今尚存要知安靜源流本便是和文五世孫。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二

方敷文請普說

僧問老師一著太慈悲衲子遊山今已歸更舉竹篦行正令金毛獅子現全威正當恁麼時如何商量師云汝合出院進云和尚慈悲何在師云緊峭草鞋進云恁麼則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師云你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進云育王寺裏師云泊不問過進云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云只聞人作鬼不見鶴成仙進云可謂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師云可知禮也。
僧問承師有言只聞人作鬼不見鶴成仙忽然有箇白日上昇底人來和尚如何相見師云活麗世界進云這箇總是和尚分上事何曾到某甲師云你且莫活麗世界進云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云你分上事作麼生進云龍門無宿客龜鶴自成仙師云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進云老和尚得恁麼快活師云你向甚麼處見老僧進云藏身露影得人憎師云且得沒交涉進云和尚只今還見某甲也無師云見進云忽被某甲道箇且得沒交涉又作麼生師云歸依佛法僧進云也是徐六擔板師云這外道進云某甲到這裏謗於佛毀於法不入眾數和尚還甘也無師云許你是箇破落戶進云切忌與他安名立字師云你道這破落戶十二時中在甚麼處行履進云共大破落戶眉毛廝結左之右之師云却較些子。
僧問某甲活麗世界和尚活麗世界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只如活麗世界底人向甚麼處安排師云十字街頭七顛八倒進云未審此人還有放身立命處也無師云有進云這裏不著老和尚師云你分上事作麼生進云東邊也去得西邊也去得師云爭奈老僧何進云和尚自是和尚某甲自是某甲師云你有許多般那進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更說道理看進云留與老師道師云我若道教你百雜碎進云便請師道師云百雜碎進云也只道得一半便禮拜師乃云只這一半若有人道得方知婆子請趙州看一藏經趙州遶禪牀一匝令人向婆子道已為你轉藏經了婆云轉即太殺轉只轉得半藏若人識得這半藏許汝眼見色不被色之所轉耳聞聲不被聲之所惑鼻臭香不被香之所留礙舌嘗味不被味之所染著身覺觸不被觸之所纏繞意分別不被分別之所回換以至前塵落謝更無遺餘如是信得及則趙州半藏即是婆子一藏婆子一藏即是趙州半藏更能向轉處撥得一線路便與趙州婆子把手共行其或未然育王為你下箇注脚良久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復云妙智居士士大夫中屈指有數平生為官在在處處作大利益妙喜每與箇中人說今時仕路中如妙智者可謂中道而行非如他人或過或不及得中庸之道者不道無只是少所以妙喜與居士相識二十年始終有節可

觀況是積代簪纓之家至如作監司大師裏面種種行方便未嘗以私喜怒而行差別之行此先佛所謂種族豪善離過清淨者也更若理會得出生離死底一路子分曉時便是世出世間真士大夫何以故世間事有窮極惟此一段大事一明了時所謂萬年即是一念一念穿過萬年無古無今無前無後皆吾心常分非假於他術往往世界上人多為利名所轉不知回頭直待臘月三十日前路茫茫未知何往那時著忙已不及矣一生作事依本分時只得箇平過不折本而已其或心術不正為己損人只劫剝得這一生無可言者居士所以要專意理會這一件事且如何理會便從脚跟下子細推窮自家生從何處來只今受富貴能區別是非底未來方家託生時在甚處安頓百年後今夜在此說法聽法底一段歷歷孤明却向甚麼處去往往聰明靈利者被人問著懵然不知便引未知生焉知死莊子孟子之類來作證殊不知這裏不容如此譬如隔窻看馬騎眨眼便過去又如烈焰中不容蚊蚋所泊惟有這些子師家為你著力不得要你自點頭尋常九經十七史裏面興亡治亂或邪或正舉著便知纔問著生從何處來死從何處去只今底為是有為是無總不知好濟事既不知只就這裏看儘思量思量來思量去心思路絕四方無路可入無門可出到此馳求心歇忽然剝地一破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總不著問人近世有一種邪師自無悟處却言本來無悟悟是建立只以無言說不作聲為空劫已前事我此會中兄弟往往有曾中其毒者往年福州有箇長老也隨分有些聲譽因曾天遊問他某人某人却向甚處去對云妙喜處參悟底禪去元來也不信有悟此所謂夏虫不可與語氷蓋不是他境界且如世間工巧伎術尚要悟門然後得其精妙至於為文章有所悟則下筆便得意滔滔地說將去不爾則觸途成滯況出世間法如何不要悟門只以無言無說為究竟座主家尚自訶無言無說配為外道況稱祖師門下士却向鬼窟裏作活計耶淨名曰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汝能謗於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能如是乃可取食這般說話眼若不開如何消得天落衲僧家關棙子一轉如水上按葫蘆動著便轉轆轤地豈不見昔日法明上座問大珠和尚曰禪師家多落空珠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珠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珠曰不落空明曰如何不落空珠曰一切文字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何得落空明方信伏故知達斯理者亦無空可落凡有言句無非大用現前所以道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不被文字語言所轉又有人問六祖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願和尚慈悲略為宣說祖曰無常者佛性也有常者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人轉加疑惑祖曰我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我說常義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大意謂若不生不滅是常義生死去來是

無常義者則盡大地無一人發真歸元盡十方世界是箇無孔鐵鎚脩羅永作脩羅異類永作異類無一人得動轉去今時禪家流宛不如古來座主你看肇法師雖是箇經論座主且不滯在無言說處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釋迦老子初成正覺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這箇是釋迦老子無言無說淨名杜口於毗耶當時三十二大士各說不二法門而維摩默然無言這箇是維摩無言無說須菩提在巖中宴坐善惡都不思量寂然不動感得天雨四花須菩提從定而起遂問空中雨花讚嘆者是何人曰我是梵天又問云何得雨花曰我見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在這裏誤了黑山下一類眾生教他錯認定盤星須菩提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梵天云尊者無說我亦無聞是真說般若波羅蜜多妙喜而今說時須問倒你禪和子何獨須菩提巖中宴坐方謂之無說而說梵天道尊者無說我亦無聞既然恁麼露柱豈不是無說無聞露柱既無說無聞就喚作須菩提得麼只你便是須菩提得麼到這裏須是眼開方見得分曉肇法師把他悟處如貫數珠相似一條線子穿將過去故曰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謂理與自家神智廁拄如狹路相逢無回避處不是他無言無說蓋盡十方世界若草若木各具張口片舌說之不及譬如擊皷搥與鼓面廁抵住寂然無聲故云豈曰無辯蓋辯所不能及也到這裏世間之辯拈不出來毗耶城裏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謂入不二法門又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默無言文殊讚言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所以無盡居士讚云善哉居士獨默然雷聲普震恒沙界他是悟底人始解恁麼道既然如是謂之無言說可乎古人道雖然不語其聲如雷真箇有恁麼事若不到此境界只喚作表法譬如鸚鵡能言聞人叫點茶他亦隨叫其實何嘗知茶滋味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若不曾悟即是謗大般若如人以刀斷多羅木永殞善根山僧恰恰參十七年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更不放捨有時如吟詩相似忽然得一句心裏又歡喜則箇也做得須古也會批判代別然自知涅槃堂裏孤燈獨燭時不得力四緣假合底皮袋子一破後教中所謂涕唾膿血津液涎沫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到這裏須是自著力始得昔者圭峯禪師因此契悟故有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之語如此則謂之無悟可乎須是悟始得如定光大師往年在歇長老處也不信有悟及乎自家到雪峯一夜小參忽然疑著破夏走來廣因猶自主張無迷無悟被山僧痛罵方始知非因教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謂之曰你若這裏透得便可罷參又為他說蜀中有箇寂壽道人在昭覺參老和尚教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如是數年無箇入處一日告老和尚云某甲看這箇話未有入處不知和尚別有甚方便老和尚云我若問你是甚麼時你便下語遂舉拂子示之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除却箇是甚麼他豁然省也舉這般底似他一

日因山僧與一僧舉此話他在外面聽得有箇歡喜處少間要來吐露山僧纔見他欲開口便喝云不是出去何故見得他底不是蓋脚跟未點地在是時雖有箇歡喜處教中所謂前無新證歸失故居舊來窟穴子已被我打破了前面又無屋可居到這裏方始進退無門少頃又來問訊云某甲實有箇入處山僧可謂提獎嬌兒撫憐愛子放一線道遂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如何會云妙道只恁麼會道聲未了山僧云因多了箇只恁麼會他忽然理會得當時若自領覽處和我也謗無疑山僧自立僧數年發蒙先是他參得禪後來住洋嶼庵從三月初五至三月二十一連打發十三人又接得箇八十四歲老和尚喚作大悲長老問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云喚不起又問喚不起者是甚麼人速道速道他豁然省浹背汗流元初盡是不信悟底忽然一時悟山僧從此話頭方行每與人說禪和家若實在你處有所得便是碓搗磨磨他終不辜負你有箇士大夫說妙喜養子如生冤家誠哉是言你若未有箇入處我儘饒得你莫教有一知半解乃是禍來也今夜妙智居士與韓克明居士蘇宣教鄭教授諸公盡是箇中人其中有曾參天童覺和尚知有向上一著者侶霞道人又是女流中知信向者古人所謂作業相似來生我家在敷文宅中晝三夜三以修行為務誠不易得所以今夜同此聽法山僧別無奇特玄妙只有一條黑竹篦有時拈起問學者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要你赤肫[骨*歷]地跳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得思量不得擬議不得向舉起處承當驀地透得便踏毗盧頂上行任是三世諸佛所說之法當甚熱盌鳴聲不干我事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這裏忽然心無所之啐地折剝地斷便了其或未然更聽一頌頂門竪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一擊鐵圍百雜碎箇中全不費工夫。

行者德新請普說

師云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此是古人據實而論近新叢林中有一等尊宿却道悟是建立這箇說話又似好又似不妙又似好時如何為他不曾悟所以依實供通故有建立之說不敢謗般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教中所謂如人以刀斷多羅木一斷永不復生矣為怕這箇不敢道悟若遷真箇是建立時禪和子何須持地撥草瞻風求離生死自可依樣畫猫兒便了你既不曾悟返言悟是誑人只這是不好處惟有謗大般若罪不通懺悔何故釋迦老子明星現時亦不曾悟始得乃至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亦不曾悟始得二祖告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既云無悟何必安心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本是座主依文解義知道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所以古人云三際求心心不有心不有故妄元無妄元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為理會得這箇內外中間推窮了不可得遂以實告達磨云某甲覓心了不可得達

磨便與一箇冬瓜印子所謂借婆帔子拜婆年騎賊馬趕賊隊又無奇特玄妙與之商量只向道與汝安心竟二祖於言下大悟這箇如將百二十斤擔子送在有力漢子肩上擔起便行一發去一百二十里更不轉頭擔荷佛法須是這般漢若無悟又要斷臂立雪作甚麼達磨所以通一線道乃告之曰諸佛妙道曠劫辛勤乃可得成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山僧祖師翁端和尚有箇頌子分明嚼飯餧小兒云終始覓心不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謂二祖覓心既不可得到這裏亦不見達磨亦不見安心者亦不見有受安心者直得自己方寸空勞勞地便悟得一切法空以要言之當此時第八識已滅猢猻子已死絕氣息了然後却活故云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便是死了却活底道理妙喜後來又假出一條筋亦有一頌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蹤使眼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瞞這箇須是有鼻孔者一透透得便可罷參須是嚼得通紅一團鐵百雜碎始得既然如是喚作無悟得麼如安靜道人五世祖李和文公參石門慈照和尚暨葉縣省和尚悟得臨濟宗旨臨終之際有一頌云拈起幞頭放下腰帶要知生死問取皮袋蓋皮袋是受生死底物生從父母胞胎來死去則絕消息惟有不生不滅底靈靈之物忽然啐地折剝地斷底一著子如何受你生死所以他纔悟了有頌呈慈照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他雖是箇士大夫在富貴中而能知有此段大事不從人得又擇第一等宗師親近如參慈照猶自通方便至於參省和尚則門風高峻最難近傍愛喚人作驢漢或對學者以捺胃放屁聲其應機多類此和文每隨眾問道他不問你是駙馬一例柱杖打出若不是具大根器如何禁得這般大鉗鎚今時若打著箇少府便是禍事信知此事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若也未知只管崖將去妙喜常謂來參我禪須拚取一生不會始得若要求速効則莫恠相賺蓋為別無奇特言句可以傳授只據現成公案與你結案而已若有傳授是世間法宗師為人是指路頭之說如何是佛殿裏底如何是佛乾屎橛以至麻三斤鋸解秤鎚盡是為你指路頭靈利漢便隨他指頭從路而去其或坐在指處認指為路非但不識路亦不識指頭首楞嚴所謂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惟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摽指為明月故是故祖師云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祖師這箇說話無非朴實頭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臘月三十日閻羅老子不放你記得公案多下得語多做得偈頌多不可依傍他生死皮袋須知不生不死底一段靈明與太虛同等所以趙州道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自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一箇主人公當恁麼時切忌回頭轉腦回頭轉腦則失却了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不要回頭轉腦直下坐斷報化佛頭你若領略他知他解盡是癡狂外邊走此事譬如隔窻看馬騎眨眼便蹉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這裏間不容髮五祖師翁頌云趙州露刃劒寒霜光

焰焰更擬問如何分身成兩段山僧常記得往年到谷山見佛性和尚道話次山僧偶及香嚴悟道頌云一擊忘所知因謂佛性曰香嚴只消這一句足矣下面總是閑詞佛性大以為然却謂山僧曰五祖師翁頌狗子無佛性話亦只消趙州露刃劒一句便了山僧亦喜其說然五祖頌子下面三句宛勝香嚴頌觀之後來尊宿有過古人者多矣何以知之每讀楞嚴經見畢陵伽婆蹉尊者因聞如來說諸世間不可樂事乞食城中心思法門不覺路中毒刺傷足舉身疼痛一頭忍痛一頭參禪故曰我念有知知此深痛雖覺覺痛底元初是心想流注所以有痛有覺驀然攝念未久身心豁空便證圓通法門這箇是佛在世時事後來有箇玄沙和尚悟處頗相似然更瞥脫似他玄沙本是福州人要遊方去因路中踢著脚指頭忽然大悟心裏道元來只在這裏從此便回更不出嶺及歸見雪峯雪峯知其已徹問曰備頭陀何不遍參去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妙喜參得禪了因說與老和尚玄沙可惜下得此語遲當時踢著脚指頭便云囫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若在這裏說多少好老和尚首肯信知須是不從人得方有自由分然此事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為山所謂研窮至理以悟為則如泉州諸尼大師彼中列剎相望皆善知識自能滯耳朵行脚知道妙喜有真不瞞人處善知識難遇所以得得而來既有決定性只此便是成佛基本今夜是德新請普說又為諸尼大師咨聞入室問佛有因所以兩彩一賽忉忉怛怛不過是麥裏有麵黑豆好合醬有箇話頭諸人但去看這箇話頭便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德山臨濟來也只是這箇話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下面更有一絡索僧又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甚麼狗子却無州云為伊有業識在後來真淨和尚恐人颺在無事界裏遂去鼓面打一撮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此頌極妙當時泰佛性亦曾及此甚賞音之蓋明眼尊宿好本多同諸人但只看箇無字行住坐臥不要放捨提撕來提撕去驀然失脚踏著不是差事且道踏著時如何良久云鼻孔依前搭上唇。

尼慈明大師請普說

師云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此是古人據實而論學世間工巧伎藝若無發明處則不能取之左右逢其原況學出世間法如何不要悟門若無悟門縱說到盡未來際正所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須要如人喫飯到飽足處自不著問人古人不得已道我坐地待汝究取又道我立地待汝究取且道究取箇甚麼便是要理會這箇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底正是生死根株須是把這第八識斷一刀猢猻子若不死則無由出生死一向迷已逐物枉受輪迴不能得到諸佛菩薩廣大寂滅境界所以釋迦老子始成正覺先說華嚴一乘圓教李長者亦云大方廣佛華嚴經決定是佛成道十日後說初於正覺山前望見明星忽然悟道便言奇哉一切眾

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以此觀之今時眾生心地狹劣雖欲求道而得少為足正如吟詩得一句便謂一切人不如我到處輕忽人惟有諸佛菩薩所證法門寬如大海廣若虛空無種不納故於明星現時見得大地有情無情於我所證處一時同得同證無我無人平等成佛信知此事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既無增減因甚麼在諸聖分上却有許多殊勝妙樂在六道四生却有許多輪迴之苦既有苦樂如何得平等去到這裏事上看則遲理上看則疾可中有箇靈利漢驀地透得則理隨事變事得理融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非是強為法體本來如是法體既如是因甚麼一切眾生却有生死輪轉不見佛謂富樓那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為色空周徧法界故於是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眾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既有世間相則無是非苦由此昧却自己真如妙性於平等法中見有不平等處云何名為平等法不見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豈不是平等法只為眾生不得自心明妙受用所以有迷有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於是如來以大悲願力示現受生乘日輪香象降摩耶夫人誕生千代金輪王家身為長嫡所謂種族豪善離過清淨纔生下來示現行七步示現處王宮示現逾城出家示現雪山六年苦行示現成等正覺示現轉法輪然後起道樹詣鹿苑為憍陳如五比丘轉四諦法輪曰善男子此是苦聖諦此是集聖諦此是滅聖諦此是道聖諦如是三遍說已五比丘於聲塵中忽然悟道乃至為緣覺人說十二因緣法為菩薩人說六波羅蜜為求最上乘者說一切種智然古聖以說法為難豈不見佛在摩竭提國三七日覓啟口處不得何以故若說一切法有眾生便著有若說一切法無眾生便棄有著無若說一切法非有非無又是戲論若說一切法非非有非非無又是相違若但說一乘圓頓之教又恐眾生不信故破法墮惡道返成無利益所以道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到這裏又却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既出來作佛若不說法眾生無由得出三界二十五有塵勞故曰我今所得道亦應說三乘自此始說華嚴經然後說阿含方等因果等法又恐眾生殢在因果故有金粟如來現居士身訶斥小果聲聞山僧昔在京師被虜人取至金明池上會西天密三藏者數日見渠說維摩經梵本中排斥小乘分文不直今羅什所譯但存其略耳原先聖之意蓋欲發起聲聞緣覺大乘之志所謂初以三車誘引諸子得出火宅住於四衢露地而坐然後等賜諸子一大車此明如來權設三乘之法故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雖然如是若到涅槃會上只這一乘法也使不著要你撒手那邊千聖外回程堪作火中牛又說有六百卷般若經以般若智水蕩滌法塵故有二十種空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空亦不可得所以龐居士得這箇道理便言無有寄龐大空空無處坐家內空空空空空無有貨日出空裏行日入空裏臥空坐吟空詩詩空空相和莫恠純用空空是諸佛座若人不了空空

是諸佛過看他古人一識得這箇關棙便解說大脫空有也空無也空非有非無亦空非非有非非無亦空謂之離四句絕百非一時蕩滌得淨盡了然後說大闡提人皆得作佛故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預千佛之數然此是難信之法未證者不能無疑是故法華會上舍利弗慇懃三請佛方待說只見會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五千人禮佛而退若據祖師門下此五千人却許具一隻眼佛言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既而五千退席佛乃云此眾無枝葉唯有諸真實然後為舍利等說如是之法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言不虛妄又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有諸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且道釋迦老子畢竟說甚麼法來又何曾動著一絲毫信知從上諸聖本無實法與人到這裏人亦空法亦空定慧圓明不滯空譬如獅子返擲東西南北初無定度得到恁麼田地則自家說底便是釋迦老子說底天魔外道說底即是佛說底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這一段神通光明人人本有各各天真但向己求莫從他覓今時學者多是去宗師舌頭上討玄討妙論得論失却不向自己脚跟下理會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不知來處是生大不知去處是死大故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當念此身四緣假合眾苦所集痒處便要抓痛處便要摩挲寒則思衣飢則念食無問貴賤有生皆然所以白雲端師翁住法華時曾作山居詩其一曰幢幢富貴與恩情滿擔盈車日夜行回顧一盂兼一錫誰知輕重不多爭妙喜十七歲時便知有此事既而落髮出去行脚江南江北禮拜善知識惟恐這一件事不明了異時撞入馬腹中去也曾因看經得箇歡喜處也曾因看語錄得箇入頭處憶在眾日因讀玄沙和尚語錄見瑞巖喚主人公因緣有箇歡喜處遂去一宗師處通消息宗師是誰喚作紹瑾和尚號寶印大師嗣瑯琊覺和尚亦參見雪竇來山僧呈見解云某甲因讀玄沙語錄裏面載瑞巖和尚每日在方丈裏坐自叫云主人公又自云諾惺惺著又自應云喏他時後日莫受人瞞又自云喏喏後來有僧到玄沙沙問近離甚處僧云台州瑞巖沙云瑞巖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云奇哉一等是弄精魂唯有瑞巖較些子却問這僧瑞巖和尚安樂否僧云已遷化了玄沙云如今還叫得應麼僧無語沙乃搥胷云蒼天蒼天寶印問山僧你如何會山僧便舉主人公諾惺惺著喏他時後日莫受人瞞喏喏不可更有第二箇主人公這僧不合向語脉裏轉却當時玄沙問瑞巖安樂否云已遷化了也如今還叫得應麼但云叫得應玄沙不免道你試叫看便叫主人公諾惺惺著喏他時後日莫受人瞞喏喏人人有箇主人公不可他叫得我叫不得恁麼會時多少快活寶印便肯可自家當時亦將謂是也歡喜周年半歲後因讀楞嚴經見佛說寤寐恒一如從此疑著我每日惺惺時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呵者不敢違犯却到夜間一睡著時夢見善境界便生歡喜見惡境界便憧惶怕怖先佛所謂寤寐一如自家分明作兩般將非所得未盡善乎逮至京師參佛果和尚因一日升座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今日若有人問天寧如何是諸佛出

身處只對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向這裏忽然打破漆桶平生礙膺之物剝然而散方理會得趙州道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以至狗子無佛性明眼人落井乾屎橛麻三斤都不著問人日裏底與夜裏底自然成一片這般說話惟證乃知世間有如此殊勝事可憐眾生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所以永寧郡夫人能於富貴中發大勇猛精進之心要學無上菩提教中所謂火中生蓮花是可為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慈明大師乃是王豐甫待制之女從小出家童真入道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處我不愛尤不易得蓋是識法者懼因甚麼三家村裏漢却不怕生死為他不知有不曾聞善知識說若能回塵勞業識底心向般若上用縱使道業未辨惡業亦輕恁麼說話還有本據也無若無本據盡成妄語豈不見圭峯禪師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又怕人不會更於下面注云非仁義之義乃義理之義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慈明大師往日失明忽因夢中見大寶塔生大歡喜既夢覺已兩目自然平復如故由是不忘諸佛菩薩救護之恩發大願心廣募眾緣於平江府建造七級如來寶塔發是願已燃一指節供養十方佛菩薩僧所冀大緣無諸魔障果感諸佛神力冥資未數年間已成五級茲者特來徑山營辦香茶供養清淨禪眾仍請妙喜舉揚般若願以此功德之力七級淨圖早得成就還如往昔夢中所見諸莊嚴具靡不稱足然後願一切有情見者聞者一瞻一禮俱證無上佛果菩提今日修設作種種佛事之意亦如是而已今日又為大眾咨聞入室山僧有箇話頭諸人普請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行住坐臥只管看箇無字驀然心花發明照十方剎第一不得將心等悟若將心等悟則障道矣慈明大師亦不妨幹緣事但時時提撕且耕且戰久久之間自然佛法世法打成一片山僧有箇頌子為作證明捨富貴如棄涕唾童真入道又希奇踏著箇中關捩子慈明不讓末山尼。

建陽劉士隆請普說

僧問撾動一聲塗毒鼓搴旗斬將在臨時遠近聞之皆腦裂擡眸霹靂火星飛傾秋倒岳驚天地妙用全提向上機等閑放出遼天鶻請師相見不揚眉正當恁麼時如何是和尚室中為人一句師云一時被你道了進云和尚何以賺誣於人師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進云謝師答話師云答即答了只是未有主有進云正當恁麼時畢竟是甚麼消息師云適來甚麼處去來進云喚作無主得麼師云喚作有主得麼進云只如鏡清問僧門外是甚麼聲僧云兩滴聲清云眾生顛倒迷己逐物意旨如何師云爛泥裏有刺進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作麼生師云踏著秤槌硬似鐵進云恁麼則也是相逢一會家師云洎不迷己又作麼生進云若不上來爭知恁麼師云滴穿眼睛浸爛鼻孔進云忽遇雲開日出時如何師云一場懨懨。

僧問搥動一聲塗毒鼓雲從龍兮風從虎一時被你道了也甜瓜甜兮苦瓠苦正當恁麼時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過進云恁麼則剔起眉毛須著眼箇中能有幾人知師云露進云堪笑當年黃面老逢人相見不揚眉師云野馬嘶風蹄撥刺金毛踞地他尾吒沙進云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看即有分師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進云王老師分上未為分外師云逢人但恁麼流通進云若不是和尚幾乎被諸方搽糊師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進云灼然如是便禮拜。

師乃云便恁麼流通得去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直得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盡向這裏覓出頭處不得且作麼生搽糊他若搽糊他不得佛法無靈驗若搽糊得又向甚麼處名邈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如香象渡河徹底截流而過然後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所以道明眼漢沒窠臼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如水上放葫蘆無人動著蕩蕩地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觸著便動捺著便轉轆轤地且道正當恁麼時於衲僧分上成得甚麼邊事良久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復云士隆夫婦宿植德本與法有緣今生雖無人勸發而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故能留心此段因緣願於知識一言之下悟入佛之知見又願世世為無姻夫婦其發心殊勝如此正似迦葉尊者因地之時為鍛金師因入伽藍見佛面上金剝落意欲新之力所不逮纔作是念感一女人施與其金莊嚴佛相二人因此發願世世為無姻夫妻自爾過一百一十劫身常金色所謂施金者即佛世紫金光比丘尼是由是觀之這一念可謂殊勝經許多劫此念不滅其報亦無盡所以山僧常記一念殊勝功德無較量處是故善財童子於覺城東際古佛廟前見文殊師利於獅子嚬呻處一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然後過一百一十城見五十三員善知識每到一善知識處必先致問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耨三菩提心而未知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我聞聖者善能誘誨惟願慈哀為我宣說所謂初心時便成正覺蓋最初一念充塞過現未來是故李長者有言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士隆夫婦不昧這一念所以同德同誠歸向佛乘悟人間世如夢如幻前世植福深厚今世出來萬事如意兒子又讀書九經十七史家中自有印板其中逆順邪正興亡治亂總知下落然盡是他人事唯有自家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謂之己事未明所以就師決擇要得分曉縱饒今生般若緣未熟後世出來亦乃省力這箇是出三界二十五有塵勞底法門未發心時即是地獄纔發心際已出地獄蓋信本上便成佛了不見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預千佛之數適來說底善財童子一生成佛常記得某曾問先師教中說善財童子不離自所住處入普賢毛孔中畢竟善財向甚處去先師曰成佛去某云莫惡口先師大笑道我下得這語好然雖如此汝等諸人須是實始得最後彌勒彈指善財入樓閣中見百億四天下百億兜率陀天及餘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殊勝境界然後彌勒

又彈指一聲善財從三昧起乃至再見文殊一周佛事成就無量殊勝功德所以無盡居士頌云妙意直真末後收善財到此罷南遊豁然頓入毗盧海悔向他山見比丘當知善財這一念與劉士隆所發底一念無二無別將來收因結果當與善財把手共行又法華會上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便得成佛時舍利弗於此生疑謂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又女人身猶有五障云何速得成佛於是龍女謂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曰汝以神力觀我成佛後速於此要識龍女所獻寶珠便是當人這一念所謂甚疾者其一念之速世間疾速更無過者何故且如士隆是麻沙人只今身在徑山忽然憶著家鄉纔舉意時鄉間所有市井人物便在這一念中至於成佛亦如此矣故經云當時眾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這箇亦不出當人心地法門山僧今日於猛烈人前說些猛烈話莫教一打發時佛亦不奈何有箇頌子與作證明立地成佛大丈夫古有榜樣應不錯廣額屠兒放下刀彈指便登無上覺士隆亦是箇般漢一去萬牛不可挽直下渾如鐵鑄成從教人道我擔板。

劉士隆再請普說

僧問連日霧　雨今朝皎潔晴流水填溝塞壑亂山寫碧堆青老師說法當端午肘後神符分外靈徧觀大地皆為藥信手拈來總現成忽遇同得同失同殺同活底人來時如何師云一筆勾下進云恁麼則總無用處師云普天匝地絕承當進云正當恁麼時承當底事作麼生師云鐵蛇鑽不入進云只如文殊一日命善財採藥善財曰徧觀大地無有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於是善財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意旨如何師云甜瓜徹帶甜苦瓠連根苦進云老和尚道即太殺道只道得八成師云留二成與上座道進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肯全拋一片心師云前言不副後語進云老老大大性命也不能作得主那師云爭奈亦能殺人亦能活人進云須知有一味不在生殺裏師云髑髏前作妄想進云爭奈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訶僧云是便禮拜。

師乃云只這是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只如不受殺活底人出來且道徑山在第幾位安排若安排得教伊無出氣處若安排不得佛法無靈驗正當恁麼時畢竟如何商量若商量得是去十方諸佛古往今來一切知識咸為作證且道證明箇甚麼若證明得即向證明處百雜碎若證明不得在東者還東在西者還西。

復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所以道入得世間出世無餘蓋世間法即是佛法佛法即是世間法然無世間法佛法不住世適來禪客問文殊菩薩命善財入山採藥曰但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如教入山徧觀所有一草一木無不是藥回白文殊曰徧觀大地無有不是藥者文殊

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乃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據妙喜見處善財善採藥文殊善用藥雖然恁麼若遇無位真人又殺他不得又活他不得如是則文殊成妄語去縱使能殺能活文殊於無位真人分上如何施設到這裏具眼者方能證明如今諸方禪講互相攻擊其故何也蓋為不識古人方便殊不知一大藏教盡皆如此座主家多不信禪謂之虛頭良由氷炭不相入須是你證我亦證眼眼相對自然無是無非祖師西來見眾生根器淺漏滯在教乘不能得見自己本來面目只去沁教網走讚歎佛乘是故佛言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苦所以達磨大師說一箇方便道我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今人錯認方便把教乘都撥置了豈不知教是佛口禪是佛心佛豈有心口不相應來你要會麼教是醫書禪是指訣當因指見脉其實脉不在指上因方書然後知藥藥不干方書事但假方便見病而已所謂禪者亦復如是但為救殢教乘者之弊不見釋迦老子於六欲天說大集經是時佛敕天魔外道皆至佛所聽法各各令發菩提之心有不到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只見會中有一魔王出來白佛言世尊直待眾生界空我方發菩提心到這裏喚他作魔王得麼所以天衣懷和尚拈云臨危不變是真丈夫只這便是佛會上說底禪不可去教乘裏面剔出得麼方知禪無彼此禪無傳授若道有彼此有傳授是大妄語謗佛法僧因記得教中說馬勝比丘得四禪定具六神通舉意要遊天宮時不起于座得意生身便往天上忽一日定中思惟不知世間地水火風到甚地位永盡無餘既從定起詢及餘人咸無知者遂升梵天問大梵王正值梵王為梵眾說法馬勝問曰不知世間地水火風得到何地永盡無餘梵王無對於是下座謂馬勝曰此義不可令眾人聞當歸宮中為尊者說至無人處遂告之曰尊者所問甚為希有我實不能酬對但為慚見梵眾乃妄言爾馬勝難曰身為梵天之主尚不能斷妄語況凡夫乎以是觀之執滯教乘錯會佛意無非妄語故首楞嚴云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為明月故豈唯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便是這箇道理要會麼乃以拂子擊禪牀云一擊忘所知是名入流而無所入纔聞擊處便是入流然不被聲塵之所轉假其方便而見自己本地風光若執方便無有是處士隆既知歸向佛乘留心此道更須勇猛精進直取無上菩提山僧有箇頌子為作證據擊開千聖頂門眼跳出無為解脫坑日用應緣活鱍鱍常於佛祖那邊行。

淨達道人請普說

僧問衲僧忍俊多時老師將舉竹篦俊鶻遼天呈羽翮金毛出窟振全威誰知未舉先明得已落他家第二機未審如何領略稱得全提師以拂子擊禪牀云一擊忘所知進云恁麼則臨濟德山退身有分師云可知禮也進云徑

山門下得恁麼水泄不通師云莫道水泄不通好進云果然為人痛的的地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僧問衲僧家當守職撥草瞻風訪知識飽食安眠不自甘苦死須求竹篦喫諸方瞎禿謾紛紜爭似老師輕著力與伊打破赤肉團無位真人赤肫[骨*歷]忽遇舜若多上座來時如何師云還見老僧麼進云和尚還見某甲麼師云見得你骨出進云忽遇通身無影像遍界不曾藏與和尚同死同生同出同入底人來時如何師云賊身亡露進云恁麼則相識還同不相識師云爭奈把手上高山進云某甲今日不妨小出大遇師云你得箇甚麼進云和尚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師云乞兒蘿易滿僧禮拜。
師乃云左眼半斤右眼八兩添一星不得減一星不得若有人向不添不減處垜根好與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若總恁麼行脚清風月下守株人凉兔漸遙春草綠所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只今還有道著者麼出來與徑山相見妙喜為你證據且道相見時將甚麼證據若道有法可證即是謗佛法僧若道無法可證亦是謗佛法僧且作麼生免得此過良久云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復云這箇達道人往往前報世中曾一念差別今生雖在女流中所以便知歸向且無良朋善友激發他早年自能瞥地打便修行正是作世間塵勞業底時節一捩轉來便要參禮善知識學無上佛果菩提但恨從前未遇真正導師可以決擇生死大事妙喜常說衲僧家要具擇法眼既無恁麼眼須帶耳朵行脚始得這箇達道人雖不行脚又有眼又有耳朵知道甚處有尊宿可以拔得人生死根株令人直拔見性出生離死念念要親近結般若因緣若非宿有願力焉能如是妙喜在衡陽時常常寄聲要來理會這一件事只緣家中有八十歲老人雖有孝順子孫足可奉甘旨然自放意不過所以不敢離身士隆又是箇猛烈漢見閤中如此修行自謂婦人女子尚要學不思議事我輩丈夫漢豈無分耶便竪起脊梁此回不遠數千里來見妙喜信知一生成佛底人必有決定志譬如壯士屈臂不假他力箭既離弦無返回勢只這信得及處直下坐斷報化佛頭所以道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便是這箇消息縱饒今生未能一刀兩斷便契證也去信地上種得善根深後世出來少一分不得釋迦老子道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況專注一心要出離三界二十五有輪迴諸佛菩薩終無妄語太底世間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間法世間法即有陰有陽有寒有暑有去有來有善有惡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明王治世有賞有罰是故契經云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乃至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乃至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悉現其身而為說法因記得庵提遮女問文殊師利菩薩曰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甚麼被生死之所流也好一問大意道明知本來不生不滅因甚麼却被生死流注將去昧却自己本來面目文殊答曰其力未充舊時有一僧持此語問一老宿適值面前有一枝笋宿乃指謂其僧曰如今把來

作竹用得麼此明其力未充謂修行未有力在此是教中所說却到祖師門下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要會麼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甚麼被生死之所流其力未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無非是這箇道理宗眼即教眼祖意即教意故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但向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嚴整三業六根悉令清淨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假定力以熏修將來久假而不歸道力勝業力本來面目自然現前方知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山僧有箇頌子舉似大眾淨達宿有般若性悟世虛幻非究竟發志要續佛慧命從茲勇猛進加精不遠千里來雙徑請我陞堂為作證妙喜與你無文印當知此義是決定。

照起二大師請普說

僧問跳出野狐窟便作獅子吼棒頭海嶽翻喝下須彌走正當恁麼時未審隨風入俗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鈍鳥逆風飛進云老和尚將尼彈子換人眼睛不是今日師云喫飯咬著沙進云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意旨如何師云看取下面注脚進云恁麼則渾不施寸刃斬盡不平人師云畢竟是甚麼道理進云因風放火用力不多師云你若放火便有官方。

僧問鈍鳥逆風飛意旨如何師以拂子擊禪牀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進云忽若有箇英靈漢不受人這般茶飯又麼作生師云未見其人進云擬向這還呈伎倆鼻頭裂破眼睛黃師云老僧這裏無這邊那邊進云只如水泄不通處還許某甲箚脚也無師云作麼不許進云恁麼則兩頭俱坐斷一劒倚天寒師云孟八郎漢又打入葛藤窠裏去也進云既不恁麼還更有話會分也無師云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進云恁麼則古塚毒蛇頭戴角觸著傷人不奈何師云你要咬老僧那進云也要知和尚皮下有血師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莫咬老僧進云只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意旨如何師云八字無兩擘進云老和尚可謂極盡老師密意師云你恰似曾做曹洞下工夫來進云雖然因語識人爭奈摸索他不著師云他是阿誰摸索不著進云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師云你却做得天童侍者進云和尚可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師云我也不奪人食也不牽人牛進云某甲三十年後作他兒孫在師云一任鬼窟裏作活計進云正在鬼窟裏時還有方便也無師云無方便進云既無方便則三世諸佛一場懽懼師云又干他甚麼事進云今日或有人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未審如何祇對師云這裏無如何進云還我話頭來師云你話頭在甚麼處進云大好無如何便禮拜。

師乃云若識得這箇話頭曹源一滴水只在口唇皮上若向口唇皮上覓曹源一滴水又却不是也所以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然後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擊百雜碎却向父母未生時與伊下箇注脚待伊擬向父母未生時著到妙喜又向他道不是這箇道理為甚麼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若總似恁麼問話總似恁麼答話則達磨一宗掃土而盡眾中若有英靈上士俊快衲僧聊聞舉著剔起便行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若得恁麼却向伊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且道前來底是後來底是是又是箇甚麼良久云不見道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復云趙州道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又道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只如未有世界時此性在甚麼處常記得京師有箇座主僧問他未有世界早有此性既未有世界此性却安頓在甚麼處他思量一上了却道在虛空裏何故見得教中說虛空裏中陰之身插手不入豈非性乎妙喜曰楞嚴經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又道空生大覺中如海下漚發如何此性却在虛空裏古人又云三界唯心所現萬法唯識所變你若說先有世界也不是先有此性也不是到這裏趙州老人四句言語畢竟如何消遣座主曰莫是要悟麼妙喜曰可知禮也若不悟總是癡狂外邊走所以趙州和尚用處喚作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拜婆年不曾有禪道喚人只是據欵結案而已有僧問如何是道州云在墻外底僧云某甲不問這箇道州云你問甚麼道僧云某甲問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又問如何是禪答云牀脚僧云莫只這便是州云是即脫取去又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州云老僧自小出家不曾眼花僧云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州云願你常見毗盧圓相有一秀才問佛不違眾生願是否州云是曰問和尚教化手中拄杖得否州云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我非君子州云我亦不是佛這般禪直是易見難識且道後來有甚麼人入得這箇境界一百年前有箇洞山聰和尚二百年前有箇雲居簡和尚此二尊宿與趙州用處一般有僧問孤峯獨宿時如何簡云閑却七間僧堂不宿誰教你去孤峯獨宿又問路逢猛虎時如何簡云千人萬人不逢獨是你逢又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簡云問這赤頭漢作甚麼此亦易見難識又聰和尚一日在山下自負一束柴歸時有僧問山上自有柴和尚因甚麼去山下取聰擲下柴云我要燒又僧問嚴陽尊者如何是佛曰土塊如何是法曰地動也如何是僧曰喫粥喫飯此亦易見難識因甚麼難識只為太近可笑近代有一般說平實禪底盡作無事會去只道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盡向平實上作伎倆如有問甚處來曰僧堂中來又問還見聖僧麼曰見又問聖僧向你道甚麼曰聖僧不說話又問聖僧還有口麼曰有又問你還有口麼曰有又問你有口會說話聖僧亦有口因甚麼不說話曰聖僧是泥做只管平實祇對又如問僧甚處來曰寮中來又問如何來到這裏曰行來又問將甚麼行曰將脚行乃指香臺問你有兩脚尚自會行香臺有四脚因甚麼不會行曰香臺是木做底這箇謂之全是全不是何故只為不曾悟你若有真實悟處則七顛八倒無有不是所謂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若不然者返被法縛無自由

分今早因一講師來咨聞入室要決擇生死大事山僧示以馬祖問亮座主云聞說座主會講經是否曰不敢祖云將甚麼講曰將心講祖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爭解講得經曰心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麼祖云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纔行數步祖却喚云座主亮回首祖云是甚麼亮豁然大悟自此便隱於西山山僧正與他說你只去看馬祖云是甚麼他却不領我話倒問自家衣服不淨將水洗水不淨將甚麼洗山僧向他道你管得許多閑事且理會箇是甚麼莫要求速効然座主家莫教一打發如虎插翅舊日有箇闍梨每上講時也去胡亂批判古人公案又有箇月和尚法嗣大通自信禪不及每日在方丈內修長懺所以端師子有頌譏之曰何山長老修長懺壇上闍梨愛說禪子細思量無別事都盧只為大光錢學道之人若會教意古人亦謂之借教明宗如天台智者大師空假中三觀若參得禪了把他一心三觀來打一看真箇為禪和子出氣三觀曰空無假無中無不空假無空無中無不假中無假無空無不中若教妙喜把這一心三觀說到盡未來際鈎鎖連環相續不斷何故為我親見親證所以道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要得真實與道相應如人熱病須得一回通身汗出乃可病除若未然者定厥疾在方寸中正作鬧在今日照超三大師得得上山設齋供養大眾請妙喜舉揚般若不為別事只要見者聞者同證無上佛果菩提山僧有箇頌子舉似大眾生死涅槃無異路一道靈光兩處通會得箇中消息子無邊惡業總歸空。

智通居士請普說

僧問擊石火閃電光究得究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進云未審是何宗旨師云打著南邊動北邊進云恁麼則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云却引得著進云也知和尚只在這裏師云你離却這裏一任[跳-兆+孛]跳進云只如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馬大師直下覷意旨如何師云你這回不得錯舉進云和尚趕人不得趕上師云爭奈直上覷何進云恁麼則馬大師直得無安身立命處師云正是弄巧成拙進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師云你又引著這一句。

僧問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那裏是這僧引得著處師云便是你問處進云恁麼則張公喫酒李公醉師云却不恁麼進云只如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回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未審如何是寒時寒殺闍梨師云向火去進云只今是甚麼時節師云只為你有眼無耳朵進云如何是熱時熱殺闍梨師云且領前話進云今日或有人問和尚寒暑到來如何回避未審和尚如何祇對師云老僧只管看進云恁麼則大眾一場懨懨師云可知禮也進云若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見諝訛便禮拜。

師乃云若也見得譖訛處一大藏教盡是譖訛因緣若於譖訛處見得不譖訛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這裏透得去譖訛因緣即不譖訛若透不得不譖訛處即是譖訛作麼生免得此過到這裏如按太阿擬之則喪身失命且道不擬時汝等諸人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知得安身立命處則釋迦老子所說一大藏教也不多一字也不少一字也不在譖訛處示不在不譖訛處如香象渡河徹底截流而過如踞地獅子等閑哮吼一聲百獸為之腦裂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證明良久云彼既丈夫我寧不爾。

復云是日智通居士黃彬命妙喜老僧舉揚般若所將功德追薦先考侍讀尚書少保先妣溫國夫人李氏先妣榮國夫人李氏超昇佛界受勝妙樂今日佛事乃是妙明居士以裹足之餘稟智通居士請妙喜舉揚般若追薦三大尊魂蓋妙明居士受先祖尚書蔭妙年改官舉意作為便得成就由是不忘來處願以茲般若殊勝之力報答深恩智通十年前來衡陽理會此事其志甚篤妙喜竊笑諸方纔喜箇人不能得他會只管多言多語與伊解注學者把心識領覽在藏識中以為至寶此等殊不知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却不去直截處理會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汝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這箇如隔窻看馬騎眨眼便過去若是世間法用心意識安排計較得唯有這箇一件事須是得入手傳與人不得說似人不得妙喜尋常只以本分事待學者教伊自眼開如智通居士在衡陽時每舉話頭問渠渠緩緩地方道箇不會近日來此忽然知得麥裏有麵飯是米做一問一答儘道得相近及乎獅子返擲東西南北元無定度便摸索不著然欲行千里一步為初況渠參禪與別箇士大夫不同直是要著實理會不務資談柄既知麥裏有麵須是更進一步若不然被人拈出糖糕便認不得非唯失了麵體亦乃不識糖糕到這裏須是悟始得孟子亦云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時佛法未到早有如此說話學道之人果能取之左右逢其原則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謂之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智通居士只把這一著追薦尚書三大尊魂縱使七寶滿空而用布施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百千萬億分亦不及一何故一念無心功德最大所以古人教你離心意識參取又道寧作心師莫師於心既撥得一線路方知妙喜禪無傳授不將佛法當人情近來叢林凋弊據佛祖位具正知見者復難得舊時江西湖南列剎相望盡是大宗師有箇廣道者離洞山要去參晦堂到黃龍山前逢一僧問廣云首座甚處去曰黃龍去僧云心和尚夏裏不坐曰心既不坐則往石霜參琳和尚去那時盡是這般好尊宿如今諸方多不信有妙悟只是商量古人公案如洞山夏末示眾云初秋夏末兄弟東去西去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有下語者皆不契因僧持此語到石霜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洞山聞而肯之謂瀏陽有古佛出世往年有箇老宿共我商量道萬里無寸草處去是無中唱出門便

是草是有中和貴得血脉不斷又道萬里無寸草處是父母未生已前威音王那畔事此時不容開口又指口為門謂纔開口便落草故云出門便是草此是當時負大名底人作這般伎倆後來山僧因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忽然打破漆桶方知萬里無寸草處去出門便是草無許多勞攘所以菩薩眼見佛性學道人須是眼見始得何者名為眼見僧問普化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化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殿裏底如何是佛麻三斤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須是見得透消息便絕妙喜參得禪了先師曰你如今正坐在無禪無道處可借許在這裏死不得活乃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纔下語便云不是如是者數月乃謂某參黃楊木禪漸漸縮去一日某問見說和尚在五祖理會不得曾問此話不知五祖如何答先師不肯說某曰當時豈非對眾問乎只今說又何妨先師乃說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祖云相隨來也山僧纔聞舉便理會得當時點似先師自此大法便明方驗得邪正常念師恩粉骨碎身未易報答所以道悟了更須遇人若不遇人中途打住先師往年先參真如照覺了去見晦堂從前所得一點用不著逮離晦堂到五祖處又用不著五祖只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示之後來方得盡善若透這些不過非但瞞人亦乃自瞞此事如將梵位直授凡庸豈可容易妙明居士於仕路中在在處處作利益事而又留心此道極不易得智通居士今夏來此相聚誠不為空過縱未得大徹大悟然已在正路上行妙喜與之歡喜無量有箇頌子舉似大眾但知佛是人修得休問人能作佛無人佛兩頭俱剔脫趙州東壁掛葫蘆。

上官承務請普說

師云教中道汝等一人發真歸源此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五祖師翁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祝/土]著瞌著徑山即不然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不干我事此語有兩負門若辦得出許你俱參學眼是日奉三寶弟子上官端已先就本家印施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一千部斯辰請陞座舉揚般若以茲功德追薦先妣虞氏大娘亡妻徐氏亡男徐奇超昇佛界仍為端已懺悔罪[億-音+(天*天)]消除災障此是智通居士為上官承務帶來請普說底意旨智通一生留心此道今夏在此隨眾入室妙喜唯以本分事接他前此因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忽然有箇快活處山僧與之歡喜無量古德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直須自見自到始有受用分如今諸方有一種虛說悟門實不曾悟者又有說本來無悟悟是建立之詞者有商量古人公案為禪道者有指燈籠露柱將心意識領覽為禪道者有以默然無言教人休去歇去為禪道者如斯見解盡是謗大般若何以故只為不曾眼見所以道菩薩眼見佛性這些道理說似人不得傳與人不得除非你證我亦證自然默默相契五祖師翁曾說箇譬喻如戰國時有二人去他國探事初

入界時二人商量了各自分首一人東去一人西去從一州至一縣行一月又一年不覺厮撞著這箇覷那箇那箇覷這箇並無言說從前商量底事歷歷分明挨肩便過要會祖師西來意便是這箇道理又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方始是衲僧相見瘥病不假驢馱藥豈在爭鋒唇舌之間所以道一毫穿眾穴眾穴一毫收楊岐祖師謂之金剛圈栗棘蓬不見趙州訪一庵主便問有麼有麼庵主竪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般處拂袖便出又訪一庵主復如前問庵主亦竪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眾中商量道欛柄在趙州手裏肯也在我不肯也在我儘做伎倆無出此箇見解又教中道文殊是七佛祖師出女子定不得網明菩薩却出得女子定眾中也恁麼商量道欛柄在女子手裏出定也由我不出也由我如斯見解做座主奴也未得在以至趙州勘婆玄沙未徹香嚴上樹深山巖崖佛法羅山問明招虎生七子第幾箇無尾巴招云第七箇無尾巴此箇說話眼若未開一似說夢要敵他生死須是透得這箇金剛圈吞得這箇栗棘蓬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方知祖意教意無二無別是故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末上云如是我聞一時薄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汝等諸人若向這裏得入則自己神通大光明藏廓爾現前又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一部經之要妙無過於此要會麼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便是與你下箇注脚了也妙喜曾有頌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此頌甚分曉須是開眼方見今日為上官承務發揚斯事更有箇注脚舉似大眾隔山見煙知是火隔墻見角知是牛圓覺修多羅了義大千沙界一毫收一毫收不風流處也風流何以故譬如趙官家世界一統天下有三百六十軍州。

陳氏法空請普說

僧問日月雖有盛明不照覆盆之下和尚道也恠徑山不得意在跛鱉盲龜一夏九十日不妨飽食安眠如何得竹篦子東敲西點師云你但飽食安眠進云謝和尚指示師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進云只如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畢竟如何為人師云老僧耳背何不高聲問進云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云不知慚愧得人憎進云忽遇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底人來時如何師云喚來與老僧洗脚進云若不恁麼爭知恁麼師便喝僧禮拜師云不消一喝。

僧問飽食安眠揭地掀天李相公親見藥嶠韓吏部參見大顛未審今日事如何師云火裏蜘蟟三隻眼進云設使千眼大悲也窺覷和尚不著師云東家點燈西家暗坐進云正當恁麼時未審是甚麼人境界師云鐵蛇鑽不入進云王老師得恁麼奇特師云只為你問處峭揩進云恁麼則波斯養得崑

崙子解向深深海底行師云且莫鈍置者僧進云只如古人道但離妄緣即如如佛便有人從此悟去未審還端的也無師云作麼生不端的進云如何是此人悟入處師云但看今日行履進云爭奈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云客作漢僧云喏喏便禮拜。

師乃云道端承當箇客作漢徑山老僧大似不著便為甚麼如此因地而倒因地而起所以道靈光洞耀逈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敢問大眾只如十二時中開單展鉢拈匙放筯出僧堂入佛殿行住坐臥四威儀中還有這箇消息也無既有這箇消息喚作妄緣得麼既不喚作妄緣又道但離妄緣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到這裏須是具衲僧頂門眼若不具衲僧頂門眼道有也被他惑道無也被他惑道是妄緣亦被他惑即如如佛亦被他惑畢竟如何得不被他惑去不見道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復云這箇是女弟子陳氏法空先發心禮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今已圓滿請山僧舉揚般若消除罪障延集吉祥底意旨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寶塔散在人間天上知他為法界眾生作多少利益若有人一瞻一禮乃至如其寶塔之數便是宿生今世有如山重罪也消鎔了蓋如來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威德廣大願力弘深若唱禮時釋迦老子在你舌頭上轉大法輪頭磕地時釋迦老子在你額上轉大法輪膝著地時釋迦老子在你膝上轉大法輪只為眾生背覺合塵無明所覆甘心道我是眾生正在迷妄顛倒窟宅中就裏頭要求出路正所謂含元殿裏更覓長安既為塵勞煩惱所障應須禮拜懺悔願無始時來至于今日三業六根一切罪障悉得清淨此是實頭修行功無虛棄有一種人步步行有口口談空便謂罪性本空一向撥無因果佛所以云罪性若有體相則盡十方世界不能容受蓋言此界造惡者多若能悔過一念知非縱使造罪如積乾草高須彌山末後這一念追悔殊勝之心如一芥子之火燒盡無餘梵語懺摩此云悔過亦謂之斷相續心往往世間人自知有罪當求懺悔至於能禮陀育王所造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八萬四千拜從前罪業以之消亡又却從頭造起此等名為至愚之人罪若如此懺悔安得名為斷相續心却到祖師門下世出世間一網打就故曰自心清淨自性戒自心清淨自性定自心清淨自性慧謂之清淨無染廣大寂滅妙心此心能入凡入聖入有入無入淨入穢入天堂入地獄能化地獄為天堂能化業識為佛智不是強為法體本來如是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所以智通居士知有此段大事因緣瞥地得早自受命來不曾歷一任惟恐此生不知箇本命元辰下落枉來南閻浮提打一遭由是打硬修行孜孜為道山僧四十年前在荊州無盡公家與之相見無盡愛其德性靜重每稱道之一生留心此道雖未能脫然噴地一發然這一箇消息只在縱今生參不得後世出來亦不失為佛法中人何故却為此生不在別處用心然般若上亦無用心處譬如太末虫在處能泊而不能泊於火焰之上蓋火焰上是他喪身失命處眾生心識在處能緣而不能緣於般若智焰之上蓋般若智焰之

上無你捿泊處楞伽經云眾生心識熠熠清擾無少休息躁動如猿猴樂不淨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直如此可畏爭如把箇一念來這裏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忽然會得如貧得寶如暗得燈士大夫家博極群書九經十七史裏面興亡治亂無不通曉先聖所讚者依而行之所訶者不敢違犯只有禪一件未會在也要會則箇縱使真實為道而不遇本分宗師與解粘去縛撞著一般杜撰長老教休去歇去須是靜不得鬧知道士大夫平昔多鬧遂教去黑山下鬼窟裏作活計更言悟是建立間有信其說者終日閉眉合眼乍覺身心寧貼便喚作禪又謂纔開口便落今時教人向空劫已前無言無說處會取既不信有妙悟遂成謗大般若所謂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且如士君子學先王之道若無省發處則不能窮理盡性座主家於教乘裏面無瞥地處則被文字語言纏縛不知動轉以至世間種種技術若無所得則不能盡其妙況學無上佛果菩提若無悟處何以出三界輪迴兄弟家須是晝三夜三如救頭然向石火電光中快著精彩窮究這一片田地教知下落先德道我立地待汝究取又道我坐地待汝究取雪峯和尚又道若起一念承當即是相瞞信之無心功德不可思議文殊般若經說佛與眾生平等何以故三世諸佛無心眾生亦無心故由其一念無心功德緣起無生所以陳氏法空夙有善根種性今生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故能於火宅塵勞之中撥置諸緣念念為道報答四恩三有誓求無上佛果菩提真女流中大丈夫智通居士以法空之故在此隨喜聽法願一言之下頓悟佛之知見法華經云隨喜功德無量無邊若有人聞是法華經一句一偈聞知隨喜復行轉教餘人聞已亦隨喜轉教如是展轉至第五十乃至布施象馬七寶宮殿樓閣更令證於須陀洹乃至得阿羅漢果所得功德不如是第五十人聞法華經一句一偈隨喜功德你且道七卷經盡是說法華經功德畢竟何者是經要會麼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若向這裏會得功德無較量處其或未然聽取一頌(云云)。

張氏孺人請普說

僧問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灼然是柳公權聯句詩未審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喫飯咬著沙進云也好箇消息師云只是你漆桶不會進云和尚適來甚麼處去來師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進云只如乾峯示眾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穩坐直饒恁麼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時雲門出眾云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乾峯呵呵大笑意旨如何師云氈拍板撞著無孔笛進云恁麼則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便喝進云雲門云猶是學人疑處乾峯云子是甚麼心行又作麼生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進云恁麼則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如今無直人師云引不著進云雲門道也要和尚委悉峯云直須恁麼始得穩坐還端的也無師云逢人但恁麼舉進云只如雲門平生氣宇如王為甚麼被乾峯一條斷貫索穿却鼻孔師

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進云和尚大似肫膊不曲外師云是僧禮拜師云有頭無尾得人憎。
僧問天台山上金烏藥自古無人道得著白道猷高一著蛇口坐禪光爍爍向曾說似老師來今日如何都忘却師云老僧却記得進云和尚記得底何不舉似大眾師云這販私鹽賊進云將為記得元來錯舉師云你何不向錯舉處會進云若不向錯舉處會安得與和尚相見師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進云直饒擲地作金聲到某甲分上一點也用不著師云耕夫置王漏不是行家作進云人天眾前也不得壓良為賤師云左來也著右來也著進云只如五祖和尚道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時動著關楔兩扇東扇西扇未審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作麼生無進云如何是奇特事師云兩扇東扇西扇進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裏穿便禮拜。
師乃云若知得這一條被落處蓋却天下衲僧人人向這裏許伸縮自在若也知慚識愧則前前後後去去來來轉身向東邊去也由他轉身向西邊去也由他且道他畢竟在被裏許也無若道在裏許未出金峯窠裏若道不在裏許我說此人心外有法正當恁麼時却向甚麼處與他相見良久云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復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百歲光陰只在一剎那一剎那悟去萬年只是一念一念穿過萬年故李長者有言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何者名為當念不見善財童子於覺城東際古佛廟前見文殊菩薩獅子嚬呻象王回顧處一念便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後過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員善知識亦不越這一念蓋此念一發便充塞虛空此念迅速縱是石火電光亦不可比況且如妙喜昔年曾到京師如今一思量著昔年所見樓臺殿閣市井人物宛然在方寸中其迅疾可知矣教中所謂得意生身者意纔到處其身亦到若是凡夫意到身不到唯有這一念不問凡之與聖盡能充塞虛空為甚麼說到這裏因張氏孺人要學無上佛乘窮究自己一段生死大事蓋是女流中大丈夫未滿三十修武不幸既知身世猶如幻夢空花所以求出離之要此來隨永寧郡夫人洎諸道伴得得上山修設問山僧乞法名且言纔有度牒便要出家是決定義山僧因與立名祖定蓋決疑論中說婦人生西方者如空中雨點不可勝數何以故為婦人女子多具決定信要作惡事時更勸不得驀地回頭修行五戒十善直是萬牛挽不回所謂箭既離弦無返回勢妙喜所云祖定之義如是而已先德云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未有具大智慧而不從戒定中得者何故我發心修行即是戒既已修行堅固不退即是定以所發心要出離三界二十五有塵勞期到諸佛大解脫境界即是慧從上諸聖只是有智慧人老僧頃年住此山常州有箇無著道人法名妙總三十歲便打硬修行遍見尊宿皆蒙印可有箇長老謂之曰你若商量得千百則古人公案諸方不奈你何渠却問他忽有商離却千百則公案外別置問頭來又如何答長老沉吟久之乃云若如此你須別見人在遂同數尼上山來過夏是時同夏者千七百二十衲子馮濟

川少卿亦在不動軒一日老僧陞座舉藥山初參石頭問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研窮承聞南方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藥山不領石頭云你去江西見取馬大師藥山依教到馬處亦如前問馬師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於馬師言下大悟更無伎倆可呈但低頭禮拜而已馬師曰子見甚麼便禮拜山曰某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相似馬師然之是時陞座纔提撕無著於言下忽然省悟亦不來通消息時馮濟川隨老僧後來方丈云某甲理會得這話老僧問伊居士如何濟川下語云恁麼也不得蘇蘆薩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哩薩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蘆悉哩薩婆訶老僧也不向他道是亦不道不是却以濟川語舉似無著無著云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云却是莊子注郭象老僧見他語異亦不問他却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無著遂作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俱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老僧亦休去後一年濟川疑他不實得得自平江招無著到他船中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子在江中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無著云已上所供並皆詣實濟川大驚你道他是婦人女子無分得麼信之此事不在男不在女不在老不在少是箇一味平等法門唯證者方知祖定若能如此做工夫日月浸久驀然打發不在無著之下山僧有箇頌子舉似大眾與作證明雖未出家名已定便是在家菩薩人堅固初心不退轉一朵優曇火裏春。

中禪人請普說

僧問若以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為念者即不見有世間我人眾生壽者相如其不然即被目前燈籠露柱佛殿三門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換却眼睛初無主宰敢問和尚只如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是繫驢橛耶金剛王寶劒耶栗棘蓬耶金剛圈耶未審此三則語那一則最親師云江南有江北無進云有底是甚麼師云便是你問底進云爭奈某甲舌頭不出口師云只如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作麼生會進云老和尚賴遇問著某甲若問著別人即禍生師云你也須入地三尺進云某甲問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入地三尺王老師別作麼生吐露師云逢人但恁麼舉進云相逢會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寥廓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僧禮拜。

師乃云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栗棘蓬金剛圈以拂子擊禪牀云盡向這裏百雜碎便恁麼明得去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盡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盡十方世界是箇真實人體盡十方世界是諸人放身命處若能如是解如是承當如是受用便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回無明為大智有時拈一枝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却作一枝草用譬如壯士屈臂不借他力獅子返擲東西南北初無定度妙

喜恁麼舉揚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若向衲僧門下過更買草鞋行脚始得為甚麼如此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栗棘蓬金剛圈甚麼處得這消息來喝一喝。

復云見說興座主善講華嚴大經深明佛理想見於師資道義更是周旋直得中上座纔聞訃音便罄囊中所有作種種佛事以報師長教導之恩聞於去年正月一十三日示疾說偈告眾端然而化此皆平昔操履真實故能感末後殊勝如此圭峯禪師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作義事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往往前輩太宗師亦有宿債未盡便就報身中償了者有前世淨業多時節到來坐脫立亡者如天衣懷禪師是第一等明眼尊宿門弟子佛日才禪師最為孝順因懷有疾才謂參徒曰恐怕老子有宿業俗眼見之不能無譏嫌乃迎侍歸佛日山將息一年而終先佛所謂眾生定業難逃若這裏看懷禪師不直半文錢及其臨遷化時有僧問和尚去住如何即彈枕子三下僧云豈無末後句即說偈曰紅日照枿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似恁麼說話豈凡情可測如興座主者且不曾行脚只把父母所生口講一乘圓頓之法流通後世使此箇法門綿綿不斷感得臨啟手足時了了分明如脫弊屣以是觀之知佛法甚生尊貴未說頂門具眼驀地打破漆桶把我所證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底一著子報答父母師長之恩縱使只會得一經一論捧帙於獅子座上讚歎一乘之法也結得無限增上勝緣況於此道七穿八穴者耶若是參禪未得心地發明把華嚴經來看一似說夢韓子蒼曾說與老和尚云某若是世間文字一過目如誦二十八字詩一遍永不忘却到讀華嚴經一似說夢此亦無他蓋是平昔境界不熟山僧常說與兄弟你若歇得念念馳求心則生處自熟熟處自生那箇是熟處順意界者是如無相居士一生在富貴中至於飲食衣服種種受用要便在面前又得親近至尊可謂如意却能知有一念生死心不曾破所以要知剝地一破吾佛所謂絕心生死伐心稠林浣心垢濁解心不善然而心上那裏得生死垢濁善與不善來軒知廣大寂滅妙心中元無如是事只為眾生現在無明生死人我稠林中行履得熟把心識染污了由是從迷入迷不自知覺所以先聖曲聞方便只要你絕却生死心且生死心作麼生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這裏直下信得及生死心便絕更不起第二念若起第二念依前屬生死流落意根得如此了却把古人因緣時時履踐張無盡有言自馬祖百丈歸宗麻谷以來把箇禪來簸弄得妙誠哉是言到他語大老為人自然有變態蓋得心之妙心之殊勝因記得昔日雪峯會裏有一僧便是今無相居士等流因五代亂捨俗為僧雪峯觀其根器猛利常以此事接他一日問見說大德曾作天使來是否曰不敢峯云爭解恁麼來意謂你在富貴中爭解入此門來其僧錯會却云仰道慕德豈憚關山雪峯見他蹉却這話遂云汝猶醉在出去其僧便去奇哉精金百鍊還他本色鉗鎚雪峯張大爐鞴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所謂天使者纔行三五步心識正鬧亂之間被雪峯叫一聲大德僧回首峯云是甚麼僧亦

云是甚麼峯云這漆桶僧無語便出這箇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得到箇田地天也惑不得人也惑不得凡也惑不得聖也惑不得直下如生鐵鑄就更移易他不得如今諸方何曾有箇恁麼提似人一時作奇特會了當時這僧聞雪峯道汝猶醉在出去早已知得藥頭來處反其喚回復問是甚麼峯云這漆桶此時正如千江萬浪之中把斗門一閘閘住又如斷石人頭一斷永不復續參禪須到恁麼田地始得七縱八橫既而天使出去雪峯却謂侍者云好箇師僧向漆桶裏著到侍者即鏡清和尚對云和尚豈不是據欵結案鏡清之意謂雪峯見這僧無語便道這漆桶是據欵結案峯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復謂鏡清曰忽若喚回道是甚麼被他道這漆桶又作麼生清云成何道理峯云我恁麼及他你又道據欵結案他恁麼及我你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麼時節因甚麼其間有得有不得清云豈不見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飜成毒藥元初雪峯道是甚麼這僧於言下便坐斷報化佛頭既爾則道是亦不得非亦不得可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忽然當時撞著箇懵懂漢便是遇斯等人飜成毒藥後來雪竇怕人理會不得又拈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有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且道知有箇甚麼是甚麼這漆桶未知有者將謂扶高仰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古龜鑑要會麼這漆桶好大眾山僧常說悟了須是遇人若還悟了不遇人為人便傷鋒犯手若不過便不及禪和家忽然道得一句驚人便就他語上一拶又進得一步更一拶去不得然早是不易也古人如鹿三跳出網謂之纏外佛古來幸有如此樣式直須窮教徹去常記得湛堂和尚有言諸方道眼不明無自由分只去古人冊子上鑽殊不知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要用便用不用便颺却無一星事曾拈丹霞訪忠國師因緣灼然與諸方不同汝等盡是參禪人且看他具眼不具眼丹霞一日訪忠國師方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霞收坐具進前三步國師云不是不是霞拂袖便出國師却問侍者適來上座在甚麼處侍者云出去了也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討這僧也難得湛堂云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登彌天釋之門者須是其人接待高賓應有孟嘗君之度量苟不能如是便見主賓道異雲泥不相合似此拈提諸方少有妙喜依之數年最蒙他苦口若當時說野狐禪為我何處有今日曾謂山僧曰你未曾得一回悟不合都會了因其示疾乃告之曰不知和尚百年後教某依何人曰五祖下許多人我都識得你須往見川勤方了得你後來果如其言至今思之明眼宗師決不悞人今日中上座為本師請舉揚般若以其是華嚴座主山僧做得箇華嚴頌子為渠發揚此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如實而聚如實而析俱屬現量非出非入剎海塵沙不相借借常講如是經念念無休息飜身更向上頭觀舉一毛端收百億。

覺禪人請普說

師云若是出家兒存一念向般若上未說打破漆桶只這誓求無上菩提之心其功其德不可測量莫道報答今生父母便是百刼千生父母之恩無不報者因記得泐潭廣道者是東川人法嗣真淨真淨見他淳朴舉住九峯方行脚時常謂同輩曰我以母愛惜故不喜我他遊我當學道報其恩德因致一問到處問尊宿初參雲蓋智和尚乃問云興化打克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開口示之廣打一坐具便出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持此語問石霜琳和尚琳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琳云好一坐具只是你不知落處又持此語問真淨和尚淨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真淨喝云他打你也打廣向這裏忽然大悟當夜夢其母報言以吾子悟道今得生天承事慈氏菩薩信之般若功德不可思議常說與人我因一悟前後際斷當下心灰直得身心俱忘泐潭深禪師與之為兄弟遣書招之廣欣然而往先有夢兩人舁一銅佛來教化竹竿者翌日果見廣禪師乘輿而至中塗竿折就彼求之其家遂延留供養逮至泐潭正值大雪深欲試之令侍者潛取被枕藏之既困欲眠起去牀頭打一摸見無被枕便曲肱而枕鼻息如雷深歎服久之李商老曾作詩寄之云已透雲庵向上關蔬盂茗盌且開顏頭顱無意掃殘雪毳衲從來著壞山瘦節直疑青嶂立道心長與白鷗閑歸來天末一回首應在孤峯煙靄間有問如何是九峯境答云滔滔雙澗水落落九重山如何是境中人答云長者長短者短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答云葛藤得也未頌勘婆話云指路婆婆在五臺行人到此盡癡獃趙州打破扶桑國杲日當空照九垓山僧因為泐潭持鉢袖帋去覓送行偈廣問你是甚處人云宣州人又問名甚麼云某甲又問何處教化云宣州信筆便書云杲公化主化宣陽彼處檀那盡吉祥回復祖師堂上獻生生世世永馨香時有端上座者見此頌謂山僧曰他定是忘了公不信更往求之及再去咨白果是忘了復如前問一一答之拈起筆又作偈曰杲公化主宣城丐彼處檀那甚相愛寶貝珠金歸泐潭法門從此無拘礙他參得底禪易見難識殆亦趙州之流也從上祖師莫不皆然豈不見百丈和尚一日有人從山下哭上來丈問作甚麼云父母俱喪請師擇日丈云明朝來與你一時埋却至於趙州十二時歌之類你要做佛法會他底世法會他底此所謂易見難識又羅山行脚時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枯木寒灰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純清絕點去山不契却往巖頭處如前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宗師家指人若也無正眼何翅前程作野行巖頭具頂門正眼纔開口便識得斤兩隨聲喝云是誰起滅羅山於言下大悟所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又木平問洛浦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浦云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平不契次到盤龍處復如前問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平於言下大悟後來雲峰悅和尚拈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會去猶較些子可惜向盤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對云不勞斤斧果然只在這裏師云你若識得雲峯便識得洛浦識得洛浦便識得盤龍這箇亦是易見難識又天台韶國師初致一問問龍牙云雄雄之尊為甚麼近之不得牙

云如火與火韶云忽遇水來時如何牙云道者你不會我語韶國師懷這一念下山後到廣慧因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韶大悟於言下這箇亦是易見難識出家兒既存心在般若上日月浸久無有不得底但將一箇話頭靜處閒處只管提撕驀然打破漆桶不是差事。

剖大師請普說

僧問和尚等閑拈一絲頭直得普天帀地所以令盲者能見聾者能聞又能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若使某甲翹一隻足於七日七夜讚嘆和尚一毛孔中佛事而莫能及這箇豈不是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光明所熏而得如是師云謝你讚歎進云恁麼則有佛有眾生有和尚有學人師云如賊入空室進云既是如賊入空室又讚歎箇甚麼師云內外絕消息進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師云許你曾參默照禪進云到這裏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喚甚麼作默照禪喚甚麼作王老師師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進云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進云爭奈老和尚三冬乘凉轎六月戴頭帽師云也是老僧家風進云若不是王老師諸方往往顛倒師云且教天下人疑著進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師云收。
僧問盡十方世界只是一箇問頭請和尚答話師云答了也進云謝師指示師云我向你道甚麼進云再犯不容師云灼然灼然進云只如教中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如何是消殞底虛空師云看取注脚進云恁麼則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師云爭奈你不見鼻孔進云非但鼻孔連王老師亦不見便禮拜。
師乃云既不見有王老師則面前亦不見有大眾方知古人道目前無閣梨座上無老僧既是一切皆無現今說法聽法者却從甚麼處來若知來處受用無窮若不知來處亦受用無窮何以故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直得淨躶躶絕承當赤洒洒沒窠窟有時拈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却作一枝草用所以道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既然如是在東者還東在西者還西在南者還南在北者還北正當恁麼時妙喜却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良久云退己讓於人萬中無一箇。
復云此一段大事因緣在聖不增一絲毫在凡不減一絲毫謂之一味清淨平等法門人人本有之事淨名居士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這幾句言語與世出世間一切有情作箇入道底榜樣又道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若離了見聞覺知始可言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決要出離生死須是把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底第八識斷一刀死一死了然後却活若一死不再活墮在荒草裏為人不得何況不求妙悟只要硬休硬歇便當本分事耶直使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方契得古人道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古來本分參學之

士無許多惡知惡見純把生死二字貼在鼻尖上遇著本分宗師與他眉毛厮結理會教分曉去如大梅問馬大師如何是佛大師云即心是佛大梅於言下大悟平生馳求心向這裏百雜碎直下坐斷報化佛頭更不起第二念自此凡有所問只言即心是佛後來忽然問答縱橫或問和尚初住時只言即心是佛近來何故有許多奇言妙句對曰自是你諸人般得來非干我事這箇謂之應病與藥因求法者用心差別不得已將差別言句破你知見解會又僧問三角和尚諸佛說一大藏教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終歸一貫和尚如何有許多周由者也答曰自是你有許多周由者也信知宗師家一言半句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趙州有言若隨根器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老僧這裏只以本分事接人那箇是本分事如有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這僧豁然大悟後來雲門大師怕人不會下箇注脚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指示向他道甚麼若道無指示這僧何故悟去宗師眼目直向頂[寧*頁]上提起教人見記得山僧在眾裏時曾於一尊宿處過這話來他纔舉到洗鉢盂去只唱喏一聲這一則因緣便過了也有甚麼交涉及至後來眼開了方見得如在自家屋裏行一般雲峯悅和尚又怕人不會雲門用處再下一服藥云山僧不似雲門為蛇畫足為黃門栽鬚這僧直下悟去入地獄如箭射好大眾所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此箇因緣前輩亦有一期見不到處且道是誰兜率悅和尚張無盡參他他曾在保寧勇和尚處做維那又在白雲端和尚處做侍者一日因請益洗鉢盂話云不知趙州有指示無指示端云有指示悅疑之後來因說與其嗣祖照禪師曰大小端和尚作有指示會妙喜行脚時亦曾參照因他說這話妙喜竊以為不然一日上方丈請益雲門問洞山因緣至放子三頓棒處云不知雲門有指示無指示照曰若無指示用開這兩片皮作甚麼妙喜曰恁麼則有指示曰然妙喜曰好與端和尚一狀領過他不覺眼目定動至次日却謂妙喜曰昨日所論是山僧失言何故一是師問學者一是學者問師道理一般正恐真寂先師當時錯會端和尚意蓋悅禪師謚號真寂前輩如此服義無許多人我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若向言語上討則參到彌勒佛下生也不能得休歇須知言語只是與人解粘去縛而已若也直下休歇去露柱依舊是木頭做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自然移換你不得清凉國師云語證則不可以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你禪和家父母不供甘肯六親固已棄離只要求師擇友理會這一件事山僧亦抖擻精神日日與諸人竹篦用事忽然打發一箇半箇大家報答佛祖深恩今日比丘尼義剖請舉揚般若為在堂慈母馬氏淨覺保慶平安莊嚴福壽又願參禪學道無諸魔障於善知識一言之下悟入佛之知見其志可嘉有箇末後句普示大眾不越一念承當別無奇特玄妙炟赫光明現前塵剎有情俱照。

孟宗丞請普說

僧問盡山河大地空與不空是太傅郡王一箇自己喚甚麼作出生入死底人極虛空法界情與無情是王老師一箇舌頭阿那箇是說法聽法之者這箇猶是某甲線袋針筒裏將得來底未審和尚今日八面玲瓏開張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放下著進云臨崖看澀眼特地一場愁師云更放下著進云直得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時如何師云正好喫棒進云和尚適來前令稍嚴如今又却恁麼師云不識痛痒漢進云記得波斯匿王問佛我昔未承諸佛誨敕見迦旃延毗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為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未審波斯匿王是會了恁麼問不會恁麼問師云你且道會了恁麼問不會恁麼問進云無鬚鎖子兩頭搖千古萬古無人識師云鐵蛇鑽不入進云和尚今日為甚麼與人下注脚師云你今日因甚麼漏逗進云一波纔動萬波隨師云大家分一半進云只如世尊問大王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携我謁祇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恒河水波斯匿王豈不是過量大解脫人為甚麼對世尊謾語師云下面更有注脚進云恁麼則一大藏教全賴和尚提撕師云你適來已是漏逗了也進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師云却較些子僧禮拜。

師乃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若恁麼會去只是古人詩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明得這一著遂舉拂子示眾云還見麼擊禪牀云還聞麼聞見分明又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便會釋迦老子道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這箇為悟底人說若是迷底人難與共語當知此事如王寶劒凜凜神威擬犯鋒鋩喪身失命若能如是會如是修如是證如是受用方知太傅郡王昔日雖生本不曾生今日雖滅本不曾滅所以道滅而不滅水中之月生而不生鏡裏之形鏡裏之形水中之月兩段不同鷺鷥立雪喝一喝云妙喜今日老婆心切一時為諸人說了也還有信得及者麼若信得及非但太傅郡王如是乃至盡十方世界古往今來一切知識與華嚴會上諸佛菩薩盡向一毛頭上一時明得然後諸佛大恩父母深恩亦只向一毛頭上一時報足其或未然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

復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太傅郡王某初在京師相見時方二十四五歲便知信向常來先師處隨眾入室如實窮究此段大事因緣不務資談柄非聖人之言不發於口至於仕路中所作皆利益事可謂於家盡孝於國盡忠平生操履若此捨此報身不可更墮惡道去然未有無罪底凡夫未有有罪底聖人適來所以略懺悔者如佛所說業通三世又恐此生於聲色利祿中寧無異念一念既差別即是罪因雖云罪性本空奈何受報時實有苦事由是般若靈智之性為苦相所覆不能現前雖不現前然於本分事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況不為富貴所羅籠又以生死大事為要切即是就裏頭打出豈非有力大人教云火中生蓮華是可為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憶在先師會中得箇入頭處先師每將順之却因與某論古人因緣不覺落草去便以火筋擘手撮公以某至誠相為初無動色從此為忘形之交方是時彼此年壯每以字相呼及其官職漸高理

為不可因通問遂蒙見責云若是昔日曇晦不應以俗人遇我後來至於作郡王亦以字呼其不以位貌為重輕又如此向來南北分飛僅二十年山僧初住徑山因劉參政立道請就下天竺陞座過府第再得相見坐間且不論佛法山僧已得於眉宇間因告之曰此回見公真箇禪因官長公不覺失笑遂留欵語終夕方知別後果有深證乃爾具大力量不以世間名位自高者何哉蓋有重於此者公得之矣聞知臨啟手足時了了分明如脫弊屣豈非學佛之驗歟山僧今日臨於几筵悲喜兼懷悲則悲逝水之無回喜則喜太傅公有子之不亡竊觀宗丞監簿直閣小直閣四君子卓卓地真不孤孟氏門風宗丞又喜看佛書深入華嚴理趣況此一乘圓頓之教若不具看經眼目知他說甚底如許多主夜神主地神說法都是女神聞宅中諸宜人亦常誦此經又與慈明大師常相往來為修行道伴真不可思議何以故此是難信之法一念信得及即與毗盧遮那如來初發心功德無二無別只這信得及處便是當人成佛之基本故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釋迦老子說法度人三百六十餘會於中一生成佛者只三人法華會上娑竭羅龍女年始八歲向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預千佛之數華嚴會上善財童子於覺城東際古佛廟前見文殊師利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如是漸次南行見德雲比丘海雲比丘迤邐至彌伽長者所問曰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行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乃問云何得智慧力於一切法悉能決定分別其義時彌伽長者告善財言善男子汝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耶善財言唯道聲未了只見彌伽遽即下獅子座於善財所五體投地散金銀花然後起立稱讚善財發心功德這箇如將梵位直授凡庸以其一念發菩提心殊勝所致故能成就不思議事如上所見善知識皆是順境界都不生疑及見無厭足王治諸罪人無量苦事忽然疑著以其所見是逆境界又見婆須蜜女亦不自疑別人却疑他謂此童子不應於此婆須蜜女生貪愛心有何等意而求此女蓋眾生以順生死心為窟宅所以順則無慮逆則生疑殊不知為善知識者卷舒逆順悉皆方便中間有一善知識謂之勝熱婆羅門此婆羅門所住之處四面猛火猶如火山中有刀山高峻無極善財見之亦如前問勝熱曰善男子汝今若能上此刀山投身火聚諸菩薩行悉得清淨善財聞如是言生大疑怖自謂得人身難離諸難難遇善人難逢善知識難此將非是魔魔所使耶將非是魔險惡徒黨詐現菩薩善知識相而欲為我作善根難牽我令入諸惡道中障我法門障我佛法這箇道理正如昔日第十三祖迦毗摩羅為法求人故乃入山中見一人謂祖曰深山大澤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彼聞是言心中自謂不知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纔作是念祖師便知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彼聞是語遂求出家後繼祖位即龍樹祖師也此豈假他術耶蓋聖人常覺眾生常迷而聖人常在眾生覺性中眾生都不見聖人故眾生舉心動念總出聖人圈

櫝不得本朝仁宗皇帝時京師有言法華者不知從何所來常行闠闐中飲啖無所擇道俗莫能凡聖之時呂 文靖公作相欲驗其真偽遂焚疏請明日就府第齋言公如期果至文靖遂釋所疑遽索公裳將出見之又自思惟身是大臣若為講禮方作念間言公於廳前叫曰呂 老子你肚裏好勞攘出來拜也好不拜也好正似善財於勝熱所纔起疑心空中便有天龍鬼神咸相告言善男子莫作是念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其火光明映奪於我所有宮殿諸莊嚴具皆如聚墨乃至廣說令善財不生疑悔之心善財聞已痛自尅責云我於善知識所生不善心惟願聖者容我悔過時婆羅門即為善財而說偈言若有諸菩薩順善知識教一切無疑懼安住心不動當知如是人必獲廣大利坐菩提樹下成於無上覺爾時善財即登刀山投身火聚未至中間即得菩薩善住三昧纔觸火焰又得菩薩寂靜樂神通三昧師乃顧謂大眾云諸人還知麼孟太傅昔在先師處證得善住三昧在妙喜以火筋摵處證得寂靜神樂通三昧得如是三昧已便能於日用中得大自在與因兄夫人同德同誠修行此道乃至行菩薩行興慈運悲作大饒益如經所言各令如須彌山微塵數眾生住邪定者得正定聚乃至各令如須彌山微塵數眾生皆得安住毗盧遮那如來廣大願海生如來家且那箇是如來家遂舉起拂子云還見麼復以拂子擊禪牀云還聞麼見色聞聲語默動靜都是如來家所以道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昨日聞空上座說宗丞因看正法眼藏見琅琊覺和尚讚達磨真云師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黑師心兮戴妙喜以圓相圍戴字云這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即禍生宗丞謂空曰往往學者又去圓相上著到妙喜便知渠領略處路頭已正邪念不生將知心上著得甚麼物龐居士一悟了便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都來有箇心空却了心外更有何法妙喜立僧數年後因來虎丘度夏看華嚴經一日至金剛藏說菩薩住第八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為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覺寤既覺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眾生身在四流中為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山僧於此忽然打失布袋方入華嚴境界自此舌本瀾翻橫說竪說更不依倚一箇元字脚學者到面前不待其吐露然後知其邪正如今諸方有一般宗師學家說一日了竟不能辨其是非秖益戲論如大傅公所得所證處唯妙喜能知一生志氣但剛精誠可以貫日月故能保富貴盡始終時節到來談笑而往亦只得這一著子力山僧有頌為發揚此事妙喜心知太傅公平生志氣若長虹兒孫卓卓皆賢俊烜赫門風萬事通若言諸法省自性道火應須口被燒豁開千聖頂門眼更無佛法可添饒。

虎丘沼長老請普說

僧問承師有言劒池邊磨劒石石點頭為你說只如盡大地是箇磨劒石誰為說法聽法之名師云自是你不聞進云某甲若不聞教誰舉話師云汝既不聞教誰答話進云和尚休要借人舌頭好師云靴裏動指頭能有幾人知進云惺惺直是惺惺未免一釣便上師云鐵山當大路進云記得仰山有言東寺師叔若在慧寂不致寂寞未審此意如何師云家富小兒嬌進云直饒恁麼也是臂肘不曲外師云可知禮也進云今夜虎丘忽然道徑山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和尚又作麼生師云鼻孔相拄進云恁麼則三十年後斫額望不及師云何得三十年後進云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師云却道得著僧云喏便禮拜。

師乃云妙喜道道得著端上座便應諾所以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敢問大眾妙喜適來恁麼答道端恁麼問與古人是同是別若言是同法無同相若言是別豈有異致既無同又無別虎丘法姪禪師與人天大眾相共證明且道將甚麼證明遂以拂子擊禪牀云還聞麼若向這裏會得非但妙喜如是虎丘法姪亦如是乃至簽判宗丞監簿諸貴官亦如是當恁麼時畢竟妙喜有甚麼長處還相委悉麼如是如是。

復云今夜法姪禪師請山僧為眾普說要作法布施一百年前本無普說因熙寧元祐間真淨和尚居洞山歸宗時方有普說大意以開悟學者為心然古人立箇法門亦自有出處何以知之不見大華嚴經離世間品普慧菩薩雲興二百問普賢菩薩瓶瀉二千酧於中有一問曰何等名為普說三世答曰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說三世何等為十所謂過去世說過去世過去世說未來世過去世說現在世未來世說過去世未來世說現在世未來世說無盡現在世說過去世現在世說未來世現在世說平等已上是九世却把當人這一念如貫數珠相似穿過九世以此一念通為十世故曰現在世說三世即一念是為一所以李長者有言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諸人要識當念麼便是釋迦老子從兜率天乘六牙香象降摩耶夫人胎亦不離如今這一念至於十月滿足右脇而生示現行七步示現處王宮以至逾城出家六年苦行明星現時成等正覺然後轉法輪入涅槃一周佛事亦不出各各當人即今這一念妙喜三十年前在京師與太傅郡王眉毛厮結理會此段大事因緣至于今日在府第對凡筵說法亦不出這一念所以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然雖如是唯證者方知況法姪禪師洞明此事會得楊岐所謂三脚驢子弄蹄行得佛智法兄末後一著由是與闔山大眾同伸敬請舉揚般若又蒙簽判宗丞監簿諸昆仲洎諸貴眷同此證明互為主伴豈非願力深重前世從佛法中來聞知先秦國夫人因兄生宗丞後十四五年因往天台瞻禮五百大士默默祈禱逮見石橋種種殊勝境界以歸感當月懷孕生監簿公以是因緣方此妙年深知信向兄兄弟弟共相為善正所謂作業相似來生我家況此大事因緣不從人得既是宿有種性纔聞善知識

說法歷在耳根便為自家法喜禪悅之樂既得恁麼更須就上增修不得棄嫌因果何故釋迦老子道貧窮布施難豪富學道難以富貴中多如意事事既如意則無苦相既無苦相則不能回心向道自非有大智慧何以具決定信所以宅中諸宜人亦欲見妙喜求法名蓋亦種性純熟時節既至各各熏起菩提之心當知此心能充塞天地虛空與虛空齊壽不滅不生是故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此是太傅郡王昔時不所證之法宗丞昆仲而今所信之法所以道佛法在你日用處喫粥喫飯處語言問答處擬心思量便不是也雲門大師道不可說時便有不說時便無如此則佛法有間斷又教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菩提近世學者把禪與教分作兩邊是非鋒起正如將虛空夾截秖益自勞不見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因記得生法師在長安與眾論義謂無情有佛性有情無佛性眾皆指為誕妄之說後至虎丘復宣此義石為之點頭至今猶在涅槃後分至果如生之所言而後有敲空作響擊木無聲之義以是觀之豈法師之不會乎又有僧問忠國師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國師云常說熾然說無間歇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云諸聖得聞曰和尚還聞否國師云我不聞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云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前輩宗師隨宜說法如太虛空不為明暗之所回換日出之時虛空未嘗明日沒之時虛空未嘗暗至若當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亦復如是雖生而不生雖滅而不滅故曰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何者是菩提座不見道諸法空為座如是之法上合十方諸佛下合六道眾生在凡同凡在聖同聖謂之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如是則只今一會若見若聞同乘般若之舟盡到菩提彼岸且道到岸後如何良久長把一聲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

楊撫幹請普說

僧問瑞巖喚主人公話未審喚底與應底是一是二師云是一是二進云只如即今問者答者為同為異師遂喚主人公進云和尚雖則老婆心恰值渠儂不在師云業識忙忙無本可據進云情知沒量大人向語脉裏轉却師云從來如此僧云却喚主人公師云喏僧云惺惺著便禮拜師便打。
師乃云道端恁麼喚妙喜恁麼應與瑞巖和尚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法無同相若道是別豈有兩般既無兩般須知人人脚跟下放光動地照破主人公面目只如主人公是何面目若識得主人公面目便識得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乃至山河大地明暗色空面目且道山河大地明暗色空面目在主人公內耶主人公外耶還委悉麼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復云是日右修職郎新差兩浙路安撫使司准備差使楊某請妙喜老僧為眾普說所集功德奉為父知府消除災障延集吉祥又承皇甫先生同此證

明山僧頃被譴衡陽嘗蒙惠然見訪種種相存撫一別二十年比來相見恍如夢覺李長者所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元來今日相見與在衡陽時不隔一絲毫亦不越當人只今這一念所以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昨日因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如世間種種作用悉是有為又如何說箇無作無為底道理豈不見梁武帝一生好造寺供僧執著有為功用希望勝報初與達磨相見便問朕造寺供僧不可勝數未審有何功德蓋為他頓一箇希望心在面前正在有為羅網中達磨祖師欲裂其愛網直截向渠道無功德梁武帝因緣時節未至遂不領略當時若使會箇無功德祖師豈肯一葦渡江既理會不得又問如何是真功德猶自希求功德在祖師不得已於第二義門向他道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梁武帝素於教乘留心知教中有真諦俗諦唯聖諦第一義是教家極則處便拈來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師痛與一錐云廓然無聖武帝不會復問對朕者誰意謂達磨是聖人既云無聖只今對我者為誰向語言上著到所以達磨更與一錐云不識好箇不識可惜武帝依前不會遂成勞而無功此是達磨老婆心切為破執有為功德故示以無為之道佛祖固如是豈道教不言無為乎昔唐　睿宗召司馬子微至京師問曰知卿有數術能為朕說否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豈可勞形而學數術乎曰理身無為則可矣其如國何對曰國由身也但徇物自然心無所思則天下理矣皇情大悅子微一道士耳觀其所對可謂高識遠見豈可與言數術苟利名者同日而語哉竊聞皇甫先生昨應聖天子之詔亦以此法門既入得此法門則知三教聖人所說之法殊途而同歸今之凡夫往往以色見聲求出處異戶遞相好惡為道流者不信佛謂佛是空寂佛之徒又不肯道教纔有此心便成爭論既有爭論則與道相違何以故道本無爭故曰無為清淨自然吾教有佛法僧三寶李老君亦說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語言雖別大意則同諸人若識得適來所謂殊途同歸一著子則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包三世細入無間既曰清淨無為即非死忼怛地都不動作謂之無為蓋如水之在器隨方圓闊狹悉皆具足因記得生法師有言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此一句包括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於吾法中謂之一體同觀若以世諦觀之敲空却有聲擊木却無聲時便不作恠要知有無之義如晝與夜如明與暗相傾相奪日出為晝虛空未嘗明黑月為夜虛空未嘗暗故謂之無為而無所不為古德云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山僧昔年曾參一尊宿因去論雲門大師一日舉生法師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雲門以拂子空中敲云阿爺爺又擊禪牀問僧有聲麼僧云有聲雲門云這俗漢又擊一聲云喚甚麼作聲我當時主張道這僧不合話作兩橛引得雲門道這俗漢乃謂老宿曰某理會得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今待問和尚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是空不空曰空和尚手中拂子是空不空曰空禪牀是空不空曰空一一取他口疑了却云借

和尚拂子纔接得乃以擊禪牀云某甲敲空作響不干木頭事擊木自無聲老宿深喜如今恁麼說時諸人便會了何用更參然雲門生法師所造豈止如是而已皇甫先生會得清淨無為之道所以今日因齋慶贊為他拈出有者得遭遇至尊便為富貴所羅籠無自由分唯此公常欲退身山林不以利名為意只這便是清淨無為之用見於行事耳士大夫學先王之道談聖人之言若用不得無有是處當知此一段大事因緣不生不滅無去無來盡從各各當人廣大寂滅妙心中流出未有世界早有此性圓陀陀地不動不變及乎混元剖判之後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以至士農工商一一隨其根性皆得受用是故大地造化有陰有陽有寒有暑明王治世有生有殺有賞有罰佛法流行有權有實有頓有漸孔老設教有禮有樂後之學者依而行之一家依之則一家無事一國依之則一國寧肅此亦不從外來皆是各各當人般若妙用然用處亦無迹如春行萬物本無形模雖無形模但觀桃紅李白草木榮茂處即是春之影子也士大夫於仁義禮智信得受用亦復如是能活一切生靈關棙子自然向筆頭上轉成就不思議利益之事出家之士若具戒定慧三無漏學方為本分衲僧道家者流行得一慈二儉三不敢為天下先可以造無為之道然後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今日撫幹學士請說法之意要妙喜作法布施與在會諸尊官洎聽法善男善女結無上佛果菩提因緣又為令岳趙公往歲在鄂渚沒於王事邦人念其忠義為立祠堂至今廟食撫幹公見識高明恐其沉幽愁之苦亦欲以此般若殊勝之力用伸薦嚴惟願勝處受生不復流轉所以道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既是於國盡忠雖死何憾決定生勝處無疑聞知郡主哀感過情痛傷未已豈可以有限精神哭他無覺無知之魂靈此如多年破弊衣服一脫體去天堂佛國隨處受生而又死生且隔雖哭奚為然皇甫有言但哭來哭去哭到思憶盡處則不哭矣此亦為至論有箇古話舉似大眾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聽取一頌即心便是佛心外不須求直下承當得到處自風流。

程總幹請普說

僧問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覓金剛齊菩薩起處不得某甲自謂通身是眼奈何三十年覷和尚鼻孔不見未審諸訛訛在甚麼處師云諸訛訛在覷鼻孔處進云或若總不恁麼時還免得過也無師云水底月為天上月眼中人是面前人進云只這文彩還當得王老師鼻孔麼師云當得當不得退後自看進云某甲到這裏得利失利不離行市師云善來障蔽魔王進云爭奈即今在和尚鼻孔裏何師云我却不知進云王老師具一切智號正徧知因甚麼却不知師云只為老僧瞌睡進云侍者點一盞茶與和尚喫師云元來也會原夢進云却請和尚開眼道將一句來師云左之右之七顛八倒進云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便禮拜。

師乃云羣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所以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如是則歿故孺人趙氏四十九年前本不曾生至於今年五月初四日屆當卒哭亦不曾滅若能直下信得及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無佛道可成無眾生可度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正當恁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委悉麼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復云總幹學士初邂逅於衡陽一見如舊相識相別倏忽十二三年人生如夢如幻如水中月初無實義斯者為閤中孺人趙氏傾逝特遣令嗣宣教入山齋僧請妙喜舉揚甚深般若以資冥福聞知孺人極聰明有智慧雖不曾學佛然決定從般若中來何故見得在昔富樓那於林樹下為諸新學比丘說法時維摩詰訶之曰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志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回向阿耨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以是觀之趙氏孺人殆亦曾發大乘心中忘此意者何以知之去年因在簾幃中望見山僧忽然熏起現行應時省覺譬如有人向十字街頭見親骨肉驀地撞著便認得形儀了無疑惑豈為差事適來因得總幹學士寫其一段殊勝事請妙喜為作證明於中說孺人非夢非想見觀音菩薩示以前世曾為大修行僧蓋觀音大士與閻浮提眾生有大因緣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楞嚴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一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如今諸方有一般師禪只理會靜教人坐在黑山下鬼窟裏更不說悟門如何說他觀音菩薩圓通境界生滅既滅又不坐在既滅處須要寂滅現前且道從上祖師那箇得到恁麼田地豈不見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以拄杖劃一劃云在這裏這僧當時死在乾峯劃一劃處便去這裏垜根其後請益雲門雲門是箇活漢便道老僧手中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祝/土]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豈不是古人寂滅現前底消息我更說第二箇寂滅現前底樣子洞山初和尚行脚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云查渡又問夏在甚處云湖南報慈又問幾時離彼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洞山回到衣單下一夜坐臥不安自云我一一據實祇對如何却言放我三頓棒不知有何過大丈夫須是窮教徹去明日再上方丈覆云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未審某甲過在甚麼處雲門直去頂[寧*頁]上一提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洞山於言下大悟忽然寂然現前便忘其所證亦無道理可呈但低頭禮拜而已雲門云你見箇甚麼便禮拜山云某甲從今日去向十字街頭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往來一箇箇與伊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落落地去雲門云身如椰子大開得恁麼大口若是寂滅不現前底見雲門道你見箇甚麼便禮拜定道我見和尚云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若恁麼依舊守著繫驢橛錯認敲門瓦子要達洞山境

界不亦難乎後來住山有問如何是道答云卓如何是道中人答云失卓如何是佛答云麻三斤這箇消息盡從寂滅現前處來因趙氏孺人見觀音菩薩身心開悟又能言三世事歷歷可紀況復臨行一著了了分明如此則決不沉淪定生勝處無可疑者妙明居士請就宅普說僧問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只如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云靴裏動指頭能有幾人知進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動轉施為全體受用去也師云因甚麼向瞎驢邊滅進云佛法無多子從來難得人只如西天四七祖唐土二三師還有傳授也無師云有進云恁麼則今日太尉大居士請和尚說法則靈山一會儼然猶在去也師云鉢盂口向天進云昔日丹霞訪龐居士路逢靈照女子洗菜次丹霞云居士在否靈照放下菜籃斂手而立意旨如何師云生鐵鑄就進云丹霞又問居士在否靈照提籃便行又作麼生師云從來無異相不用更安排進云龐居士有通天作略靈照女具跨海神機未審丹霞甚麼處與居士相見師云你眼在甚麼處僧禮拜僧問和尚適來道靴裏動指頭能有幾人知某甲道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更有末後一句未審分付阿誰師云分付箇無鼻孔阿師進云前釋迦已往後彌勒未來大唐國裏阿那箇不是英靈底人喚甚麼作無鼻孔阿師師云逢人但恁麼舉進云某甲今日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師云果然靴裏動指頭進云只如大悲菩薩通身手眼於一切處隨眾生心而為說法豈不是了事漢及至將錢買餬餅放下手為甚麼却是謾頭師云誰知他這箇消息進云和尚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師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進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云收僧禮拜。

師乃云若論知心底事識不可識智莫能知為甚麼世尊三昧迦葉得知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方知高高山頂立不露頂深深海底行不濕脚因甚麼有日用而不知者所以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却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一理二義若揀得出止宿草庵且居門外更須知有衲僧分上事且道衲僧分上有甚麼長處若向這裏轉得身去方可以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鼻處作舌處佛事舌處作身處佛事自處作意處佛事於意界中作世出世間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只如去却眼耳鼻舌身意滅却色聲香味觸法又喚甚麼作眼處佛事喚甚麼作耳處佛事喚甚麼作鼻處佛事喚甚麼作舌處佛事喚甚麼作身處佛事喚甚麼作意處佛事然雖如是但辨肯心必不相賺。

復云釋迦老子在兜率天上以天鼓說法發大音聲告言諸天子汝等不得放逸汝等昔在地獄受諸極苦今生於此受勝妙樂此乃一乘圓頓華嚴經裏面有人前報世中不信佛乘聞人說大方廣佛華嚴經題目生輕慢心謗云大方廣佛華嚴經是甚匹似閑他元初不知因果以謗經故墮地獄中蓋口裏曾念大方廣佛華嚴經七字來有此功德種性故蒙毗盧遮那如來於手掌中放大光明照破地獄地獄既破善根成就盡得生兜率天天中有鼓名甚可愛樂彼天生已天鼓發聲而告之言諸天子汝等當知恩報恩佛言

知恩不報多遭橫死所謂知國王恩不報多遭橫死父母愛育之恩不報多遭橫死乃至受人救拔之恩不報大人覆蔭之恩不報者皆遭橫死元來世間遭橫死底人皆是知恩不報所以釋迦老子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大凡人須存此一片心教正始得纔一正則百正一邪則百邪恰如見在這裏老節使大尉山僧常謂之在家菩薩頃在淵聖朝出迎上皇聖駕其時憂難出去者少有生還公勇往云豈有君命而不行遂安然而去安然而歸信此心可以通天地貫古今與日月爭光如今已百省歲康健如四五十歲人有子可以分付家業了優游般若熏習勝因此皆忠義特達誠心所感無可疑者人生百歲如白駒過隙山僧常說揩大家平生學盡之乎者也以諸勝心懷在胷中謂一切人不如我九經十七史裏面若邪若正興亡治亂無不理會得然於自己都未知下落怎生見得試問左右今年幾歲云八十歲只如八十年前未來張王李趙家託生時現在這裏聽徑山長老鼓兩片皮掉三寸舌底在甚麼處來云不知直饒你百歲更到李老君一百六十歲須還他死始得不可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那時有眼如蒲萄朵青黃碧綠長短方圓皆不見何故眼識去了兩片耳朵如新卷葉鐘鈴鑼鈸驢鳴犬吠一切音聲皆不聞何故耳識去了有鼻如雙垂爪若香若臭牛屎旃檀皆不能辨何故鼻識去了口中有舌如初偃月或鹹或淡有毒無毒皆不能嘗何故舌識去了有箇父母所生之身痒時要抓搔寒時要衣包裹熱時則乘凉使扇那時熱也不知冷也不知火燒刀斫也不知受觸也不知何故身識去了如今面前分別這箇是僧那箇是俗種種好惡須以意分別那時都不知何故意識去了不見釋迦老子云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於土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地還地水還水風還風唯不可還現今聽法歷歷孤明底那時放著云不知既生不知來處便是生大百年後不知去處便是死大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己事未明這箇便喚作己事九經十七史是別人家裏事問著無有不知自家屋裏事却道不知好濟事這箇道理唯證乃知難可測只要當人把這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底第八識斷一刀了自然得大自在往往一生造業底人只逐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癡狂外邊走被人問著却去裏面思量要答他總不是也你若念念在般若上留心縱今生未得前程亦得受用如眼前頓却箇真兄道人在京師時如今已是四十年話與陳安行夫人信兄聞慧林打皷每來聽法那時年少直是恁地修行便參不得亦熏習得般若種性深世世生生出來定還他得何以知之除是釋迦老子妄語方休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說這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道品皆是諸佛境界諸佛境界既如是徑山亦如是徑山既如是在家菩薩亦如是在家菩薩既如是妙明居士亦如是妙明居士既如是湛然居士亦如是湛然居士既如是無相居士亦如是無相居士既如是妙圓道人亦如是妙圓道人既如是乃至壽昌 夫人空寂道人覺了道人一一如是彼亦如是此亦如是一切法皆如是如是之法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

向己求莫從他覓諸人既夙有靈骨應須究竟以悟為期妙喜今日因齋慶讚有箇頌子語言雖麤細亦在其間知因識果崇三寶迥與時流趣不同千百殊勝吉祥事總在當人方寸中。

真空道人慈行請普說

僧問世尊一日問須菩提曰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未審如何思量師云教他到無思量處進云只如無思量處畢竟如何師云正好思量進云未審思量箇甚麼師云思量你問底進云若是學人問底直得法法不相到豈容思量師云非思量處識情難測進云只如老和尚十二時中還涉思量也無師云全在裏許作活計進云忽有箇漢出來道老和尚恁麼業識忙忙何時是休歇又作麼生祇對師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進云只如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這僧豁然大悟未審還得諦當也無師云如何不諦當進云作麼生是諦當處師云洗脚上船進云雲門大師道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指示趙州向他道甚麼若道無指示這僧為甚麼悟去雲門恁麼道還契得和尚意也無師云作麼生契不得進云恁麼則到此若無真正眼只同光影共悠悠師云鐵蛇橫古路踏著便傷人僧云叱叱師云已遭一口了僧禮拜師乃云只這兩叱亦甚分明只是諸人不知落處若知得落處毒氣貫天貫地貫日貫月貫山河大地貫萬象森羅其中有箇知音者將一點甘露向他舌頭上毒氣盡化為祥為瑞為光明雲且道這一點甘露與毒氣是一是二是同是別遂喝一喝云若作同別會又却不是也既不作同別會又作麼生明得去若更向這裏佇思停機敢保此人脚跟下依舊黑漫漫地求出路未有了日在敢問諸人向這裏求得出路後別作麼生商量良久云佇思停機照顧髑髏。

復云適來禪客問趙州洗鉢盂話妙喜常說這僧是箇有力量漢趙州如將一百二十斤擔子一送送在他肩上這僧接得一氣行一百里更不轉頭龍潭所謂可中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要擔荷佛祖重任須是這般體裁你看船子和尚接得夾山悟道後山禮辭了只管回顧船子船子見其戀戀不忍去乃告之曰你將謂更別有在於是覆舟而逝蓋是他彼此知有不越一念承當更無前後際命根便斷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這僧豁然大悟後來雲門大師拈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他道甚麼若言無這僧為甚悟去雲門恁麼拈提不妨奇特正如一件物已死在地上却拈起來抖擻則箇依前得活雲峯悅和尚又怕人不會却向雲門抖擻處拈云雲門不識好惡恁麼說話大似為蛇畫足為黃門栽鬚雲峯則不然這僧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這箇又高一著所以山僧正法眼藏裡提撕云雲門老漢大似阿脩羅王托動三有

大城諸煩惱海隨後喝云寐語作甚麼復云雲峯雖善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爭奈蹉過雲門何這箇是大手脚且非師承露布古人云萬鍛爐中鐵蒺藜旨須高價莫饒伊橫來竪去呵呵笑一任傍人皷是非誠哉是言你若會得洗鉢盂去便會得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更無兩般以至一口吸盡西江水鋸解秤鎚乾屎橛之類一時明得曾有僧請益白雲端和尚云不知趙州有指示無指示端云有指示僧云作麼生是有指示處端云洗鉢盂去妙喜往年曾參兜率照禪師每見其不肯端和尚對這僧話一日被我請益他洞山三頓棒因緣曰不知雲門有指示無指示照云若無指示用開兩片皮作麼妙喜曰恁麼則有指示照云故是又問作麼生是雲門指示處照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妙喜曰好與端和尚一狀領過照云你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對云僧問端和尚作麼生是趙州指示這僧處端云洗鉢盂去如此祇對有甚麼過却到某問和尚作麼生是雲門指示這僧處和尚云飯袋子江西潮南便恁麼商量答處更無兩般為甚麼却不肯端和尚他不覺自笑一上了却云你有道理却被你提得我省元來端和尚答處共我一般自此不敢貶剝山僧那時自是箇漆桶他便相喜蓋知得從好人處來步驟便別向時洪覺範亦曾貶剝端和尚頌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曰金襴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豈有偏倒却門前剎竿著免教依舊倚墻邊覺範謂弟應兄呼豈有偏是落草處先師聞而大笑且謂山僧曰莫要點似他儘教一生不會覺範參真淨有悟處緣他薄福早上有見處晚下被趕出院自後說禪間或有好處是他悟得底說得沒巴鼻處是他無師承杜撰差排參禪須是智眼開大法明然後可以驗邪正歸宗真淨和尚每稱道羅漢小南禪師見處穎脫一日到歸宗淨問曰你祐和尚下多愛說心說性理會恬恬密密唯有吾姪迥然不同南曰某已前也恁麼後來因悟雲門乾屎橛話始得快活及南公告寂真淨往弔之其徒方慟哭真淨曰止禪師是得大妙悟續佛慧命底人何哭之有因茲羅漢一眾悉往參歸宗山僧大觀三年行脚到舒州依海會從禪師從乃南公嗣子能言乃師與雲庵相見時事故知前輩參禪不肯小了必到究竟大安樂之地而後已然瘥病不假驢馱藥真如和尚一生只以洗鉢盂話接人蓋他守一轉因緣如守一座須彌山相似搖撼他不得花藥英禪師每譏之謂其徒曰爾輩禪和子老僧這裏活鱍鱍地禪不肯參却要為山洗鉢盂去方是時大為法席甚盛龍象蹴踏每遇陞堂三通皷罷大眾鴈行而立風滲滲地趺坐良久乃舉箇古人頌子云欲識本來心青山綠水深不是身心境徒將聞見尋識得便識取不用更沉吟參便下座後五日又當參復舉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參但是陞座除拈提公案外其餘多類此有箇川僧滑稽從為山下來有問大為法道如何僧云規矩法度甚好口是念誦多瞌曰三八念誦叢林定法何言甚多僧云大為獨不然三八日僧堂前維那念誦了五日法堂上長老又念誦衲子傳以為笑湛堂準和尚亦曾依之常看趙州訪二庵主因緣忽一日因看勘婆話遂一時理會得乃上方丈白云某理會得趙州訪庵

主話了曰你作麼生會準遂呈頌云趙州老人少喜多瞋不會作客勞煩主人真如然之他日謂之曰準禪客不道無只是少汝今既得善自護持便印證他可惜這般尊宿易許可人其意要多裏羅籠然往往於此得又亦於此失先師依止數年尤喜其妙年聰俊至於分付禪會子有從上諸聖一人傳一人之語先師得而藏之其後見泛泛者數人各有一紙因此疑著乃燒之而去逮見五祖老和尚大法一明和真如處得底都得受用蓋宗師眼目須是一著高一著始可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向來無著道人曾作山僧畫讚云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咄哉老古錐住住住住住正抓著山僧痒處任你更如何高我須捺你鼻孔在地上聽其自死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為豈不見永嘉到曹溪見祖師更不禮拜便遶禪牀三市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行行無虧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永嘉云無常迅速生死事大祖曰何不了取無生達無速乎永嘉曰了即無生達本無速祖曰子甚得無生之意永嘉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若無意誰為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師到這裏却放一線道便肯可他云善哉善哉少留一宿若是妙喜未放你在待他道分別亦非意拽拄杖趁出不見道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因真空道人慧行從永嘉來要窮究此一段大事因緣今日請為眾普說山僧有箇頌子舉似大眾欲明那一著須是決定志竪起精進幢斷了前後際不隨聖與凡豈論麤兼細抹過太虛空直入如來地。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三

妙心居士孫通判請普說

僧問釋迦老子運大神通不起于座變作忿怒那吒颺下帝鐘與東村王胡子相撲拳來踢去兩無輸贏被臨濟小廝兒念一道真言一禁住如今在徑山法堂上坐立儼然一箇箇眼橫鼻直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師云揭諦揭諦進云又得和尚重說偈言師云菩提薩婆訶進云畢竟明甚麼邊事師云明你問底進云恁麼則學人功不浪施師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進云只如南泉道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三十棒貶向二鐵圍山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更餘你一箇在進云又得和尚慈悲放過師云普州人送賊進云學人今日亦起佛見法見直得虛空裏走馬旱地上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未審有過無過師云無過進云慚愧慚愧師云消得龍王多少風。

僧問龐居士李相國孫通判箇般漢盡是殺佛殺祖底英雄馬大師藥山老妙喜翁豈不是咬猪狗手段然古之人冤有頭債有主即今請和尚拽取占波國與新羅國鬪額時如何師云丁丁東東擊滴擊董進云和尚老老大大頌頌洞洞師云正當恁麼時上座也須撞破漆桶進云爭奈一波纔動眾波隨擲地金聲如瓦礫師云你分上又作麼生進云直饒具百千手眼到這裏總用不著師云老僧亦打退鼓進云可知禮也師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乞兒籮易滿進云爭奈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師云又却恁麼去也進云別寶須還南海客賣金須是買金人師云你且道兩箇八兩是多少進云青天白日平地喫交師云錯認定盤星進云是便禮拜。

師乃云只這是直得蓋天蓋地若不是又乃通鬼通神到這裏是也不干他事不是也不干他事且道他還在是與不是裏行住坐臥也無若在是與不是裏行住坐臥敢保此人未有落處既不在是與不是裏行住坐臥則日用四威儀中却向甚處著到若知著到處則水不能溺火不能燒方知古人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且道堂堂正體還著得是與不是也無喝一喝云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復云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所以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李長者著華嚴論乃云此經決定是佛成道十日後說初於正覺山前從定而起因見明星忽然悟道便見自己本來面目信知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妙喜常思無盡居士這一箇人不知幾百生中學般若來今生如此得大受用所注清淨海眼經說八成就謂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云理無不如之謂是事無不是之謂如自來不曾有人如此說蓋為他見徹釋迦老子骨髓所

以取之左右逢其原佛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所以云三界獨尊之謂我所謂我者非人我之我如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心洞十方之謂聞蓋世間人皆以耳聞一切音聲唯普賢菩薩乃以心聞故經云心聞洞十方生于大因功多之所宗之謂一且如現前八百大眾從首座數起自一而之百自百而之千所以言多之所宗也一之所起之謂時這箇時便是妙心居士請妙喜為大眾說法時也當知此時能該括三世十方乃至塵沙諸佛六道四生若凡若聖若草若木若有情若無情乃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盡向這裏成等正覺無出此時也又曰始覺合本覺之謂佛言以如今始覺合於本覺往往默照之徒以無言默然為始覺以威音王那畔為本覺固非此理既非此理何者是覺若全是覺豈更有迷若謂無迷爭奈釋迦老子於明星現時忽然便覺知得自家本命元辰元來在這裏所以言因始覺而合本覺禪和子家忽然摸著鼻孔便是這箇道理然此事人人分上無不具足昨日因與妙心居士說公令叔尚書文章學問可謂儒林宗工獨步當世至於立朝是事可觀然而聞知於此道自以為難往往士大夫只知所謂佛者千劫學威儀萬劫修相好乃至三大阿僧祇劫修而後成云何博地凡夫現行無明為富貴所折困何時與道相應纔作是念便是於心意識中推出一座須彌山一障障了道眼不能明見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正所謂所知不是障被障障所知近世士大夫多作此見如韓子蒼與某在臨川鼻孔廝拄者半年亦不自信每言此一段事吾輩但知皈向則可如何便要入手亦是自作障難或者更錯會先佛所言大通勝智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謂佛道之難成如此殊不知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釋迦老子纔瞥地後便言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所謂妄想執著者正說著今時士大夫病痛先德所以指示一切人脚跟下無不圓成無不具足故有父不可以傳子臣不可以獻君之說蓋使自證自悟匪從人得所以不壞假名而談實相肇法師云寂兮寥兮寬兮廓兮分兮別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起教敘其因然後國分其界人部其家豈非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耶佛不云乎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乃至應以比丘比丘尼長者居士婆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其身而為說法又曰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法門既如此殊勝奈何學者多不向此時節領覽乃爾自生退屈正是不信自殊勝甘為下劣人若是靈利漢便向這裏提得去方知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千頭百頭但識取一頭且那箇是一頭不見南臺和尚聞板聲有頌云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師復以拂子擊禪牀云適來所謂盡向這裏成等正覺是真實義所以韶國師云從上諸聖向鑊湯爐炭裏成等正覺刀山劒樹上成等正覺棒下成等正覺喝下成等正覺然雖如是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豈不見彌勒菩薩引善財童子至毗盧遮那大

樓閣前善財舉禮投地從地而起指其樓閣便口裏顛言倒語乃云此大樓閣是解空無相無願者之所住處是於一切法無分別者之所住處是以一劫入一切劫以一切劫入一劫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佛入一切佛以一切佛入一佛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乃至離一切世間窟宅者之所住處何謂世間窟宅便是於無上道作障難者若執一切世間窟宅不能捨離則吾輩所謂長老者亦莫住院一向杜絕世故乃可得行此道如此則是壞世間相而談實相何道之有常愛蘇東坡為文章庶幾達道者也縱使未至於道而語言三昧實近之矣人謂是五祖戒和尚後身而不知以何因緣中忘此意第亦暫時不著便者觀其作維摩畫像讚從始至終不死在言下其詞曰我觀眾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謂頭痛者與治頭痛藥傷寒者與治傷寒藥然而風勞欲寒氣欲煖脾肺胃腎更相尅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撫掌笑謝遣眾工病隨愈言其醫王遣去眾醫曰爾輩用藥都無是處眾工既去其病隨愈或問醫王有以何藥而病損乎曰不出眾工所用者但彼不能善用耳故曰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眾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這箇雖是死蛇解弄却活若彼三十二人所論真箇負墮時即是無言勝有言情知古人之意決不如此所以立箇喻云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義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為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經中所載此是維摩居士不思議大解脫神通之力所以借座燈王以右手斷取妙喜世界如陶家輪如針鋒棗葉蓋真實之理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故其室中能容三萬二千獅子座皆悉容受不迫窄又能分布一鉢飯飫飽十方無量眾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針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於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言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是觀為正觀此是東坡說底禪豈不是言語到若非前世熏習得來爭解恁麼道所以妙喜之意亦欲尚書公於此事信得及妙心居士請持此語歸舉似令叔這老子而今已是世間沒量大人恐因妙喜之言直下信得及異日忽然噴地一發便乃截生死流據佛祖位坐斷報化佛頭却做箇出世間沒量大人始不負妙喜相期之意因妙心居士近日畫得入定觀音且以妙喜昔年所作讚題其上蓋在衡陽時因道交蘭廷彥所請當時得意一筆寫成竊意使東坡見之亦須點頭蓋與維摩讚言語雖不同大意相似其詞曰世間種種音聲相眾以耳聽非目覩一切音聲須以耳聽唯觀世音却以眼觀故曰唯此大士眼能觀如何見得瞑目諦觀為佛事這裏便轉於眼境界無所即眼境界既取不得即眼界寂滅眼界既寂滅不可耳界不寂滅所以云耳鼻舌身意亦然大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觀音菩薩以眼聞普賢菩薩以心聞即此是互顯之義所謂互顯者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鼻處作舌處佛事舌處作身處佛事身處作意處佛事於意界中作無

量無邊廣大佛事得恁麼受用自在了眼依舊觀色耳依舊聽聲乃至鼻舌身意一一依本分故云眼色耳聲鼻齅香身觸意思無差別適來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也當以此觀如是觀取此為實成妄想到這裏又轉了話頭若離妄想取實法展轉惑亂失本心本心既失隨顛倒不見大士妙色身云何顛倒眼見色隨色轉耳聞聲隨聲轉是謂眾生顛倒迷已逐物以逐物故不見大士妙色身無眼耳鼻舌身意此乃教有明文耳鼻等既無其體互顯之義依何而立故云互顯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妙色身亦無種種音聲相佛子當作如是觀永離世間生死苦大凡文字須教說得行若說不行不成文章適來因論時節因緣所以說善財童子方立于樓閣之前早已讚歎許多殊勝之事然未能得入乃白彌勒菩薩言唯願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時彌勒菩薩前詣樓閣前彈指作聲其門即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閉時如何便是觀音菩薩入流亡所底消息所謂不入色聲香味觸法不為分段生死牽將去然後善財於樓閣中見百億四天下百億兜率陀天一一皆有彌勒菩薩乃至見釋迦老子示現處胎示現誕生示現行七步示現處王宮示現逾城出家示現成等正覺示現說法度生示現入般涅槃非但見釋迦老子一周佛事亦見彌勒世尊當來下生一周佛事乃至賢劫星宿劫莊嚴劫諸佛廣大佛事以海印三昧　印印定更無秋毫以為透漏既見如是無量殊勝境界已彌勒菩薩即攝神通入樓閣中又彈指一聲告善財言善男子起法性如是此是菩薩知諸法智因緣聚集所見之相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爾時善財聞彈指聲從三昧起於此時節忽然打失布袋然後彌勒示以如上境界無有去處亦無住處非寂非常遠離一切既是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則雲門大師手中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祝/土]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有甚麼過當知這箇時節具無量廣大智慧門無量神通門無量言辭門無量不可說又不可說一切佛菩薩自在受用門諸人若能如是信如是入方知先佛道過去一切劫安置未來今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乃喝一喝云若不喝住打葛藤直到明朝擊禪牀下座。

湯丞相請普說

師於法座前拈疏云這箇是大丞相光明藏中流出底亦是三世諸佛說不盡達磨大師傳不到底諸人還見麼各請塞却耳根分明聽取且道聽底事作麼生良久云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釩宣疏畢就座(疏語錄在卷尾)僧問如來禪祖師禪在大丞相誰敢正眼覷著菩薩道諸佛道在老和尚不妨妙用縱橫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文殊普賢觀音彌勒相隨來也未審千日並照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進云恁麼則直得天上人間悉皆瞻仰師云且道這一句還瞻仰得也無進云若不是某甲往往錯祇對和尚去也師云你只今錯會亦不少進云爭奈拈得道

傍芒草索背風敲碎鐵圍山師云這箇為復是如來禪祖師禪進云大小大王老師到這裏却摸索不著師云老僧從來恁麼進云雖然如是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師云菩薩道諸佛道又作麼生進云入水見長人師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進云只如法身無為不墮諸數為甚麼道或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師云你恁麼問話大似不曾喫粥進云學人今日遭人撿點師云相隨來也進云和尚豈不是在衲僧中尊未審合談何事師云老僧今日困進云爭奈坐立儼然問答俱妙師云僧堂佛殿從你脚跟下過因甚麼不知進云某甲今日困師云過。

僧問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未審教誰說法聽法師云野馬嘶風蹄撥剌金毛踞地尾吒沙進云某甲得聞於未聞師云聞底事作麼生進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云泊不問過進云只如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現今說法聽法亦是夢忽然夢覺時如何師云你試原看進云老和尚不妨開眼說夢師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進云去此二途未審湯氏孺人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一箭中紅心進云不妨好手師云收僧云箚便禮拜。

師乃云一收一箚通天通地通鬼通神且道從上諸聖還有這箇消息也無若道有試拈出一毛頭呈似老僧看若道無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又傳箇甚麼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方知湯氏孺人昔日雖生本不曾生今日之滅本不曾滅生而不生鏡裏之形滅而不滅水中之月鏡裏之形水中之月可見不可取如是則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正當恁麼時且八面玲瓏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動容楊古路不墮悄然機(意詞不錄)復云此是大丞相鈞旨令山野陞座宣揚般若奉為亡女孺人湯氏六七七七之辰資薦冥福底意旨見說孺人天資高妙知有佛乘蓋夙曾種得般若種智之深故能於此段大事因緣自信得及至於臨捨識時了了分明合掌結彌陀印而終這箇道理正合圭峯禪師所謂作有義事是惺悟心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注云義者是義理之義非仁義之義蓋使人順義理而行況於報緣謝時合掌結印無諸痛惱豈非生前順義理而死能轉業者乎如是則定生安養世界無可疑者又曰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謂於四大分散時神識昏亂平生戀著恩愛者被恩愛牽戀著金寶者被金寶牽當爾之時心念紛飛猶如野馬況復業識作主鬼來借宅如斯之人良由作無義事為業所牽流入惡趣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所以湯氏孺人臨啟手足之際雖無善知識指示解脫之要乃爾正念現前受用自在縱其叢林中三五十年修行老衲無過於此皆是大丞相昔在靈山曾受記莂故於今生為宰輔大臣而能墻塹法門外護三寶以是因緣感報生此真善眷屬但因中少有差別不享其壽竊觀大丞相所撰疏詞可謂深達其理何故眾生以一念愛心便與無始業氣相續若不以智鑑照了一切世間虛幻不實則為煩惱所障然入得世間出世

無餘既失所愛如何不煩惱或者教人不得思量如斯見解墮在一邊何故父母所愛爭得不思量既不思量則為人子者亦不用思量父母若爾則天性可滅且身體髮膚稟父母之遺體我身疼痛則父母亦痛父母既痛謂不思量可乎而況大丞相博極羣書深得三教聖人之精微妙喜恁麼說話大似河頭賣水竊惟自秉鈞軸以來鎮壓無限大事若非夙有大力量安能如山如嶽不傾不動　聖主倚賴以為柱石古德云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釋迦老子說一大藏教只是醫眾生心病底藥方至於九經十七史亦只是正心術底藥方世出世間初無二致多見世間人一生好造偽者到臘月三十日五陰諸苦一時現前那時手足俱露蓋臨生死禍福之際斷不容偽到這裏須是實頭始得何謂實頭如湯氏孺人今年二十二歲且道他二十二歲前未來湯丞相家託生時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不知來處即是生大乃至今日遽爾傾喪此一段煩惱為是有耶是無耶既而了了分明如棄弊屣只這一著子又向甚麼處去龐不知去處即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儒者亦云死生亦大矣釋迦老子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況博地凡夫耶因記得嵩山珪禪師廬於嶽之龐塢一日嶽神謁之且曰我能生死於人又謂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七能三不能汝安得神通亞佛神悚然辟席啟曰可得聞乎珪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珪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眾生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謂三不能也雖然如是他悟得活祖師意終不死在句下復語神曰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眾生界本無增減更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於是嶽神拜而謝之乃請以戒諸人若會得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便會古人道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獅子現千頭萬頭但識取一頭且作麼生是一頭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努力今生須了取莫教永劫受餘殃然而佛法不可當人情適來丞相疏中說一片禪直是事理俱勝道他不理會得麼然雖如是若與妙喜眉毛廝結亦未放過在何故直使意句俱到作箇世出其間沒量大人是山野所願況某頃年以罪居衡陽梅陽首尾十七年丙子之春蒙　聖恩許自便復還本來面目尋住育王乃至再還雙徑此一段因緣皆是大丞相曲折周旋之賜此恩此德何日可忘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但以尊卑有間不敢時以尺書冒瀆鈞聽第生慚愧而已某行年七十有二來日無多而又山中素無怕產住持者須一年兩次下山持鉢甚非老者所宜去年深欲謝事投老於四明之育王山既蒙丞相不許遂懨懶而歸相將重理舊公案願大丞相始終外護賜與安閑今日伏承敷文昆仲洎省元學士宣教明公得得入山作大佛事諸公盡是貴公子而謙和若此前程遠大不言可知山中衲子無不歡喜讚歎有箇長頌普示大眾有大福德智慧人具大力量無等匹譬如優曇妙蓮華出現世間實希有時平

佐　主如唐虞諸羣生類悉安阜有女端嚴具懿德偶隨逝水即歸空檀波羅蜜施佛僧用拔幽魂離苦趣普設平等無遮會無邊聖眾咸雲集香煙彌布十方界寶燈散作黃金雨六道四生俱飽滿永辭苦惱證無生此心廣大同虛空所作功德亦如是今已一周佛事竟於是請我轉法輪所轉之輪無動相所說之法亦無言當知亡女未嘗生只今亦復不曾滅既無生滅與輪回不變不壞金剛體普將如上諸功德願公壽算等河沙河沙有盡壽無竭永佐金輪同　聖化。

高提幹請普說

僧問千花影裏無非過去釋迦文百草頭邊盡是當來彌勒佛未審湯氏孺人即今在甚麼處師云春日晴黃鸝鳴更聽落崖流水聲進云恁麼則塵塵爾剎剎爾師云念念爾又作麼生進云某甲問和尚答師云其中事還假商量也無進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師云多口阿師重下注脚進云和身拶入未是作家向上一路速道速道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進云和尚大似迅雷不及掩耳師云收進云只如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又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鑑得不恁麼未審如何是諸聖眼師云有理不在高聲進云恁麼則曹山被和尚覷破直得瓦解氷消師云鏡清又作麼生進云有理不在高聲便禮拜。
師乃召大眾云清虛之理畢竟無身釋迦老子道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空亦不可得正當恁麼時還契得清虛之理也無若也契得現今山河大地萬像森羅日月星辰色空明暗摐然在諸人眼睛裏作麼生說箇畢竟無身底道理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方知古人道盡大地是真實人體盡大地是解脫門且道諸人在門外耶在門裏耶若總道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敢道諸人始入得徑山門未入得徑山室終入得徑山室亦未見老僧在直得內無所緣外無所見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拈起一[聯-耳]頭盡大地一時明得猶是堦下漢若到衲僧門下更須買草鞋行脚始得信知此事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便恁麼會去則知湯氏孺人即今在諸人眼睛裏轉大法輪既然如是且道畢竟是生耶是死耶良久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復云斯辰伏承提幹學士請山僧陞于此座宣揚般若奉為閤中孺人湯氏屆于卒哭之辰莊嚴福地孺人一生賢淑皈向三寶夫何壽數不永遽夭盛年聞知國太與相公夫人至今哭泣未已然釋迦老子苦口丁寧使人斷除愛見諸苦之所纏縛蓋凡夫境界中無一可樂者直得證初果聖位方為不然何以故聖人見得順處凡夫見得是逆聖人見得是凡逆夫却見是順信知眾生顛倒以苦為樂所以教中說十二緣生順之故有生死流轉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此皆凡夫位中不可樂事却到聖人分上把來打一逆直下脫離三界二十五有輪回故曰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乃至憂悲苦惱滅諸苦之相既滅則寂滅之樂現前超過四果聖人得到辟支佛地今日法會亦有講經論大德在此證明大凡說法須觀時節因緣所以道初無二致有一般長老道眼不明不敢道箇經字恐人指為座主殊不知座主二字亦不易承當天台智者大師因讀法華經至藥王菩薩焚身處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此豁然證得法華旋陀羅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既證悟已遂立空假中三觀收攝一切世出世法更無遺餘如今不信有悟門者聞恁麼說話剛道是建立之詞正所謂夏虫難與語氷殊不知一大藏教是釋迦老子說底禪禪是佛心教是佛口豈有佛而心口不相應者耶故大乘方等諸經無非與我禪家出氣何以知之豈不見楞嚴會上富樓那尊者疑曰大性互相陵滅乃問世尊曰若地性遍云何容水水性周遍火則不生復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虛空不相陵滅地性障礙空性虛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此蓋富樓那執相難性將決眾疑佛即為說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遍法界不相障礙其義甚明所以參禪須要頓悟聽海却許漸悟頓漸雖殊其悟即一況如來性海言相則不礙於性說性則不礙於相是故古人一悟便道理隨事變事得理融理是事之理事是理之事但於其中有箇悟有箇不悟爾且那箇不是悟底豈不見佛謂富樓那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為色空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月明雲暗眾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既有世間相則是眾生迷底境界方其迷時本無一物能障礙他及其悟時亦無能證所證之者佛又曰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遍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謂諸聖境界殊勝如此然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無高下因甚麼有佛有菩薩有緣覺聲聞乃至天人阿脩羅地獄餓鬼傍生十法界種類不同良由最初一念能隨染淨之緣故有升沉矣所以教中道真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然於我法中初無實義所以適來禪客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曰理即如是事又作麼生又曰如理如事古人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非是強為法如是故光陰可惜時不待人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所以白樂天守錢塘日聞有僧居于鳥窠之中乃親臨樹下問之曰和尚坐處太危嶮對曰老僧坐處有甚危嶮侍郎坐處危嶮太甚樂天曰弟子坐鎮江山何嶮之有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嶮乎樂天知其語異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箇謂之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把眼前匹似閑言語打一動待他纔動便與拔出生死根株又問和尚恁麼說話三歲孩兒總道得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翁翁行不得樂天因此信入此是古人入道底樣子今大丞相不忘靈山付囑為法門內外護況能

以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既然如是當能了知亡女孺人一靈真性未來我家託生時今日一場哭泣在甚處安頓若覷得透則百劫千生恩愛習氣一時瓦解氷消因記得蔣山佛慧禪師曾作北邙行其詞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轔轔日日過哀歌憂愁滿巖壑聞者潛悲薤露歌哀歌一聲千年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生終別離苦樂哀感不暫暇況復百年驚電馳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注墓門欲為死者長年計魂魄悠颺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古墳今墳無定主洛陽城裏萬千人終為北邙山下塵沉迷不記歸時路為君孤坐長悲辛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為孤魂臥荒草妖狐穿穴藏子孫耕人撥骨尋珠寶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墳塚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塚畔餘花寂寞紅日月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長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那箇是長樂鄉。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若透得這箇方知淡而有味適來因與提幹學士說某與丞相前報世中曾結得香火緣來何以知然妙喜丁丑歲自四明將往會稽問訊一道友行次上處忽於舟中夢一士人報云湯樞密拜相覺而說與侍僧逮至越上偶邂逅提幹公於能仁寺因問之曰聞令岳已拜相公莫知之妙喜因自尋究其所從來良久知其為夢耳後數月丞相果秉鈞軸豈非前生今世與相門有大因緣而能機感相應耶某頃住育王每念此山所藏釋迦如來真身舍利而塔廟香火與夫安眾糧儲有所未備遂發心募眾緣築捺海塗為數百畝田作山中常住上荷大丞相隨喜結緣成就此段殊勝為萬古無窮之利與盡未來際一切眾生作大福田願以此功德先用莊嚴國太夫人所冀一百二十上壽永處高堂受子子孫孫恭敬次願丞相暨闔府貴眷福足慧足因深果深不盡功德追薦孺人湯氏超昇佛地山僧有四句頌子且要孺人一靈不昧知有此段大事因緣云脫却無明殼漏子抹過斷常生死坑靈光一點照天地歷劫何嘗有變更。

妙明居士李太尉請普說

師云南泉和尚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犯他國王水草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釋迦老子乘六牙香象降摩耶夫人胎示現誕生示現行七步示現處天宮示現逾城出家示現雪山勤苦六年示現明星現時成等正覺乃至說一大藏教權實頓漸隨諸眾生根器所宜而為說法為求最上乘者說一切種智為諸菩薩說六波羅蜜令其各證無生法忍為聲聞緣覺說十二緣生四諦真理令其各得八解六通證寂滅樂為諸天說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一切樂具皆悉襄謝令其各得出離三界為諸人說不昧因果令其各各修十善道永淨三業為諸修羅說無我法令其捨離

憍慢放逸安住忍地為諸地獄極苦眾生說罪性不在內外中間令其一念頓超十地為諸餓鬼傍生說永斷根本無明法令其捨離飢渴熱惱生人天中所以道真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這箇豈不是隨分納些些非但釋迦老子如是乃至妙明居士亦如是妙明居士既如是妙圓道人亦如是妙圓道人既如是洎令嗣宣贊令嗣直殿闔宅貴眷等無不一一如是豈不是隨分納些些底道理所以古人道真如妙性菩提涅槃以正眼觀來盡是虛名都無實義為甚麼如此為眾生心上著直如佛性菩提涅槃諸佛菩薩聲聞緣覺天人修羅地獄餓鬼傍生等不得何以故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且道說甚麼法便是適來說隨分納些些底道理是甚道理眼見色青黃赤白耳聞聲鐘鈴鑼鼓乃至鼻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攀緣便是納些些底道理龐居士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青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這箇豈不是隨分納些些底道理所以道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乃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所以西天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知師有佛法能為我說否尊者云恣王所問王曰如何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佛性何在曰佛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現今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八處出現當為我說尊者以偈答曰在胎曰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該於沙界收攝歸於微塵識者謂之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是言忽然大悟當知應時豈不是隨分納些些底道理此事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人人具足各各圓成當知自性廣大靈明妙心未嘗移易一絲毫是一味平等法門既知此一味平等法門當念念不退存心在般若上始得所以教中道若見大地劫火洞然欲以一氣吹令頓滅當學般若波羅蜜多所以今日妙明居士妙圓道人闔宅貴眷百劫千生於般若中熏習得熟方能如是你看牛頭第二世智巖禪師元是郎將頻立戰功將受大官因聞懶融和尚偈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遂棄却官往舒州皖公山修行只看懶融所說底頌有昔同從軍者與之同時作種種虛妄事了聞他在山中特去尋訪見在山中自在快樂乃喚云郎將狂耶何為住此答曰我狂欲惺君狂正發諸人聞之皆發無上菩提之心信知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如妙明居士妙圓道人各各年已四五十歲四五十歲已前歷歷孤明底是有是無曰不知既不知便是生大如今有一種人要求神仙長生不死且如長生不死底在那裏神仙又不是無是他自有功成行滿了作神仙去底如呂洞賓來參黃龍老機和尚道是無得麼若到得真空妙有處方知無生可滅若未到將來百歲死去現今說法聽法底向甚麼處去曰

不知既不知便是死大若親見得廣大寂滅境界惡元來不曾死若見得不曾死便知不曾生可惜許百歲光陰如彈指須便是來生若剎那悟去與釋迦老子無二無別剎那造罪無間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若能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則一道清淨平等無有平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身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那箇是堂堂正體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

湯丞相請普說

師於法座前拈疏云這箇是留守相公不壞假名而談實相第一義諦疏感潤生故形紙墨紙墨既形其理始彰敢問大眾作麼生是始彰底理各請諸人淨却耳根諦聽維那宣讀宣疏畢就座僧問骨肉俱還父母時那吒全體峭巍巍竹篦子下翻身轉未審當陽更是誰師云還見老僧麼進云兩眼對兩眼師云你摸索未著在進云得恁麼太高生師云兩眼對兩眼又作麼生進云龍袖拂開全體露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云猶較些子進云正當恁麼時還著得生死二字也無師云作麼著不得進云恁麼則機宜學士全生全死去也師云省得山僧一半力進云便恁麼承當得去德山臨濟飲氣吞聲師云干他甚麼事進云王老師也須照顧師云速禮三拜。
僧問黃鶴樓前百戰時百千諸佛竪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得多才一首詩這一首詩則不問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機宜往那方師云看取下面注脚進云恁麼則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師云嗚呼哀哉伏惟尚享進云既無生又無死嗚呼哀哉箇甚麼師云却得你證明進云國土動搖迎勢至寶花彌滿送觀音師云這箇是你在川裏禮牀脚底消息進云今日也要與機宜出氣師云過僧禮拜師乃云若覓出氣處盡十方世界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却向甚麼處安口觜若向這裏安得方知機宜學士昔日雖生本不曾生今日雖滅本不曾滅既無生又無滅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門盡十方界是真實人體盡十方世界是諸人安身立命處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盡十方世界是諸佛諸祖出身處盡十方世界是諸人放身捨命處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底境界更向甚處求出氣若能如是解如是會如是受持方知古人道無生死可出無菩提可求無佛道可成無眾生可度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既然如是且道現今說法聽法歷歷孤明底與生與死畢竟是一耶是二耶是同耶是別耶諸人還會麼不見適來禪客道國土動搖迎勢至寶花彌滿送觀音。
復云這湯機宜天姿純厚是箇不可得底士大夫方年得二十三歲不意尺頭如此之短相公聞訃極是煩惱故妙喜得得去開解之若是性命之學丞相博極羣書三教聖人開捩子無不通曉若更與分別說譬喻擔水河頭賣抱石投山爾只為他說父母恩愛百劫千生熏染得熟方為骨肉是我平生所愛天既奪之且道忘得忘不得若鬼可忘父母亦可忘若如此則天性可

滅矣要得不煩惱如今須煩惱要得不思量如今須思量思量來思量去抖擻得恩愛習氣淨盡也自然到無思量處無煩惱處如今勸教莫思量莫煩惱大似潑油救火古德所謂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只說這般話丞相是竭世樞機之士便能領略此意如此說話須是向賭是人面前拈出直下一刀兩段殊不費力渠聞祖師門下有直截根源不涉言詮底道理便信得及元來夙有根性亦非偶然不見教中有言譬如獅子哮吼獅子兒聞皆增勇健何故為他有此種性聞哮吼聲熏起現行根性相偶餘獸聞之悉皆竄伏佛師子王菩提心吼亦復如是蓋眾生惡業無始時來此境界行履得熟乍聞知識說無煩惱轉見增劇所以佛說恩愛煩惱皆有緣起且道從那裏起不見道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慾貪為本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為本且如適來說父母子孫相生不斷元來從貪欲上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見得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回無明為大智所以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百億毛頭獅子一毛頭現千頭萬頭但識取一頭且道那一頭遂以拂子擊禪牀云若向這裏識得便是妙喜適來說底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前日當面亦嘗說及丞相是一書生如今做到宰執九經十七史裏面貫串如流無有不讀無有不會底此是別人屋裏事未說其他且如機宜二十三年前未託生來湯家作兒子時在甚處安身立命定道不知既不知來處便是生大如今棄捨恩愛却望甚處去定道不知既不知去處即是死大所以道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箇道理也此事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激揚此事古來自有樣子唐時有箇知江州底陳操尚書一日在庾樓置齋供養雲門大師因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雲門到這裏如會用兵底良將相似便解騎賊馬趕賊隊借婆被拜婆年不費纖毫氣力緩緩地答他道衲僧行脚事與尚書說亦不難敢問尚書作麼生是教意尚書也解攙匙亂筋對云黃卷赤軸你看欛柄便在雲門手裏門云黃卷赤軸是紙素墨作點麼生是教意尚書也難容便道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亡門云口欲談而詞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尚書無語雲門云且莫草草十經五論師僧拋却來入叢林三二十年尚討巴鼻不著尚書又爭會尚書云弟子罪過又不見楊大年內翰參廣慧璉禪師璉嗣首山出十人大尊宿璉是其一智慧過人楊公既來問法却以鄙俚無味之談對之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楊問此事久後如何用心履踐得到解脫不疑之地廣慧云內翰且疎財此豈是不鄙俚之談廣慧知其緣熟忽一日又來如前所問廣慧依前對之楊遂作色詰之曰南閻浮提眾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民教中有財法二施和尚何得只教人疎財這箇便是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要拔盡他生死根本遂喚云內翰內翰喏應廣慧云幡竿頭上鐵龍頭看他靈利底人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內翰於言下

大悟云噁我會也廣慧云內翰作麼生楊云海壇馬子似驢大便向言外領得這箇意旨廣慧也不放過却云楚鷄不是丹山鳳楊云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愧謂廣慧不領我話若是妙喜這裏正好竹篦用事何故師子教兒迷子訣擬前跳躑早翻身丞相要理會教分曉時須得一回快暢始是徹頭又向道須知般若上無虛棄底道理因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這裏如隔窻看馬騎相似眨眼便過見說丞相在屋裏常舉這話看若了得此段大事因緣便是世間出世間底沒量大人機宜學士與他只結得二十三年因緣如今各自你東我西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若是結角羅紋之處傳與人不得說與人不得近年諸方有默照禪有說心說性禪有指燈籠露柱禪有揚眉瞬目禪有認昭昭靈靈禪有下語禪有商量古人公案禪有密室傳授禪妙喜這裏無許多般研窮至理以悟為則十二時中莫向別處用心只於話頭上窮來窮去驀然心無所之打失布袋便是歸家穩坐處也今辰為機宜作五七請山僧敷演斯事以資冥福有箇頌子舉似大眾百劫千生恩愛債大家今日都償了返觀父母未生前彼此無剩亦無少我今說此無義語或凡或聖皆通曉驀然失却眼中花還如霜月臨池沼。

喻知縣請普說

僧問金翅一展翅滄溟徹見底直下取獰龍孰為回避者我觀王老師說法亦如也大眾咸願聞法以何為體師云震法雷擊法鼓進云忽有人相隨道布慈雲兮洒甘露又作麼生師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進云某甲與和尚同出同沒同卷同舒有何不可師云你不是我知音進云直得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全體是王老師全體是某甲師云你恁麼下注脚閻羅老子未放你在進云某甲若不遇和尚三十年後錯解會去在師云皈依佛法僧進云忽有箇具大闡提謗於佛毀於法不入眾數又作麼生教化師云却向明窻下安排進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回去師云作家作家進云雲門大師道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某甲即不然十五日已後即不問十五日已前請和尚道將一句來師云和盲勃訴瞎進云直是五眼六通到這裏也摸索他不著師云他是阿誰摸索不著進云老和尚滿口道著也師云果然不知落處進云未審知落處後如何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僧便喝師云且道是賞伊是罰伊僧云錯師却喝僧禮拜。師乃云便恁麼休去却較些子更擬鼓兩片皮掉三寸舌說玄說妙說事說理說有說無大似隔靴以拳頭抓痒且得沒交涉信知此一段大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所謂離四句絕百非靈利漢纔聞舉著剔起便行直下拗折衲僧拄杖天下橫行敢問大眾既拗打衲僧拄杖了却憑箇甚麼天下橫行遂喝一喝云若有可憑非衲僧境界。

復云早間因與知縣學士論及釋迦老子與孔夫子李老君三教聖人所謂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又說吾教中有現量有比量因明百法諸經論中無不具載因知縣說看來今時士大夫棄却孔夫子現量境界多在比量裏走妙喜曰誠哉是言所謂現量者便是混沌未剖判未有天地人倫已前無佛無眾生無天堂無地獄至於佛之一字亦無著處既而開闢之後所有山河大地草芥人畜而亦各住自位亦無是箇非箇如面前鐘樓佛殿僧俗大眾坐立儼然亦不作佛法玄妙解會亦不作世諦流布凝然不動不變是謂現量境界其後淳朴既散便有人我分別何謂分別如云此是首座此是大眾此是知縣此是教授纔如此指陳已在外邊走了盡屬比量境界由是昧却自己本地風光不見自己無始以來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底消息因說般若心經前面提起云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因甚麼喚作心蓋以道無名貌假名為心不是昭昭靈靈底肉團心乃是各各當人廣大寂滅妙心此心便是般若波羅蜜多之異號所言觀自在菩薩又非尋常泥龕塑像者亦是各各當人六根玄顯之義所謂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鼻處作舌處佛事舌處作身處佛事身處作意處佛事於意界中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若能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一時空蕩蕩地乃至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如是則不見有佛不見有菩薩既一切無所有然後諸佛以諸法空為座於一切法空處成等正覺於一切法空處轉大法輪度脫一切眾生故曰是大神呪乃至是無等等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此是先佛說真箇般若後來有一種杜撰底法師却言此是神名訛謬甚矣蓋西域有揭諦神梵語偶相同便謂此呪皆神名不妨會得好至如大悲呪云阿遊孕之類杜撰者輒敢易遊字為逝且言是鬼名因鬼告以名阿逝孕由是易之此由可恠既云祕蜜伽陀又是古聖師譯豈可信鬼語而誣先聖耶信知學不經師豈免邪解且如人說三教聖人立教只一般口裏雖說一般及乎窮誥將來往往說不行須是說行得方知法無二致常記得馮濟川說他作侍講時　主上問卿學釋氏與儒教為同為不同對曰若論立教則不同若論勸人為善則同餉間下來後省諸公問其所以對濟川曰若謂其同則說不行若謂不同却說得行然於理則同於事則不同何故名教要相生男要婚女要嫁又要有後所以嗣香火故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萬萬不可廢却到釋迦老子教人不得殺生不得食肉又不許娶既不許娶則不相生不食肉則不殺此所以為不同然而釋氏主出世間教儒主名教後世聖人依孔子之說則天下治違之則亂釋氏之道亦復如是悟之則超凡入聖迷之則生死流轉此所以為同山僧聞說甚賞音他士大夫學先聖之道只要正心術而居中知縣又要理會自己脚跟下生從何處來百年後却向甚處去底一件事這裏若不透枉來南閻浮提打一遭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今夏山中又是八百來僧箇箇是裹粮相聚長夏中各各整頓三業四威儀理會這一片田地教知落處山僧亦打辨精神與諸人入

室忽然打發一箇半箇可以報答四恩三有其餘盡是盌脫坵知縣公自來夫婦信向三寶知有此段大事因緣閤中黃氏孺人自念恐前生今世作諸不善用心差殊恐為障道之因山僧常說未有無罪底凡夫未有有罪底聖人邪非之念纔干正即是罪因適來所以略為懺悔所有罪障願獲消除與居中知縣各各明見本來面目悟入佛之知見山僧有箇頌子為作證明勇猛精進作好事不被塵勞惡業牽無邊罪障俱消殞便是如來清淨禪。

行者祖慶請普說

僧問五湖四海端禪客剛被人將塔主呼老師幸有拔山力為轉頭銜得也無師云諸佛菩薩畜生驢馬端塔主端禪客乾屎橛麻三斤進云恁麼則天上天下今古罕聞師云你在那裏著到進云諸佛菩薩畜生驢馬王老師端禪客總在裏許師云又要轉頭銜作甚麼進云已得真人好消息學人從此更無疑師云不疑底事作麼生進云和尚鼻孔大頭向下師云又干你甚事進云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喚甚麼作王老師喚甚麼作端禪客喚甚麼作麻三斤喚甚麼作乾屎橛師云端上座是乾屎橛進云某甲今日只知瞻前不知顧後師云速禮三拜師乃云便恁麼承當得去說甚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山河大地萬像森羅盡向這裏百雜碎乃以拂子擊禪牀云且救得一半且道那一半教甚麼人著力若著得力去三世諸佛也恁麼六代祖師也恁麼天下老和尚也恁麼以至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也恁麼又須知恁麼中有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為甚麼如此良久云倚天長劒逼人寒。
復云山僧今早將一箇金剛圈子與人透這箇金剛圈子若透得便安樂得人若透不得疑到彌勒佛下生也不能得潔淨祕魔巖和尚每在方丈內坐手持一杈凡有僧入門便問甚麼魔魅教汝出家甚麼魔魅教汝受戒甚麼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山僧道道不得故是杈下死道得因甚麼也杈下死有箇人下一轉語山僧也疑著他若不在正路上行則不解恁麼道然這般底面觜多常愛佛眼和尚有幾句兒有衲僧巴鼻云教中有王子寶刀喻眾盲摸象喻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絕無人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似這般說話不消多有理會不得底只道佛眼下愛說心說性殊不知目有說處只是他下面兒孫未必愛何故後來多是弄光影驢前馬後教人看燈龍看露柱只作這般去就你分上即得爭奈字經三寫鳥焉成馬只如玄沙一日示眾云諸方總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搥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當時有地藏琛禪師者乃其適嗣識得這箇關捩子乃白曰某甲現今有眼不盲有耳不聾有口不啞和尚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這箇謂之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後來雲門怕人不會因僧請益門云你禮

拜著其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挃僧退後云你不是患盲復喚僧近前來僧近前門云你不是患聾乃竪起拄杖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你不是患啞其僧於此有省便跳出玄沙金剛圈子喚作打著南邊動北邊佛眼頌云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樹上懸身似這般說話方始是五祖下家風蓋香嚴和尚垂語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答他則喪身失命不答則違他所問正當恁麼時如何時虎頭上座會得這箇說話便問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香嚴呵呵大笑這箇正與玄沙三種病人道理一般所以佛眼四句頌子恰好頌得這兩則因緣可謂明眼宗師有箇空長老前住雪峯曾在雲居入山僧室因問他香嚴上樹話如何空云好對春風唱鷓鴣山僧拈來便問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空擬議便打出每掛牌時先師愛來外面聽少間問山僧曰適來空兄祇對甚好山僧曰若是和尚見他恁麼祇對如何討他先師云未在更道山僧曰不好不好却問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先師呵呵大笑道我手段辣宗師家若無這些子如何與人抽釘拔楔適來因說王子寶刀喻音有一國王收得一柄寶刀安在庫中偶為人竊往外國其後因本國大臣往彼有收得此刀者持以獻之時大臣竊自思惟若認是本國刀則被人知我王庫藏空虗乃以智取之曰謾為汝收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佛眼謂此皆親而而見之不在說也誠哉是言你若親見親證不說亦自分曉有時禪和子來耳朵邊低聲子說怕人笑他下得語不好蓋得失心未忘常記得老和尚說清草堂去晦堂處通話晦堂法門廣大波瀾闊清問曰趙州栢樹子話莫不在栢樹子上麼曰故是不在栢樹子上清云雪竇道人問西來指庭栢莫在指處否曰在指處又問你肚裏不疑麼清曰不疑曰不疑則看經去過得幾時又問前日請益和尚栢樹子話某甲依舊疑在晦堂曰疑便去參餉間老和尚却問晦堂清上座前日問和尚栢樹子話莫在指處麼和尚向他道在指處又教不疑則看經去今日又向他道你疑便去參畢竟和尚尊意如何晦堂徐對之曰討甚頭惱尊宿家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從來無話墮底宗師須是五色線子斷自然一切差別語言擊絆他不得山僧每笑洪覺範有時愛胡亂穿鑿如瑯琊覺和尚與舉道者相見覺問近離甚處舉云浙江又問船來陸來曰船來又問船在甚麼處曰步下又問不涉程塗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坐具撼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出去覺範可殺欺誣亡沒僧寶傳中具言瑯琊曾以此舉似慈明明笑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而汝負墮何以為人於是為作牧童歌此豈古人意果如是乎正似舊日彭諫議作死心塔銘首敘其初見大溈真如如問是凡是聖曰非凡非聖又問莫更別有道理也無死心噓一聲真如云氣急殺人死心云恰是又載一件事甚好笑曰師到棲賢見秀禪師秀問甚處人師曰廣南韶州人問曾到雲門麼曰到又問曾到靈樹麼曰到問如何是靈樹枝條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秀罵云廣南蠻不恁麼師亦罵秀云向北驢只恁麼蓋彭公不曾參禪只作相罵會了覺範公亦然以瑯琊舉公相見為勝負豈

不招謗法之[億-音+(天*天)]乎舉公道杜撰長老如麻似粟這裏把瑯琊托上梵天又曰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宇宙瑯琊作禮曰某甲罪過這箇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非凡情可惻豈不知瑯琊是德山臨濟底人你既不見却去迹上討有甚交涉山僧正法眼藏上首載此一段又引雲門問洞山初和尚近離甚處曰查渡問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問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此二事正相類何故且如瑯琊問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被他道箇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其味者便道他離師太早只如雲門道放你三頓棒當時被洞山道箇杜撰長老如麻似粟莫也是雲門離師太早麼豈不見古人道我若行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漢將知覺範亦自有悟處却是離師太早他參真淨淨一日謂之曰惠洪有時也有到處有時也有不到處乃問淨曰到便到不到便不到和尚何言有到處有不到處淨曰我今問你只如風穴頌云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虫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莫遺言許外甥作麼生是上樹安身法覺範下一喝淨曰只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他忽然有省次日偶因事逐出院去見雲蓋普和尚智是一味悟底禪無甚善巧方便覺範後來說禪間有好處是他悟得底杜撰處便是他胷臆差排如作大陽明安傳他元不知其出處因妙喜與之同在李商老日涉園偶然話及我到大陽見壽塔記乃王隨相公所作曾錄得來於中載大陽與梁山相見因緣問如何是無相道場梁指觀音像曰此是吳道子畫隨後問這箇是有相那箇是無相陽無語山云何不道取一句曰道則不辭恐上紙墨山云此語以後上碑去在其後杜撰禪和去下面添云後果上碑似這般底不與刪却取笑有識所謂上碑者要上便上有甚奇特覺範一得我錄底本子便去撰文所以王傳翁殿撰跋他僧寶傳最好曰大凡為文大忌不耐看此文如雜花過眼香艷俱盡敘事叢莖取捨以私欲以傳遠難矣哉大抵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所以道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亦說如夢如幻因祖慶行者請普說又愛參禪山僧有箇頌子普示大眾透過那一著佛亦不能容猛虎當路坐狐兔自潛蹤。

行者德舜請普說

僧問阿脩羅王與諸天交戰不勝領八萬四千眷屬藏於藕絲竅中彼具貪欲瞋恚癡尚能如是況某甲正信出家受佛氣分敢於一塵上化作無邊身菩薩時如何師云好箇師僧却與阿脩羅作伴進云不見道彼外道六師皆我眷屬是以不出魔界而入佛界師云許你說道理進云王老師今日慧身法身一時被某甲覷破師云那裏得許多身來進云爭奈東邊燈籠西邊露柱何師云又被燈籠露柱穿了鼻孔進云某甲到這裏亦不見恁麼事師云瞌睡漢。

師乃云若見有恁麼事即辜負當人若見無恁麼事又辜負釋迦老子且作麼生免得此過若求免則依前墮在二邊寧免辜負若出得二邊方知不被生死之所疑惑生者從他生死者從他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如汲井輪互為高下於我門下大似諸波羅蜜攪成一塊亦不見攪成一塊底道理故能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鼻處作舌處佛事舌處作身處佛事身處作意處佛事於意界中演出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世出世間廣大佛事且道許多佛事從甚麼處起良久喝一喝云若求起處眼開尿牀。

復云當院行者德舜欲報父母劬勞養育之恩請普說要作法布施唯此法布施無高無下無智無愚謂之平等法門是故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十力不共法所以為聲聞緣覺說十二因緣法及四聖諦法為菩薩說六波羅蜜為過量大人說一切種智各隨根器無不滿足悉得受用譬如阿脩羅王本身長七百由旬化身長十六萬八千由旬立于金剛水際首與須彌山等而大海水止至其腰然大海之水脩羅飲之亦飽滿蚊虻諸虫飲之亦得飽滿要知釋迦老子廣大平等法便是這箇道理海水喻心蚊虻脩羅喻大小差別然心上本無如許多差別所以法門千差萬別終歸一悟如初機晚學禪和子每來室中問一句答得儘是却到緩緩池編逼將來又去不得大似新作陂塘易為打破蓋根基未熟然不失為證悟底基本正好著力如今諸方雖說禪無傳授學者見無速効便去請益公案這箇作麼生那箇又如何末後依舊是傳授況依師討相似語把一件事來引證最是大病此事唯證乃知譬如同盤共食你既飽我亦飽自然不著商量如今為人師者他先在窠窟裏坐學者得入便印證他若是好根器衲子肯喫你這般茶飯妙喜舊時在眾中見人商量洞山夏末示眾云初秋夏未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垂一轉語無人正得契洞山意後有人傳到瀏陽庵主處主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洞山聞而謂眾曰瀏陽有古佛出世眾中商量道萬里無寸草是無中唱出門便是草是有中和此是第一等惡口又有箇馳聲走譽底尊宿主張以口為門謂纔開口便落草故云出門便是草以無言無說為威音王已前事把古人好處一時壞了只如萬里無寸草是無中唱出門便是草是有中和恁麼理論胷中還得分曉也未管取未分曉在至如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為威音王那畔空劫已前事謂之正位正位上說不得却來偏位上說正指桑樹罵槐樹尊堂有諱切忌當頭更引洞山五位頌一一注解得下落謂之細膩工夫却嫌一棒一喝麤惡我且問你忽然熱病打一煲四大五蘊一時昏塞當恁麼時密室中口傳心授底葛藤使得使不得到這裏唯已自知泐潭準和尚云這禪牀三尺地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乞命處豈是說虛頭劫衣劫食去處他時後日大有事在奉勸兄弟各自打辨精神窮究教徹去記得箇古話舉似大眾百丈和尚一日在方丈內坐有一僧從外哭來文問作甚麼曰父母俱喪請師擇日丈云明日來與你一時埋却今日德舜請普說追薦

過去父母或問父母俱喪請師擇日只向他道明日來與你一時埋却若作佛法商量生身入地獄。

蘇知縣請普說

僧問黃檗遇裴相道譬彌高藥山見李公嘉聲益著今日一會是同是別師云劒閣路高猶可度趙州開險絕人行進云彼一時此一時師云你道這一時從甚處起來進云非但道存目擊亦乃同風千里師云逢人不得錯舉進云可謂今朝親承付囑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某甲有一頌舉似和尚未審如何師云你試道看進云同風千里道相契無限風光在此時不是李公裴相國此心能有幾人知師云省得山僧一半力僧禮拜。
師乃云若論此事在凡同凡不別於四生六道在聖同聖豈異於十地三賢橫則橫亘十方竪則竪窮三際向一切處而作佛事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其身而為說法且道說甚麼法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說這箇法若向這裏明得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以至三教聖人現前大眾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然後包羅萬有該括四生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正當恁麼時喚甚麼作凡喚甚麼作聖喚甚麼作有喚甚麼作無喚甚麼作生喚甚麼作死須信道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也只恁麼無也只恁麼凡也只恁麼聖也只恁麼然後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也不為分外雖然如是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
復云人生在世百歲光陰只在一彈指頃這一味平等法門是人免不得只有箇遲速舊日王梵志他是得道之士曾有詩云世間是事別只有死不別若也死更別梵志死不徹子和宣教聰明有智見孝順父母與一切人和睦如何未滿三十歲便溘然蓋初來託生以至呱地一聲那時二十八年中事一時注定了更移一絲毫不得若是一剎那悟去萬年一念一念萬年無古無今無前無後清淨平等無有平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今日與仙尉學士說士人博極羣書若一事不知一事不會便以為恥九經十七史中無不知者以至注脚皆念得知見多理性通却被這箇作障難故云所知不是障被障障所知恰如一座須彌山障却相似不能透徹正如子和二十八歲有事了且道二十九年前未來託生蘇家時這一場煩惱在甚處頓却今日死去歷歷孤明昭昭靈靈底又向甚處去只這生不知來處便是生大死不知去處便是死大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箇道理前輩聖人亦云死生亦大矣祖師門下脫離死生這些關捩須是自見一回方得受用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你日用處行住坐臥處語言問答處擬心思量便不是也你纔起心認著便不相當若能見得諦當便可絕生死流據佛祖位只為知解情識障却所以般若智慧不能發現有箇士人最聰明靈利謂之

呂居仁舍人作小官時便相識他理性通纔說事便來引證奈何不得教他看箇話頭且要杜絕他意根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他又作道理來引證便舉莊子云道在瓦礫道在稊稗道在屎尿道無乎不在真箇好笑禪若如此會更不須參宗師未開口一時會了正是情識搏量卜度不見道識情安排工夫造作一向攀緣已事荒却大槩九經十七史中得底皆是情識安排得來此箇法門極是省力省力處得無限力得力處省無限力世間順境界最賺人逆境界只是一忍便過順人意根者被他牽將去流入諸趣都不覺知到聖人分上見得順底凡夫却見得逆凡夫見得逆底聖人却見得順何以知之只如十二緣生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凡夫境界因無明起來順將去謂之凡夫到初果聖人逆一逆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謂之逆生死流如善財童子參五十三人善知識為後人作箇修行榜樣初於覺城東際古佛廟前見文殊菩薩獅子嚬呻象王回顧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然後見德雲比丘海雲比丘以至見彌伽長者彌伽遽即下獅子座於善財前五體投地散金銀花諸供養具以為供養而讚歎之善財皆不生疑何故所見是順境界及見勝熱婆羅門善知識東南西北四維上下五熱炙身中有刀山高峻無極婆羅門登此刀山投身火聚善財見已便作是言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我聞聖者善能誘誨唯願慈哀為我宣說婆羅門言汝能上此刀山投身火聚諸菩薩行悉得清淨善財到此忽起疑心便如子和宣教天奪其愛不可喚作順謂之逆始得善財見諸善知識皆不生疑及到勝熱婆羅門所所見皆是逆境便生疑怖默自念言得人身難逢無難難遇善知識難此非是魔魔所使耶將非是魔險惡徒黨詐現知識相障我善根作障難耶只為善財宿植善根種智即見百億兜率陀天百億他化自在天百億色究竟天乃至金剛夜叉諸龍鬼等於虛空中咸唱是言善男子莫作是念此善知識五熱炙身時其火光明映奪我等所有宮殿諸莊嚴具皆如聚墨我諸眷屬遇斯光者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善財纔作此念便感諸天龍神同時讚歎不見東坡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蓋天與人相去幾何真同一漚耳東坡雖未悟明心地其說皆到如宋景公熒惑守心一念悔過熒惑退舍然這一念殊勝心貫日月通鬼神所以孟宗因母好食笋每遇祭祠無笋輒涕泣笋即隨出這箇從甚麼處來亦從一念誠至上起孝道之性感於神明果不欺人善財便向婆羅門悔過言我於知識生不善心惟願慈悲容我悔過婆羅門即告之曰若有諸菩薩順善知識教一切無疑懼安住心不動當知如是人即獲廣大利坐菩提樹下證於無上覺善財便上刀山投身火聚未到中間即獲善住三昧纔觸火焰即獲清淨樂神通三昧遂告婆羅門曰此大火光我身觸時心得快樂便證無上菩提然這般逆境界也

難打須是箇人始得子和既傾逝知縣奉議若向這裏識得破便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回無明為大智即將上來舉揚般若功德追薦子和宣教超生淨界伏願西方九品登上品而受生淨土三空悟大空而見佛久立大眾伏惟珍重。

正禪人請普說

師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昨日得恁麼晴今日得恁麼雨且道是時節相應耶不相應耶不見南臺和尚云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舊日杲道者退却法雲在景德寺鐵羅漢院寄住他是試經得度亦曾聽教來忽見數人講因明百法論座主在那裏論義見他說話無眼目便近前問在此說甚麼話座主云你禪和子理會不得只會說脫空瞞人杲云我有箇疑處要問座主也不是禪宗中事却是教中疑處只如昨日晴今日雨據因明百法論中是甚麼義眾座主皆莊然無對被他拽拄杖一時拄散座主却問長老且道是甚麼義杲云我為你說昨日晴今日雨是百法論中二十四不相應行法中時分不相應義座主便禮拜所謂理能伏伈纔到道理上自然教你禮拜大凡要破他宗須是識得他宗旨這箇與他說玄不得說妙不得只據他保惜處他存坐處說他雖口裏不伏心裏也須伏若不是善他宗硬要破他謂之育枷瞎棒如今諸方各立門戶各宗其宗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杜撰差排底一攻便倒更有數種禪最壞人是無言無說底只是壞好衲子不得有一般闍茸好名好利愛箇院子住便與之密室傳授纔開口便喚作落今時閉眉合眼一向在鬼窟裏作活計謂之威音那畔父母未生時事又有一種只認業識為自己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承當舉了便會了不起纖毫修學心這箇喚作全是全不是全是時如何雲門大師有箇顧鑑咦這箇便是擊石火閃電光底祖宗後來雲門見學者去顧字上作道理遂除却顧字謂之抽顧真淨和尚有頌云雲門抽顧自在來由一點不到休休休休全不是時如何為你不曾鑒不到鑒咦處在只舉了便會了正如小孩兒念上大人相似所謂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更有一種將眼見耳聞都主張作心既是你心又去認他作甚麼不可不作聲時心便間斷了亦謂之全是全不是更有一種舉話禪也不在開口處亦不在語言上亦不在提撕處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亦不在舉處却在顧視處和雲門大師抽顧話也壞了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只管弄業識癡團謗大般若教中謂之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求佛菩提如噬臍人欲誰成就此事須是悟始得世間工巧技藝若無悟處則不得其妙況復要敵生死據佛祖位耶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一等是依附宗師學道師家垂示一言半句若道是你不正是誘進你若道你未在是你已有入箇路了也豈有誤人底宗師來你但退步看如室中問你一句你答一句宗師又拶一拶你又答一句

或在寮舍中或長連牀上思量今日入室底因緣師家如何問我如何答如是反覆思量驀然冷灰裏豆爆便是參學事畢妙喜常說與禪和子及士大夫釋迦老子達磨祖師指示人處直是徑捷其餘種種建立都無實義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摽指為明月故蓋謂你把指頭作月向這裏錯了所以道入門須棄敲門物得路仍忘堠子名且如此去臨安縣四十五里前面有堠子你纔見堠子便行過始得若執堠子為臨安縣豈可得乎諸佛諸祖一切語言無非盡是這箇道理因記佛果老和尚到處參禪如見真如照覺晦堂之類幾參遍諸方後與佛鑑同到五祖師翁處更開口不得纔開口便道不是不是偶因五祖一夜普說云而今切恐佛法滅去正知正見者並無一人其餘盡是傳授得來佛鑑謂圓悟曰老鼠口裏討甚象牙而今列剎相望不可只是你會禪我是此中人豈不知你你本師死時作牛吼蓋白雲端和尚有膈氣每喫煨蘿蔔取氣作聲後臨終時噫氣數聲佛鑑因而喚作牛叫遂與佛果和尚同辭五祖去後五祖云二勤皆是法器到處却印證宗師要將他底來合且莫管他他後若遇熱病打時方始悔在佛果和尚便過金山佛鑑亦留平祖定慧果然二人皆遭大病佛果和尚因思量五祖之言遂云這老和尚未肯我決有長處乃再回五祖祖見來便令維那掛搭請充侍者方得半月祖令往羅源山下檀越家致祭偶西蜀陳提刑愛參禪來辭五祖且目望和尚於佛法徑捷處指示庶幾歸鄉早晚參究祖云提刑曾讀小艷詩麼云後生時不識好惡亦曾讀來祖云詩中大有與祖師西來意合處遂舉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作麼生會陳應喏云會也會也只管認聲祖云不是這箇道理你只認聲去得兩日佛果和尚歸來聞得遂請問其事祖云他惑殺聰明却來問老僧徑捷做工夫處老僧因舉小艷詩頻呼小玉話你要會麼如人家有不良人與外人私通乃頻頻呼小玉意不在小玉上正要外人認得聲而已提刑只管唱喏一向認聲佛果和尚便曉得却問云不得認聲又作麼生祖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妳-女+口]佛果當下豁然契悟出到法堂上正在思量擬議間驀聞鷄啼方會亦不是聲始打破漆桶快活自在急將香合上方丈祖云正與你說話如何却抽身出去佛果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五祖便向這裏與他下鉗鎚舉風穴頌云五白狸奴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虫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舉未了間佛果云老和尚如今世界別也老大虫自會上樹五祖云囚你禮拜著此事大耶慚愧慚愧老僧年七十三今始得入遂把手同下諸寮白眾云勤侍者參得禪了且喜且喜且看宗師求人如此之切後不數日佛鑑忽然來到佛果急報五祖云舒勤又來到祖云且留他掛搭佛果堅取他祠部去堂司上名鑑云我此行只來問訊公決不住此佛果云我與你相別四十餘日你見我此回說話與前日不同麼鑑云我只疑你這些箇佛果云你若疑便請掛搭因與佛眼輩結社參禪更不曾睡後來佛鑑常云我輩却得佛果和尚力大凡自

家悟處不可傳與人纔傳與人便瞎人眼妙喜參禪十七年末後因老和尚舉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忽然打破漆桶如今把這話傳與人不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尋常說與人參禪纔到省力處得無限力得力處省無限力妙喜只如此修行便是平生得力處這箇師正上座不易得撥草瞻風正因行脚依善知識究竟此事今日請老僧為眾舉揚報答四恩三有你禪和子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已棄離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若纖毫凡聖情量不盡總落魔界須是得到大安樂處方始得力所以真淨和尚云此事須是悟若也悟去業識癡團自然百雜碎如睦州雲門趙州皆是直截為人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這箇若不悟如何思量擬議正如鼓山被雪峯一擒擒住鼓山但以手搖曳而已峯云子作道理耶山又以手搖曳云和尚何道理之有後來楊大年修傳燈錄道鼓山忘其所證不覺以手搖曳而已楊大年若不具眼如何說到這裏又灌溪參臨濟濟見來驀下繩牀劈胷搖住云道道灌溪云領領濟便托開後來住灌溪有問如何是灌溪便云劈箭急你禪和子參禪若不到這般田地如何敵他生死如今兄弟人人有箇見處只是有淺有深有到不到須是赤肫[骨*歷]地跳出然後緩緩理會宗門中許多公案一部傳燈錄我參得禪了纔一舉便知落處都不費力你若生死心不破便要理會賺你一生枯骨裏有什麼汁須實參取始得若教妙喜今日鼓兩片皮掉三寸舌說到盡未來際鈎鎖連環相續不斷何故如此這箇是無盡藏陀羅尼門無盡藏解脫門無盡藏智慧門無盡藏神通門虛空無限量我此般若亦無限量虛空無邊表我此般若亦無邊表非但妙喜如是西天此土一切知識現前大眾無不如是不見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因甚麼說到此今日在賢上座寮中見真淨和尚語錄頌雲門抽顧話又云獅子不食鵰殘快鷹那打臥兔放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蓋他酷好雲門抽顧話老僧不免効顰亦有箇頌舉似大眾抽却雲門一顧截斷葛藤路布從上佛祖家風兩手即時分付且道分付後合作麼生收殺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壬午正旦妙明居士李太尉請普說

師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作麼生是自彰底理豈不見道舊歲去年新新歲明年舊三世共十方法法無前後無我人眾生徹底空殼漏大圓明鏡中一塵元不受為語世間人禮數不須鬪既無禮不可鬪只今又是甚麼底時節若識得這箇時節便見釋迦老子乘日輪香象降摩耶夫人胎示現誕生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也不離這箇時節以至示現逾城出家雪山六年修道然後於正覺山前明星現時豁然悟道也不離這箇時節乃至三百六十餘會說法度生於眾生心識中種白淨法轉大法輪現般涅槃總不離妙明居士妙圓道人

請妙喜老僧說法底時節所以道過去一切劫安置未來今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無前無後無古無今無凡無聖一道平等無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妙明居士同諸道眷正月旦日焚香歸敬妙喜也只是這箇時節所以古人道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這箇時節元不是計較將來老僧常愛張天覺說清淨海眼經八成就義不昧正因念念不忘般若座主家說六成就天覺則不然說八成就曰理無不如之謂是事無不是之謂如三界獨尊之謂我心洞十方之謂聞閻浮提眾生以眼觀色以耳聽聲到普賢菩薩却以心聞觀音菩薩以眼為聞故曰心洞十方之謂聞多之所宗之謂一一從甚處起且如妙明居士為一家之主同諸道眷在此聽法皆從妙明居士一人所起所以云多之所宗之謂一一之所起之謂時謂妙明居士請妙喜老僧為眾普說示現作大獅子吼說因說果說頓說漸說邪說正亦不離這箇時節時節難逢佛法難遇所以古人道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妙圓因見老僧法語有箇安樂處只這一念住在信根上百劫千生壞不得至於成佛作祖皆不出這一念釋迦老子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老僧常說我平生說話無迂曲便要理會得只你理會得處便是得力處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且那箇是妙明居士妙圓道人得力處只這一念信向便是得力處便是成佛作祖底根本也不見僧問鏡清和尚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鏡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和尚答話鏡清云老僧今日失利又有僧問智門寬和尚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智門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為甚麼却無智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智門云老僧今日失利師云一人道有一人道無且道二尊宿畢竟如何總道失利若向這裏會得方知無古無今無我無人一道平等所以祖師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將所上來舉揚般若功德先為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無疆國界安寧邊方平靜老僧有一偈與妙圓居士妙圓道人證明此一段大事因緣昨夜蛇行遭馬踏今朝齊賀大平年妙明心地湛如水同德同誠姜妙圓撥動箇中關捩子方知日月不曾遷吾今再為通消息春暖流鶯送好聲。

行者祖竦請普說

僧問眼觀諸色色不色耳聞眾聲聲非聲鼻界香界亦復然舌界味界無分別身如金剛不可壞意等虛空難度量稽首六根清淨人我得諸根亦解脫未審老師於何佛而種善根獲如是師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進云恁麼則上下四維無所不及師云上下四維無這箇消息進云既無這箇消息未審和尚即今吐露箇甚麼師云無孔鐵鎚千箇竅進云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且莫詐明頭進云記得仰山問中邑如何得見性去中邑云譬如一室有六

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往往獼猴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山禮謝起云適蒙和尚譬如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瞌睡外獼猴欲相見時如何邑丁繩牀執仰山手云狌狌我與你相見未審中邑是人草求人為復理當如是師云總不與麼進云畢竟伊家用處作麼生師云焦甎打著連底凍進云如是則只今對面者莫是獼猴也無師云狌狌我未曾與你相見僧作猫兒聲便禮拜。

師乃云雖行異類中作畜生哮吼而不曾出異類中頭角既不曾出頭角則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未嘗不與狌狌相見只這狌狌亦不曾惺惺亦不曾瞌睡若向六窻裏看他蹤跡敢保諸人與這狌狌同一眼見同一耳聽同一鼻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然後淨躶躶絕承當赤洒洒沒窠窟忽然去却眼耳鼻舌身意滅却色聲香味觸法又向甚處與狌狌相見遂喝一喝云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復云出家兒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已棄離來入眾中撥草瞻風參禮知識窮究此一段事無非要答父母劬勞養育之恩因記得福州長樂有一僧發心要行腳參禪母氏留之不可遂不告而行其母以鍾愛此出家兒故晝夜啼哭因此失明每有行腳人過必問其子所在後來此僧聞得甚自感傷且禱觀音願母氏眼光如故自此還鄉將至其舍兒童望見先往報言師叔歸也母纔聞得忽然眼開平復如故妙喜往歲入閩親聞是說嗣法岳長老曾作文紀其事以此言之孝誠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行者祖竦為報父母恩故請山僧普說要聞般若然般若本無形段僧問大珠般若大否曰大如何大曰虛空包不盡又問般若小否曰小如何小曰覿不見又般若經云若見劫火天地洞然欲以一氣吹令頓滅當學般若波羅蜜多若有一人將一分毛析為百分此一分毛通舉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地輪水輪金輪風輪須彌大海擲過三千大千世界之外而令眾生不覺不知更無迫隘寬曠之相當學般若波羅蜜多然般若法輪一切處常轉如世間車輪一切處能轉唯兩處轉不得謂淤泥深坑中轉不得嶮峻高山一轉不得非車輪不能轉蓋高山上與淤泥中非其轉處也般若法輪亦復如是一切處能轉獨於五欲深坑中轉不得人我高山上轉不得非謂法輪有揀擇蓋五欲深坑中人我高山上非其轉處也學道人決欲打教徹去須教理路心不行求佛智心斷若得兩處心思路絕則無明煩惱不除自斷但向平昔疑不破處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這裏思量計較使不得玄妙理性使不得直要你卒地折剝地斷雲門大師道不可思量時便有不思量時便無說時便有不說時便無殊不知不說時正是無說而說如今默照之徒只教人靜方寸中依舊黑漫漫地正是錯認何嘗解方便此事不在提撕處不在舉覺處不在有無之無處畢竟在那裏我一時說了囫地一下却在你邊豈不見明上座問六祖曰不知上來所指示外還更有密意否祖師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我若為汝說則不密也又不見昔有一官人問一僧羅睺羅以何為第一日密行第一官人云剃頭俗漢又問一老

宿宿云不知官人云破布裹珍珠這箇雖至近又至深法門中千差萬別證者方知因記得僧問保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保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山僧舊時在眾裏參禪這般話也只恁麼看過後來因見雪竇下箇注脚云一千五百布衲保福較些子這僧意謂縱饒你得似羚羊掛角時也只是言句所以保福如此答他且問諸人那裏是保福較些子處鵝王擇乳素非鴨類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兄弟家趁山僧爐韛熱各自打辨精神窮教徹去大家同報佛恩因祖竦請舉揚般若山僧有箇末後句舉似大眾生死兩字平等法凡聖賢愚絕異同真淨界中纔一念涅槃生死二俱空。

隆興元年七月十日思妙禪人請就千僧閣普說

師云古人道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凉人人自凉所以古人回首塵勞曲開方便老婆心切莫有從方便門入得者麼若從方便門入得逐日起居問訊行住坐臥語默動靜莫不在其中所以天地造物有陰有陽有寒有暑明王治世有政有刑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邪有正衲僧家到這裏如海印三昧一印印定上至三世諸佛下及六道四生無有出此漫天網者不見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有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後來保寧勇和尚道修山主真箇是無面目客作兒兄弟要會麼但只把作一句看若於事上看則疾若向意根下搜求卒難摸索得著無常迅速生死事大百歲光陰一彈指頃便是來生所以道無常若也黃昏至更不留君到一更出家兒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只如許多兄弟在此陪堂相聚不散何也蓋以妙喜年已七十五前程來日無多各以好事為懷至於時間或逆或順或是或非不免大家喫些子故前所謂有陰有陽有賞有罰有邪有正便是這箇道理也遂拈拂子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記得裴相國一日捧一尊佛跪於黃蘗前云請和尚安名蘗遂召裴休休應諾蘗云與汝安名竟裴公便禮拜師云今日思妙上座或若捧一尊佛請妙喜安名妙喜只得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亦喚思妙思妙若也應諾即向他道千僧閣上懺千佛千重百帀一時周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湯丞相請大慧禪師陞座疏語

伏以墮一塵起滅之因冤親平等覩千鏡光明之照淨垢皆空不憑大覺之慈悲曷救眾生之苦惱伏念某亡女孺人以夙昔善根稍知佛理以多生惡業遽夭盛年顧定數之本然嗟愛緣之未悟資方便智示解脫因如來禪祖師禪頭頭了悟菩薩道諸佛道念念超昇。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終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

示沈通判

決欲荷擔此事須是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大聰明過量漢然用著一毫毛許聰明則無擔荷分蓋聰明之士理性通達以思量計較為窟宅常在情識中出沒纔見宗師開口動舌便將情識搏量引文字作證要說教有下落以故昧却脚跟下事而入決定要超越先須杜絕理路思想不行一點聰明莫拈出如初生孩兒雖情識俱備而六用不行觸境遇緣如聾若啞苟實得如此不可只恁麼便以為是直須猛著精神轉身一擲躍過太虛當此之時儘用聰明儘說道理都不相妨借聰明道理助發揮之若未得如是觸目遇緣且暫將作聰明說道理底一時放下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大愚如何是佛愚云鋸解秤鎚此一句子上還用得聰明說得道理麼若也佇思停機作一星伎倆則又是蹉過脚跟下事也是故從上先聖如臨濟德山用處不入理路不涉言詮不貴聰明不誇作略不存機境不顧是非生死場中當門按劒不可觸犯不可測量不問凡聖賢愚入門便棒入門便喝如天之忽雷閃電未收霹靂隨至懵憧之流如何湊泊正恁麼時且去默然靜坐坐教鼻孔裏無出入息然後緩緩起來與這兩箇老漢相見得麼近日有一種剃頭外道心地黑如漆自無眼目不見先德用處錯會古人轉身一路認語言為實法以悟為落在第二頭以棒喝為石火電光邊事生死岸頭便不著你不妨會得好真是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此輩更不信有妙悟只以默然為極則將自己之愚要愚他一切人直是呵耐所謂自嗜臭腐而養鵷鶵以死鼠可不悲哉沈文伯天下士與予素昧平生紹興庚申冬因為眾持鉢過其廬一見傾倒便如二十年故舊相忘形器之外相期于物之初文伯留心此段因緣積有年矣以透脫生死為決定義故邪說不能亂其神亦不肯向黑山下鬼窟裏作活計臨別以此紙求指示見其志誠不敢自外信筆書此以塞來命異日於鋸解秤鎚上得些滋味憑此以為券約庶幾發再會時一笑也。

示王通判(大任)

士大夫學道不出二種歧路一曰忘懷一曰著意所謂著意者杜撰長老喚作管帶是也忘懷者杜撰長老喚作默照是也管帶默照二種病不除則不能出生死所謂生死者本無形段只為學道人生死心不破故受輪回若生死心破則輪回之性即是解脫之場然輪回解脫悉是假名亦無形段可得若能於日用中常如是觀察則日久月深無有不得底昔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二祖種種說心說性引文字作

證並不契達磨意前所云忘懷著意正謂此也若不著意則諸緣息矣若不忘懷則內心定矣內心定則自然與墻壁無殊亦不著將心安排計度然後得如墻壁也但只就疑不破處參參時切忌將心等悟若將心等悟則沒交涉矣生死心未破則全體是一團疑情只就疑情窟裏舉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行住坐臥不得間斷妄念起時亦不得將心遏捺但只舉此話頭要靜坐纔覺昏沉便抖擻精神舉此話忽地如瞎老婆吹火和眉毛眼睫一時燒了不是差事得如此了忘懷也得著意也得靜也得鬧也得雖全體在輪回中亦不被輪回所轉借輪回為游戲之場得到這箇田地亦不著將心和會自然成一片矣却將三教聖人所說之法從頭試看一遍盡說自家屋裏事更無一字增減若不如是縱勤苦修行經塵沙劫欲明此事徒自疲勞忘懷著意二俱蹉過不忘懷不著意是箇甚麼咄更是箇甚麼大任通判學士但恁麼參此外別無道理。

示德之居士

先聖有言佛說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又淨名云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若能於一切法中不生情解則法法自如法法既如則十二時中觸境遇緣如盲如聾不執不著不取不捨正當恁麼時不屬世間法不屬出世法不住有為不墮無為而於有為無為之間成就世出世間種種佛事始與無心之道少分相應耳老龐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人了事凡夫德之居士但恁麼做工夫不用別作道理也。

示湛然居士

昔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得誠語解脫以是語故行止無違言必以誠未嘗虛妄無量功德因之出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已退無現退無當退於不退處證幻住法門乘幻住力彈指開樓閣門於樓閣中得不忘念智莊嚴藏以至入普賢毛孔剎於一毛孔剎中行一步越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皆因誠願之力而得成就湛然居士於日用四威儀中住寂靜地常作是觀予嘉其志氣不凡精進勇猛因以此軸求教誨掇筆書此以遺之。

示幻住道人

昔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謂善財曰我等二人得幻住三昧見一切世界皆幻住因緣所生故一切眾生皆幻住業煩惱所起故一切世間皆幻住無明有愛等展轉緣生故一切法皆幻住我見等種種幻緣所生故乃至聲聞辟支

佛菩薩皆幻住願智幻所成故善財聞是語已豁然頓入毗盧覺海不動本際於一念中承事供養剎剎塵塵諸善知識於一一善知識所皆獲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三昧乘三昧力求法之心頓息從此罷遊南方何以故為於一念了達世界了達眾生了達世間了達世出間了達聲聞辟支佛菩薩等皆幻住故佛子智常知身是妄知法是幻於幻妄中善用其心堅固不退修如是行雖是女人剛烈勇猛大丈夫漢有所不如予以是目之曰幻住道人因以此軸求法語掇筆書此以示之。

示張提刑

老居士所作所為冥與道合但未得囙地一下耳若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囙地一下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況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目擊覩其行事小大折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處這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法塵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光返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所為時有何形段所作既辦隨我心意無不周旋無有少剩正當恁麼時承誰恩力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眾生顛倒迷己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逐日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時心識已紛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下牀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及待發時已落在第八識佛不云乎切諸根自心現量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剎那展轉壞躁動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於此識得破便喚作無人無我智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當人半惺半覺未下牀時方寸中並不從外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不得與之用力爭爭著則費力矣祖不云乎止動歸止止更彌勒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作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是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當人致君於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疲民於凋瘵之處便是當人覆陰子孫之處到這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此等事尚屬外矣況更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未證徹則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每與箇中人說此語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將為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自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近道現定所作所為不著更易以他人較之萬分

中已省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便了士大夫一生鑽故紙收收拾拾在心識中作事業取富貴雖得與未得等然亦有差別何以故未得時天堂自天堂地獄自地獄得了底兩路分矣君子小人定矣所以云天堂無即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此語雖至淺然亦至深士大夫纔得一階半職便把他國家名器為己有要殺一無罪者檢箇本兒可殺便殺之要活一有罪者檢箇本兒可活便活之我喜我怒殺活在我其中種種差別舉一例諸更不重重說破也如此等輩與道相背如何說無天堂無地獄無君子無小人得偶晨起無事信筆一揮聊以為老居士學道之助亦作他日相見之椎輪也寫至此餘紙未盡更引些葛藤士大夫學道不著實理會除却口議心思便忙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要心裏思量得到口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絕矣若得心智路絕說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即此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脫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議境界既不可思議一切譬喻亦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這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這無著處底亦不可思議如是展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喻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之法也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則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煩惱滅却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回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遊行不求伴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中隨緣放曠任性逍遙到得這箇田地方始可說無天堂無地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此老若不到這箇田地如何說得出來此語錯會者甚多苟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道一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以為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招殃禍者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著有便著無若不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人間搏量卜度縱識得此病定在非有非無處著到故先聖苦口叮嚀令離四句絕百非直下一刀兩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聖頂[寧*頁]四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是也若透得此四句了見說一切諸法實有我亦隨順與之說有且不被此實有所礙見說一切諸法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無且非世間虛豁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亦有亦無且非戲論見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無且非相違淨名云外道六師所墮我亦隨墮是也士大夫學道多不肯虛却心聽善知識指示善知識纔開口渠已在言前一時領會了也及至教渠吐露盡一時錯會正好在言前

領略底又却滯在言語上自謂我能我解我強如一切人我勝如一切人做官處謬中又謬者閑處坐地時說政事怕殺人受關節請得一兩箇無眼長老閑處坐地時亦說達磨不如他人不識我能識得又有一種頭白齒黃不知退步只劫剝得這一生子合眼了臨時且逐目下過快活便了縱少退步向自己分上理會則又云我更待數年候婚嫁了私家無事時方可純一用心幸自年紀又未妻子又賢官職又出常調又收拾得幾文錢且覓幾箇妮子逐日唱歌唱曲答命酣身及至眼昏耳聾四大相將解散口裏又喫不得身上著又不得相次與閻家老子相見也却去尋善知識理會大似臨嫁醫癭不亦晚乎又有一種一向作聰明說道理世間種種事藝我無不會者只有禪一般我未會在當官處呼幾枚杜撰長老來與一頓飯喫著幾文賸錢餌却了教渠恣意亂說便將心意識記取這杜撰說底却去勘人一句來一句去謂之廝禪末後我多一句你無語時便是我得便宜了也殊不知盡是因官置到底及至撞著箇真實明眼漢又却不識縱然識得又無決定信不肯四稜塌地放下就師家理會依舊要求印可及至師家於逆順境中示以本分鉗鎚又却怕懼不敢親近恐人聞得笑我不會減我聲價此等名為可憐憫者老居士妙年登高第起家所在之處隨時作利益事政聲四馳而對客未嘗談政事文章事業皆過人而未嘗自矜一心一意只要退步著實理會此段大事因緣見其志誠不覺忉怛如許非獨要居士識得這般病痛亦非勸發初心菩薩入道之資粮云。

示空相道人(淨圓)

古德云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微纖塵何立此是第一等拖泥帶水底老婆禪雖然如是能有幾人信得及肯得此語若得無事於心玄微意絕則生死魔何處著手脚決欲學此道當急急如救頭然日裏夜裏茶裏飯裏不得有少間斷方始拽得回頭若逐日波波地為塵勞所困更不著些精神與之做頭抵欲破生死關無有是處。
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無心將甚麼思惟既無思惟此心安在能知此心安在者不屬有不屬無畢竟如何亦無如何亦無畢竟。
學道人緊要處只貴應緣時省力應緣時不費力則道業漸純熟矣道業純熟時心意識穩貼貼地自然不怕生死到恁麼田地呈似人不得傳與人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但只如此參莫管得在何時。

示了然居士

既立志要透脫生死當以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時時自警覺世間塵勞不用著意排遣自調伏矣從上諸佛諸祖無法傳授與人只出來暫時作箇證明主宰而已今之學者不肯退步向自己脚根下提撕多是就師家口頭

取辦將謂可以口傳心授殊不知返招謗法之罪使人寒心近來佛法淡薄諸方據繩牀稱宗師者往往多以奇言妙句密室注解商量謂之以心傳心學者無決定志只要傳授自甘作下劣人殊無大丈夫作略可不悲哉雪峯三到投子九上洞山長慶二十年坐破二十箇蒲團直自到不疑之地方肯休歇只如二古德還有傳授底道理也無了然居士決欲破生死關但日用應緣處時時自警自覺自提自掇日久月深忽然[祝/土]著磕著也無常迅速時不待人安樂一日於般若上做取一日工夫世間財寶隨緣據自家所有受用多則為財寶所困少則為撓請向不多不少處討箇轉身且那箇是不多不少處喚作不多不少已是漏逗更欲說破便見即當不如截斷葛藤異日再得相見却來不多不少處為妙喜下箇注脚。

示妙明居士(黃子餘)

妙喜尋常無禪可談無法可說只據學者來情隨宜應變而已妙明居士黃子餘以此軸來求指示且有夢幻界中無一可樂之語為請直欲參到徹頭自休自歇處為究竟非如他人要會禪資談柄自欺也若生死岸頭不得力縱學得玄妙知見無量無邊於日用應緣處不得力却成謗法之愆雖是善因返招惡果妙喜觀其立志不凡喜為其葛藤只知夢幻不實無一可樂底一念便是當人成佛作祖底根本也不必他求不見吾佛世尊有言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苟得一念相應如善財聞彈指聲頓證塵沙諸佛無邊法門無少無剩只怕當人無決定志半信半疑矣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若用聰明靈利擔荷則背馳矣何以故為聰明靈利人多思量多計較將謂此事可以思量計較得成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殊不知返被此障却無入頭處苟能於日用應緣處不昧最初一念不忘懷不著意只恁麼放教自由自在平昔所作所為或善或惡已過去者更不須思量分別若更思量分別其障尤大於聰明靈利永劫無有悟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將心等悟則自謂我今見在迷中若作此解則是迷中又迷夢中說夢欲得徹頭無有是處但只在疑不破處參疑不破則全在生死裏忽然向日用應緣處不知不覺撞翻關捩當恁麼時自不著取他人處分矣未能如是且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行住坐臥却將聰明靈利底試就箇無字上用看亦將這思量分別底就箇無字上用看覺得聰明靈利思量分別總使不著方寸中七上八下肚裏悶時正是好處往往學此道者多只恁麼休去殊不知心思路不行生死兩頭將斷矣此是妙喜平日得力處故時時以此布施學者除此外別無禪道佛法可傳可授若別有可傳可授者乃是謗佛法僧欺賢罔聖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子餘要直截做工夫但只如此做將去莫管得在何時古德雖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此乃古德方便接引之詞忽然得時亦無時節如此說話還

有證據處否前不云乎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妙明居士若信得此說及則成佛有餘若信不及亦在其中。

示覺明居士(夏運使)

道須神悟難以言傳縱有可傳皆文字語言耳直饒於文字語言中採集得更玄更妙亦不出心意識邊事今時學道之士不肯虛却心一向安排要知轟一聲霹靂相似等待悟去方始心休此等名為可憐憫者自謂我今正迷未能得悟大似在飯籮裏坐揚聲大叫問人覓飯喫在大江心道渴殺人真是迷中又迷妄想中又妄想千佛出世亦救不得殊不信此事一切見成開眼便覿見開口便道著安排飣餖不得滿眼滿耳無你回避處說空則眼見耳聞無不空說實則眼見耳聞無不實何以故眼若不空將甚麼見物耳若不空將甚麼聽聲鼻若不空將甚麼辨香臭舌若不空將甚麼別甘苦身若不空將甚麼知痛痒意若不空將甚麼分別然分別亦空痛痒亦空甘苦亦空香臭亦空聲亦空物亦空空亦空此語亦不受故曰一切見成無回避處得到這箇田地了方知眼見底是實耳聞底是實鼻齅底是實舌嘗底是實覺觸底是實分別底是實得如此了始可說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等何以故不見淨名老子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須是當人不起纖毫修學心只在自己脚跟下坐斷報化佛頭生死魔王無摸索處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覿不見蹤跡當恁麼時說空說實只由自家不被別人差排處分矣不見古佛有言心同虛空界是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所以從上先德到這裏無插觜處從頭棒將去從頭喝將去有靈骨底撩起便行蓋聲蓋色奇特玄妙垢染惹絆他不得世間塵勞拘牽他不得染淨二邊無捉摸處凡所發言無不出格非是強為法如是故覺明居士決欲究竟此事但只如此直截理會不可存心在悟邊存心在悟邊則使人發狂轉疎轉遠矣亦不得忘懷空寂忘懷空寂則心困矣心困則昏沉矣轉疎轉遠則掉舉矣昏沉掉舉二種病不除欲息念念馳求心大似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到這裏無你用心處妙喜只說得到這裏若是噴地一下却在覺明居士咄且置是事。

示陳縣丞(元霧)

佛祖要妙盡生死窮變化空有為實虛豁絕物理滅知見息妄想淨名所謂雖修學空而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欲入此門當如此學今之學道參禪人多是求知見覓解會急要口頭有可得說故昧却脚跟下消息縱肯自知非亦不能痛掃除此亦無他蓋不以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退步向著實處做工夫也且如何名著實處著實處却如何做工夫近日叢林有一種宗師指示學者著實處只教人事事莫管緊閉却眼死忔

怛地坐一切莫思量坐來坐去坐得神識惛懵却似箇魂不散底死人相似喚作大休大歇又喚作默而常照這般物類自眼不開却要盲一切人眼要與伊相似不信有悟門以真實悟入者為誑惑人以悟為建立除夙有願力決定信得此事能滅煩惱本非大徹大悟不能到究竟安樂放身捨命處則定被這般惑亂邪魔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前所云退步向著實處做工夫但十二時中行住坐臥不思善不思惡不著佛求不著法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常教心地虛豁豁地如初生孩子雖具眼耳鼻舌身意而六用不行當恁麼時喚作有亦不可得喚作無亦不可得不屬善不屬惡不是佛法不是世間法無亂可定無寂可守只如此崖將去忽然向無可崖處打失布袋當此之時自不著問人如之若何矣所謂著實處正如是而已到得這箇田地方知釋迦老子云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是真語實語不欺人語元霧天資近道信得及作得主不內邪說決定須要大法明方為究竟以此軸求徑捷指示見其志誠故掇筆一揮以塞來命但日用應緣處時時提撕舉覺覺得應緣處省力便是做工夫得力處也記取記取自家得力處拈出呈似人不得說與人不得永嘉云唯證乃知難可測如此與之酬酢久久自成一片矣不著差排法本如是如是之法亘古亘今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滅而不為休言多去道轉遠且置是事異日依此忽然打破漆桶這般說話盡是閑言長語都無實事元霧思之。

示華嚴居士周子充

參禪學道別無奇特只要究竟生死而已古德入道因緣教乘極則無非直截指示學此道者當見月忘指不可以自所入處作實法會只如僧問趙州如何是玄旨州云汝玄來多少時也僧云玄來久矣州云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這屢生子僧當下知歸華嚴居士周子充夙有種性因看妙喜竹篦子話知得飯是米做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宰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矣既自信不疑更須知有向上一著所以長沙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只如百尺竿頭一步如何進得子充決欲進步請緊峭草鞋妙喜恁掃道也是掃箒畫娥眉子充以此軸來求指示掇筆一揮以塞來命遇明眼人試拈出似之必有忍俊不禁下注脚者。

示湛然居士(趙都監獻之)

此段大事因緣從上諸佛諸祖密密傳授謂之正法眼藏非以言傳言所謂密傳者乃當人離言說文字直下信入心地開通是也心地既開通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如盤走珠日用應緣處觸著便活鱍鱍地雖在塵勞煩惱

中不被塵勞煩惱染污借塵勞煩惱作佛事淨名云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是也若錯認方便執著塵勞之事便以為如來種則又却不是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塵勞之儔為如來種常如是觀察久久自撞發關捩子矣。

示了空居士(衛寺丞)

欲息塵勞常令心意識虛豁豁地如土木偶人觸境遇緣如風行空無所住著則心意識無所之既無所之則不與塵勞作對待矣不見先聖有言不與諸塵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又云如我心空法亦空千品萬類悉皆同莫見妙喜恁麼道便硬把心意識遏捺令似土木偶人如此修行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定為默照邪魔之所攝持謗佛法僧墮無間獄雖是善因返招惡果須知塵勞本無自性心意識起滅無因如空中雲如水上泡不屬有無欲得直下便休歇但把這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底猢猻子性燥與一棒打殺便是徹頭處也妙喜常與學此道者說此事本來無限量不得已說箇廣大已是限量他了也但學者妄以限量得失心修習欲入這無限量無得失境界亦隨此限量得失流轉又於流轉處妄生取證之心縱有證得乃邪法非佛法也教中尚以修習善根耽著三昧並不出十種魔網況背此而徇無明為世間五欲煩惱所纏縛者可不悲哉。
七大夫一生在文字語言上作活計以心意識為窟宅口議心思無暫休息纔教捨却先自著忙怕落空去却緩緩問渠你日逐目前種種境界貪財戀色人我無明是空不空你怕不怕若道我怕則知而故犯罪過彌天若道不怕瞞人自瞞在便宜處著到敢保十二時中未有安身立命處在不見古人有言識情安排計較造作一向攀緣已事荒却不識吾家正徧知論劫不能成正等到這裏如人上山各自努力思之不可忽。

示等觀居士(瘳司戶季釋)

士大夫以博聞強記為已任事事要知事事要會會盡世間法了又要會出世間法殊不知出世間法與世間法不可比倫唯無念無為杜絕一切語言文字將平昔所習學者痛掃除之百不能百不解如土木偶人方可入作入作得了然後可說入得世間法出世無餘若一向作聰明說道理識情安排工夫造作求人印證復印證他人黃面老子謂之增上慢人斷佛慧命謗大般若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者。
即心是佛若便向此語下求證則不相當何以故若取自己自心為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為對治捨此之外別有商量大似避溺而投火拈一放一轉見不堪故寶公云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影常虛身影從來不二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生死海裏沉浮等觀居士決欲心地開通但信即心是佛不用多知佛言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

滿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等火懺然不息而眾生耽染沉溺於其間不知不覺以眾苦為樂可不悲哉縱有識得破者亦無決定大丈夫氣槩半出半入半信半疑不能趁色力強健時了取直待臘月三十日四大相將分散如蛇入布裩手忙脚亂如落湯螃蠏那時要著力已不及矣何如諸事任緣可行即行可止即止盡人事而信天命則自然隨處安樂況世間事無窮無盡得休便休更莫打之遶不如忙裏偷閑辦取自己前程事為最得之本有失之本無若一一要得如自家意無有是處用意求而得之早是不著便況求而不得其苦可勝道哉。

等觀居士德性有常與妙喜相從十年只如一日妙喜或笑而譏之或怒而罵之居士不作無明承當不作禪道領會又似有力量又似癡獃者佛界不收魔界不攝軟似胡綿硬似并鐵且道渠儂畢竟是凡是聖試定當看若定當得出許他具一隻眼若定當不出妙喜代為下一轉語放蕩常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示妙德居士

利根上智之士既知此事須假悟明不可以言語傳授凡聞宗師提持或抑或揚或逆或順便當見月忘指不得將心意識摶量卜 度認宗師說底以為禪道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心意識之障道乃決定義也所以從上古德如臨濟德山為人入門便喝入門便棒不涉理路不涉玄妙不涉是非覿面分付若於心意識上測量則沒交涉但於平昔所疑處時時提撕時時舉覺如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但將疑他人疑佛祖疑生死底心移來乾屎橛上看看來看去如上所說之疑驀然向乾屎橛上絕消息便是徹頭處也除此之外縱說得天花亂墜並不干我一星兒事言多去道轉遠只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

示張通判(晉彥)

決欲荷擔此箇擔子須是君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體裁方可有少分相應處應是從前學解古人糟粕上摶量卜 度得滋味處都是生死根本不見古德有言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鏁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取之捨之著意忘懷總是蹉過底時節所以古人不得已說箇學道亦是接引之詞耳故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德山見僧入門便棒逐塊之流謂之門風峭峻不順人情殊不知正是四稜塌地拖泥帶水底老婆禪那堪更進前退後向宗師口頭求玄求妙覓道覓理將心意識推窮尋逐要說教有下落大似埋頭撞入東邊欲取西邊底物轉急轉遲轉疎轉遠可不悲乎所以古德有言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便是這箇道理也若要絕却性命拔却生死根株直

須把平生冊子上摶量計較得底颺在他方世界作聰明說道理注解得分曉者盡棄捐了直須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有口如啞百不知百不會如土木瓦石相似方可入作常令方寸中虛豁豁地平生記持念得在胸中者討箇元字脚亦不可得時漸有親近分也若向這裏懷疑定道既如土木瓦石百不知百不會却教誰親近能親近底又是箇甚麼若作如此見解乃是錯認宗師方便又是重疊說道理作聰明者如此等輩自作障礙真可憐憫所以黃面老子在法華會上被舍利弗等慇懃三請之故不得已說箇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云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恁麼體格又何曾有實法與人來末後臨般涅槃却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若讀到這裏又疑道既不曾說一字只如教滿龍宮法周沙界又從甚麼處得來若如此則又是第二次錯認宗師方便矣晉彥居士自榜其所居茅廬曰總得庵謂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若向百不思量計較時噴地一發當恁麼時方與庵號默默相契矣苟未到這田地且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處時時提撕茶裏飯裏睡時覺時行時坐時與朋友相酬酢時與妻兒聚會時喜時怒時著意時忘懷時掉舉時昏塞時鬧閧閧時獨居暗室時日用應緣處總是提撕底時節提撕來提撕去心無所之趁老鼠入牛角沒去處那時便見倒斷也苟未得如是只管向行住坐臥處日用應緣處舉箇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舉時亦不得作道理思量正要如土木瓦石相似驀然打破畫瓶方知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既入我手不恁麼也由我恁麼也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箭既離弦無返回勢不是強為法如是故前所云決欲荷擔此箇擔子古人糟粕上摶量卜　度得滋味處都是生死根本妙喜雖一期信手信意胡拉正眼觀來始知是真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晉彥居士天資高妙某雖與之素昧平生紹興丁丑端午後三日得得來育王相訪一見便舒肺腑累日對語未嘗一言及世間事乍見似不能言者即之儘可觀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不傲晉彥有之因以此軸臨行來求指示且言其令嗣狀元嘗與唐祕書立夫語話次立夫有第二義之語狀元詰之如何是第一義立夫曰安國患眼且好將息狀元公以此語託迺翁求妙喜代之妙喜代曰老僧只管看晉彥可以此語寄二公同發一笑。

示王主簿（仲隱）

既改了秀才名字被人喚官人當不昧平生志願且耕且戰公務之暇不妨為學為學之餘不妨向日用行住坐臥處將平昔胷中礙膺之物於應緣處時時提撕時時舉覺舉來舉去提撕來提撕去忽然於一言一句下[祝/土]著磕著豁地打破漆桶便是自家一生事畢也世間功名富貴命裏有時少我底不得不必枉道苟求縱然求得亦不濟事但只如今日清簡儉素

咬薑呷醋隨家豐儉崖將去不必求人知久久守定自家家風自有聞弦賞音者仲隱姪自小卓卓地自成自立觀其體裁真士林堅好木妙喜以是入保明狀更能於此一段大事因緣千了百當則作箇世出世間沒量大人非獨談笑可以興起王氏已墜家風亦不辜負妙喜平昔相期之意嘗記得張無盡誡子弟之言云但專志做取好人富貴在其中矣仲隱做好人不著叮嚀但向日用中時時舉箇狗子無佛性話忽然一念相應世出世間一網打就豈不快哉勉之。

示方察推(宋輔)

予罪居梅陽首尾七年時官中來相煖熱者無數獨宋輔始終可觀儒教聖人所讚者當官處依而行之所呵者不敢違犯而又忍窮如鐵石謹守繩約無所希求汲汲以好事為務纖芥不以取諸人相從逾年並無異差予以是故與之為定交丙子上春分携屢形夢境丁丑初冬得得自臨安來相拊存高義特達又與常人不同適山中建般若會忙冗之甚而宋輔纔來次日便要戒塗如雪中訪戴欲胃雨而去再三挽留為旬浹欵臨行袖此紙求指示因掇筆書此少敘相從因由言不能盡以頌繼之云惠然訪我鄧峯下剡溪興盡歸心起禪家無物贈君行前面有山兼有水如到梅陽見諸道舊頌出此以似之要知妙喜敢將常住物作人事耳一笑。

示蘇宣教(少連)

既有決定志欲究竟此事常教方寸蕩蕩地不著諸相不住寂滅遇緣則將順之無希望成道之意日用不須管帶如生獅子處羣畜中自得安逸或跳擲或翻身元無落地真實消息但只如此日久月深自然打作一片矣妙喜常為學此道者說參禪人只有兩種病一曰忘懷一曰著意著意則掉舉忘懷則昏怛二種病不除則不能了生死故達磨大師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二祖於達磨言下即時赤骨力地跳出且道跳出後却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有安身立命處則與不曾跳出無異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不見昔日大梅和尚在江西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大梅於言下便息諸緣諸緣既息掉舉不生掉舉不生則內心寂靜夫是之謂內心無喘內心無喘則寂滅現前寂滅現前則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純一無雜當恁麼時頭頭物物上無非是自己本地風光亦謂之本來面目既知得此箇門戶體裁了知是事拈向一邊觸境遇緣不必將作有無知見不見雪峯老人有言若教你起一念心作承當道理即是相埋沒矣又玄沙云若也澄心斂念攝事歸空細想纔生即便遏捺此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看他古人作箇方便又何曾有一星佛法道理教人承當既無法與人亦無承當道理日用應緣處千差萬別却如何支遣妙喜曰若知

胡餅裏無汁鐵樹開花不用疑少連春秋鼎盛而不為血氣所遷有志於此段大事因緣直要到得古人大休大歇田地方為究竟此真奇特大丈夫漢所為妙喜嘉其用心不凡因以此軸求指示故掇筆一揮以助其精進云。

示蘇知縣(明甫)

若論此事無你用心處無你安排處擬心思量早沒交涉矣聰明靈利漢思量多計較多解路多心識紛飛無暫停息欲撥置亦不能除夙有願力始肯回光返照向日用應緣處常自提撕常自省察逐日隨緣應變底甚麼處得來臘月三十日收因結果時這一段光明却向甚麼處頓放識得頓放處然後可以說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底話殊不知這一段光明從無始曠大劫來未嘗移易一絲毫許在諸佛諸祖諸大聖人分上不曾增一毫在含蠢蠕動分上不曾減一毫佛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便是這些道理也眾生界中事如稻麻竹葦鈎鎖連環相續不斷撥置了一件又一件在面前無常殺鬼念念不停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此生心地未開通隔一陰來轉見昏怛矣故古聖苦口叮嚀曰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本朝李和文都尉參見石門慈照聰禪師聞聰舉這兩句子不覺通身汗流便從脚跟下窮將去直到諸佛諸祖三教聖人大休大歇大解脫處後因大法明了有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只這一偈見盡平生行履處若無決定志則於此事半信半疑既有是病則被業識無明遮障了自己神通光明不能發露逐日波波汲汲徇一切境一向迷將去迷而不覺以苦為樂此等名為可憐憫者蘇明甫妙喜與渠迺翁三十年道舊項在徑山因持鉢嘉禾是時明甫作華亭簿一別又二十年紹興丙子冬妙喜來住育王而明甫宰餘姚往來數得邂逅政聲四馳不苛不察而百里之民受賜近世作邑如明甫亦希有然雖有意此道而未有決定信蓋平昔未曾親近本色善知識乍發心而未知入道要路故以此軸求妙喜指示古人有言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亦見之如夢如幻又云若以實法與人土亦難消念其心誠故盡此軸不覺忉怛如許明甫當觀察妙喜之意勿記我語。

示佛照居士(鄭提幹)

上根利智之士信得此一段大事因緣及者非夙植德本從般若中來則不能如是何以知之不須論遠古且以近世士大夫中如蔡子因待制雷孚通判二公論之子因是毗陵一不第秀才屢為有司黜落遂刻苦修行晝三夜三精勤不怠溘然之後生於其家子因七八歲時嘗過毗陵了了知得前身往來去處雷孚通判乃筠陽洞山山前大姓也洞山孚禪師乃熙寧間有道宗師雷孚父祖常恭敬之未遷化前數日對其父祖有約曰吾住世非久與

公家有大法緣吾去後一年當來公家作兒孫以酬夙志矣後一年雷孚之祖感夢而生孚孚見無恙紹興丙子春子自梅陽蒙　恩生還過贛上時孚為贛州貳車嘗以此因緣語之與平昔所聞若合符契此二事皆親見親聞者毫髮不差佛照居士亦是蔡雷箇中人宣和末佛照杲禪師乃真淨文公上首得法者時京城宗師無下二三十人道眼精明大機大用無出其右者時妙喜亦預參徒之列將順世時令某致意于大丞相鄭公曰吾與公家道緣醇熟吾去後來續公家香火當善待之言訖端坐而逝後一年佛照果應夢而來此亦某目擊者丙子冬予被　旨來領育王與佛照居士邂逅一見如舊相識既而居士以夙因應驗舉似予予聞居士言夷門忠報一會儼然未散忠報乃大丞相鄭公功德寺居士乃鄭公姪孫也戊寅正月予復被　旨領徑山居士以此軸求法語故書蔡雷二公泊居士前身應驗無差底三段因緣以示大闡提薄福眾生令洗心歸向佛乘仍留此居士處子子孫孫作般若契券云。

示宗一禪人

欲破憍慢當持鉢乞食檀門欲出生死增長智慧當乞法於真善知識以正命乞食則憍慢自除智慧增長則生死網裂宗一禪人以乞法乞食為己任立志在千百人頂[寧*頁]上直要擔荷千百斤擔子然精金百煉須遇本色鉗鎚作家爐鞴近代佛法可傷正宗淡薄邪法橫生學者雖有向道之志而未具擇法眼往往多被邪師引入邪徑為無智慧故也懶融有言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煩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一禪能如是學能如是行不求智慧而智慧增長不破憍慢而憍慢自破矣思之。
雪峯和尚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一禪會麼驢眼則喪身失命。

示璉禪人

大覺世尊在靈山說法方據坐有一外道作禮問曰世尊今日說甚麼法世尊云說定法外道禮拜而退次日世尊纔據坐外道又問今日說甚麼法世尊云說不定法雲門著語云嶮外道曰昨日為甚麼定今日為甚麼不定雲門著語云嶮大小釋迦老子却被外道換了眼睛這箇外道雖然換得要且無處施陳雲門當時若做這外道次日問世尊今日說甚麼法世尊道不定法復作禮而退教這黃面老漢一生下座不得或有箇衲僧問雲門外道恁麼問世尊恁麼答還有相違處也無且作麼生祇遣雲門只向他道汝恁麼問莫道摸[打-丁+索]釋迦老子鼻孔不著只做這外道奴也不中具頂門眼者看取。

示銛遠二禪人

近世前輩老衲皆已化去正宗日益淡薄叢林日益凋弊邪法日益增熾裨販之流各各自謂得上人法以無義語綺飾言詞砌鬪排疊裒糅佛祖教乘累句荐出謂之祕密心要魔魅凡庸幻惑無識稱有道之士者如麻似粟末世光明種子未具擇法眼遭其邪毒入其心腹者不可勝數致使後生晚學隨例骨董臨濟和尚曰有一般禿兵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把屎塊子口中含了却吐與別人嗚呼如來正法眼藏達磨單傳之宗如以一絲引千鈞之石安得此老復出為後進鍼膏肓而起廢疾乎莆中法銛漳浦智遠二禪人發心為眾持盂臨行袖此軸乞指示故書此以遺之前途忽遇箇中人謾拈出似之恐如鬧市裏颺碌甎打著一箇也不定。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上

參學慧然錄

淨智居士黃文昌 重編

師到雪峯值建菩提會請普說

問話畢乃云菩提宿將坐重圍劫外時聞木馬嘶寸刃不施魔膽碎望風先已豎降旗雪峯法窟真歇場中人人懷報佛報祖之心箇箇抱安國安家之略智如鷲子辯若滿慈雲門今日到來只得結舌有分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既到遮裏不可徒然略借主人威光與大眾赴箇時節遂拈起拄杖云還委悉麼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卓一下。
復云大凡參學之士須遇本分人始得若不遇本分人只是箇掠虛漢只如適來上座問芭蕉拄杖子話本分答佗却理會不得如今諸方多少錯商量學家眼既不明出來伸一問禪牀上瞎漢將合頭語祇對便道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一句來一句去道我答得玄答得妙學者不識好惡[祝/土]向皮袋裏將去到處合合得著則倒來印可宗師合不著便將遮般不材不淨蘊在胸襟輕薄好人作地獄業你看佗真歇說禪都不計較據學人問處信口便說更無滯礙自然如風吹水只為佗實見實說如普賢菩薩從佛華莊嚴三昧起普慧菩薩如雲興致二百問普賢菩薩如缾瀉以一千酬又何曾思量計較來蓋得法自在稱法性說如今人不曾親證親悟只管百般計較明日要陞座一夜睡不著遮箇冊子上記得兩句那箇冊子上記得兩句鬪鬪湊湊說得一片如花似錦被明眼人冷地覷見只成一場笑具奉勸諸人明眼宗師難逢難遇既得遭逢如靠一座須彌山相似直須退步放下許多人我無明從前冊子上記持學得底撥置一邊不要強作主宰佗時異日閻羅老子打鬼骨臀便是打遮般強作主宰底不是雲門謾你諸人遮話有分付處面前頓却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為你作證不向遮裏說更向何處說所以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諸子百家徧天徧地豈是無言更要達磨西來直指作麼畢竟甚麼處是直指處你擬心早曲了也如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遮箇忒殺直又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又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遮箇忒殺直你擬將心湊泊佗轉曲也法本無曲只為學者將曲心學縱學得玄中又玄妙中又妙終不能敵佗生死只成學語之流本是箇無事人却返被遮些惡毒在心識中作障作礙不得自在所以教中道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喻似有人問城中路從甚麼處去指云從遮裏去聞說便行早曲了也遮箇如何將知見解會計較得失玄妙是非底心去學得你要真箇參但一切放下如大死人相似百不知百不會驀地向不

知不會處得遮一念子破佛也不奈你何不見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穌欺君不得諸人既來雪峯參禪切不得容易此是明眼宗師可以依附堪為法式或者見真歇勸人發菩提心生謗議云既稱禪師自有宗門本分事只管勞攘却如箇座主相似我且問你那箇是本分事苦哉自既不能為善返笑佗人為善遮般底人我生滅嫉妬不除自是其是善知識既不勸人發菩提心不可教人殺人放火去遮箇曲彔木牀上不是你討名討利嫉妬生滅之處以道眼觀之如鑊湯鑪炭劒樹刀山一般擊動法鼓諸天龍神齊集道眼不明諸天龍神見你口吐黑煙寧不怖畏豈不見教中道未得謂得者是增上慢謗大般若人不通懺悔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真果招紆曲須是真實始得夫稱善知識者引導一切眾生令見佛性當須觀根設教應病與藥不可對三家村裏人說拄杖子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扇子教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去也雖是本分說話教佗如何理會遮老漢你禪和子尚自覓佗縫罅不得況佗俗人處身塵網現行無明若無善巧方便接引令其純熟如何便領會得此會盡是一二十程拋家遠來一人入社發心轉化多人為善寧無利益遮箇是善知識本分合做底事豈是強為雲門今夏在廣因開箇燈心早角鋪子隨家豐儉說些麤禪室中問學者一句子如不思量計較天真自然道得一句更與一拶擬議不來劈脊一棒別無細膩忽然打發一箇半箇却教上來雪峯就大鑪韝事同一家早來真歇舉世尊入舍衛大城乞食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須菩提出眾作禮曰希有世尊真歇云釋迦老子幸自可憐生被須菩提出來道箇希有當下冰銷瓦解好大眾釋迦老子未曾說一字須菩提見箇甚麼便道希有諸人要會麼但向真歇冰銷瓦解處看忽然看得破一生參學事畢只如真歇尋常見學者多認目前鑑覺求知見覓解會無有歇時不得已教人向劫外承當據實而論遮一句已是多了此是一期方便如指月示人當須看月莫認指頭如今人理會不得將謂實有恁麼事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既不識方便語便向然燈佛肚裏坐黑山下鬼窟裏不動坐得骨臀生胝口裏水漉漉地肚裏依前黑漫漫地驢年夢見麼雲門今夜對人天眾前合諸聖說話各自記取言多去道轉遠適來真歇有一段公案未了雲門為佗結絕却昔有一老宿訪臨濟纔相見提起坐具云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濟便喝宿便禮拜濟云遮賊宿云賊賊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首座侍立次濟云還有過也無座云有濟云賓家有過主家有過座云二俱有過濟云過在甚麼處座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師云臨濟暗中輸了一籌却向明中贏得一箸雖然有輸有贏有明有暗爭奈傍觀者醜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定光大師請普說

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塗請師速道師云脫殼烏龜飛上天進云親切已蒙師指示一句無私利有情師云作麼生是親切處進云昨夜清風生八極今朝流水漲前谿師云洎不問過。乃云諸佛本不曾出世亦復無有般涅槃以本自在大願力示現無邊希有法是法不可以思惟究竟非心所行處既非心所行即非希有法既非希有法此法無實亦無虛既無虛實喚作有亦不得喚作無亦不得喚作亦有亦無亦不得喚作非有非無亦不得喚作非非有非非無亦不得不見適來禪客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塗請師速道雲門答佗道脫殼烏龜飛上天諸人且作麼生辨明為是有耶是無耶是虛耶是實耶試出來道看如無更引些葛藤所以先聖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開一切人眼若也照用同時則半瞎半開若也照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則有主無賓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即今眾中或有箇不受人謾底漢出來道遮裏是甚麼所在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賓說主攔胸搦住拽下禪牀爛椎一頓也怪佗不得還有恁麼人麼如無杓柄却在雲門手裏放行把住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賓說主總由遮裏且道即今放行好把住好良久云開人眼瞎人眼一手推一手挽不是三要三玄亦非四種料揀畢竟是箇甚麼拳拂子云雪峯輥毬睦州擔版。

復云諸人總道來遮裏參禪我且問你禪作麼生參既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己事未明求師決擇要得自己明白心地安樂不是兒戲而今人箇箇道我怕死參禪參來參去日久月深打入葛藤窠裏只贏得一場口滑於自己分上添得些兒狼藉返不如未入眾時却無許多事此蓋末上一錯不遇好人遞相沿襲以致如此近來佛法可傷魔強法弱禪和家每人有一肚皮禪到處鬬百草相似驢年得休歇麼尋常向你諸人道祖師西來只是作得箇證明底人亦無禪道傳與人若有禪道可傳則各自傳與父母傳與六親眷屬去也既無可傳須是當人自悟始得你擬心求悟早錯了也豈況多知多解恣意亂統不見香嚴和尚在百丈會裏直是聰明靈利數年參禪不得只為多知多解百丈遷化後到溈山山云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香嚴被溈山一問直得茫然却歸寮中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檢過要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上堂頭乞溈山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嚴奈何不得肚裏只管悶又怪溈山不為佗說破遂將平昔所集文字以火爇却曰休休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從此一時放下禪也不思量道也不思量善也不思量惡也不思量父母未生時底也不思量即今底也不思量四楞著地一切放下便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迹遂憩止卓菴一日芟除草木因颺瓦燦驀然擊著一竿竹作聲不覺打著父母未生

時鼻孔當時如病得醫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如子得母歡喜無量遂沐浴焚香遙禮為山歎曰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豈有今日事乃有頌曰一擊亡所知你看佗得底人發言自是不同初聞擊竹作聲忽然大悟所悟底心便絕消息如彌勒彈指樓閣門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便是遮箇道理香嚴悟處既絕消息父母未生時事頓爾現前纔作箇頌子便有為人底方便下面注曰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迹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多見禪和子愛去到處問長老長老家無著口處便為佗解說你怕佗香嚴說得未分曉在更要注解又有一般人也道因擊物作聲有箇悟處或問佗你試說看便擊物作聲曰多少分明有甚麼交涉大似隔鞾使拳頭爬痒如何得快活去又不見昔日俱胝和尚住菴時因一尼戴箇笠子直來遶佗繩牀一帀云道得即放下笠子俱胝當時道不得尼拂袖便行俱胝云何不且住尼云道得即住俱胝又無語尼去後俱胝自歎云我雖是箇丈夫漢却不如箇婦人便要燒菴下山忽夜夢神人曰和尚不須下山且候當有肉身大士來為和尚說法也過數日果見天龍和尚到來俱胝遂舉前話似之天龍曰你問我我與你道俱胝曰道得即放下笠子天龍遂豎起一指俱胝忽然大悟後凡有所問只豎一指每曰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琅琊覺和尚嘗有頌曰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鷂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你看遮一頌便是會得遮一指頭禪分曉也遮箇如何學得俱胝身畔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佗事也學豎指祇對有人謂俱胝曰和尚遮童子也不可得亦會佛法凡有人問佗皆如和尚豎指俱胝聞得一日潛將一柄刀在袖中喚童子近前來聞你也會佛法是否云是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便豎起指頭被俱胝捉住以刀斫斷童子叫喚走出俱胝遂喚童子童子回頭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不覺將手起不見指頭忽然大悟奇哉信知佛法不可傳不可學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且道在甚麼處一時說了也諸人還會麼此事非難非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奉勸諸人退步自看一切現成便請直下承當不用費力你擬動一毫毛地便是千里萬里沒交涉也諸人既在遮裏須生慚愧不得容易過時若不存誠般若中將甚麼銷佗信施不見汾陽無業禪師曰看佗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迹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汩沒世塗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灼然兄弟那時早有如此說話也更教佗見我輩如今做處也好慚惶殺人兄弟光陰可惜時不待人各自打辨精神打教徹去亦不虛受佛蔭亦不孤負平生學道之志近日道上座自雪峯來再三求入室云直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欲乞開示因舉馬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教渠看更與佗注解一徧不得作道理會不得作無事會不得作擊石火閃電光會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合作麼生渠遂疑著更不敢開口今日却來燒香禮拜曰妙道學般若多有魔障欲請

今晚為對人天眾前舉揚般若以憑懺悔願法界一切有情皆得頓悟甚深般若同報佛恩雲門曰古聖有言怖心難生善心難發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既知怖罪回心向道此亦希有遂從其請為渠懺悔且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將甚麼懺然無有有罪底聖人亦無無罪底凡夫凡夫造罪皆自妄想心起都無實體雖無實體受報時亦須妄受如影隨形不可逃避雖妄受報亦無實體所以道若罪性有體則盡虛空界不能容受何故為凡夫造罪者多今道上座發一念心欲直取無上佛果菩提此心一發所作之罪如積乾草高須彌山所發之心如芥子許火悉能燒盡無有遺餘還信得及麼此一念心既發當時成佛已竟盡未來際永不退失以何為驗不見教中天帝釋白法慧菩薩曰佛子菩薩初發菩提之心所得功德其量幾何法慧菩薩曰此義甚深難說難知難分別難信解難證難行難通達難思惟難度量難趣入雖然我當承佛威神之力而為汝說假使有人以一切樂具供養東方阿僧祇世界所有眾生經於一劫然後教令盡持五戒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於意云何此人功德寧為多不天帝釋言此人功德唯佛能知其餘一切無能量者法慧曰此人功德比菩薩初發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如是億分百億分千億分百千億分乃至阿僧祇分無數無量無邊不可說分不可說不可說分亦不及一次第引眾生欲樂邊際諸根差別從十至百從百至千從千至萬從萬至億從億至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數眾生盡令持五戒十善乃至第二人復倍前人之數展轉至百人一人倍一人之數盡令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果所得功德比菩薩初發心功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說算數譬喻亦不能及盡其譬喻無較量處何故此一念心與三世諸佛平等無二無別故梵語懺摩此云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懺永不復造此心一發永不退失若能直下無心去初發心功德比無心功德百分千分百千分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分亦不及一何故初發心時與三世諸佛平等故此心尚無三世諸佛向甚處摸[打-丁+索]所以一念無心功德又無較量處若爾則亦無生亦無死亦無聖亦無凡亦無人亦無我亦無佛亦無法若能如是見得是真懺悔道上座既具大丈夫志氣決定要參禪但恁麼參須是豁然悟去直下無心方得安樂若不悟只是口頭道得幾箇無無更引些古人說無處錯證據了便道我得休歇我且問你還歇得也未乃是將心無心若將心去無心心却成有如何硬無得古聖訶為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謗大般若不通懺悔雖是善因而招惡果遮般見解如稻麻竹葦打殺百千萬箇有甚罪過遮般底管取有一肚皮疑在若自無疑始有方便為佗人決疑若自有疑如何為人除得疑擬欲除佗疑再與佗添得一重疑所謂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諸人要知自無疑能與人除疑者麼昔世尊在靈山會上說法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世時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是時文殊知眾疑怖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劒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

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說偈讚文殊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大眾文殊雖然為眾決疑費力不少雲門今日為道上座決疑且不用利劒只有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向遮裏疑情脫去天下橫行若不然者聽取箇注脚一刀截斷生死路摩醯正眼頂門開無邊業障俱銷殞畢竟如何寒山拾得在天台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喝一喝。

傳菴主請普說

師云傳菴主入堂桂搭就今日設供仍請雲門為眾普說且道說箇甚麼即得若是全鋒敵勝同死同生正按旁提橫來豎去蟠根錯節結角羅紋於諸人分土正是小孩兒則劇家事不勞拈出既不許恁麼各請解下腰間多年曆日聽取雲門說箇古話記得二祖問達磨曰弟子心未寧請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內外中間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與汝安心竟二祖當時便休歇去又三祖問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二祖曰將罪來與汝懺三祖良久曰內外中間覓罪了不可得二祖曰與汝懺罪竟三祖當時便休歇去遮兩則語叢林舉唱者如麻似粟錯會者如稻似穀若不作心性會便作玄妙會不作玄妙會便作理事會不作理事會便作直截會不作直截會便作奇特會不作奇特會便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便颺在無事甲裏不颺在無事甲裏便喚作古人兩則公案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閉眉合眼坐在黑山下鬼窟裏思量卜度若作遮一絡索道理欲明此事大似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既不許恁麼又如何理會雲門已是面皮厚三寸分明為諸人說破第一不得錯會我說底達磨從西天將得箇無文印子來把二祖面門一印印破二祖得此印不移易一絲頭把三祖面門印破自後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遞相印授直至江西馬祖馬祖得此印於讓和尚便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喝一喝云印文生也百丈大智禪師得此印於馬祖翻身跳入五百生前野狐窟裏頭出頭沒直至如今不肯回黃檗和尚得此印於百丈便道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臨濟和尚得此印於黃檗便解到處作白拈賊至今累及兒孫興化和尚得此印於臨濟便解向雲居處權借一問以為影草南院和尚得此印於興化直得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有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曰明堂瓦插簷僧曰恁麼則莊嚴畢備也曰斬草蛇頭落風穴和尚得此印於南院則曰夫參學眼目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塗狂見汝等諸人應是從前學解明昧兩歧如今為汝一時掃却直須箇箇如師

子兒吒鬚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則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首山和尚得此印於風穴便拈起竹篦問學人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問如何是佛則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汾陽和尚得此印於首山則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咬殺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慈明和尚得此印於汾陽把臨濟金剛王寶劒折作兩段只用釣絲絞水楊岐和尚得此印於慈明便向無煙火於死柴頭畔白雲和尚得此印於楊岐便向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五祖和尚得此印於白雲賤賣擔版漢貼稱麻三斤百千年滯貨無處著渾身圜悟老師得此印於五祖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撒向諸人懷裏師驀拈拄杖面前畫一畫云不得過界復舉起云遮一隊不唧[口*留]老漢性命盡在雲門手裏即今對眾將遮印子為他打破欲使後代兒孫各各別有生涯免得承虛接響遞相鈍置遂卓一下云印子百雜碎了也且道遮一隊老漢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還見麼良久云眼睫眉毛都落盡轉使傍觀笑不休復卓一下喝一喝。

黃德用請普說

師云邵武高士黃端夫信向佛乘知有此事捐家財起菴一所以圜悟揭名屢有書來乞分楊岐一枝佛法去彼為眾生作大利益雲門不敢容易諾之又託吳元昭學士再三懇禱亦未敢輕許不幸端夫忽爾化去聞啟手足時呼其二子再三囑之曰若為吾於雲門請得一本分住菴人則死無遺恨矣言訖長往二子不忘遺訓求元昭學士撰疏遣專使請彌光禪人作菴主見其至誠遂令應命今德用昆仲特詣當菴揮金辦供命山僧普說舉揚宗旨以答諸聖加被之恩且喚甚麼作宗旨宗旨又如何舉揚近代佛法可傷邪師說法如恒河沙各立門風各說奇特逐旋捏合疑誤後昆不可勝數參禪者既不具擇法眼為師者又道眼不明以至如是雲門初與元昭不相識頃在江西見渠跋所施華嚴梵行品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處不疑天下老師舌頭那時已得其要領即與兄弟說此人只悟得箇無梵行而已已被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門若見須盡力救佗及乎在長樂相見便來咨聞入室即時將渠悟入處只兩句斷了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耳更為渠引梵行品中錯證據處曰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此中何法名為梵行梵行從何處來誰之所有體為是誰由誰而作為是有為是無為是色為非色為是受為非受為是想為非想為是行為非行為是識為非識如是觀察梵行法不可得故若依此引證謂無梵行是真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獄如箭射更為渠說而今諸方邪師輩各各自言得無上菩提各說異端欺胡謾漢將古人入道因緣妄生穿鑿或者以無言無說良久默然為空劫已前事教人休去歇去歇教如土木瓦石相似

去又怕人道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隨後便引祖師語證據云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歇得如土木瓦石相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行住坐臥時時管帶但只如此修行久久自契本心矣或者以脫去情塵不立窠臼為門戶凡古人公案舉了早會了也或師家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便云和尚不妨惺惺或云和尚甚麼處去來或云不可矢上更加尖或云謾却多少人或再舉一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凡問佗古人因緣皆向舉起處承當擊石火閃電光處會舉了便會了凡有所問皆不受喚作脫灑自在得大快樂或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為主宰引一類古人相似處作證明以眼見耳聞為得力處凡通入處未有不由見物而悟者未有不由聞聲而悟者凡有施設倣效古人相似處有人問話只黏定學家問頭便答謂之言下合無生正如福州人聯麻相似喚作綿密不落情塵如僧問古德如何出得三界去云把將三界來為你出或云喚甚麼作三界或云會得遮僧問頭出三界也不難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答云汝是慧超引如此之類作證乃全是全不是又如論藥山夜間示眾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有僧出眾云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藥山云點燈來其僧便歸眾後來法燈出語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牸牛自代云雙生也商量時亦作言下合無生會藥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便是道了也所以遮僧領得便出來道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直是綿密不露鋒鋩法燈徵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牸牛又自代云雙生也亦只作言下合無生會云他自問牯牛牸牛乃自代云雙生也更無少剩佛眼也覷不見將此等語作以的破的不露鋒鋩不費氣力會又如古人指一片石問學者云此一片石在心內在心外答云在心內古德云你著甚死急心內著一片石眾中商量云不合以內外答佗若以內外答則法有少剩矣出語云大好一片石或云痛領一問或云喚甚麼作一片石或云諾諾或云在法堂前或云謝師指示或云和尚還識羞麼或云鈍置殺人凡答如此話只以一句包却謂之綿密謂之不走作如此之見叢林甚多或者謂一切語言總不干事凡舉覺時先大瞠却眼如小兒患天弔見神見鬼一般只於瞠眉怒眼處領略更錯引古人言句證據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執悟舉時須要以眼顧視只是以古人言句提撕一徧喚作不在言句上如栢樹子洗鉢盂麻三斤之類若過得一箇時餘者撥牌子過更不費力如此之類比擊石火閃電光底只添得箇瞠眉怒眼而已亦各各自謂得祖師巴鼻莫謗佗古人好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你作麼生會學者即大瞠却眼云北斗裏藏身師家或權為沮抑學者又連叫數聲云北斗裏藏身北斗裏藥身以謂把得定作得主不受轉換師家奈何不下亦喚作實頭方始問其意旨如何遂下語云佛眼也覷不見或云舉頭天外看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即下語云一枝南一枝北或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已上盡在瞠眉怒眼提撕處然後下合頭語以為奇特癡漢不可瞠眉怒眼時便有禪不瞠眉怒眼時便

無禪也不可提撕時便有禪不提撕時便無禪也或者見雲門如此說便又錯會云提撕時也是不提撕時也是更無兩般似遮般底更是救不得或者都不理會纔說著佛法說著悟處便是發狂更錯引古人言句云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凡古人因緣謂之設權亦謂之建立實頭底只在不作佛法商量處凡有問答一一據實祇對平常無事天是天地是地露柱是木頭金剛是泥塑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更有何事豈不見真淨和尚云莫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往往中無事毒者却以此言為非或者見古人公案不可以理路商量處便著一轉沒交涉底語一應應過謂之玄妙亦謂之不涉義路亦謂之當機透脫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之類多少人錯商量云遮僧致得箇問頭奇特不是趙州有出身之路便奈何不得云萬法歸一一更無所歸若有所歸即有實法所以趙州識得破當機妙用一應應過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多少奇特或者商量道萬法歸一一歸何所一若無所歸即落空去所以趙州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趙州遮一轉語直是奇特不落有無答得甚妙或者謂雲門如此說只是怕人執著若不執著便是祖師心要只要得是事不著自由自在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更有甚麼事或問佗父母未生時如何是你本來面目便云無侍者祇對和尚將箇業識作本命元辰如此之流盡是癡狂外邊走又有一般底自知道眼不明禪不取信於人無以開示學者自來又不曾聽教旋於座主處作短販逴得一言半句狐媚聾俗臨齊和尚曰有一般瞎禿兵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將屎塊子口中舍了却叶與別人直是呵耐元昭初見如此說心中雖疑口頭甚硬尚對山僧冷笑當晚來室中只問渠箇狗子無佛性話便去不得方只知道參禪要悟在長樂住十日二十徧到室中呈盡伎倆奈何不得方始著忙山僧實向渠道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方敵得生死呈伎倆有甚了期仍向渠道不須著忙今生參不得後世參遂乃相信便辭去隔十餘日忽然寄書來并頌古十首皆山僧室中問渠底因緣書中云在延平路上驀然有省某終不敢自謾方信此事不從人得其中一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山僧甚是疑著時光禪便問據此頌還了得生死否雲門向渠道了得了不得却請問取元昭去比得光禪書云學士相見盡如和尚所說大眾且道說箇甚麼咦疑殺天下人具眼者辨取今時參禪者不問了得生死了不得生死只求速效且要會禪無有一箇不說道理如檀越給事見其愛說道理遂將箇沒道理底因緣與渠看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又恐渠作道理會先與渠說不得云道在屎溺道在梯稗道在瓦礫即色明心附物顯理不得道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之類渠看此話奈何不下用盡氣力去看終看不破忽然一日省得此事不可以道理通便道我有箇悟處遂連作數頌來呈見解一曰太虛寥廓強為名任是僧繇畫不成何用尋源問端的都無一法可當情又曰到家豈復說塗程萬木春來自向榮若過上流相借問扶桑東畔日輪生又曰羚羊過

後絕追尋妙訣空傳在少林閑把無絃彈一曲清風明月兩知音又曰撒手懸崖信不虛根塵頓盡更無餘始知佛法無多子向外馳求轉見疎山僧向渠道作得頌也好說得道理也是只是去道轉遠渠不甘又作一頌曰切忌談玄說妙那堪隨聲逐色和遮一橛掃除大家都無見識又有書來云看此話直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無言可說無理可伸不起纖毫修學心百不知百不會不涉思惟不入理路直是安樂山僧又向渠道遮箇是出格底道理若是乾屎橛話如此說得落時如鋸解稱鎚麻三斤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即心即佛話皆可如此說得也既不可如此須是悟始得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切須子細從教人道雲門待檀越無禮但心不負人面無慟色渠見山僧如此至誠相告方知佛法無人情乃相信既相信只教看如何是佛乾屎橛亦只要得渠啐地折嚗地斷若以渠作從官捨財剏菴置莊田供眾乃至供養山僧之故便以為是則盡大地窮漢更無參禪分也非但失却善知識辨人眼亦乃賺佗百劫千生不是小事今夏更有數人衲子不肯向省力處做工夫只管熱忙亦來呈見解作頌古雲門向佗道不是遮箇道理便道把定佗不肯放過我且問你你還自放得過也未趙州云諸方難見易識我遮裏易見難識雲門尋常問學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十箇有五雙眼[皾-買+耳]眵地縱有作聰明呈見解者盡力道得箇領字或來手中奪却竹篦或拂袖便行自餘邪解不可勝數更無一箇皮下有血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不是小兒戲若可捏合得時捏合千千萬萬了也既不可捏合須是悟始得此外別無道理若你實有悟處師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今日因齋慶讚舉似大眾蓋黃端夫知有雲門始因元昭光禪往彼住菴亦因元昭端夫二子今日設齋請山僧普說亦因元昭雲門打遮一場葛藤亦因元昭既然如是且道元昭畢竟事作麼生良久云待渠冬間親到雲門那時始與諸人說破拍禪牀下座。

秦國太夫人請普說

僧問圓覺經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色未現時珠在甚麼處師云圓覺經何曾恁麼道進云未審作麼生會師云圓覺經不曾恁麼道更會甚麼進云畢竟如何師云靜處薩婆訶問胡張三黑李四即不問嘉州大像鼻孔長多少師云長二百來丈進云得恁麼即當師云你川僧自合知進云為甚麼被陜府鐵牛吞却師云誰恁麼道進云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師云你試向不高不低處道看進云險師云遮箇猶是高低處底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師云草賊六敗。

乃云今日是秦國太夫人計氏法真慶誕之辰謹施淨財遠詣當山修設清淨禪眾香齋仍命山野陞于此座為眾普說舉揚般若所願進道無魔色身安樂此是秦國太夫人意旨遮婆子平生行履處川僧無有不知者唯魯子

僧未知今日因齋慶讚舉似大眾見說遮婆子三十左右歲時先太師捐館徽猷與相公尚幼卓卓立身凜然有不可犯之色東隣西舍望風知畏極力教二子讀書處事極有家法尋常徽猷與相公左右侍奉不教坐亦不敢坐其嚴毅如此相公常說今日做官皆是老母平昔教育所致所得俸資除逐日家常菜飯外老母盡將布施齋僧用祝　吾君之壽常有無功受祿之慊聞先師師蜀受渠供養不少只是未知參禪徽猷與相公却於先師處各有發明向謙禪在佗家徽猷與相公親向謙道老母修行四十年只欠遮一著公久侍徑山和尚多所聞見且留公早晚相伴說話蓋某兄弟子母分上難為開口見說每日與謙相聚只一味激揚此事一日問謙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云和尚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話竹篦子話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去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只恁麼教人看渠遂諦信日夜體究每常愛看經禮佛謙云和尚尋常道要辦此事須是輟去看經禮佛誦呪之類且息心參究莫使工夫間斷若一向執著看經禮佛希求功德便是障道候一念相應了依舊看經禮佛乃至一香一花一瞻一禮種種作用皆無虛棄盡是佛之妙用亦是把本修行但相聽信決不相誤渠聞謙言便一時放下專專只是坐禪看狗子無佛性話聞去冬忽一夜睡中驚覺乘興起來坐禪舉話驀然有箇歡喜處近日謙歸秦國有親書并作數頌來呈山僧其間一頌云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山僧常常為兄弟說參得禪了凡讀經看文字如去自家屋裏行一遭相似又如與舊時相識底人相見一般今秦國此頌乃暗合孫吳伴看佗是箇女流宛有丈夫之作能了大丈夫之事謙禪昨日上來告山僧子細說些禪病且與秦國結大眾般若緣山僧向佗道禪有甚麼病可說禪又不曾患頭疼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曾患眼暗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證得差別用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為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即心是佛有甚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甚麼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甚麼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甚麼病如何是佛乾屎橛有甚麼病你不透了纔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佗擬心思量佗向舉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遮箇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記得舍利弗問月上女曰汝於今者行何乘也為行聲聞乘為行辟支佛乘為行大乘月上女答曰舍利弗汝既問我行何乘者我今還問舍利弗惟願隨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證法者為行聲聞乘為行辟支佛乘為行大乘舍利弗言非也月上女所以者何然彼法者無可分別亦無言說非別非一亦非眾多月上女曰舍利弗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異相無別異相於諸相中無有可住師云舍利弗恁麼問月上女恁麼答且道與秦國太夫人所證之法相去幾何還有人斷得麼試出來斷看如無且向葛藤裏薦取所以道夫參學者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你諸人每日上來下去寮舍裏喫茶喫湯莊上般鹽般麪僧堂裏行益長廊下擇

菜後園裏擔糞磨坊下推磨當恁麼時佛眼也覷你不見且道是死句是活句是不死不活句試定當看直饒定當得出也未免在三句裏豈不見僧問南泉和尚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泉云你但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遮裏若識得南泉方不被三句所使便能使得三句既使得三句始與南泉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更無差別只為你執藥為病舊病未除新病復作却被死句活句使得來七顛八倒將佗古人徑截處一時紆曲了且那箇是古人徑截處我更為你舉一兩則只如南泉道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佗國王水草牽牛向谿西放不免食佗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遮箇公案有多少人錯斷如何是納些些底道理便道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向驢前馬後作活計且莫謗佗南泉好你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黃檗道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遮箇話頭便是箇禍胎莫道未悟者錯會直饒悟得徹頭徹尾大法不明也覷佗黃檗不見只如黃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你如何理會眾中商量道人人分上誰不丈夫豈假師承噇酒糟便是咬言語言語乃古人糟粕也且喜沒交涉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豈不見溈山舉此話問仰山云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溈山云此實難辨只如溈山仰山恁麼問答又作麼生商量到遮裏須是箇人始得既不會遮箇便將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鋸解稱鎚之類盡為糟粕既錯會遮箇定有錯會洞山問蟾首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蟾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則太剎道只道得八成蟾云和尚作麼生山云如井覷驢諸方商量道如驢覷井是有迹如井覷驢是無迹又喚作亡情拂迹且喜沒交涉要且不是遮箇道理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讓和尚道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祖聞舉忽然大悟而今禪和家理會道牛喻心車喻法但只明心法自明矣但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沒交涉若恁麼馬祖驢年也不能得悟去遮老漢始初將謂佛可以坐得成禪可以坐得悟一向坐地等讓和尚知其不凡故將甎去佗菴前磨祖云和尚磨甎作甚麼讓云磨作鏡祖云磨甎豈得成鏡讓云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馬祖被佗動一動心中熱忙便問如何即是只遮裏鼻孔索頭便在讓和尚手裏了也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讓和尚知佗時節已至即已佗道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時籍沒了佗家計却更要佗納物事教佗無所從出始肯捨命討箇死處命既捨了便解問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讓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云有成壞否讓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馬祖於是泮然無疑所謂不入虎穴

不得虎子悟了若不遇人十箇有五雙杜撰決定為人不得諸人要識悟了遇人者麼只遮馬祖便是樣子也馬祖既得法直往江西建立宗旨一日讓和尚曰道一在江西說法總不見持箇消息來遂囑一僧云汝去待佗上堂便問作麼生看佗道甚麼記取來其僧依教去見上堂便出問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召大眾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遮一句子來你道遮一句子從甚麼處來從打牛打市處來你若會得遮箇便會得臺山路上婆子每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却恁麼去趙州聞得云待我去勘過遮婆子趙州去見婆子亦如是問婆子亦如是答歸來謂眾云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諸人還會麼寰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但恁麼看取山僧昔年理會不得曾請益一杜撰長老為山僧注解云遮僧纔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便被婆子勘破了也婆云驀直去僧便行正是隨聲逐色如何不被勘破又道纔開口便勘破了也今日思量直是呵耐山僧為你說破若會得趙州道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便會婆子道好箇阿師却恁麼去山僧嘗頌云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黠過冷地臥此頌甚分明切不得錯會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版漢曾有箇禪頭舉遮話問僧你作麼生會纔見僧開口便云果然擔版且喜沒交涉雪竇拈云睦州只具一隻眼遮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版晦堂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遮僧一喚便回為甚不成擔版遮兩箇老漢可與睦州把手共行若是箇靈利漢纔聞舉著眼以銅鈴終不向遮裏打之遶既不會遮箇定又錯會百丈野狐話便道不落也是不昧也是只是當時答此話不合帶疑所以墮野狐謂野狐性多疑故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祖師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山僧亦曾請益一箇長老意旨如何長老將衫袖搖作風動勢云是甚麼苦哉苦哉慚惶殺人鈍置殺人有者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定是心動山僧尋常問學者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心動作麼生遮裏豈容眨眼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為甚麼出得女子定眾中商量道杓柄在女子手裏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雪峯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如今諸方商量道作麼生是望州亭相見處便道南頭買賤北頭賣貴烏石嶺相見意旨如何便道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僧堂前相見又作麼生便道歸堂喫茶去且喜沒交涉自餘邪解不可勝數山僧尋常亦問學者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遮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如何吞如何透你要識能吞能透者麼豈不見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汾陽和尚頌曰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唯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此頌分明為你說了也既不會遮箇定又錯會玄沙道諸方總道接物利生或遇三種病人來合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搥竪拂佗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佗又不聞患

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顧視大眾云要識玄沙麼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當時地藏和尚在座下便出來道某甲有口不啞有眼不盲有耳不聾和尚作麼生接師云非父不生其子玄沙呵呵大笑師云笑裏有刀山僧有時舉此話問學者有來依樣畫葫蘆也道某甲有口有耳有眼和尚作麼生接山僧向佗道咬人屎橛不是好狗又却去不得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香嚴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佗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師云好與玄沙一坑埋却山僧昔年曾請益一箇尊宿未審香嚴意旨如何遂以拂子柄銜在口中緊閉却眼便作銜樹枝勢搖手擺脚祇對山僧師乃彈指云如此者亦是當年馳聲走譽底尚作遮般去就其餘作怪不在言也你要會麼但只作一句看我先為你說莫見道作一句看便向舉起處會舉了便會了且不是遮箇道理是甚麼道理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佗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如何遮裏間不容髮當時香嚴會中只有箇虎頭上座領得香嚴意便出來為香嚴出氣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鐵作面皮又云回天輪轉地軸後來雪竇拈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雪竇雖為虎頭上座出氣爭奈蹉過香嚴今時有般謬漢聞雪竇恁麼道便引洞山語云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知朝斷舌才謂香嚴立此箇問頭喻如一團火相似不可觸雖然如此不可斷却言句有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又且何妨你不妨會得好不見汾陽和尚頌曰香嚴銜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真師云依實供通擬議却從言下覓喪身失命數如塵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汾陽為你開天路雲散長空月色新師云閑言語雖然如是若向遮裏提得一生參學事畢既提不得定又錯會百丈問溈山五峯雲巖云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溈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恐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和尚有也未百丈云喪我兒孫眾中商量道百丈大似抱贓叫屈掩耳偷鈴三子恁麼祇對大家走入荒草裏且喜沒交涉向你道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既不在言語上當恁麼時合作麼生我早是與你說了也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蹋舟舷好與三十棒後來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拈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箇瞎漢眾中商量道某甲話也未問便好打德山不打却問你是甚處人遮裏便是話作兩橛龍頭蛇尾處且喜沒交涉又道遮僧若是作家纔見佗問你是甚處人便好折倒禪牀佗既不能却被德山道未蹋船舷好與三十棒遮裏是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所以雪竇云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箇瞎漢且喜沒交涉禪

若是恁麼地會得時更不消悟也聰明靈利底一時隨語生解解注將去便了我且問你恁麼解注得一時有下落了生死到來却如何支遣而今分明向你道遮些閑言長語便是出生死底徑路你莫去徑路上栽荊棘掘屎窖或若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現在遮裏栽荊棘掘屎窖也不是却作麼生祇對山僧有箇推托處且如何推托聽取一偈女流中有大丈夫示現其身化其類以戒定慧解脫法攝彼貪欲瞋恚癡雖處於中作佛事如風行空無所依過去未來及現在塵沙諸佛及菩薩異口同音發是言善哉奇特世希有心源清淨無憂喜不作無喜無憂想逢場作戲隨世緣而於世緣無所著六月火雲燒碧空雷聲忽震三千界銷除熱惱獲清涼是彼丈夫誕時節我說此偈助光明普施法界諸女人喝一喝。

劉侍郎親書華嚴經施師仍請普說

僧問擲大子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是甚麼人分上事師云是沒量大人分上事進云因甚麼被學人蹋在脚下師云你見箇甚麼道理便開許大口僧便喝師云好一喝未有主在進云須知五十三人善知識到遮裏也摸[打-丁+索]不著師云你分上事作麼生進云今日逢強即弱師云何不禮拜僧便禮拜。

師乃云五十三人善知識摸[打-丁+索]不著處即是諸人日用消息諸人摸[打-丁+索]不著處即是五十三人善知識日用消息諸人日用消息五十三人善知識決定摸[打-丁+索]不著五十三人善知識日用消息諸人決定摸[打-丁+索]不著所以道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亦如大火聚猛燄同時發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便恁麼去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豈是分外雖然如是第一不得向祖師門下過若向祖師門下過定打折你驢腰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復云杼山居士劉公以手寫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施妙喜道人受持仍揮金辦供以伸慶懺妙喜今日登曲彔木為居士發揚且要大家知有佛言一切世界諸羣生少有欲求聲聞乘求獨覺者轉復少趣大乘者甚難遇趣大乘者猶為易能信此法倍更難今有信此法者手寫是經黑底是墨白底是紙喚甚麼作此法此法又如何舉揚即今還有能信此法者麼出來為杼山居士證明若證明得居士功不唐捐若證明不得妙喜乘便下坡為諸人說箇影子黃面瞿曇始成正覺時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於一塵內破此一塵演說如來廣大境界妙音遐暢無處不及豈不是此法不離一切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彌向天帝釋妙勝殿普光明藏師子座上說十住品豈不是此法不離一切菩提樹下及須彌山頂而向夜摩天宮寶莊嚴殿寶蓮花藏師子座上入菩薩善思惟三昧說十行品豈不是此法不離於此菩薩樹下及須彌頂夜摩天宮而往詣兜率陀天一切妙寶所莊嚴殿摩尼藏師子座上說十回向品豈不是此法不離兜率陀天而往詣佗化自在天宮摩

尼寶藏殿住一切菩薩智所住境入一切如來智所入處說十地品豈不是此法不離佗化自在天宮復至摩竭提國普光明殿入佛華莊嚴三昧說離世間品豈不是此法不離摩竭提國向室羅筏國逝多林給孤獨園大莊嚴重閣入不可說佛剎微塵數神變海及種種三昧門說入法界品豈不是此法毗盧遮那及諸大菩薩七處九會咸集其所互為主伴一一交參現大神變乃至善財不離自所住處入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乃至念念周徧無邊剎海教化眾生令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是之時善財童子則次第得普賢菩薩諸行願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一身充滿一切世界剎等行等正覺等神通等法輪等辯才等言辭等及不可思議解脫自在悉皆同等豈不是此法若爾則須知杼山居士未動毛錐未形紙墨時已與毗盧遮那如來及不可說微塵數剎土諸佛菩薩廣大境界一一平等一一無差別以至周旋八十一卷行布圓融亦與善財未見文殊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及發心已來徧歷諸城承事諸善知識次第滿足普賢諸行願海亦無差別如上所說豈不是此法杼山居士既爾妙喜老漢亦爾妙喜老漢既爾現前大眾亦爾現前大眾既爾森羅萬象大地出河亦爾所謂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一法既爾諸法亦然一塵既爾說塵亦然諸塵既然則不越此念不破此塵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又何勞杼山居士明窻淨几引筆行墨特地周遮妙喜老漢承虛接響鼓舌搖脣無風起浪雖然如是要且只明得此法影子邊事與此法正文了無交涉諸人要識正文麼諦聽諦聽汲水炷香天女侍長者之著論剝皮折骨菩薩讚毗盧之發心欲見聞以成善因故筆墨而為佛事偕眾香之一鉢餉妙喜於東方伏願知識如善財之眾多行願如普賢之殊勝具十回向證三菩提我人眾生等無差別佛法僧寶共作證明上來講讚無限勝因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夜來州前石師子無端教跳撞入陳四公酒樓咬破湘山祖師鼻孔杜順和尚忍痛不禁出來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猪左膊上纔作是說各各平復如故汝等諸人還知決定義也無良久云不見道能信此法倍更難喝一喝。

錢計議請普說

僧問昔日僧問楊岐和尚如何是佛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天上天下沒蹤迹進云只如威音王已前是甚麼人騎師云威音王已後是甚麼人騎僧擬議師便喝。

乃云威音王已前三脚驢兒教跳威音王已後楊岐老人絕消息既絕消息却因甚麼三脚驢兒教跳若也於斯明得方知威音王已前三脚驢兒果然

教跳若明不得楊岐老人一生受屈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雪屈一句喝一喝云洎合弄險。
復云蘊聞上座今日代子虛來請為眾普說老漢曰說箇甚麼即得聞曰請和尚拈出楊岐金剛圈栗棘蓬布施大眾又曰如忠國師大珠和尚說法諸方大有疑其拕泥帶水不徑截說義理禪願和尚疏決真偽解大眾疑惑此亦是請普說檀越之意老漢曰諾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在摩竭提國三七日內無下口處自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信知說法之難豈同容易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然後起道樹詣鹿苑隨眾生根器說一大藏教末後收因結果却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只遮便是楊岐所謂金剛圈栗棘蓬也直是難吞難透到遮裏直下承當得了大法未明亦奈何不得敢問諸人何者名為大法金剛圈却如何透栗棘蓬却如何吞不見巖頭道若將實法繫綴人土亦銷不得況十方信施耶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無非只為你諸人作箇證明底主宰而已若有法可傳可授則諸佛慧命豈到今日故祖師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若會得此四句即透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不須要明大法大法自明矣以至古人差別果旨因緣心性玄妙大法若明纔舉起時便會得恰如磁石見鐵相似輕輕一引便動須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點著南邊動北邊舉起時便明得而今諸方有數種邪禪大法若明只遮邪禪便是自己受用家具好擊石火閃電光一棒一喝底定不愛說心說性者只愛機鋒俊快謂之大機大用好說心說性底足不愛擊石火閃電光一棒一喝者只愛絲來線去謂之綿綿密密亦謂之根脚下事殊不知正是箇沒用處弄泥團底漢看佗前輩大法明底尊宿用處轉轆轤地如南陽忠國師大珠和尚是也唯楊文公具眼修傳燈錄時對忠國師大珠和尚列在馬祖下諸尊宿之右將廣語所有言句盡入其中六祖下收忠國師語最多為佗家活大門戶大法性寬波瀾闊難湊泊遮般法難說佗禪備眾體如三喚侍者話喚作說老婆禪拕泥帶水得麼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侍者三應師云國師三喚侍者何曾有孤負侍者三應甚麼處是孤負處國師曰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師云平地起骨堆復云叢林中喚作國師三喚侍者話自此便有一絡索唯雪竇見透古人骨髓云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師云灼然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師云却不恁麼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謾雪竇不得師云誰道復召大眾云好箇謾雪竇不得雖然如是雪竇亦謾妙喜不得妙喜亦謾諸人不得諸人亦謾露柱不得玄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囚長智師云兩彩一賽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師云雪峯道底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師云埳生招箭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謾我不得師云却是法眼會興化云一盲引眾盲雪竇云端的瞎師云親言出親口玄覺徵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去僧識玄沙師云慚惶殺人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

欠會在師云猶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鈍根漢師云理長即就復云唯有趙州多口阿師下得箇注脚令人疑著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師云且道遮一喝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隨後喝一喝復云若不是命根五色索子斷如何透得遮裏過雪竇云若有人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師云作賊人心虛雪竇復有一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師云此語有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師云普州人送賊負汝負吾人莫問師云放待冷來看任從天下競頭爭師云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你若求玄妙解會只管理會國師三喚侍者話那裏是國師孤負侍者處那裏是侍者孤負國師處有甚麼交涉鵝王擇乳素非鴨類遮箇便是國師用劒刃上事為復只遮些子為復別更有在一日問紫璘供奉甚麼處來奉曰城南來國師曰城南草作何色奉曰作黃色國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童子曰作黃色國師曰只遮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你道國師說老婆禪拕泥帶水得麼為復只遮些子為復別更有在一日肅宗帝請看戲國師曰檀越有甚心情看戲法雲圓通禪師曰且道國師在甚處著到妙喜敢問諸人且道圓通禪師在甚處著到於斯見得三老相去不遠肅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直拔向佗道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更問甚麼十身調御諸人要見忠國師麼只在你眼睛裏開眼也蹉過合眼也蹉過既在眼睛裏為甚麼却蹉過妙喜恁麼道亦蹉過不少你更看佗有箇無情說法話老漢尋常不曾說今日已是不識好惡不避口業盡情為諸人抖擻為佗雪屈且不得作義理會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師云恁麼答話若玄妙解路心不絕命根不斷大法不明決定不敢如此四楞榻地一棒一喝一挨一拶一擊石火閃電光却易遮般說話却難入作前所謂家活大門戶大法性寬波瀾闊命根斷方能如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無情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佗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僧曰恁麼則眾生無分也國師曰我為眾生說不為諸聖說僧曰眾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則非眾生師云奇哉你看佗轉轆轤地不滯在一隅不負佗來問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你喚作即當得麼不是得諸佛諸祖心髓如何轉得你莫喚作無得失遮箇是無得失中有得失有得失中無得失喚作入泥入水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難奈何又僧問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成佛國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師云遮僧難容恰如箇鼠黏子相似遮箇老子輭頑又撞著遮僧輭頑黏住便問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國師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僧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為能度眾生若也無心阿誰度眾生國師曰無心是真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僧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國師曰佛說教亦無心僧曰說

法無心應是無說國師曰說即無無即說僧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國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僧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國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僧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國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僧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國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僧曰本來無見菓落空否國師曰無空可落僧曰有可墮否國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僧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為是有是無國師曰是無僧曰痛否國師曰痛亦無僧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國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僧曰既得無物自在飢寒所逼若為用心國師曰飢即喫飯寒即著衣僧曰知飢知寒應是有心國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僧遲疑良久覓心與飢寒體段了不可得遂依實供通曰心無體段國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僧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國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僧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為何物國師曰名金剛大士師喝一喝云好人不肯做却要屎裏臥僧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國師曰本無形段師云何不早恁麼道僧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國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僧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國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遮僧當下大悟如睡夢覺如蓮花開似遮般底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若吞不得透不得不見古人行履處定起謗無疑透得遮裏方能作大舟航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善知識下得遮般脚手入得遮般窠窟方始為得人師家若不具許多差別眼目如心性解路上得箇入處底定不愛擊石火閃電光却愛遮般說話又却錯做實法會了如一機一境一棒一喝上得箇入處底定不愛遮般說話又是錯會了真所謂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教中所謂菩薩見水如甘露天人見水如瑠璃凡夫見水是水餓鬼見水如膿血是也或有箇愛高禪底衲子出來道妙喜有如是等見耶即向佗道逢人但恁麼舉所以正法眼藏中收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即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為國師曰此蓋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為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主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著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師云國師主張青青翠竹盡是法身直主

張到底大珠破青青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對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佗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透國師底金剛圈又吞大珠底栗棘蓬具眼者辨得出不具眼者未必不笑某雖參圜悟和尚打失鼻孔元初與我安鼻孔者却得湛堂和尚只是為人時下刃不緊若是說禪病無人過得嘗思教中有一段因緣殃崛摩羅要千人指頭作花冠然後登王位已得九百九十九指唯少一指要斷其母指填數佛知其緣熟故往化之殃崛纔舉意欲下刀取母指時忽聞振錫聲遂捨其母指而問佛教化一指曰既是瞿曇在此望絕我一指頭滿我所願纔舉刀世尊拽脫便去世尊徐行殃崛急趕不上乃高聲叫曰住住世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忽然感悟投佛出家佛却令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當便奉佛語往彼告之其婦得聞即免產難師云遮裏使棒使喝掀倒禪牀引經教說理事擊石火閃電光夜半捉烏雞得麼因請益湛堂和尚纔舉起此話湛堂曰你爬著我痒處遮話是金屎法不會如金會得如屎曰豈無方便湛堂曰我有箇方便只是你剗地不會曰望和尚慈悲湛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佗家生下兒子時如何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至佗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老漢當時理會不得後因在虎丘看華嚴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為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諠諍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為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吾+告]寤既[寤-吾+告]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眾生身在四流中為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云到遮裏打失布袋湛堂為我說底方便忽然現前方知真善知識不欺我真箇是金剛圈須是藏識明方能透得又有箇尊宿喚作洛浦和尚久為臨濟侍者濟每稱美之謂之臨濟門下一隻箭子便是欺侮人游歷罷直往夾山頂卓菴經年夾山知乃修書遣僧馳到洛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浦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曰遮僧看書三曰內必來若不看書此人救不得師云古人喚作撈摝人不知書中有甚閑言長語洛浦却吞佗鉤線三日內果來夾山預令人伺其出菴便燒其居師云只遮便是金剛圈浦不顧師云成佛作祖須是遮般漢直造夾山方丈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趁風乞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閣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

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閣梨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云洛浦却低頭思遮量一道真言理會不得被夾山劈脊便打穿了鼻孔遂承嗣夾山後來示眾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見解貼在額頭上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師云佗悟後便解明佗遮一道真言遮些子藥頭不問雲門下臨濟下曹洞下法眼下溈仰下大法若不明各宗其宗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只管理會宗旨熱太不緊老漢在眾中時嘗請益一尊宿禪門中說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尊宿為我引證云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喚遮箇作有語中無語又喚作無語中有語如何是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如何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只遮一句便具此兩義路逢死蛇莫打殺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乃是有語中無語謂既是死蛇更不消打殺又云如何是同中有異鷺[斯/鳥]立雪非同色如何是異中有同明月蘆花不似佗我如此說時你便會得了却濟得甚麼事似遮般底莫要學大法明後舉一絲毫便一時會得恰似殃崛摩羅因緣湛堂說底方便我乍入道也使不著佛有神通也使不著既使不著因甚麼生下兒子若向遮裏見得釋迦老子即是殃崛摩羅殃崛摩羅即是釋迦老子若也不會釋迦自釋迦殃崛自殃崛不干產難人家事乃合掌云即將上來舉揚般若所有一言一句契佛契祖底功德奉為計議錢公薦室安人呂氏伏願出此沒彼常為般若之親姻捨身受身永作菩提之眷屬召大眾云還委悉麼若欲直下便休去莫記我今說底喝一喝。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上終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下

傅經幹請普說

師云經幹道友妙喜初不相識去歲經由衡陽特來相訪一見便如故人蓋為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何以故豈不見華嚴會上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菩薩言佛子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等事文殊答以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為說行住坐臥四威儀中一百四十大願謂之無濁亂清淨行大功德此功德皆從信地而發故文殊普為已發信心者作不請友以偈問賢首菩薩曰我今已為諸菩薩說佛往修清淨行仁亦當於此會中演暢修行勝功德賢首菩薩以偈答之其中曰以法威力現世間則獲十地十自在亦是說初發心從信地起之義末後善財到毗盧樓閣前彌勒為說一百二十種菩提心亦是此義其中有一種喻曰如師子王哮吼師子兒聞皆增勇健餘獸聞之即皆竄伏佛師子王菩提心吼應知亦爾諸菩薩聞增長功德有所得者聞皆退散亦是此義既有信根即是成佛基本忽地與現行相應便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釋迦老子初在正覺山前舉頭見明星出現忽然悟道遂乃歎曰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

而不證得謂上至十方諸佛下至六道四生含蠢蜎動於我悟處以平等印一印印定更無差別你看黃面老子纔悟了便見得如此廣大然後興慈運悲於生死海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而能運載此岸眾生到於彼岸不住生死中流遮箇道理亦不出自家信種所以無盡居士注海眼經題說佛成就云始覺合本之謂佛佗雖是箇俗人然却見得徹識得根本謂始覺時從明星上起信忽然覺悟自性本來是佛大地有情更無差別無盡喚作始覺合本覺方始成佛參禪人能恁麼辨白得了然後休歇身心識取本來面目不要麤心古聖得了便於得處滅却生滅心亦不住在寂滅地謂之寂滅現前於寂滅地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前所云興慈運悲救拔惡道是也眾生為不覺故輪轉生死先覺之士若無慈悲如何得眾生界空信知佛恩難報今日經幹道友請妙喜普說不獨為先考承事追修而已要與現前一眾說些禪病故柳子厚以天台教為司南言禪病最多誠哉是言天台智者之教以空假中三觀攝一切法教人把本修行禪無文字須是悟始得妙喜自十七歲便疑著此事恰恰參十七年方得休歇未得已前常自思惟我今已幾歲不知我未託生來南閻浮提時從甚麼處來心頭黑似漆並不知來處既不知來處即是生大我百年後死時却向甚麼處去心願依舊黑漫漫地不知去處既不知去處即是死大謂之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你諸人還曾恁麼疑著麼現今坐立儼然孤明歷歷地說法聽法賓主交參妙喜簸兩片皮牙箇敲磕臍輪下鼓起粥飯氣口裏忉忉怛怛在遮裏說說者是聲此聲普在諸人髑髏裏諸人髑髏同在妙喜聲中遮箇境界佗日死了却向甚處安著既不知安著處則撞入驢胎馬腹亦不知生快藥天宮亦不知禪和子尋常於經論上收拾得底問著無有不知者士大夫向九經十七史上學得底問著亦無有不知者離却文字絕却思惟問佗自家屋裏事十箇有五雙不知佗人家事却知得如此分曉如是則空來世上打一遭將來隨業受報畢竟不知自家本命元辰落著處可不悲哉所以古人到遮裏如救頭然尋師決擇要得心地開通不疑生死然有學而知之者有生而知之者那箇是學而知之者如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僧於言下忽然大悟當下休歇便知生死去處妙喜常說不易遮僧有力量趙州將一百二十斤擔子一送送在佗肩上遮僧荷得一氣走一百二十里更不回頭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心裏便怗怗地興得慈力運得悲願此是學而知之者那箇是生而知之者如趙州作沙彌時同本師行脚到南泉值南泉臥次本師禮拜了趙州方禮拜南泉問云近離甚處州云近離瑞像泉云還見瑞像麼州云瑞像則不見面前只見臥如來南泉遂起問你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州云是有主沙彌泉云那箇是你主若是如今禪和家便近前彈指打箇圓相喝一喝拍一拍拂袖便行放出遮般惡氣息你看佗趙州緩緩地近前道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乃喚維那云此沙彌別處安排次日却來問如何是道南泉也不行棒也不下喝也

不談玄也不說妙也不牽經也不引論也不舉古人公案亦不說事亦不說理只實頭向佗道平常心是道為佗趙州已理會得平常心了便却問還假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大虛廓然蕩豁豈可於中強是非耶趙州於言下千了百當南泉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圭峰謂之靈知荷澤謂之知之一字眾妙之門黃龍死心云知之一字眾禍之門要見圭峯荷澤則易要見死心則難到遮裏須是具超方眼說似人不得傳與人不得所以圜悟先師說趙州禪只在口脣皮上難奈佗何如善用兵者不齎粮行就你水草粮食又殺了你有一秀才問佛不違眾生願是否州云是才云弟子欲就和尚手中乞取拄杖得否州云君子不奪人所好才云某甲不是君子州云老僧亦不是佛又一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州乃敲禪牀脚僧云莫只遮便是否州云是則脫取去又一僧問諸方盡向口裏道和尚如何示人州以脚跟打火爐示之僧云莫便是也無州云恰認得老僧脚跟又僧問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遮箇州云你問我趙州鼈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某甲不問遮箇道州云你問那箇道僧云某甲問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你不得作無事會不得作玄妙會不得作奇特會不得作平常會趙州不在無事上不在玄妙上不在奇特上不在平常上畢竟在甚麼處具眼者辨取遮老漢有時云未出家被菩提使出家後使得菩提汝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又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佛之一字尚不喜聞達磨灼然是甚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你既不到遮箇田地是事理會不得也學人麤走大步便把一句子禪要祇對人且不是遮箇道理所以妙喜室中常問禪和子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卜度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你便奪却竹篦我且許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箇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有箇舟峯長老云某看和尚竹篦子話如藉沒却人家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妙喜曰你譬喻得極妙我真箇要你納物事你無從所出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拌得命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穌欺君不得到遮裏始契得竹篦子話復說偈云佛之一字尚不喜有何生死可相關當機覿面難回互說甚楞嚴義八還。

悅禪人請普說

僧問臨濟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三千里外絕譖訛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拔出眼中楔進云臨濟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未審與和尚答底是同是別師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進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時如何師云適來猶自可而今更即當。
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王氏今日是生耶是死耶師云生耶死耶進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抽却腦後箭進云只如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人來師還接否師云喚甚麼作一物進云不可重說偈言師云礙塞殺人。
乃云生耶死耶非得非失不道不道有理有事若向有理有事處得箇入處只在教乘裏頭出頭沒若於非得非失處得箇入處敢保諸人十二時中未有安身立命處既未有安身立命處則不知王氏落處若知得王氏落處即知自己安身立命處且道王氏即今是生耶是死耶是不生耶是不死耶若道不生爭奈死何若道不死爭奈生何若道亦生亦死又是戲論說若道非生非死又是相違說直饒離四句絕百非直下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現胡漢來現漢當人各各脚跟下淨倮倮明歷歷生死如夢幻空花去來如浮雲水月猶未是徹頭處縱饒如實見得昔日之生本不曾生今日之滅本不曾滅亦是無夢說夢何以故生而不生鏡裏之形滅而不滅水中之月正當恁麼時那裏是王氏出身處若委悉得去王氏只今與諸人把手共行同入如來大寂滅海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復云遮箇是近悅上座為母王氏請妙喜老漢說法底意旨且法作麼生說不見道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見聞覺知既不可以入道莫是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便是麼良久高聲云更是箇甚麼妙喜盡力說只說得到遮裏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所以從上諸聖次第出世各各以善巧方便忉忉恒恒唯恐人泥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說權說實說有說無說頓說漸豈是無言說因甚麼達磨西來却言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傳言傳語只要當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事不獲已說箇心說箇性已大段狼藉了也若要拔得生死根株盡切不得記我說底縱饒念得一大藏教如餅瀉水喚作運糞入不名運糞出却被遮些子障却自己正知見不得現前自己神通不能發現只管弄目前光影理會禪理會道理會心理會性理會奇特理會玄妙大似棹棒打月枉費心神如來說為可憐愍者古人凡有一言半句設一箇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吞教伊透若是箇英靈獨脫出情塵超理性者金剛圈栗棘蓬是甚麼弄猢猻家具祭鬼神茶飯蓋你不能一念緣起無生只管一向在心意識邊作活計纔見宗師動口便向宗師口裏討玄討妙却被宗師倒翻筋斗自家本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處脚跟下黑漫漫地依前只是箇漆桶只如適來上座問奪人不奪境一段話只知冊子上念將來如法答佗又理會不得問一段未了又問一段恰如村人打

傳口令相似我今不惜口業為你諸人葛藤注解一徧臨濟一日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會麼良久左右顧視便下座遮箇便是金剛王寶劒我昨日說底將蜈蚣毒蛇蝎子并諸雜毒貯在一甕裏你試將手就中拈一箇不毒底出來看若拈得出不妨於此事有少分相應若拈不出自是你根性遲鈍夙無靈骨也怪妙喜不得臨濟當時道遮幾句閑言長語面目現在自是你不會看得出你若領得此意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鍾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之類不著問人一一自知下落古人垂箇方便豈是閑開口須知爛泥裏有刺當時有箇克符道者理會得臨濟意便出來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當時不知那裏得許多閑言長語鬬湊得恰好便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諸人還會麼煦日發生鋪地錦是境嬰孩垂髮白如絲是人此兩句一句存境一句奪人克符又作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諝訛師云有甚麼諝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師云誣人之罪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師云何不早恁麼道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頌大槩在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之上蓋此兩句是境學者問不奪境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太意只是不可思量擬議思量擬議者人也蹉却覿面相呈一著子即被語言網羅矣克符此頌專明煦日發生鋪地錦所以有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之句乃是存境而奪人故曰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人之義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具眼者方能辨別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答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是奪了境將軍塞外絕煙塵是存人而不奪頌曰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師云也須閑處作隄防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師云好事不如無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師云貧兒思舊債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師云自起自倒你要會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麼此兩句是境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便奪了也其餘人境兩俱奪人境俱不奪盡是依語就學家問處答又問如何是人境兩俱奪答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便有人境兩俱奪面目頌曰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師云已落第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師云買石得雲饒擬犯吹毛劒還如值木盲師云識法者懼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正令既行不留佛祖到遮裏進之退之性命都在師家手裏如吹毛劒不可犯其鋒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答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頌曰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師云會麼是法住法位主賓言不異師云世間相常住問答理俱全師云添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蹋破澄潭月師云猶有遮箇在穿開碧落天師云勞而無功不能明妙用師云動著即錯淪溺在無緣師云却依舊處著遮箇是適來上座請益底公案謂之四料揀你若要分明理會得臨濟意但向佗當時垂示處看如何看山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若恁麼便是你若作山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便不是了也所以五祖師翁有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

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方始是你諸人還會麼遮般說話莫道你諸人理會不得妙喜也自理會不得我此門中無理會得無理會不得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須信古人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道眼未開大法未明豈免向佗人口裏覓禪覓道覓玄覓妙覓得了唯恐人知及至說時又恐說盡了末後無可說遮箇是無限量底法你以有限量心擬窮佗落處且莫錯只如世尊在靈山會上百萬眾前拈花普示獨迦葉破顏微笑何曾拍人知又何曾密室裏傳授來我遮裏禪許你眾人聞不許你眾人會如上所解注者四料揀你諸人齊聞齊會了臨濟之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是臨濟宗旨豈到今日你諸人聞妙喜說得落將謂止如此我實向你道此是第一等惡口若記著一箇元字腳便是生死根本也你諸人諸方學得底玄中又玄妙中又妙是甚麼屎禪一向祝在皮袋裏將謂實有恁麼事莫錯諸上座你真箇要參妙喜禪盡將諸方學得底掃向佗方世界百不知百不會虛却心來共你理會復說偈云無諸比丘名近悅為母王氏請普說妙喜便登曲彖牀忉忉怛怛恣饒舌從來法本離言詮不假思量與分別說甚地獄及天堂四聖六凡俱泯絕縱有魔王欲作難金剛寶劒當頭截王氏養子要參禪只遮一念永不滅彈指頓明諸法門釋迦彌勒齊超越還如塗毒鼓當軒一擊聞之皆腦裂無邊煩惱悉蠲除夙業舊殃湯沃雪末後一句為重宣凝然萬里一條鐵喝一喝。

禮侍者斷七請普說

僧問臨濟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未審和尚正法眼藏向阿誰邊滅師云剎竿頭上禮西方進云學人只得瞻之仰之師云瞎進云只如和尚室中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遂以坐具打地一下云學人為蛇畫足却請和尚頭上安頭師云自起自倒得人憎進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師云切忌鞞裏動指頭進云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無進云却較些子師云換却你眼睛。

乃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擬議正當恁麼時釋迦老子達磨大師雖有鼻孔直是無出氣處且道遮一則公案有甚長處還委悉麼遇貴則賤遇賤則貴若向貴賤處著到更須買草鞾行脚始得所以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雖然如是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全放全收全殺全活妙喜恁麼道也不離遮箇消息正如適來禪客以坐具打地一般乃拍禪牀一下云且道明甚麼邊事斯辰即有當菴比丘了賢謹將近禮侍者俗家寄來衣物估唱請妙喜老漢舉揚宗旨奉為近禮侍者斷七之辰莊嚴報地可惜遮兄弟方始於竹篦子話有箇發明處而今已是說前年話一日問佗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如何渠答不得却曰望和尚為某作箇方便指示山僧向佗道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

在你口邊只是你不解吞渠聞之不覺失笑曰和尚吞著即禍事過得幾時又問佗前日吞了底荔枝只是你不知滋味渠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我愛佗遮兩轉語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信知宗師家無實法與人且如世間工巧技藝有樣子便做得若是遮一解須是自悟始得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未得箇安樂處一向求知見覓解會遮般雜毒纔入心如油入麵永取不出縱取得出亦費料理此事如青天白日元無障礙却被遮些雜毒障却所以於法不得自在老漢常愛真淨和尚道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似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便為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能發露或又執箇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為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凡百施為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為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塹長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拋却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可不可到遮裏方得自在如今人能有幾箇放得杖撒得手昔因新開真淨和尚語錄其時我老和尚在五祖堂中作首座五祖一日廊下見僧把一冊文字祖曰你手中是甚文字僧曰是真淨和尚語錄祖遂取讀即讚歎曰慚愧末世中有恁地尊宿乃喚首座我老和尚時在後架洗鞾聞呼狼忙走出來祖曰我得一本文字不可思議所謂善說法要你試看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前後際斷諸方如今有幾箇得到遮田地佗却喚作勝妙境界舊時寶峯有箇廣道者便是遮般人一箇渾身都不理會都不見有世間事世間塵勞昧佗不得雖然恁麼却被遮勝妙境界障却道眼須知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正要尊宿如水潦和尚因採藤次問馬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馬祖當胷一蹋蹋倒水潦忽然大悟不覺起來呵呵大笑祖曰你見箇甚麼道理潦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遮箇教中謂之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纔得箇入處便亡了定相定相既亡不墮有為不墮無為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便是觀音入理之門佗既悟了便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珍乃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又呵呵大笑馬祖知佗已到遮箇田地更不采佗亦無後語後來住水潦菴禪和家來參佗有百十眾纔舉揚便賣弄遮一蹋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而今笑不休渠又何曾有峯巒疊翠澗水潺湲岸柳含煙庭花笑日鷰啼喬木蝶舞芳叢底說話來只道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而今笑不休遮箇便是第一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不見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山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古人淳朴據實祇對自言我此回實從查渡來有甚麼過便道放我三頓棒大丈夫漢須共遮老漢理會始得至明日便去問曰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未審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忽然大悟更無消息可通亦無道理可拈出只禮

拜而已既悟了便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珍乃曰佗後向無人煙處住箇草菴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出却釘拔却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衲僧豈不俊哉雲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遮箇是第二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鼓山晏國師在雪峯多年一日雪峯知其緣熟忽起搦住曰是甚麼晏釋然了悟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耶晏曰何道理之有後來楊大年收在傳燈錄中謂之亡其了心此是第三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灌谿和尚一日見臨濟濟下繩牀纔擒住谿便云領領遮箇是第四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遮箇說似人不得傳授人不得老漢十七年參也曾零零碎碎悟來雲門下也理會得些子曹洞下也理會得些子只是不能得前後際斷後來在京師天寧見老和尚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向遮裏忽然前後際斷譬如一綟亂絲將刀一截截斷相似當時通身汗出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倮倮處得一日去入室老和尚曰也不易你到遮箇田地可惜你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穌欺君不得須信有遮箇道理老漢自言我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老和尚却令我在擇木寮作不釐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須得三四回入室只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纔開口便道不是如是半年間只管參一日同諸官員在方丈藥石次我只把箸在手都忘了喫食老和尚曰遮漢參得黃楊木禪却倒縮去我遂說箇譬喻曰和尚遮箇道理恰如狗看著熱油鐺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老和尚曰你喻得極好只遮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一日因問老和尚見足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遮箇話不知五祖和尚如何答老和尚不肯說老漢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眾前問如今說又何妨老和尚乃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老漢纔聞舉便理會得乃曰某會也老和尚曰只恐你透公案未得老漢曰請和尚舉老和尚遂連舉一絡索誦訛公案被我三轉兩轉截一箇如太平無事時得路便行更無滯礙老和尚曰如今方知道我不謾你我既會了却倒疑著幾箇禪頭乃問老和尚老和尚曰我箇禪如大海相似是你將得箇大海來傾取去始得若只將得鉢盂來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舊時只有一箇璟上座與你一般只是死了過得幾時便舉我立僧後來在雲居首座寮夜間常與兄弟入室老和尚愛來聽有時入室了却上方丈見老和尚同在火爐頭坐老和尚曰或有箇禪和子得似老僧你又如何支遣老漢曰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得一箇肥漢剮我却倒與老和尚入室被我拶得上壁老和尚呵呵大笑思量遮老和尚粉骨碎身亦未能報得因禮上座聞老漢舉福州人喫荔枝有箇瞥地處所以說到遮裏遮兄弟在叢林中規行矩步無衲子之過可惜尺頭短然打箇筋斗出來決定昧

佗不得有一則古話舉似大眾教中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後來湛堂和尚頌曰老胡徹底老婆心為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青草渡戴嵩牛臥綠楊陰妙喜亦有箇頌子雖不甚文彩却不在湛堂之下荒田無人耕耕著有人爭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師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於臨江軍新淦縣東山寺被　旨還僧謝恩罷拈香祝　聖畢乃就座云青氈本是吾家物今日重還舊日僧珍重　聖恩何以報萬年松上一枝藤遂拈起拄杖云一枝藤在遮裏且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粉骨碎身未兄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其或未然山僧不免為諸人道破長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

新淦縣眾官請普說

僧問　聖恩已受僧相再圓學人上來乞師指示重新底佛法師云雨過谿光澹雲開嶽色新進云恁麼則龍圖增久固佛日轉光輝師云一道舊行路高下自分明進云只如大顛叩齒韓文公直下知歸黃檗安名裴相國便知落處未審和尚今日與知縣朝議相見有何指示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莫便是指示也無師云一任鑽龜打瓦僧禮拜。

師乃云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聲前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可中有箇英靈漢恁麼不恁麼聊聞舉著剔起便行猶在葛藤窠裏直得內無所證外無所修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亦未是衲僧放身命處敢問法筵大眾作麼生是衲僧放身命處若也知得塵塵念念皆無空闕折旋俯仰盡在其中正當恁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委悉麼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劒逼人寒。

復云遮箇是知縣朝議今日率諸同官洎寄居賢士大夫同來隨喜某披剃請說法底意旨此一段洎緣問佛有因況某自居衡梅首尾十七年今日不覺不知一來新淦同此法會豈非前報世中曾在靈山會上同為聽法之人元來說法自有時處若時節因緣未會說法不成所以釋迦老子說法三百六十餘會皆立時處何謂時處豈不見圓覺經末上云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只遮箇便是今日說法底時節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不見天台智者大師因讀法華經至藥王菩薩焚身處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此豁然前後際斷便證法華三昧於三昧中見靈山會上釋迦老子與百萬大眾儼然未散如今說與人若是不曾入得遮般境界剗地不信何故智者自是陳隋時人與釋迦老子相去二千年如何因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便於法華三昧中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為復是謾人耶是假說耶此事唯證乃知難可測須知妙喜今日說法與釋迦老子在靈山會上說法無異與智者大師在南嶽證得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亦無異真實證者必不相欺

未證者一似說夢所以道過去一切劫安置未來今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透漏無去無來無前無後非但妙喜一人如是判府郎中亦如是非但判府郎中如是判縣朝議與諸同官寄居賢士大夫亦如是非但判縣朝議與諸同官寄居賢士大夫如是乃至現前若僧若俗若貴若賤亦如是如是之法在天同天在人同人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乃至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悉現其身而為說法此是一味清淨平等法門若向這裏明得各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方知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句句不說別事無常迅速莫作等閑所以道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人身難得為貴人復難不見釋迦老子說四十二章經裏面有二十難謂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有勢不臨難就中有箇拌命不死難你諸人還會麼若拌得命無有不死者如何說不死底道理若會得遮箇方始把二十難一飜飜轉來總是易底事拌命不死也易貧窮布施也易豪貴學道也易有勢不臨也易若悟即易不悟即難然難易兩字亦不干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事何故此箇法門本無難本無易若能向不難不易處急著眼看外息諸緣內心無喘方知本無難易底法如今聰明靈利底人不能便悟病在於何却為心意識先行被心意識障却自己光明塞却行路進步不得所以遮裏使聰明靈利不著要須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內不放出即是內心無喘外不放入即是外息諸緣內心既定則諸緣亦定故曰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遮一段大事因緣大底如是若能如是信如是解如是修如是證則三世諸佛即是汝諸人汝諸人即是三世諸佛無古無今同一解脫世間有如此殊勝之事可惜百姓日用而不知然今日一會亦非小緣又承諸山禪師洎諸善男信女同此聽法伏願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一歷耳根永為道種久立伏惟珍重。

錢計議請普說

師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既離見聞覺知外却喚甚麼作法到遮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除非親證親悟方可見得若實曾證悟底人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今時不但禪和子便是士大夫聰明靈利博極羣書底人箇箇有兩般病若不著意便是忘懷忘懷則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沈著意則心識紛飛一念續一念前念未止後念相續教中謂之掉舉不知有人人脚跟下不沈不掉底一段大事因緣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未有世界早有此段大事因緣世界壞時此段大事因緣不曾動著一絲毫頭往往士大夫多是掉舉而今諸方有一般默照邪禪見士大夫為塵勞所障方寸不寧怙便教佗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將遮箇休歇人你道還休歇得麼殊不知遮箇猢猻子不死如何休歇得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底不死如何休歇得此風往年福建路極盛妙喜紹興初入閩住菴時便力排之謂之斷佛慧命千佛出

世不通懺悔彼中有箇士人鄭尚明極聰明教乘也理會得道藏也理會得儒教則固是也一日持一片香來妙喜室中怒氣可掬聲色俱厲曰昂有一片香未燒在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肆意詆訶昂心疑和尚不到遮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豈不是佛默然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末後維摩詰無語文殊讚善豈不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宴坐無言無說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雨花供養亦無言說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游梁歷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師默然魯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和尚因甚麼却力排默照以為邪非妙喜曰尚明你問得我也是待我與你說我若說不行却燒一炷香禮你三拜我若說得行却受你燒香禮拜我也不與你說釋迦老子及先德言句我即就你屋裏說所謂借婆帔子拜婆年乃問你曾讀莊子麼曰是何不讀妙喜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注解只據我杜撰說破你遮默然豈不見孔夫子一日大驚小怪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纔聞箇唯字便來遮裏惡口却云遮一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啟手足時不出遮一唯且喜沒交涉殊不知遮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却問曰何謂也曾子見佗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佗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遮箇說話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渠遂不作聲妙喜曰你雖不語心未伏在然古人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掩室維摩默然且看舊時有箇座主喚作肇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遮箇是理與神忽然相撞著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故云豈曰無辯蓋辯所不能言也遮裏世間聰明辯才用一默不得到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遮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默無語無去無來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法法爾只為眾生根性狹劣不到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為解脫深坑是可怖畏之處以神通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劒樹鑊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座主家尚不滯在默然處況祖師門下客却道纔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沒交涉尚明不覺作禮妙喜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間來入室乃問佗今年幾歲曰六

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年前從甚麼處來渠開口不得被我將竹篦劈脊打出去次日又來室中曰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問昂從甚麼處來妙喜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遮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佗入棺林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斫都不覺痛到遮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遮箇道理遮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得我更問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佗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渠方心伏從此遂救得佗不坐在無言無說處肯來遮下做工夫今日一會同此聽法須知人人有此一段大事因緣亘古亘今不變不動也不著忘懷也不著著意但自時時提撕妄念起時亦不得將心止遏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只就動止處看箇話頭便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只是遮箇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你措大家多愛穿鑿說道遮箇不是有無之無乃是真無之無不屬世間虛豁之無恁麼說時還敵得佗生死也無既敵佗生死不得則未是在既然未是須是行也提撕坐也提撕喜怒哀樂時應用酬酢時總是提撕時節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心頭恰如頓一團熱鐵相似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心花發明照十方剎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汝等諸人聞恁麼說話往往心裏道妙喜老漢搖脣鼓舌說得也相似不知佗肚裏如何須知妙喜說得底便是行得底更無兩般所以西天第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欲求一弟子繼紹祖位謂深山窮谷中必有高人居止因往求之故知非但弟子求師切師求弟子亦切遂入山果見一人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經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彼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彼聞已悔謝於是投祖出家即第十四祖龍樹是也今時學道者多不自疑却疑佗人所以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且道悟得箇甚麼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鄭成忠請普說

師云平江信士鄭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得得來見妙喜要聞般若所將供養真身舍利寶塔洎齋雲堂清淨禪眾請普說功德不為別事專用回向無上佛果菩提觀其發心亦已廣大只遮一念廣大之心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有者不信遮般說話多執事難理如富樓那執相難性問世尊曰若地性徧云何容水水性周徧火則不生復云何明水火二性俱徧虛空不相陵滅世尊地性障礙空性虛通云何二俱周徧法界去遮裏執相生疑是故釋迦老子先為阿難說性水真空性空真水乃至地水火風一一周徧

法界隨眾生心循業發現嘗記得山僧往年行脚將入京師到鄧州天寧有蔡州道士忘其姓名以醫來南陽一日見佗教人來藏司借寶積華嚴二經山僧竊知其為佳士翌日相見與之說話果然契合因問所以借經之意曰某粗聽好人說話來若要理會本命元辰下落須還釋迦老子始得話間忽問山僧佛具正徧知世界上事一一說盡何故不曾見說金木水火土之所緣起吾師有所聞見無惜開示方是時自家漆桶未破未暇理會遮般底只向佗道藏經中莫須說著某尚居學地方要見人二俱懨懶而休逮到夷門打發此事了因讀楞嚴經元來裏面說得極分曉佛謂富樓那曰同異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由是而知世界成就因風輪所持蓋風性動搖動搖不息忽生堅礙故曰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蓋風與金二物相觸於中生火故曰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烝故有氷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潭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潭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綾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看佗釋迦老子恁麼說金木水火土可殺分曉惜乎不復見此道士待點似佗元來看教乘文字也要大法明後自然不費力自家參得禪了一把來看便見得富樓那執相難性又見如來為阿難就性上說地水火風一一清淨本然周徧法界胷中了無凝滯如今心地未明底不免疑道世界從甚麼處起將來却向甚麼處滅為復先有世界為復先有人若道先有世界古德不應云三界唯心所現萬法唯識所變若道先有人既未有世界人却在甚麼處安頓遮些子不妨被他窒礙說先有世界也不是先有人也不是大法一明不著排遣自然分曉適來所謂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不是差事以至芥子納須彌須彌納芥子之類亦非假於佗術只如須彌納芥子則固是芥子裏面如何著得一座須彌山到遮裏也須親見一回始得遮一段事人人本有各各天真只為無始時來無明業識所覆所以不能現前却去外頭別覓家舍尋常室中問兄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未問時幸自在家裏坐纔問佗是甚麼便離却本位走出門前譬如問人你在那裏云在家裏却問佗屋裏家兒事子便忘却家去外面討言語來祇對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若要真實理會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今時學者出遮幾路不得向佗道不在言語上便去機境上作解會又向道不在機境上便去舉起處承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舉了便會了圓悟先師常說近來諸方盡成窠窟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早見漏逗出來也佛鑑下有三種作狗子叫鶉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遮裏且無遮般病痛山僧曰大好無病痛先師曰何謂山僧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先師不覺吐舌乃曰

莫管佗我只以契證為期若不契證斷定不放過山僧曰說契證即得第恐後來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先師深以為然更有一般底說靜是根本悟是枝葉靜得久自然悟去山僧敢道佗亂道又引淨極光通達為證且莫錯會好先聖不奈何說箇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譬如良醫應病與藥如今不信有妙悟底返道悟是建立豈非以藥為病乎世間文章技藝尚要悟門然後得其精妙況出世間法只恁麼了得遮裏一千二百衲子箇箇有一知半解每來室中道得諦當者甚眾跳得兩跳後更與一拶便去不得蓋卒未能拌身捨命所以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穌欺君不得莫道無恁麼事嘗記得張無盡有言先佛所說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真實義法華會上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文佛過去佛現在佛同坐一處實有如是事非謂表法天台智者大師讀法華經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悟得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山僧常愛老杲和尚每提唱及此未嘗不歡喜踊躍以手搖曳曰真箇有恁麼事不是表法你輩冬瓜瓠子那裏得知蓋佗根本下明但拙於語言三昧發其要妙爾此所謂唯證乃知難可測今日鄭成忠請山僧普說之意要聞禪和子做工夫底道理不見雲門道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只如不商量時又是箇甚麼怕你不會又隨後道更是箇甚麼遮般尊宿慈悲之故為人痛的的地山僧在眾日潙仰曹洞雲門法眼下都去做工夫來臨濟下則固是後來方知道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既同一箇達磨祖師又何處有許多般差別來如何是佛乾屎橛遮裏有甚麼差別德山見僧入門便棒僧罔措復云不得作棒會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已是兩手分付擬欲覷捕則眼睛落地了也況復說理說事絲來線去正是師子咬人狂狗趁塊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彈指便是來生到來但虛却心子細推窮窮來窮去善念既相續惡念自然不生但如實修行時節因緣到來自然悟去若不悟說到彌勒佛下生只是說底且作麼生修行聽取一頌惡念既不生善念常相續諸波羅蜜門一切自具足。

孟郡王請普說

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懸鼓待槌和尚早晚掛牌未審穿得幾人鼻孔師云只穿得你一箇僧云某甲無鼻孔作麼生穿師云好箇師僧却無鼻孔僧云爭奈即今何師云也是稱鎚蘸醋僧云和尚當時為什麼打失師云看樓打樓僧云恁麼則被學人穿却師云是僧云只這一是也不消得師云始終作家僧云未是好心便禮拜僧問鑪韛之所點鐵成金時如何師云鑪韛進云未審向什麼處下槌師云照顧鼻孔進云盡大地是箇鼻孔和尚如何下手師云拖出死屍著進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師云且得你領話。

乃云盡大地是箇鼻孔直是無你下手處直饒下得手不干佗鼻孔事若識得鼻孔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鼻孔總在這裏一時識得直饒識得未是本分衲僧若是本分衲僧眼見佗不著耳聞佗不著心思佗不著口議佗不著饒你恁麼始入得育王門未見得育王人喚什麼作育王人良久云各各照顧鼻孔(謝詞不錄)復云圓悟老和尚在京師某與郡王同時問道佗未有箇入頭肚裏多知多解常記得在火爐頭說禪佗纔落草便將火筯摵佗手蓋佗是箇中人所以與本分相見自京師相別及至來住徑山時因過其門纔見便云公別後禪隨官長此回相見宛與舊日不同了也佗不覺笑及其吐露消息果合妙喜相法真有所得處及欵話夷門相聚時事元來與佗說底話都記得一句也不忘蓋關捩子一轉從前聞人說底都得力其夫人乃王開府待制女極聰明曉事因樞密公參禪軟言慰諭之遂回心皈向佛乘豈非前報世中元是般若眷屬某在衡梅首尾十七年得佗家齋僧錢菴中養五六十衲子及山野授育王渠知平江又送五百千來齋僧阿含經中有三卷盡說齋僧功德宣律師問韋陀天何等功德最大答曰齋僧功德最大佗做許多官職請俸祿不別使只是齋僧(詞多不錄)大眾適來許多忉怛是世法耶是佛法耶嘗記得老杲和尚每陞座謂眾曰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 當年崩了華山你後生家幾時知得遮幾句兒無時不說然後隨其所請回向下座或問曰和尚因什麼寶花座上一向說世諦耶杲應之曰癡人法豈有二種我圓悟老人最愛佗遮般說話祖師云法無二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趙州云老僧拈一枝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以至臨濟三玄三要汾陽十智同真無非是遮箇時節如隔窻看馬騎眨眼便蹉過佗分明向你道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你若透得遮金剛圈吞得遮栗棘蓬不妨是箇明眼衲僧一任拈東作西指鹿為馬喚作世法也得喚作佛法也得道有也得道無也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且道是箇什麼物得恁麼奇特良久云面目見在喝一喝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